

# 現代

JAN 20 1934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第四卷三期

新年

# 現代創作叢刊

現代書局刊

[13]

## 喜訊

彭家煌著

三十二開本  
全一八〇頁  
上等紙精印  
實價洋六角

著者彭家煌先生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人，自視極為嚴肅，他所寫的作品也一如其為人。他的風格和體裁是濃重清激而簡鍊，其濃重性有如北歐作家的作品。他也有諷刺，但他的諷刺是雋妙而帶一點苦味的，這正是他所具有的特長的作風。本集共收短篇集創作六篇是為紀念彭先生而刊行的集子。

## 最新刊

### 新年假期 良好讀物

洪深著

實價洋五角  
上等紙精印  
全一二九頁  
三十二開本

### 五奎橋

以農村生活為題材的創作，在戲曲方面實以洪深先生為第一人。本書為著者近來偉大計劃的三部曲之第一部，曾在著者指導下，由復旦劇社上演轟動一時，被推為一九三二年最優秀的創作劇本之一。內容非常充實，無一句空話；至結構的綿密，對話的生動流利，猶其餘事。首附著者「戲劇的人生」一長文代序，詳述著者從事話劇運動的經過，可為當世名賢借鏡，並附以歷次演劇經驗為系統之插首二十餘幅，尤為珍貴。

在印刷中的本叢刊

屋頂下

15

魯彥  
短篇集

兩天

16

何家槐  
短篇集

流亡者之歌

17

穆木天  
詩集

紫丁香

18

葉靈鳳  
短篇集

# 本叢刊已出各書目錄

(1)	蜜 蜂	張天翼	二八八頁 八角五分	作者的文字已成為文藝讀者注目的鵝的。牠有幽默有風趣而沒有誇張。他所描寫的現代中國人的微細行為，好像一柄解剖刀般的，能夠直入人們心的深處。
(2)	懷鄉集	杜衡	二五〇頁 七角五分	作者自視極嚴，曾說「在許多應當認真對待的時候，我時常怕傷於感情底虛偽和事實底架空。」從這句話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對於感情底監視主觀者。
(3)	夜會	丁玲	二一七頁 六角五分	丁玲女士愛了，她留下給我們的婉約的作風，奔放於紙上而熱烈的情感，真是抓住每個時代青年的心而使之奮起的。本集是她失蹤前的最終的佳作。
(4)	戰線	黑炎	一四九頁 五角五分	正如世界大戰產生了許多戰爭小說那樣，中國近年來內戰的代價，在文學創作上，是祇有這僅有的一本「戰線」。作者以親身參加者而加描寫，價值可知。
(5)	公墓	穆時英	二三四頁 實價七角	本書係作者寫「南北極」同時所作，而題材則完全相反。這位推動中國文壇的年青作者，實為一具有南北極之矛盾性的人。讀過「南北極」者，本書亦必一讀。
(6)	貓城記	老舍	二七一頁 實價八角	老舍先生是中國文壇首出的幽默家。他的特出之點，就在不流於俗和輕薄。本書為去年脫稿的力作，著者自己認為比之以前所作的「老張的哲學」等更為出色。
(7)	望舒草	戴望舒	一一五頁 實價五角	在中國詩壇上戴望舒先生的詩是已得到了最廣大的讀者。本書為作者去國時自己編定的。卷首有杜衡先生長序一篇，尤可幫助讀者欣賞其詩藝。
(8)	萌芽	巴金	二二七頁 發賣禁止	巴金先生的著作，深刻嚴肅，趣味濃郁，其得現中國文藝讀者之意。最歡迎，自非意外的。本書為其最近之長篇傑作，自認亦十分滿意。
(9)	聖型	靳以	二二九頁 實價七角	作者最近出現於文壇的新人，他在文意的氣質上，是以個人的濃重的情感來打動讀者的，他自己在序文裏說：「這裏面有的作品，曾使我的友一行讀着『行流淚的。』」
(10)	白旗手	魏金枝	二二七頁 實價七角	作者是中国唯一的農民作家。本書各篇自然也是農村或農村的人物描寫的對象。簡樸的風俗，深摯的態度，經濟破產後的農村慘狀，都從作者筆下繪出了極深刻的姿態。
(11)	失風情	黎錦明	二四七頁 七角五分	本集計收近作十篇。黎先生的小說，是以冷靜的筆致，寫着現社會各型人物的姿態，微帶着一點辛辣的諷刺。正如一枚橄欖，於清談之中，夾着一些苦澀。
(1)	月下小景	沈從文	二五〇頁 七角五分	本書作者轉作風後的傑作集，即被文藝界注意的「新十日談」，故事是如何的動人，情感是如何的擊，真凡讀過他等是發表的作品者，無不為之流淚。

# 現代第四卷第三次目次 \* 現代第四卷第三次目次

## ·白獨藝文·

諾貝爾文學獎金給了蒲寧  
我所希望於新文壇上之批評家者  
又一圖(附圖)  
「幽默」的危險

鄭重 (四三)  
劉瑩姿 (四四)  
施蟄存 (四五)  
徐應祥 (四七)

## 論聞一多的詩

蘇雪林 (四〇)

## 小說

父親  
結婚  
找椅子 (日本芹澤光治良)  
南國之夜  
洋涇浜奇俠 (續)  
汽車路  
劉二姑娘  
陶爾逸伯爵的舞會 (法國拉第該·續)  
人生

穆時英 (四九)  
靳以 (四九)  
高明 (四九)  
艾蕪 (五二)  
張天翼 (五三)  
施蟄存 (五〇)  
林儷琴 (六一)  
戴望舒 (五二)  
林徽音 (六四)

## 香稻米 (第二幕)

洪深 (五二)

# 代現★次目期三第卷四第代現★次目期三

## · 文 散 與 詩 ·

離滬之前 (續完)  
詩選

郭沫若 (五三)

一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一蒼蠅投水自殺

次 郎 (五八)

二 白雲深處

吳天籟 (五八)

三 心鈴

王振軍 (五九)

四 低訴

楊志粹 (五〇)

五 牛之重荷

林英強 (五〇)

六 無題

辛 子 (五一)

第一夜失眠 (散文)

何家槐 (五九)

子沅書信

故朱 湘 (五〇)

某家外五章

楊世驥 (五七)

一 某家

二 世事

三 原始的罪惡

四 戰後

五 漢口

六 車站旁的客棧

十一月 (小品)

史衛斯 (五九)

一 十一月的街

二 家

史料·逸話

朱湘

上海劇壇史料下篇

趙景深 (五)

楊邨人 (五三)

# 第四卷第三期目次★現代第四卷第三期目次

## · 壇評 ·

「戰煙」  
「貓城記」  
「童心」和「這時代」

陸春霖 (二〇)  
王淑明 (六三)  
陸春霖 (六五)

★

## 社中談座

讀者·作者·編者

- (一) 我的答辯(康嗣羣)
- (二) 森堡先生來函
- (三) 再說創作與模倣(陳清華)

## 現代文藝畫報

- (一) 詩人朱湘及其家屬
- (二) 詩稿一頁
- (三) 詩人之遺札
- (四) 本刊創作原稿八種
- (五) 法網木刻插圖四幀

本期封面

雷圭元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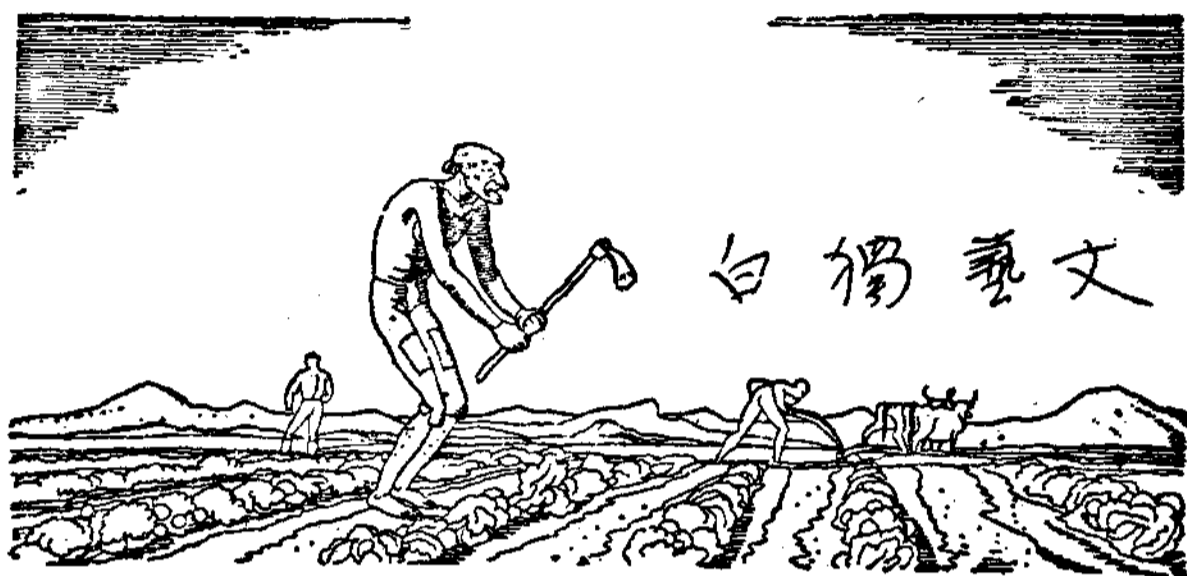
# 現代

第四卷・第三期・一月號

Vol IV

Numéro III

Les Contemporains



### 諾貝爾文學獎金給了蒲寧

鄭重

好像魯迅先生有一篇演講，說阮籍等那般名人是最推崇儒教的，所以他們當時的言論才多是罵儒者的。因為手頭沒有書參考，究竟魯迅先生的意思是否這樣我雖不敢決定，但這也且不管，社會上已是的確有若干這樣的事實的了。

據報紙說：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金擬給俄國作家蒲寧。而且據說：「其人生於一八七〇年為俄國輓近小說家，善短篇小說。渠不採用俄國文學的新趨勢能保持舊有作風。」因其諾貝爾文學獎金是給不採用俄國文學的新趨勢能保持舊有作風的作家，所以也引起我們中國的文豪們的不滿。但公開的提出抵抗又因中國是殖民地國家，說話是不好聽的。於是乎幽默，於是乎預言，於是「明年諾貝爾獎金，是應當頒給「伏虎美人」的作者」。據說：倘使中國要不是沒有得獎的資格，那「火燒紅蓮寺」也將要得獎了。



對的，「蒲寧像並不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世界有名的大文豪「在法國不是有着紀德（André Gide）麼？在俄國還有高爾基」。而這兩位大文豪卻不曾得過獎，可見諾貝爾獎金委員老爺是並不怎麼公平了。因為那些老爺們，「是不以作品，而是以身取士」的。那麼，我們即使不能公開地罵他，而幽默地刺他一下，這是應該的了。

從前有一個叫化子，一天跑向一家有錢人家的門口過，看見主人把一大塊的牛肉正喂着他家裏的狗。那叫化子便覺得可惜，以為這樣好的牛肉給狗喫是太不值得了。於是便向那主人說：「這樣好的牛肉給狗喫是太可惜了，讓給我喫不是好麼？」但是那主人叱着他：「滾開去！」於是那叫化子便很憤懣，逢人必說：「那主人是不人道的。」我想：那主人倘使「人道」一點（也許說是識相一點），把那塊牛肉讓給那叫化子喫，那叫化子準就會同那條狗一樣去奉待他的主人，也不會逢人便說「那主人是不人道的」了吧。

又據說：諾貝爾文學獎金「不給紀德，又不給高爾基，而偏偏地給了蒲寧」，但蒲寧又不是了不起的作家，可

見蒲寧是以「流亡者」的身分而得獎了。於是亡國的作家們又有希望起來。可是「黑奴作家休士等沒有一個受過獎，這是怎麼回事呢？若不是以作品的價值分，就是對「亡國者」的待遇，是不等的」。然而亡國的文豪們為什麼不做像蒲寧那樣的文豪，而偏要做像休士那樣的文豪呢？不然，那就有希望了。

我們是曾譏笑過：工人去要求資本家來可憐他們，這是愚蠢的舉動。但我們卻又罵主人把這樣好的牛肉給狗喫，而不讓給叫化子喫，以為這是不人道的舉動。但是因此我卻想起另一件事情了：諾貝爾文學獎金要給並不是了不起的作家蒲寧，便引起我們中國文豪們的不滿，中國有些雜誌的編者廣告上是提拔處女作家，事實是要人介紹，這卻沒有人會說過的。然而我還未有文章在雜誌上刊登過，這些我祇好拉倒不說了。

### 我所希望於新文壇上之批評家者 劉登奎

偉大真摯的批評家在文藝界裏有選擇和督促的威權，

常爲一時代文藝界的先鋒，亦常爲一時代文藝界的後盾，這是中外文藝界不可否認的事實。可是我國新文學勃興以來，批評家雖跟着產生，卻很少負得起那樣重大責任的。他們有些歡喜跑到一羣作者前面抽出霜鋒銳利的指揮刀攔住去路，而硬逼着向東或向西。更有些批評家卻拿一套外國或本國的時髦圈子來套量作品的高低大小。這兩種批評家常引起作者的不平而屢生筆戰；這些筆戰有些人以爲是新文壇的好現象，但在我卻不敢抱樂觀。我以爲這是充分地表明了我國新文壇尙無真摯偉大的批評家。

以上所說並不是看輕批評家而要求他們放棄責任；我正是希望他們珍重其責任而不爲流行的文壇時髦風氣或個人情感偏激所迷蒙。我希望他們把時代的眼光推得寬廣些，把藝術的價值看得重要些。

文藝的田園和新聞時事的議論與記載大有不同的。如目下本國時事論文最引人注目的是麥棉借款，若有人翻出建國方略裏的借債建設問題來談，便算「昨日黃花」，失了新鮮味兒了。或者本市失火的新聞，過了四五天，就失了新聞的價值了。可是文藝園地裏的材料則不然，她的

時代精神是遠大遼闊的；既可以揭破過去的黑暗，亦可以暗示未來的光明。即使現在還有人寫小說描寫專制皇帝遺毒，描寫舊家庭腐敗的情形，我們不能說他「落伍」。或者有人描寫他理想中的社會與家庭，祇要他有藝術價值而不反乎二十世紀時代潮流，我們亦不能漫罵他無心肝。批評家是不應隨俗論斷的，他的時代尺度應放得遠大一點；不必以目前甚囂塵上爲題材的作品認作至高無上。他應該仍以藝術的尺度去衡量牠。更不可憑着個人感情偏激而大吹特喊，且有指揮一班新作家非如此不可之勢。過去有一狂熱時期革命文學跌入新公式的迷坑，——硬栽上革命尾巴，就是許多這等批評家有意無意造成的。

誰都知道且承認革命的方式很多，拋炸彈暗殺軍閥的是革命，埋頭在實驗室裏的就未必全是反革命；疾聲大呼的作品是革命文學，潛移默化的作品未必即是反革命文學；描寫農村破產的小說是合乎時代精神，暴露小資產階級沒落的小說未必就是落伍者。殊途同歸的功效仍一樣，材料遠近的取舍不必同，眼光遠大一點的批評家是應該有精細的考慮和公正的估價的。

退一步說，革命家若都祇衝到戰線上去開鎗擲彈，革命也未必成功，後防卻空虛可慮。同樣，革命文學的材料若都集在最近最近的現象上，而形式又拘於一種模型。則革命未成，文學早進了墳墓了。

我希望公正偉大的批評家要眼光遠大，標準（批評是總免不了要尺度的）要寬闊，情感要冷靜，對於反時代的文藝作品，雖然有多少藝術價值，固要依着時代的自然趨勢而犧牲；可是不違反時代而藝術方面有精采的卻不應該抹殺。尤其對於一班有革命熱而毫無文藝素養的作家，應該極力防止公式般的，模倣的粗製濫造。批評家宜切實指點作品的粗濫處，而促進作家的深刻認識人生，以期完成文藝上的使命。切不可因作品中寫的是革命事實，用的是時髦題材而加以護短說：「這篇文章雖太幼稚，可是是革命的。」

護短是批評家的大錯，不管是誤於私人感情或社會上盲目的風氣；不管是對於朋友或面生人。

## 又一圖（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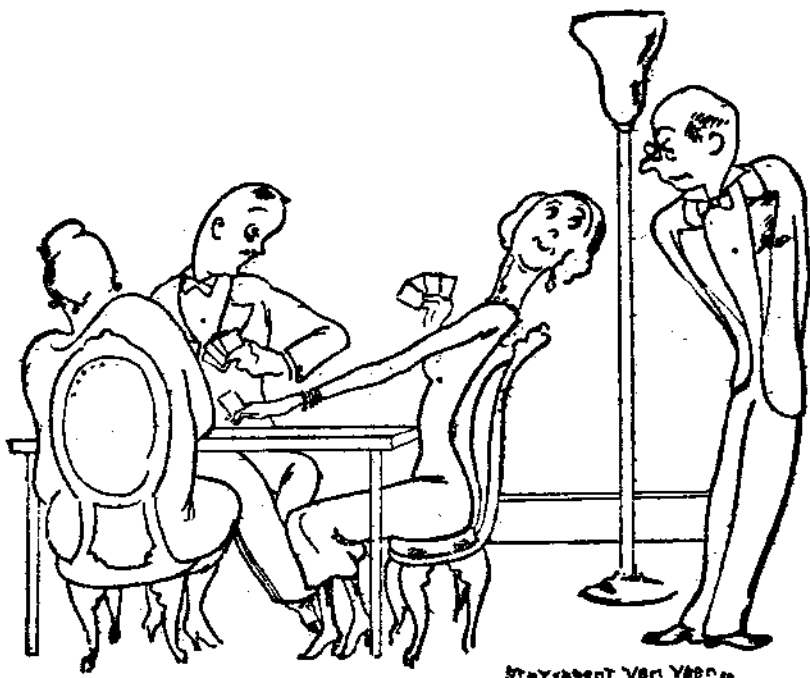
施鰲存

紐約的禮拜六文學評論近來頗有幾幀有意思的文藝漫畫。在上一期本刊中，蘇汶曾經因一幀漫畫而發揮了一點關於現今我國文壇上的一些批評家底批評態度的感想。但在本月分收到的幾期文學評論中，卻有着一幀很足以使我們的創作家玩味一下的漫畫。

現在照例將那幀漫畫複印在這裏，並且把底下的兩行英文譯成了華文：

「我看過了這許多玩勃立琪的書，可是我忘記了怎樣玩法的——這倒是麻煩了。」

勃立琪是通行於歐洲，尤其是英國的一種紙牌戲。據說雖然玩法很簡單，可以在五分鐘之內就學得會，但是玩這種紙牌的技巧卻有千變萬化，普通隨便玩玩的人不能窮其奧妙。所以，不必到歐洲去，你就試踏進上海四川路的幾家西書店，「Complete Bridge」，「Perfect Bridge」，「The master of Bridge」甚至「The Bridge Omnibus」這



That's the trouble-I've been reading many  
bridge books I've forgotten how to play

一類書常常是到處有得陳列着的。

因為自己也常常走進西書店裏去，每當看見這些研究勃立琪之奧妙的書的時候，心裏總以為玩勃立琪的人，盡若他能遍看這些書，他一定會成為勃立琪的無敵手的。

但漫畫中的這位夫人卻親自承認她看了「這許多」勃立琪書，而結果是連怎樣玩法都忘記了，這豈不是值得玩味的事。

從這位夫人的語氣中，我們可以推測到她在沒有看過這許多勃立琪書之前，她明明是記得勃立琪該怎樣玩法的，但是她，也許是因為要使自己成爲一個勃立琪的無敵手，看了「這許多」勃立琪書之後，非但沒有成爲無敵手，甚至連初步的勃立琪該怎樣玩法都忘記了。

對於這位夫人的「麻煩」，我們在與以同情之後，不能不怪她自己的失計。她所看過的「這許多」勃立琪書，也許牠們各自都是一部好書，牠們各自擬定了一局牌式，各自用一種最好的方法來取得了全勝，但牠們各自，或甚至牠們底集合體，卻未必是這位夫人底勃立琪保鏢師。

這就因為勃立琪是千變萬化的，這位夫人倘使不用

自己底經驗與技巧去應付她底牌式，而一意想依照着她所看過的勃立琪書中的勝牌局勢玩下去，其結果是，顯然地有兩種現象：不是在她得勝以前被別人勝了去，就是她完全按照着勃立琪書中的牌譜填製了一下，即使得勝，她自己實在不能算是打了這一局牌。

所以聰慧的夫人不免要慨嘆她自己竟忘記了怎樣玩勃立琪而感覺到這是麻煩的了。

我可以請問一個文藝創作家嗎：還是看「這許多」勃立琪書好呢，還是不讓自己忘記了怎樣玩法好呢，您說？

## 「幽默」的危險

徐蔭芹

近來不論捧起那一種報紙，或是雜誌來看，大都總有幾篇含着幽默性的文章，他們的筆法，性質，等等，我們姑且不去談他；祇揀出他們對於一切事物的影響，效力來談談。

大凡一件幽默的東西，不論他怎樣的體裁，至少他總有一個對象，不管是普遍的還是專有的，那對象到底怎

樣，我自認學識太欠缺，不敢瞎說，可是我想一班人準會覺得失望，因為他的收成太小，懂得出的人太少，大半人未免要懷疑起來。

用那變態的攻擊，謾罵，挖去許多作者的腦漿，造成了一篇篇小品式的文字，在報上和雜誌上刊出來，總是希望一班他的對象會明白，瞭解，會給他感化，會像他所希望的覺悟，改善，誰知讀者（不敢確定是多數和小數）呢，真個天曉得，起初很寶貴他，後來逐漸的厭倦這門老把戲，翻來帶上廁所去當做消閑物看待，一忽兒也許用來包了污物，扔在糞坑裏，如果那時給老人家看見了，或者也會引起他的一聲「阿彌陀佛」。

不論一件什麼東西，在一班人的腦子裏認為凡是缺少的，須需要，總是價錢很大；多數人不須要的，總很便宜，從前所以會有玉石貴賤的分辯。現在在文藝上，也好像都看重了創作，睡笑那濫調，一切底一切，多是順了這個格例，那「幽默」，怎會獨異呢？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太多，實在也太複雜，真的亂七八糟了，幽默不了，尤其是這個世界，講都講不明白的世界。

那麼率性不談吧，不，倒又不可不談，如果到率性不談的時候，更糟了，因為現在雖大多數人厭倦了這種老套，但是總不能說絕對沒有人接受這種禮物，不過以後長久下去，用這種禮物送人，未免太覺得危險了。

「……要掙扎，祇有親自掙扎，運用你自己的壯健的身軀，大好的手脚，上前，掙扎出光明的前途……」

好像我在那裏看到這樣一段，但自恨忘掉原文，祇好借他的意思，同樣的寫幾句。看來，他在喚醒人們，他覺悟「幽默」是不中用了，祇有這樣打出我們所希望的局面。

近來，像這樣寫着的書卻也不少，可是他對於他的對象的影響，當然不好說沒有，但究竟也極少；那末我們回頭看看這些幽默的東西，更沒力量了，太可憐，差不多給大半人們，像小脚的舊式姑娘一樣的嫌棄，以後下去，難保他的效力，價值不完全失掉；我很替他可惜，憂愁，危險。

我唯一的大膽的希望是在寫幽默作品的作家，和在出版幽默作品的報章雜誌的編輯者，教我些見識，幽默在將來，是否日趨危險？如果真的給我瞎摸到了柄端，可還有救星嗎？

# 父親

穆時英

黯淡的太陽光斜鋪到斑駁的舊木欄門上面，在門前我站住了，撈了手裏的烟蒂兒，去按那古銅色的，冷落的門鈴。門鈴上面有一道灰色的蛛網，正在想拿什麼東西去擦。了牠的時候，我家的老僕人已經開了那扇木欄門，擺着發霉的臉色，等我進去。

院子裏那間多年沒放車子的車間陳舊得快傾圮下來的樣子，車間門上也罩滿了灰塵。

屋子裏靜悄悄的，祇聽得屋後那條長胡同裏有人在喊賣曬衣竹，那嘹亮淒清的聲音懶懶地爬過我家的屋脊，在院子裏那些青苔上面，在駁落的粉牆上面儘蕩漾着，憂鬱地。

一個細小的，古舊的聲音在我耳朵旁邊說：

「家啊！」  
「家啊！」

連自己也聽不到似地在喉嚨裏邊說着，想起了我家年來冷落的門庭，心裏邊不由也罩滿了灰塵似地茫然起來。

走到樓上，媽愁苦着臉，瞧了我一眼，也沒說什麼話。三弟撲到桌子上面看報紙，妹子坐在那兒織絨線，臉色就像這屋子裏的光線那麼陰沉得利害。

到自己房裏放下了帶回來的零碎衣服，再出來喝茶時，媽才說。

「你爸病着，進去跟他談談吧。」

父親房裏比外面還幽暗，窗口那兒掛着的絲絨窗簾，下半截有些地方兒已經蛀蝕得剩了些毛織品的經緯線。這

過了那箇鐘，慘淡的，青灰色的光線照進來，照到光滑的桌面上，整潔的地上，而在一些黑暗的角度裏消逝了牠愁悶的姿態。屋子裏靜謐得像冬天早上六點鐘天還沒亮透的時候似的。窗口那兒點了枝安息香，灰色的煙百無聊賴地纏繞着，氤氳着一陣古雅的，可足過時的香味。有着樸實的顏色的紅木方桌默默地站在那兒，太師椅默默地站在那兒，鑲嵌着雲石的煙榻默默地站在那兒，就在那煙榻上面，安息香那麼靜謐地，默默地躺着消瘦的父親，嘴唇上的鬍鬚比上星期又斑白了些，望着煙燈裏那朵豆似的火焰，眼珠子裏邊是頹唐的，暮年的寂寞味。見我進去，緩緩地，

「朝宗沒回來，」那麼問了一句兒。

「這禮拜怕不會來吧。」

我在他對面坐下了，隨便拿着張報看。

「後天有沒有例假？」

「也許有吧。」

話到這兒斷了。父親是個沉默的，輕易不大肯說話的人，我又是在趣味上，思想上和他有着敵意的人，就是想

跟他談談也不容易找到適宜的話題，便那麼地靜了下來。

我坐在那兒，一面隨便地看着報，一面偷偷地從報紙的邊上去看父親的手，那是一隻在中年時曾經握過幾百萬經濟權的手，而現在是一隻乾枯的，繃縮的，時常微微顫抖着的手。便——

「爲什麼人全得有一個暮年呢？而且父親的還是多麼頹唐的暮年啊！」那麼地思索着。

忽然，一個肺病患者的聲音似地，在樓下，那門鈴噠地響了起來。

父親像興奮了一點似的，翻了個身道：

「瞧瞧是誰。」

我明白他這句話的意思就是：「瞧瞧是誰來看我。」

他是那麼地希望着有人來看他的病啊！就拉開了窗幃，伏在窗口瞧，卻見進來的是手裏拿着封電燈公司的通知信的我家的老僕人。

「是誰？」父親又問了一句。

祇得坐了下來道：「電燈公司的通知信。」

父親的嘴唇動了幾動，喝了口茶，沒作聲，躺在那兒



像在想什麼似的。他有一大串的話想說出來的時候就是那麼的，先自己想一下。父親是一個十足的理智的人；他從不讓他的情感顯露到臉上來，或是到言語裏邊來，他從不衝動地做一件事，就是喝一杯茶也先考慮一下似的。我便看着他，等他說話。

過了一回兒，他咳嗽了一聲兒——

「人情真的比紙還薄啊！」那麼地開了頭；每一個字，每一個句子全是那麼沉重地，遲緩地，從他的嘴唇裏邊蝸牛似地爬了出來：「從前我只受了些小風寒，張三請中醫，李四請西醫，這個給煎藥，那個給裝煙，成天你來我去的忙得什麼似的。現在我病也病了半年了，只有你媽閒下來給我裝筒煙，敬芳師父，我總算沒薦錯了這個人，店裏沒事，還跑來給我請下安，煎帖藥，此外還有那個上過我家的門？連我一手提拔起來的那些人也沒一個來過啊！他們不是不知道，」父親的話越來越沉重，越來越遲緩，卻是越來越響亮，像是他的靈魂在喊叫着似的。「在我家門口走過的時候總有的，順便拐進來，瞧瞧我的病又不費力氣，又不費錢財。外面人別說，單瞧我家的親戚本

家吧，嫡親的堂兄弟，志清——」忽然咽住了話，喝了口茶，才望着天花板：「我還是我，人還是那麼個人，祇是現在倒霉了，是個過時人罷咧！真是人情比紙薄啊！」便閉上了眼珠子，嘴唇顫抖着不再說話。

默默地我想着做銀行行長時的，年青的父親，做錢莊經理時的，精明的父親，做信託公司總理時的，有着愉快的笑容的父親，做金業交易所經紀人時的，豪爽的父親，默默地想着每天有兩桌客人的好日子，打牌抽頭抽到三百多元錢的好日子，每天有人來替我做煤的好日子，僕人臥室裏擠滿了車夫的好日子；默默地我又想着門鈴那兒的蛛網，陳舊得快要傾圮下來的車間，父親的遲緩的，沉重的感慨，他的乾枯的，繃縮的手。

父親喉嚨那兒囁的響了一聲兒，剛想抬起腦袋來，卻見他的顫抖着的手在牀沿那兒摸索那塊手帕，便又低下腦袋去。

我不敢再抬起腦袋來，因為我不知道他咽下去的是茶，是黏涎子，是痰，還是淚水；我不敢抬起腦袋來，因為知道閉着眼睛躺在煙榻上的是一個銷沉的，斑白了頭髮

的，病着的老父。

「暮年的寂寞啊！」

坐在那兒，靜靜地聽着父親的年華，和他的八角金錢一同地，扶着拐杖，拖着艱難的步趾嗒嗒地走了過去，感情卻鉛似地沉重起來，灰黯起來。

差不多每個星期尾全是在父親的病榻旁邊消磨了的。

看着半癱的老父病得連憤慨的力氣也沒有，而自己又沒一點方法可以安慰他，真是件痛苦的事。後來，便時常接連着幾個禮拜不回去，情願獨自個兒留在宿舍裏邊。人到底不是怎麼勇敢的動物啊！可是一想起寂寞的，父親的暮年，和秋天的黃昏那麼地寥落的我家，總暗暗地在心裏流過一絲無可奈何的悵。

「父親啊！」

「家啊！」

低低地太息着。

有時便犧牲了一些綺麗的下午，孩子氣的遊伴，去痛苦地坐到父親的病榻邊，一同嘗受着那寂寞味，因為究竟

我也是個寂寞的人，而且父親是在悠遠的人生的路上走了五十八年，全身都飽和了寂寞與人生苦的。

每隔一禮拜，或是兩禮拜回到家裏，進門時總那麼地想着：「又是兩禮拜了，父親的病該好了些吧？」

可是看到了父親，心裏又黯淡起來。有的時候覺得父親的臉色像紅潤了些，有的時候卻又覺得他像又消瘦了些，祇是精神卻一次比一次頹唐，來探望他的親戚也一次比一次多了。父親卻因為陪他談話的人多，也像忘了他的感慨似地，一次比一次高興。

每次我回來，媽總懇求似地問我：

「你瞧爸的臉色比前一次可好看些嗎？」

「我瞧是比前次好些了。」

「你爸這病許多人全說討厭，你瞧怎麼才好呢！」

媽的眼皮慢慢兒紅起來：

「你瞧，怎麼好呢？」

低低抽咽着，不敢讓父親聽到。

雖然我的心是那麼地痛楚着，可是總覺得媽是多慮。那時我是堅決地相信父親的病會好起來的。

「老年人精力不足，害些小病總有的吧。」那麼安慰看媽，媽卻依舊費力地駁泣着，爸在裏邊喊了她一聲，才連忙擦乾了眼淚，跑了進去。

「媽真是神經過敏！」我祇那麼地想着。

那時我真的不十分擔憂，我從來不覺得父親已經是五十八歲的老年人，在我記憶上的父親老是臉色很紅潤，一腦袋黑頭髮，鬚髭括得很乾淨的，病着的父親的衰老的姿態在我印象裏沒多堅固的根據，因為父親從來沒有老年人昏庸的形狀，從來不多說半個字，他的理智比誰都清澈。那時我祇憂慮着他臉上的沒有笑勁兒——父親臉上的笑勁兒已經不見了七八年了，可是我直到最近才看出來。

「可是沒有笑勁兒有什麼關係呢？老年人的尊嚴，或是心境不好，或是憂慮着自己的病……」祇那麼毫不在意地想着。

快放假的那個月，因為預備大考，做報告，做論文，整理筆記，空下來就在校園裏找個朋友坐在太陽裏談些年青人的事，飯後在初夏的黃昏裏吹風，散散步，差不多有一個多月沒回去。有時二弟從家裏回學校來，我問他：

「爸的病好了些嗎？」

「還是那個模樣。」

父親的病沒利害起來，也就沒放在心上，這一個多月，差不多把那些鉛似的情緒洗刷淨了，每天祇打算着出了學校後的職業問題。

放假的那天，把行李交給二弟叫先車到家裏，我去看了一次電影，又和朋友們吃了會點心，在飯店裏談了一些，回，直坐到街上全上了燈才回家。家裏好像熱鬧了一些，一個堂房的孀娘，一個姑表姊，還有個姨娘全在樓上坐着輕聲地講着話。幾個堂兄弟圍着桌子在那兒瞧我帶回來的，學校裏的年刊。媽蹲在地上，守着風爐在給父親煎藥。我問媽：

「爸的病好了點兒嗎？」

媽出神地蹲在那兒，沒回答我的話。別的人也像沒聽見我的話似地，祇望了我一眼，全那麼古怪地像在想着什麼似的。

走到父親房裏，伯父和一個遠房的堂叔，還有一個姑表兄弟在那兒和父親談最近的金子跌潮。我便坐着聽他們

講話。父親的精神像比從前健朗了些，正在那兒講這一次跌風的來源和理由。人是瘦得不像了，臉上祇見一個個窟窿，頭髮，鬍鬚，眉毛全沒有了潤澤的光彩，一根根地豎了起來。從袖口裏望進去，父親的手臂簡直是兩根細竹竿撐着一層白紙，還是那麼歇斯底里地顫抖着。他很平靜的，和平日一樣地講着話：

「三月裏我就看到了，那時我跟伯元他們說，叫他們做空頭，儘管賣出，到五月馬上會跌。他們不信，死也不肯做空頭。」這時候他咳嗽起來，咳得那麼利害，臉上的筋全暴了出來，肌肉全抽搐着。咳了好一回，就咳不出痰來，祇空咳着。真的，父親連咳嗽的力氣都沒了，我祇聽得他喉嚨那兒發着空洞的怪聲，一隻鏽壞了的鐘似地。伯父跑到外面在父親的，黃色的磁茶壺裏沖了熱茶，拿進來給他喝了幾口才算停止了咳嗽。父親閉着眼喘息了一會，才接下去：「真是氣數，失了勢的人連說句話也沒人聽的！」那麼深長地太息了一下。

大家全默默地坐着，不說一句話，因為父親是一個個性很剛強的人，五十八年來，從不希冀人家的一絲同情

——他是把憐憫當做侮辱的。可是他們不知道這半年來纏綿的病已經叫他變成一個神經質的，感傷的弱者了。他躺在那兒，艱苦地忍耐着他的傷感，我可以看到他的嘴唇癢癢着，那麼困難地喘着氣。他不動，也不說話，祇那麼平靜地望着煙燈，可是他的眼珠子裏邊顯露了他的整個的在抽咽着的靈魂。

我走了出來，我不能看一個莊嚴的老年人的受難。我走到外面，對媽說預備去赴校長和教授的別宴。

「別去了吧，爸那麼地病着！你一個多月沒回來了，爸時常掛念着你，今天剛回來，還不陪你爸坐一晚？」

「要去的！」在媽前面，我老是那麼孩氣地固執着。

「何必一定要去呢，你爸那麼地病着？」

「爲什麼不去呢？」

忽然——

「去，讓他去！現在也沒有什麼爸不爸了！」

在裏邊，出乎意外地，父親像吐賣一個竊賊似地，厲聲地嚷了起來。

父親從來沒那麼大聲地說過話，更不用說那麼厲聲

地，叱責他的兒子了。從來沒人見到過他惱得那麼厲害，而且又不是怎麼值得惱，會叫素來和藹可親，不動聲色的他惱得大聲地嚷起來。這反常的，完全出乎意外的叱責把屋子裏的人全驚住了。我是詫異得不知怎麼才好地怔在那兒望着媽。

「何必爲那些小事動肝火啊！」是伯父的聲音。

「你的爸快病死了，你去……你去！」

更出乎意外地，父親突然抽抽咽咽地哭出聲來，一個孩子似地。

屋子裏悄悄地祇聽得他蒼老的聲音，有氣沒力地抽咽着，過了一回又咳嗽了起來，咳得那麼利害，咳了半天才慢慢兒的平靜了一下，低低地呻吟着，一隻疲倦的老牛的太息聲似地，瀰漫了這屋子。

許多埋怨的眼光看着我，我低下了腦袋，我的心臟爲着那一起一落的呻吟痛楚着，一面卻暗暗地憎恨父親不該那麼不留情面地叫人難堪，一面卻也後悔剛才不應該那麼固執。我知道我剛才刺痛了他的心，他是那麼寂寞，他爲他的兒子都要拋棄他了。

到這時候，大家才猛的醒過來似地，到茶的倒茶，拿湯藥的拿湯藥，零零落地跑到父親房裏去，祇有那個姑表的小梅姊躺在外面的煙鋪上，呆呆地望着我。我想進去又不敢，祇怕父親見了我，又觸動了氣。沉重的呻吟一陣陣地傳了出來，我的身子一陣陣地發着抖，那麼不幸地，給大家擯棄了似地，坐在那兒想到三年前在外面浪遊了兩個多月，半身債半身病的跑回家來，父親也是那平靜地躺在煙鋪上，那時他祇——

「你那麼隨便跟酒肉朋友在外面胡鬧，可知道家裏是替你多麼擔着心啊！」很慈祥地說了一句，便吩咐我在家裏住兩個禮拜，養好了病，才準回學校去。

「怎麼今天會那麼反常地動着肝火呢？」好像到現在才明白父親是病得很利害了似地，慌張了起來。

模模糊糊地我看見小梅姊從煙鋪那兒走過來，靠到桌子旁邊，瞧了我一會，於是又聽見她輕輕的對我說：

「你瞧，二舅舅的病怎麼樣？不相干吧？」

我看着她，我不明白她的意思。

「我看這病來得古怪，頂多還有五六天罷咧。二舅母

現在是混的，不會知道，我也不能跟她說。你應該拿定主意，快辦後事吧。」

我不懂，我什麼也不懂，我不明白她是誰，我不明白她是說的什麼話，我沒有了知覺，沒有了思慮，祇茫然地望着她。忽然，我打了個寒噤，渾身發起抖來，祇一剎那，我明白了，我什麼都明白了，我明白她是誰，我明白她在說的什麼話。一陣不可壓制的，莫明其妙的悲意直衝了上來，我的嘴唇抽搐着，腦袋漲得發熱，突然地我又覺得自己什麼也不明白了。我一股勁兒的衝到自己房裏，鎖上了門，倒在牀上。好半天，才聽見自己在哭着，那麼傷心地，不顧羞恥地哭着，才覺得一大串一大串的眼淚從腮幫兒那兒掛下去，掛到耳根上，又重重地掉在枕上；才聽見媽在外面：

「朝深！朝深！」那麼地嚷着。

靜靜地聽了一會，又莫明其妙地傷心起來，在牀上，從這邊滾到那邊，那邊滾到這邊，淘氣的孩子似地哭得透不過氣來。

不知道什麼時候，她弄開了門，走了進來，坐在牀沿

那兒，先祇勸着我：

「別那麼哭，你爸聽着心裏難受的。」

慢慢兒的她的眼皮兒紅起來了，眼淚從眼角那兒一顆一顆的滲了出來。我卻靜靜地瞧着她，瞧着她，儘瞧着她。我瞧着那眼淚古怪地掛下來，我瞧着她從口袋裏掏出手帕來，我瞧着她傷心地抽咽着。可是我又模糊起來，我好奇地瞧着她的眼淚，一顆顆的滲出來，一顆顆地，那麼巧妙地滴到牀巾上，滲到那棉織物裏邊。

「多麼滑稽啊！」那麼地想着。

我想笑，可是心臟卻怎麼也不肯鬆放下來，每一根中樞神經的纖維組織全那麼緊緊地繃着，祇覺得笑意在嘴邊溜盪着，嘴卻抽搐着，怎麼也不讓這笑意浮上來。

躺着，躺着，瞧那天色慢慢兒的暗下來，一陣磕睡順着腿往上爬，一會兒我便睡熟了。

「醫生來了！」樓下，老僕人大聲地喊。

我猛的跳了起來，腿卻疲倦得發軟，在牀邊坐了一回兒，才慢慢兒的想起了剛才的事，不由有點兒好笑。

「神經過敏啊！可是爸真的會病死了嗎？真的會病死

了嗎？」——不信地。

走到外面，醫生已經坐在那兒抽雪茄，父親，兩隻手扶着二弟的肩膀，腦袋靠着他的脊梁，呻吟着，一個非常老了的人似地，一步步地在地板上面拖着，媽在旁邊扶着，走到門檻那兒，他費力地想提起腿來跨過門檻，可是怎麼也跨不過去。媽說：

「還是回進去，請醫生到房裏來診吧。」

父親一面喘着氣，一面搖着腦袋，還是拼命地想跨過門檻來。我連忙趕上去，一隻手托着他的肋骨，一隻手托着他的腿，好不容易才跨過了門檻。父親穿着很厚的絲棉袍子，外面再罩着件圓龍的絲絨背心，隔着那件袍子，在我手上托着的是四條肋骨，摸不到一點肉，也摸不到一層皮，第一次我知道父親真的是消瘦得連一點肉也沒有。走着走着，在我眼前的父親像變成紙紮人似地。

「父親真的會病死了嗎？真的會病死了嗎？」又那麼地問着自己，不信地。

坐到醫生前面，父親腦袋枕着自己的手臂，讓他診了脈，看了舌苔，還那麼地向着醫生：

「你瞧這病沒大干係吧？」一面在嘴上堆着笑勁兒。

父親跟誰講話，總是這麼在臉上堆着笑勁兒的，可是不知道怎麼的我總覺得他的笑臉像是哭臉。

「病是不輕……」醫生微微地搖着腦袋，一面瞧着他，懷疑似地。

「總可以好起來吧？」

父親是那麼地渴望着生啊！他是從來不信自己會死的；他是個倔強的人，在命運壓迫下，頹唐地死了，他是怎麼也不願意的。

「總會好起來吧！」醫生那麼地說了一句，便念着脈案讓坐在對面的門生抄下來。

父親坐在那兒靜靜地聽着他念，聽了一回兒忽然接着打起喘來，一邊喘着氣，枕着自己的手臂。媽便說：

「到裏邊去躺着吧。」

父親不作聲。

「請進去吧，不必客氣，請隨便吧。」

等醫生那麼說了，父親才捧着桌子站了起來：

「那麼，對不起，我失陪了。」很抱歉地說着，吩咐

了我站在外面伺候醫生，才叫二弟扶着走到裏邊去。

父親是那麽地不肯失禮，不肯馬虎的一個古雅的紳士；那麽地不肯得罪人家，那麽精細的一個中國商人——可是爲什麼讓他生在這流氓的社會裏呢？爲什麼呢？他的一生祇是受人欺騙，給人家出賣；他是一個歷盡世故的老人，可是他還有着一顆純潔的，天真的，孩子的心；他的暮年是那麽頹唐，那麽地受人奚落，那麽地滿腹牢騷，卻從不責怪人家；祇怪自己心腸太好。天哪，爲什麼讓那麼善良的靈魂在這流氓的社會裏邊生長着啊！

醫生開了藥方，搖着他的大扇子道：

「這是心病，要是今年正月裏開頭調理起來還不嫌遲，現在是有點爲難了。單聽這位老先生頭髮全一根根的豎了起來，這是氣血兩衰，津液已虧，再加連連打嗝，你們還是小心些好。」

聽了他的話，媽便躺在煙鋪上哭了起來。我一面送他下樓梯，一面卻痛恨着他，把他送到門口：

「爸真的會病死了嗎？那麼清楚的人怎麼一來才能死呢？」那麽地想着走了上來，到父親房裏，祇見他閉着眼睛

躺在那兒，一個勁兒的打嗝。打一個嗝，好好地躺着的身子便跳一下，竊着眉尖，那麽痛苦地。

我瞧着他，心臟又緊縮起來了，可是怎麼也不肯相信父親那麽一病就會病死了的，這簡直是我不能了解的事。

父親的嗝越打利害，一個緊似一個，末了，打着打着便猛的張開了嘴沒了氣，眼珠子翻了上去，眼皮蓋住了一大半的眼球，腫人停住眼皮裏邊不動了，腦袋慢慢兒的從枕頭上面滑下來，連忙——

「爸——爸！」地叫着，才像從睡夢裏給叫回來似地睜了睜眼，把腦袋重新放到枕上面，閉上了嘴，輕輕地打着嗝。過了一回兒，猛的打了個嗝，張開了嘴，眼珠子又翻了上去。又連忙叫着，才又忽然跳了一下似地醒了過來。他是那麽痛苦地，那麽困難地在掙扎着，用他的剩餘的生命力，剩餘的氣息。那時我才急了起來，死釘住他的眼珠子看着，各種各樣的希望，各種各樣的思想混合酒似地在我神經那兒混和着。我想跪下來祈禱，我想唸佛，我想嚙住父親的人中，我想盡了各種傳說的方法，可是全沒做，祇發急地釘住他的眼珠子，捉住了他的手，手已經冷



了，冰似地，脈息也沒了，浮腫着，肌色很紅潤地。許多人全跑了進來，站在牀邊，不動也不說話。媽祇白痴似地坐在牀沿那兒摸着他的手，替他搓着胸口，一面悄悄地滴着眼淚。

我聽見了死神的翅膀在拍着，我看見黑色的他走了進來，我看見他站到父親牀邊，便懇求着他，威嚇着他，我對他說着，也對自己說着：

「果真一個人就能那麼地死了嗎？一個善良的靈魂？」

差不多換了一個半鐘頭，父親的喘才停止了，呼吸平靜了下來，平和地，舒服地躺在那兒。

「好了！不相干了！人不能就那麼地死了的。」

我摸着他的腳，腳像一塊冰，摸着他的手，手還是冰似的沒有脈搏，順着手臂往上摸，到胳膊肘那兒，皮膚慢慢兒的暖了起來，在我觸覺下的父親的皮是枯燥的瑞典紙，骨格的輪廓的有着骷髏的實感，那麼地顯明啊。

父親的眼珠子忽然睜了開來，很有精神的人似地：

「笨小子！這地方兒也能冷了嗎？」

我差一點跳了起來，他醒了，清醒了，不會死了，全

身的骨節全鬆散起來，愉快起來。

父親慢慢兒的在站着的人的臉上聽了一聽，道：

「你們的伯父呢？」

「在樓下。」不知道那個說。

我連忙跑下去，跑到樓下，卻見伯父正拿着父親的鞋子叫僕人照道大小去買靴；院子裏放了紙人紙馬，還有紙轎錫箔，客堂上面燒着兩枝大紅燭。

「傻子呢！人也清醒了！」暗暗地笑着，把伯父叫了上去。

「兆文！兆文！」在父親的耳朵旁邊伯父輕輕地叫着。

父親慢慢兒的睜開眼來道：「把我的枕頭墊高些。」

二弟捧着他的腦袋，我給加了個枕頭，父親像舒服了些似地嘆了口氣，閉上了眼珠子，又像睡過去了，他的腦袋一點點的從枕頭那兒滑下來，滑到牀巾上，於是又睜開眼來：

「怎麼把我的枕頭拿了昵？」聽音微弱到聽不見似

地。

我們捧着他的腦袋給放在枕頭上面，他又閉上了眼珠了，媽便湊在他耳朵旁邊說道：

「大伯在這兒……」

「噢！」猛的睜開眼來，瞧了瞧我們，又靜靜地瞧了回伯父，想說什麼話似地，過了一回，才說：「沒什麼，我想怎麼不見他。」

「爸，你想抽煙嗎？我噴給你，可好？」媽坐在牀上，捧着他的腦袋。

「不用！」父親非常慢地回過腦袋來，瞧着她，瞧着她，儘瞧着她，忽然他的眼珠失去了光彩，呆呆地停住在那兒。

「爸！爸！」媽發急地叫着。

父親不作聲，眼皮兒慢慢兒的垂了下來，蓋住了眼珠子。媽招着手叫我們上去喊他。

「爸！」

「爸！」

於是他的臉癢癢着，他的嘴動着動着，想說什麼話似地。我看得出他是拚命地在掙扎。

「爸！」

「爸！」

於是他的嘴抽搐着，忽然哭了出來，沒有聲音，也沒有眼淚，兩掛鼻涕從鼻子裏邊淌出來，腦袋從媽手裏跌到牀上，他的嘴閉上了，眼也閉上了，垂着腦袋，平靜地，像一個睡熟了的人似地。

「真的就那麼地死了嗎？」

天坍了下來，坍到我一個人腦袋上面，我糊糊塗塗的跑了開去，坐在地上，看他們哭，看他們替他着衣服，我什麼也不明白，什麼也不想，我不懂什麼是死，什麼是生，我祇古怪地坐在地上，沒有眼淚，也沒有悲哀，完全一個白痴似地。

每天，我們母子五個人靜靜地坐着，沒一個弔客來，也沒一個親戚來，祇有我們五個孤獨的靈魂在初夏的黃昏裏邊默默地想着父親。

從前，這時候，門鈴響了一下，老僕人開了門，咳嗽着走了進來的是父親，我們聽得出他的腳聲，他的咳嗽，

他的一切，對於我們，是那麼地熟悉的。

沒有了嗽咳，沒有了門鈴，每天到這時候，門鈴響了  
一下，便——

「爸啊！」

「爸啊！」

「爸啊！」

那麼地懷念着父親。

我們怎麼也不相信父親是已經死了，總覺得他在外面  
沒回來似的，聽到一聲嗽咳，一聲門鈴，五顆心就跳了起

來。

「爸啊！」

「爸該回來了吧！」

我們五個人，每個黃昏裏邊，總靜靜地坐在幽暗的屋  
子裏等着，等那永遠不會回來的父親，咳嗽着，一個非  
常老了的人似地撐着樓梯那兒的扶手一步步地走上來，和  
一張慈祥的臉，一個親切的聲音一同地。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三日。

## 離滬之前 (續)

郭沫若

—10. Feb. W6. 書。

豪和民治來，在此吃中飯。

仿吾亦來，約了初黎等來談話。

晚伯奇來，留仿吾與伯奇在家吃晚酒，頗有醉意。決延期乘18號的“*The Empress of Canada*”。

—11. Feb. W6. 書。

上午王獨清來，談及D'Annunzio的Drama, “*Giocanda*”，一位有妻室的雕刻家和Model的*Giocanda*發生了戀愛，由這個三角關係，發生了種種的葛藤。主要的thema是：藝術與家庭——自由與責任——Hebraism與Paganism。

我新得着一個thema：——革命與家庭。

鹽酸寮山中的生活是絕好的劇景，Alia購，我是永遠不能忘記你的。

午後民治與繼修同來，談及刊行週刊事。我拉他們去訪仿吾，未遇；到出版部，亦未遇。

留出版部，看了一篇「魯迅論」（見「小說月報」），說不出所以然地祇是亂捧。

在出版部用晚飯。

—12. Feb. W7. 書。

今日一日苦悶得難耐，*Nervöse Anfall*（神經性眩

發作)。

究竟往東京呢？還是往長崎？

這樣一個無聊的問題苦了我一天。

爲什麼定要走？

兒女們一定要受日本式的教育才行嗎？

到日本去靠着什麼生活？

根本是錢作怪。

錢把一切都破壞了。

頭痛。

中飯後看“The Last Days of Pompeii”(海濱城的

末日)，彭康同坐。後起之秀。

——14. Feb. W2. 晴。

繼修民治復來，爲週刊事。未幾仿吾伯奇亦同來。週刊決定出，我提議定名爲「流沙」。這不單是包含沙漠的意義，汕頭附近有這樣一個地名，在我們是很可警惕的一個地方。繼修任部交際主任。

晚，仿吾獨清邀往都益處晚餐。

——15. Feb. W3. 晴。

讀日本雜誌「新潮」二月號，無所得。

午後往出版部，讀了彭康的「評人生觀之論戰」，甚有精彩，這是早就應該有的文章。回視胡適輩的無聊淺薄，真是相去天淵。讀了Barbosa的「告反軍國主義的青年」(均「文化批判」二期稿)。

與博，佛二子同在部中吃晚飯。

——18. Feb. W1. 晴。

午前赴部，與仿吾諸人談半日。

回讀正月號的，有藤森成吉的「鈴之感謝」，是寫一位姦商辦交易所者的自白，頗能盡曝露的能事，但這小說用的自白體，殊覺不很妥當。應該用第三人稱來客觀地描寫而加以批判。

曠平來，說Basile難懂，他喜歡「我的心兒不寧」的那首詩。那首詩便是我自己也很喜歡，那是完全從新詮釋了

的，沒有 Alin 絕對譯不出那首詩來。那雖是譯詩，完全是自己的情緒借了歌德的衣裳。

- (1) 酒家女
- (2) 黨紅會
- (3) 三月初二
- (4) 未完成的戀愛
- (5) 新的五月歌
- (6) Alin
- (7) 病了的百合花\*

\* 這七項是那時打算寫的七篇小說，除第五項有底稿之外，其餘的都沒寫出。

— 16. Feb. 1914.

無為，讀 Deborin 的 “Dialektik bei Kant” (康德的辯證法)。Kant 的永遠平和是求 Bourgeoise 的安定的說法，他承認「財富的大平等」，有了個人的財富，如何平等乎？

午前曠平來，言民治及其它諸人在都益處等候，要為我麗錢。未幾仿吾亦來，我把仿吾拉了去，Anna也同去。

在座的是民治夫婦，繼修夫婦，叔薰夫婦，公冕，曠

平，Alin。Alin 比從前消瘦了，臉色也很蒼白，和我應對極其拘束。

她假如和我是全無情愫，那我們今天的歡聚必定會更自然而愉快。

戀愛，並不是專愛對方，是要對方專愛自己。這專愛專靠精神上的表現是不充分的。

18號不能動身，改乘15號的廬山丸。家眷於同日乘上海丸。

晚七時頃歸，赴心南家，談至夜半，所談者為與商務印書館相約賣稿為生也。他勸我一人往日本，把家眷留在上海。這個談何容易，一人去與一家去生活費相差不遠，分成兩處生活便會需要兩倍費用。並且沒有家眷，我何必往日本乎？……

十一時過始由心南家回寓，與 Anna 談往事。Anna 很感謝心南，她說在我未回滬之前，除創造社以外的舊朋友們中來關照過他們母子五人的就只有心南。

Anna 問 Alin 和我的關係，我把大概的情形告訴了她。

Alia 是蘇湖的人，在東大的時候，她在預科唸書，雖然時常見面，但沒有交際過。去年十月她由廣東到武漢，在政治部裏擔任過些事情，不久我便到南昌去了。

今年南昌的人一革命以後由南昌到汕頭的途中我們始終同路，我在路上患了赤痢，她很關心我，每到一處城市她便要替我找醫藥。在汕頭失敗以後，流沙的一戰在夜間又和主要部隊隔離了，祇有她始終是跟着我。和着幾位有病的同志在鹽酸寮山中躲了幾天，後來走到了一個海口是一個小規模的產鹽的市鎮，叫着神泉。從那兒搭着小船到香港，又從香港回到了上海來。

——你愛她嗎？Anna問我。

——自然是愛的，我們是同志，又同過患難來。

——既是愛，爲甚麼不結婚呢？

——唯其愛才不結婚。

——是我阻礙着你們罷了，Anna自語般地說。假如沒有這許多兒女，她停了一會又指着日本式的草席上睡着的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自語般地說下去，我是隨時可以讓你自由的。……

我沒有再說話。已經二時過了，心境隨着夜境深沉下去，很有點 Sentimental。

——17. Feb. W6. 晴。

今晨起甚遲，午前半日無爲，午後往出版部，雜讀了一些書籍，無甚銘感。

晚上陳抱一的日本夫人來，並無要事。

晚飯煮蠔油豆腐很可口，到過一次廣東，知道了蠔油的美味。廣東的蠔油辦麵，真是再好也沒有。

——18. Feb. W6. 晴。

擬做「我的著作生活的回顧」。

I. 詩的修養時代

唐詩 王維 孟浩然 柳宗元

李白 杜甫 柳子厚 韓退之

不喜歡白居易

「水滸傳」，「西遊記」，「石頭記」，「三國演義」都不會讀完，讀完且至兩遍的祇一部

「儒林外史」。喜歡「西廂」。喜歡林譯小說。

II. 詩的覺醒期

Tagore、Heine。

III. 詩的爆發

Whitman、Shelley。

IV. 向戲劇的發展

Goethe、Wagner。

V. 向小說的發展

Flaubert、Turgeneff、Philippe、Jules

Bonard。

VI. 思想的轉換

x x x x

追想出以前做過的舊詩【此處寫出了舊詩二十餘首，

現刻選錄幾首在下面】：

「天寒苦暑短 讀書未肯輟 簷冰滴有聲

中心轉淒絕 開門見新月 照耀庭前雪」

(這是1913年在未到日本以前在北京做的)

「月下剖瓜仁 口中送我餐

自從別離後 怕見月團圓」

(這是1915年在日本岡山做的)

「紅甘蔗，蔗甘紅，

水萬重兮山萬重。

憶者醉朦朧，

旅邸淒涼一枕空。

卿來端的似飛鴻，

乳我蔗汁口之中，

生意始融融。

那夕起頭從，

才將命脈兩相通。

難忘枕畔語從容；

從今愛我比前濃。

紅甘蔗，蔗甘紅，

水萬重兮山萬重。」

(與前詩約略同時，題名為「蔗紅詞」)



「清晨入栗林 紫雲插晴昊 攀援及其腰  
松風清我腦 放觀天地間 旭日方杲杲  
海光邊東南 遍野生春草 不登泰山高  
不知天下小 糶米太倉中 蠻觸爭未了  
長嘯一聲遙 狂歌入雲杪」

（這是1916年的春假，同成仿吾遊日本四國的栗林園做的。紫雲是園內的一座山名。）

—19. Feb. W7.

仍追憶舊詩，所擬題未着手。

伯奇來，送來「前茅」及「文化批判」二期。「前茅」並不高妙，祇有點歷史的意義。

晚作「留聲機器的回音」，答初黎。祇成一節，仿吾來。留飲葡萄酒。

近來外邊檢查甚嚴，又破獲了機關三處。

獨清來，爲古有成譯稿事與仿吾大鬧。原因是在廣大時，有成曾經反對過獨清。有成譯了一部美國 O'neile 的

戲劇，交給仿吾，仿吾已允爲出版。因此遂惹王不快，大啓爭端。其實因爲私怨而拒絕別人的譯稿，獨昏這種態度是很不對的。他近來出了名，忘記了他從前有稿無處發表，四處亂投的否況了。我居中調解，叫把原稿詳細經過一次審查。

仿吾真難處，介乎兩種 Ideologie 的鬭爭之間。

—20. Feb. W1.

寫「留聲機器的回音」。往出版部取來「文藝論集」  
「瑪麗瑪麗」等書作參考。

繼修與嘯平來，爲小紅帳事 Anna 與我大鬧。小紅帳是孫炳文的夫人送給 Yooka 的，Yooka 大了不能再用，Anna 日前說好送給民治的孩子用，我已經向民治說了，嘯平來便叫她拿出來給民治拿去，而她又不肯，說要留來做紀念。真是令人難乎爲情。

午後半日不愉快，至晚始將「回音」寫完，18頁。

—21. Feb. W2.

晨往仿吾處，不在，赴獨清處，示以「回音」，彼甚愉快，要我交給他在月刊上發表。我說，要等仿吾看了再說，最好是在「文化批判」上發表，不然同社的人會儼然對立了。

獨清說，「你的文章總有趣味，要點總總總總提得着」。他說這個「提」字費了很大的力，在說出之前先把兩手握成了拳頭來向上捧了幾下。

——我自口總不行，我時常讀你的「革命與文學」和「文學家的覺悟」，光慈還笑我，後一篇的力量真不小。

與獨清在麵館裏吃炒麵。

午後仿吾來，把「回音」交給他。

——21. Feb. W3.

晚在勿黎處談話，獨清不在。

仿吾在我家晚餐，用菊花鍋，葡萄酒。

讀了一篇徐祖正的「Byron的精神」，所告訴我們的未知的事件祇是Byron赴希臘後，一次午熱，入海行浴，竟得骨痛病以至於死。

此病在作者未探究其根源，我想一般為Byron作傳的人恐怕也沒有人去探究過。據我看來，那明明是Syphilis（梅毒）第三期的Ossalgia（骨痛）。Byron是一位Syphilitiker（梅毒患者）無疑。

有人說我像Byron，其實我平生沒有受過Byron的影響。我可以說沒有讀過他的詩。

——23. Feb. W4.

船票都已經買定了，已經決定明天走了，心裏異常的不安。到日本去，Anna說可以得到自由，我是感覺着好像去進監獄。縱橫好，在現在哪還有自由的土地呢？

晚間伯奇來，說是由民治送來的消息，我的寓所已由衛戍司令部探悉，明早要來拿人。

臨時和仿吾獨清兩人同出，先吃麵，往獨清處。後仿吾伯奇均來，在新雅茶樓會食，至十二時過。

是夜與仿吾同宿日本入開的八代旅館，是內山替我們訂下的房間。【日記至此中輟】

# 結婚

靳 以

她自己也不懂得，她想或者這就是平常所說的命運：

可是她從來也不明白命運是什麼東西。她相信自己的聰明與美麗，她也相信是一個有完全自由的人，卻實在不容易解釋她何以走上這樣的一條路。她知道眼前有許多路的，也許那些路有的能給她好的生活，或是美滿的日子。常常她想自己叫出來：「這是為什麼呢，這是為什麼呢？」但是沒有人能給她回答，實際上她並沒有叫出聲來，所以就沒有一個人聽見；可是她自己呢，不能給着回答。她是迷惘着，她好像有着失了知覺的靈魂的一個人。

她年青，她有着好看的黑頭髮，她的臉，雖然沒有生來的美麗，可是那淡黃色的粉，和橙紅的胭脂，厚厚地搽到那上面就能增加了無限的好看。她有好嗓子，能唱極好

聽的歌，祇為她的歌着了迷的就不知道有多少痴情男子。她喜歡塗黑眼圈，把眼睛顯成更大，成為克羅霞式，是像野貓一樣的女人。可是，真難說，她卻走了這麼一條路。這不祇是使鍾情她的人感到傷心，就是不相識者知道了這件事，也要無由地為她惋惜。

就是她自己想起來也覺得難過，可是她不去想，她能這樣做，她使一切瑣碎的事情忙着她。她自己去找出租的房子，自己到木器店選擇要用的傢俱，自己照料着安裝電燈和粉刷牆壁。其實這些事都能有人代她做的，可是她卻願意自己操勞着，使自己的心和身子都感到疲乏，然後在睡到牀上的時節，就能立刻睡了起來。而且這也佔去了她的時間，使她沒有一點空閒，於是就沒有那逸致來玄想將

來，不去多管它，任它是什麼樣子的也不去管它。但是祇要她稍稍想到一點，就知道是不會怎樣好的，因為她好像看得見那陰影從四周扯了上來。一定說是爲了別人的幸福是不盡然的事，自己的幸福，也更說不到。

她是有不知適從的苦，她知道她還能挽回來的，她想來問問母親，母親不說一句話。母親不是不說話的，在從前說過話，可是她沒有聽從，於是，就成爲沉默的母親。

「爲什麼您不說一個字呢？」

她像是氣急了，跳了腳，在急促地說着。她是傷心，她在這樣叫了的時候，眼睛裏迸出淚珠來。

母親仍然是默默的，祇翻翻眼睛看着她，因爲從她下生來就知道她是有什麼樣的脾氣的。

「您知道麼，這是女兒的終身啊！」

她是更暴躁地叫出來，可是母親卻悠然地說：

「我的話，就是說出來能有用麼？」

這一點也不假，她知道她不能聽從母親的話，所以也就無從埋怨了。可是朋友呢，那麼多的友人，男的和女的，他們爲什麼也不說一句話了呢？她知道當她和他們見面的

時候也祇談談天氣，或是和她全然不相干旁人的事情。就是偶然提到了，他們也像是故意避免。這是爲什麼呢？她找不出理由來，可是她也不願意由自己開端說到那件事。她想背地裏他們一定以她的事件爲談話的好資料，他們能夠毒地批評着她，她願意在面前說到；可是他們卻都不提起來，她自己，她自己是怕着由自己說起來的。

這將有的事件不是到了一個歸宿，像一般人們所想的，也不能說是走向了墳墓。他知道沒有這麼嚴重，她仍然是一隻自己有着羽翼的飛鳥，可以任了自己的意來飛翔，祇是太疲憊了，那沉重的疲憊如死一樣地。因爲這疲憊她不得不落下來了，她將棲落一株不知名的枝上，甚至於她也沒有張開眼來望望，但是她卻知道這不會是如何好的一株。

她怕想着，可是她記得出遇到過那麼好的人來；一個一個地感到失望而離開她了，她沒有給他們滿足。那時候她是更年青，完全要如自己的意，她故意使他們傷心，看着他們在她的眼前落下淚來。她還笑着，她笑着他們的悲劇，有一個還是爲了她的緣故從高崖上墜下自殺。在運時

節想起來倒覺得有點難過，也想到是自己的一點錯處了。這些人卻都過去了，他們的嘆息把空氣成爲更沉鬱的，但是，天，她也將爲命運支配着而走一條路了。她也知道這條路是多麼不親合，像她，多少算是知識分子的一個女人，這更有多麼不相宜；可是她也祇得就如此了。她不去想，她使自己每日都在忙迫之中。

要什麼顏色的牆壁呢？淺紅的，草綠的，或是橙子的黃色？工人把許多不同的顏色都準備好，祇等着她的吩咐；可是她一時卻想不定了。僕人上來了，告訴她傢俱店送來一張牀，要她自己去看一下。這在她的心中起着異樣的感覺，爲什麼祇是一張牀呢？她拖了沉重的脚步走到樓下去，那龐大的，在她的眼睛中也醜惡的一張牀就放在廳裏。

「好了好了，你去吧，怎麼，我倒忘記了，還少你們幾十塊錢，這裏，這裏，你拿去吧！……」

她匆忙地說着，看過一眼之後便不抬起頭來，取出支票簿來，簽了一張五十元的，急遽地交給來人，便又飛一樣地逃上樓去。她像怕着鬼一樣地怕着，不敢去看，可是她自然地想到了她要在那上面睡到人生消盡的時候，還有

那麼樣的一個人，她想：也許到不了那久長遠，她又記起了那個人對她不敢置信的時節，自己是怎樣地說着了。記起那樣的話她的整個的身子都成爲沉重地，甚至於挪不動一隻脚踏上高一級的樓梯；但是喘着氣，還是到了樓上來了。

她站在那裏手撫了自己的胸際，那顆心猛烈地跳了，像是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她想着若是這時候死去了也好的，那麼一切的事情就都結束了。但是她並不願意死，世界上有這麼多有趣的事，什麼她都捨不了；但是，啊，那個人，那個人……

「您看看，太太——啊，小姐，您要什麼顏色的？」

「我什麼顏色都要，什麼顏色都喜歡。」

她喘不過一口氣似地說。

「混了那麼多的顏色就是灰色了。」

「灰色麼，好，灰色，就好，我要深灰色，深得像黑

天一個樣，對了，深灰色。」

「您就要深灰色麼！」

工人憐了點疑惑問着。

「有什麼不是呢，塗上去吧，我看着你們。」

工人沒有話好說了，就紮起輕便的架子，搽成灰色的彩漆。她看了他們把白色的牆壁一下一下地刷成了深灰的顏色，她滿意了，匆匆地跑向樓下去，在樓梯轉灣的地方突然和一個人撞着，被撞的女僕膽怯地和她說：

「您的兩封信。」

本來她想出口罵兩句的，看到女僕那可憐的樣子她又止住了。她接過來那兩封信，她知道是誰寫來的。在她的心上這兩個個人有不同的分量，也有不同的地位；可是她都不去管了，她用手撕起來，漸漸地都成爲細碎的紙片飄到扶梯上。

忽然間她笑着，她一面笑一面跑下來了樓。她不知道爲什麼笑起来，近來有許多的事情她是不能解釋的，所以有些人說着她有些變，好像她的母親也這樣說過；但是變成了什麼樣子呢，她自己還是不知道。她自己心中想爲什麼活在這世上不任自己的性呢？爲什麼一定要把自己造成使親屬及友人都滿意的那樣人，或者更說多一些，要成爲社會中的善良人物？

她出聲地笑着跑到母親的臥室去，正在午睡的母親爲

她驚醒來，不情願地把尚有倦意的眼睛張開。

「有什麼樣的事情值得這樣笑？」

這句話好像給她無上的啓示，她纔想到是沒有什麼事值得如此笑着的，於是急遽間她就停止了笑聲。便默默地坐在那裏，不說一句話。

母親像是表示着不快，搖了搖頭；但是，她又跑出去了，像是有什麼人在外面叫了她一樣。

突然一個思想蓋在她的心上，跑進房裏看看日曆，在心中計算着。

「還祇有七天，……」

但是她沒有說出來，這喟然的感嘆祇在她一個人的心中。她並不是憐惜着少女的青春，也不是怕着未來的生活將給她如何的苦惱；祇是像有點子什麼絆住了她的心，便稍稍覺得些傷感了。

「走吧，出去玩玩吧，到什麼地方走走都好的。」

於是自己披了大衣，就穿了那雙平底的黑鞋，也沒有着意修飾過，就把粉和胭脂更厚地塗到上面去。

「到什麼地方去呀？」

母親多事地問到了。

「走走，沒有什麼，那裏都好走的。」

祇因為想到了出去，就一刻也不願意在家中停留，急匆匆地走出了門。這是一條陰暗的胡同，和她住房的天井一樣地窄小，再為高的牆擠着，陽光是難得落在地上的。若是有的話那就要在正午的時候；可是她走出來已經是下午三點鐘的樣子，雖然抬起頭來便望見清朗的天，在那胡同中，卻顯得很晦暗。她不能忍受這個，就急急地跑出了胡同口，於是，她看到那樣明亮的街，灑滿了深秋的好太陽，在東西的天空，還看見了月亮的圓廓。她覺得這都太好了，都是那麼生動，她想到自己也是一個年青人啊，為什麼不成為活潑一點呢？她想唱出來，她有那麼大的興致；但是她望到一些人走過她的身傍的時候，用好奇的眼睛望過來，她就止住了。她檢了一輛停在街旁的洋車跳上去。

「哪兒去。小姐？」

當她已經坐到車上的時節車夫這樣問着，可是一時她想不起來，實在地說她並沒有想過要到什麼地方去的。她

不知道怎樣來吩咐，愈是忙亂的時候，她的心是更不能集中地思想着，她焦急着，就是不知道要到那裏去。末了她就奇異地告訴着：

「拉到長安街吧。」

「您是到東長安街還是到西長安街？」

「你就先走東長安街，向着西長安街那面拉過去吧。」車夫就起始跑起來，跑盡了擠着許許多多人的王府井，就到了東長安街。那寬闊而光滑的柏油路，為人的腳獸的蹄子還有多少種不同的車輪所踐踏碾壓，卻是動也不動地躺在那裏。溫暖的陽光迎了她的臉照着，使她的眼睛祇能微微地眯着，可是她的心中卻有說不出的高興。她覺得她的心也和這街路一樣寬敞了，她記着她自己還是自己的，她點起來一支煙捲抽着。從她那嘴裏吐出來的煙，很快地就撲到頸子後面去，因為這個車夫，用了那樣飛快的步子跑着。

經過了木雕的牌坊，也經過了紅色的門座，矗立着華表的天安門也在望了。這使她想起來可以走走的地方，於是她就吩咐着。

「到中央公園吧。」

奔馳的車夫，顧不得給着有禮貌的回答，祇在嘴裏哼了一聲，就在快到另外一個門座那裏，朝北灣了去。車夫放下車把，淌着汗，眼睛望了她那打開皮包的手。但是車夫是滿足了，他得了意想之外的好報酬，連連地道着謝，末了是在問着：

「您還回去麼，我等等您吧。」

「那也好，可是我不知道要什麼時候出來。」

「那沒有關係，您放心吧。」

她就走進門，買過票，一直走進裏面去。到了秋天的時候，公園裏向來是冷清的。她看到落在地上的樹葉，有許多還是殷紅的；可是一樣地鋪在地上，一樣地要化成灰泥。天是那麼好，有無邊的青色，那麼高，那麼爽快。樹卻大都脫盡了葉子，乾枯地站在那裏如將死的老人。她以為這太不襯合了，要有陰灰的天色，或是披了綠葉的樹子纔能使人起着調合之感呢。但是在世間，不調諧的不是多麼麼？想到自己，自己……

她不想，她像是不敢去想，就順了路徑急急地走着。

那面她看到了參天的松柏，仍然是有了蒼綠的顏色，倔強地立在那裏。下面則是陳設了空的藤椅空的藤桌，卻沒有一個客人。那濃重的淒冷之感啊，着重地落在她的心上。她知道是不能再在這裏停留了，就又向了大門走去。纔跨出門，那個車夫就跑了過來，她坐上去，像是早已想定的，說是要他拉到市場去。沒有十分鐘，就已經到了，她付過車錢，從那擁擠着人羣的南門鑽了進去。

這裏的人永遠是那麼多，可是在早晨或是太晚了的時候卻也不能一樣。她走着，偶然把眼睛看到攤上去，那上面陳列了各式各樣的什物。但是她不是想來買些什麼的，她是要來走走，可是在這裏行路也有大困難。她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浮滑的青年，有的故意向她做着醜惡的嘴臉。她想着只要不去望着也就看不到了。在轉灣的地方她望到一個女人，還有一個男人在一路走着。那女人很眼熟，她想起來是從前的同學；可是她不願意去招呼，她想避開他們的眼目。她仍然匆匆地走過去，在經過那一男一女的時候，一隻纖細的手輕輕地在她的肩上拍着了。

「××，真巧在這裏遇到你！」



那個女人露了驚訝地說着。

「啊，你，X，你也在北京麼？」

她不得不裝成了親熱的樣子。她看到那個女人失措地不知道是該抓她的手指尖或是來握握她的手的神氣，幾乎想笑出了聲。她是沒有那麼好的興致，甚至於想着立刻能逃開纔好。但是那個女人卻像把她當做負心的男人，緊緊地拉牢，像是這一輩子也不會鬆開手。

「這是我的，X先生——X小姐。」

那個女人這時候纔記起來站在身邊那個被遺忘的男人，這樣地爲他們介紹着。

雖然是厭煩着，她也不得不點了點頭。那男人自作聰明地說了許多浮淺的話，那些話使一切的女人都高興聽的；可是她都懂着，她甚至於想叫出來「和我說這些做什麼，我不認識你，我沒有什麼值得你讚美的。」實在是她並沒有把這樣的話真都說出來，也祇就是默默地站在那裏而已。

「我們六年沒有見面——」

「唔，是的，」

她祇淡淡地答着。

「多麼快啊，聽說你在上海住了些時。」

「我在上海住過三年，來北京還沒有一年。」

「聽說你快要——」

她知道要說下去的是什麼話，她不能忍耐那兩個字，她想着如果是從那個女人的嘴中說出，立刻她自己就會成爲瘋狂的人，她就急急地斷了話頭，這樣地問着：

「你有小孩子麼？」

「唉，有兩個了，真也是麻煩，可是……」

雖然在答了的時候顯出來多麼不耐煩的樣子，可是她早已看出來隱在語言後的滿足。她還看見女人向着男人微笑了。

「好吧，過兩天我再看你們去。」

她急於想走了，她深怕那多事的女人，會再提起那件事來。

「我們住在東四X胡同十二號，你呢？」

「我還住在朋友那裏，我去看你們吧，再見！」

「再見！」

她抽出來被握了許久的手轉身就走了，她把為那個女人的手汗所濕潤的手掌在大衣上擦着，她想到出嫁後那個女人發胖的身軀，心中感覺着不舒適。可是這裏不容一個人起着悠然的思想，或者邁着斯文的步子；擠在人羣之中，像是沒有費什麼力量就到了出口。

她還是想不要立刻回到家中去，這裏已經使她厭煩，友人的家更是她所不願意去的。她想起來這一天是星期六，於是像得救似的想到了一個可以去坐坐的地方，她坐上一輛洋車，車夫聽了她的指揮向前跑着。在××飯店的前面她走下來，給過車錢她就鑽進在那永遠轉着的圓門。

這裏對她是熟識的，正在響着的音樂對她也熟識，她筆直地走進廣廳去，檢了一個坐位，靠近一個角落那裏。她知道許多人把驚奇的眼光望了她，許是奇怪着她是一個人來的，或是以為她穿了便鞋；但是她不會在意的，她吩咐了侍者一個熱咖啡和一盤點心，她就又點起煙來抽着。

她看出來那些紳士太太小姐們低低的私語是談到她的，因為她看到間或有一瞥兩瞥的目光朝了她這裏射過來，但她不怕這些，在從前，她自己也會以她這樣子為驚

奇吧。

音樂停了，跳舞人輕輕地拍着手掌，一個高身量的男人朝了她這面走來。她認得他，她想起來給過他什麼樣的苦，她想着這一次他定然是用惡毒的話來報復。但是出乎她的意想之外，他卻是彬彬有禮地坐下來和她談着，問着她近來好，住在什麼地方。當着音樂再響起來的時節，他還請求她的合舞，她一時間為這男人的態度所感動，可是卻為了自己的衣履覺得很抱歉地回拒他了。但是他仍然是很有禮貌地和她告別，走到那面去了。她想着這個男人有這樣好，對於以前自己的行徑頗有些追悔着。是的，那時候若是肯稍稍給他一點恩惠他就會滿足的，和這樣的男人活在一起許是幸福。可是現在，啊，現在！……

當她抬起眼睛來望到那個男人和一個美麗的女人跳舞的時候，她的心中還起來無名的忌妬，她知道這忌妬是不着邊沿的，也是她所不該有的；但是卻真的像一條蛇似地在她的胸中起伏。

她吩咐了一瓶 Cocktail。

她獨自把酒倒在杯子裏，然後送到嘴邊去。她還記得

清楚第一杯還有熱辣辣的滋味，漸漸地她的嘴不是那麼靈敏了，祇知道一杯一杯地灌下去。她的眼睛起初模糊起來，看不清是手拿了杯子還是杯子拿了手。她知道是再也不能停留，就付了帳，歪歪斜斜地走出了門。她像走在雲霧之中，她的腳軟得像是支不住她自己的身子。她叫着洋車，她說不清楚每一個字，勉強地說明白她所要去的地方，就上了車。吹着的風使她在車上吐起來，她什麼都顧不及了，她忘記了那一天晚上她是如何從車上下來睡到自己的牀上去。

第二天醒過來的時候母親就說了無止無休抱怨的話，她叫出來：「抱怨我做什麼呢，不要我這樣過着日子我還能活得下去麼？」

她是在苦痛着，一天，兩天，一直到了那一天的到來。

她還是像每天一樣到十點鐘纔起牀來，在×地讀書的妹妹還爲了這件事跑了來，那天大清早便起來忙着打扮自己。她爬牀下的時節意外地看到母親已經整齊地坐在那裏，她先還覺得驚訝，她甚至於忘了那回事，後來纔想起

來。可是她並沒有想到了就起始心跳着，仍然和平常日子一樣，洗過了臉，和家人喫着午飯。

纔喫完了飯就有一些熟識的友人來到她的家中；可是她沒有去招待，在這一天的她厭惡見着自己的友人。

妹妹催了幾次她纔起始裝扮着，一切高貴的衣飾都爲她準備好，她想，「他們是要我作戲麼？」她知道她是要作戲的，也許人生就是一幕長的戲，她現在是做到了這一步，這一步是爲許多女懷了一點恐懼也懷了一點喜悅的；可是在她卻什麼也不覺得。她祇如了別人的意裝扮起來，她的心情都仍然是平淡得如沒有風的海面。

時間到了，伴女已經來了多時，她就和那伴了她的少女一同走上汽車。

汽車在一座繁了彩坊的建築前停止，許多行人圍起來。可是她沒有即刻走下去，一直到將做丈夫的人到門外來迎着她。伴女低低地告訴她要把頭低下去些，她那樣做了，纔伸出頭去就看到那發光的漆皮鞋尖。來挽着她手臂的是帶了一付白手套的手，可是她知道那手是如何乾枯，黃黃的，排滿突出來的青筋。當着他的手碰到了她的時

候，像是有成千成萬的螞蟻在她的皮膚上爬行。突然間她抬起頭來，她看到瘦削的臉，像猴子一樣的；可是伴女用低而急的語音告訴着她把頭低下去，在說着的時候還在輕輕牽了她的衣袖。

踏上石階的時候，她就聽到了奏着 *Wedding-march* 的鋼琴和提琴，不知道是那一個人說着；「該放慢一點腳步啊。」她聽到了，她想着說這樣話的人是要她來珍重着即將亡逝的少女時光；可是她却想着這一點也不值得珍留，她願意快一點過去，連這整個的一生她也願意立刻就消盡也好。她想着放開脚步衝進去，她不必顧着什麼；但是那被挽了的手臂，還有那遲緩的樂聲，都像拉住了她的脚步，使她祇能像這樣子一步一步地走着。她起始煩燥着，她却爲這一切的形式所鎖住，她想到了一匹野獸關到鐵籠裏的悲哀。

當她走在人的甬道之中，許多的低語在她的耳傍哄哄地響着。多嘴的女人還要說到她的裝扮，不時地夾了一聲兩聲的感嘆。這都使她不能忍受，她像丟在羶生的國度中，她不能懂得別人，別人也不能懂她。她想着該有一個

人可以去訴說，能給她同情，走在她身傍的人，就是要和她生活下去的人；可是她能向他訴說麼，他能給她同情麼？她自己也明白地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可是誰是這個人呢？在這世界上有沒有這個人呢？

她想她該叫出來這個問詢的；可是她記起了她是在扮演着一幕戲，在這幕戲的中間她要做成莊爛的好女人，將來一個善良的妻子。於是她是不得不默默地，隨了那個男人領她到一個地方站了。

樂聲停止了，人的聲音也漸漸地靜下去，這幕戲的演者更加多起來。一些粗的細的聲音在響着，到了把兩個人的年歲讀出來的時節，爲了那過大的差異，一些人哄然地笑起來了。這笑聲像一支一支的針刺在她的心上，她想立刻轉過身去問着他們在笑什麼？若是以爲她是把自己賣給了一個中年以上的男人，她就要問着那一個女人不是把自己賣給一個男人的？她不想否認自己是爲了生活纔嫁人，她還願意告訴着，嫁了這樣的男人是爲了他答應着能給她更舒適的生活。

但是，祇有她一個人是爲了這點事紛擾着，一切都還

是順利地進行。伴女像是有着千遭百遭的經驗，把所有她該做的都低低地告訴着，所以她是不必要去諦聽那如夢囈的禮贊和演說，待得都完畢了，樂聲又起來，她被挽着轉過身去向外走着。五色的紙碎和小豆飛到她的身上來，長的紙條搭在她的頭上。有一條是垂到她的面前，她立刻用手撕斷了，有多少人看到這情形都頗覺得愕然。但是她卻不覺得什麼，安然地上了汽車。男人是沒有來，因為要酬應客人的緣故。

她一個人倚坐在車箱裏面，一切的思念都在腦中湧了起來，她不敢想，她也不願意多想，她想着忘卻，連自己也忘卻。但是有一個思念卻是那麼清晰，那就是她，她已經成爲一個人的妻子。

悽迷的夜霧濃重地瀰漫了空中，也像是濃重地包了她的心。

## 聖型

(現代創作叢刊之九)

現代書局版

作者

靳以

內容

聖型·隕·溺·灰暈·俘·沉·教  
授·凋之曇·賣笑·

裝幀

三十二開本·二百二十九頁·上等

紙刷印·

定價

七角

## 論聞一多的詩

蘇雪林

「天才是一分神來九十九汗下」愛狄生這句話固然為科學說的，但用之於文學也極合式。我們熟聞古人「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鬚」，「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的話；我們也曾聽過薛道衡登吟榻構思，聞人聲便怒；陳后山作詩家人為逐去貓犬，嬰兒都寄別家的故事；甚至那些禿盡眉毛的，踏翻醋甕的，鑽入深草的，爬上樹杪的種種笑話。一切高深精美的創作，都由慘澹經營而就，他們的作品都像精金似的光澤，水晶似的透明；他們的技巧都像「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滅盡針線迹」又何足為怪呢？

在文學革命的過渡時代，鹵莽毀裂的現象，本不能避免。以詩而論：舊的整調格律完全打破，新的尙未建設，詩壇之混亂更莫可詰究。五六年前新詩人多於過江之鯽，

新詩集茂盛於兩後之春筍，然其中實少真正之天才與可讀的作品。許多讀者對新詩遂大感失望，神經過敏的人對此竟有「此路不通」的推測，新詩幾乎一度陷於厄運，這事實想大家還記得吧。

這裏有一位抱着杜甫「語不驚人死不休」和「頗學陰何苦用心」寫他的創作；使讀者改變以前輕視新詩的態度，並且指導了新詩正當的軌範的詩人，便是紅燭和死水的作者聞一多。

我們都知道徐志摩與聞一多為詩刊派的一雙柱石。徐名高於聞，但實際上徐受聞之影響不少。徐之第一部詩集——志摩的詩——有清麗，淒艷，秀媚，映潤，瑰奇，豪放，粗莽的種種不同風格，但他的作品雖脫脫了舊詩詞的聲

色和形體，而我們讀到它們時終覺得有些面善，好像在兒子臉上依稀認出祖父的聲音笑貌一般；至翡翠的一夜和猛虎集則作風一變而為樸素，淡遠，剛勁，崇高，讀着時好像遇着一個陌生的客人有不知其爲「何許人也」的感

覺。這才算是我們理想中的新詩了。據徐氏自說是感染聞氏的作風，而後如此。我們試將二氏作品一爲比較，不得不承認詩人坦白的自白爲有理了。又徐氏作品往往爲繁富的詞藻所累，使詩的形式缺少「明淨」的風光，又有時也爲他那抑制不住的熱情所累，使詩的內容略欠「嚴肅」的氣分。聞氏作品便沒有這些毛病。總之徐天才較高，氣魄較大，而疵病亦較多，如長江大河挾泥沙而並下，聞則如信陽之城，雖小而堅不可破。他們都是好朋友，作品之進步得於切磋者至大，我們若戲謂徐爲韓愈，聞便是孟郊了。

——我想詩人對於我這不大確切的譬喻，不至生氣吧？

聞氏第一部詩集紅燭出版於一九二三年，與他同時詩人比較則氣魄雄渾似郭沫若而不似他之直率顯露；意趣幽深似俞平伯而不似他的曖昧拖沓；風致秀媚似冰心女士而不似她的颯爽溫柔。這是一部自由詩，但已表現了一個爲

同時詩人所不注意的「精鍊」的作風。我們可以看出他每首詩都是用異常的氣力做成的。這種用氣力做詩，成爲新詩的趨向，他後來的死水更朝着這趨向走，詩刊派的同人也都朝着這趨向走。

若論聞氏作品的特色我以為有以下幾項：

(一)完全是本色的 新詩初起時專以模倣西洋詩爲能事，郭沫若的作品不但運用西洋典故，竟至行行散用西洋文字，冰心所至，使新詩成爲中西合璧之怪物。聞氏於此事非常反對。他批評女神先痛論新詩人迷信西洋詩之害，最後他說「但是我從頭到今，對於新詩的意見似乎有些不同。我以為新詩簡直是新的。不但新於中國固有的詩，而且新於西洋固有的詩；換言之，他不要做純粹的本地詩，但還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他不要做純粹的外洋詩，還要儘量地吸收外洋詩的長處；他要做成中西藝術結婚後產生的寧馨兒。」

他最要緊的主張是教新詩人不要忘記我們的「今時」和我們的「此地」，他的作品便切切實實履行這個條件。不信，就請看吧。他的劍匣鑲嵌的是白面美髯的太乙，雷紋

肩嵌的香爐，瑪瑙雕成的梵像，彈着單弦古瑟的盲子；又有盤龍，對鳳，天馬，辟邪，芝草，玉蓮，萬字，雙勝等等中國式的圖案（劍匣）。榆枝印在魚鱗的天上像「僧懷素鐵畫銀鈎的狂草塗滿了一頁淡藍的朵雲箋」（春之首草）。小小輕圓的詩句是些「當一的制錢」（詩債）紅荷是「太華玉井的神奇」（紅荷之魂）。明星是「天仙的玉唾」和「鮫人泣出的明珠」（太平洋舟中見一明星）。幸福的朱扉守者是「金甲紫面的門神」（我是個流囚）。相思的關卡插着「紅旗子」發揚的象煙又是「淡寫相思的古麗文章」（相思）。不過紅燭裏還偶爾有維納司，波希米亞，Shylock, Notre-Dame, Kra Angelico, La Bohème 字樣，至死水即完全看不到了。

聞氏似乎有着一個東方的靈魂，天然憎惡歐美的物質文明，所以對於他們的文藝也不像別人那樣盲目地崇拜，甚至不問好壞只顧往自己屋裏拉。有時候我們的詩人竟覺得「東方文化是絕對地美的，是韻雅的」，「東方文化是人類所有的最徹底的文化，我們不要被叫囂曠野的西人嚇倒了」。他之反對西洋色彩豈不是意中事麼？但照我個人意

見，一國文字雜用外來文字實應慎重考慮，至於外來的典故術語等等可救固有文字之窘乏，只有歡迎決無反對之理。好像印度文化入中國後中國文藝也起變化，我們現在有許多言語便是從佛典來的。即如聞氏奇蹟一詩所用「罡風」「天堂」「地獄」也不是六經上找得出的名詞，難道可以因其入中國較早使用之不疑？又如詩債所用的Shylock也很好，這種盤剝重利的典型人物中國古書中頗難尋出，我們正不妨向莎氏樂府暫為借用。若嫌Shylock是西字，則可改用譯音「歌洛克」其他西文或譯音或譯義而附託其原文並無不可。

（二）字句鍛鍊的精工 作風精鍊，無不由字句用法和構造講求而來。別人拿到一塊材料，隨意安排一下，便成功了一件作品；精鍊作家則須放在爐中鍛鍊，取到坩上錘敲，務使一個個的字都閃出異光，一句句的話都發出音樂似的響亮，這才肯罷手。別人因為泥像容易塑，都去塑泥像並且往往只捏個粗胚了事；精鍊作家則偏要雕刻雲母石像，幾千度的揮斧，幾千度的運鑿，碎石火花紛飛之下，先成了一個粗陋的模型，慢慢的一個滿月似的臉開出



來了，一支玉膩的手臂雕出來了，琢之磨之，相度之，端詳之，最後才從藝術家辛苦的努力堅真的思想裏產生出一個完全的儀態萬方的美人。現在還以紅燭爲例，看它的字法和句法怎樣？

(1) 字法 「這樣肥飽的鶉聲」之「肥」字「飽」字，「一夏的榮華被一秋的饑風掃盡了」之「饑」字，「濕泥到底留人鞋底」之「留」字，「路燈也一齊偷了幾霞」之「偷」字，「他從較緊的齒縫裏泌出聲音來」之「泌」字，「在方才淌進的月光」之「淌」字，「好容易孕了一個苞子」之「孕」字，「綠紗窗裏篩出的琴聲」之「篩」字，都是字法的例子。

(2) 句法 「高步遠蹙的命運」，「月兒將銀潮密密地酌着」，「神秘的生命在綠嫩樹皮裏澎湃着」，「一氣耐綠裏，忽露出一角濃紋式的小紅橋，真紅得快叫出來了」，「天是一個無涯的秘密，一幅藍色的謎語」，「遊到被秋雨踢倒了的」堆爛紙似的雞冠花上」，「卍字格的窗棂裏瀉出國人的燈光黃酒一般的暖」，「和平蛭伏在人心裏」，「北京城裏底官裏上一身秋了罷」都是句法的例子。

(三) 無生物的生命化 孩子的眼睛看宇宙一切都是活的，有情感的。詩人也都是小孩子常把非人之物加以「人格化」Personification或則使它活起來To animate。中國

舊詩人中惟蘇軾最擅長此道，新詩人中則聞一多用得最多而且巧妙，形成其詩之特色之一。如「幾朵浮雲仗着雷雨的勢力，把一天底的星月都掃盡了。一陣狂風還喊着來要捉那軟弱的樹枝，樹枝拚命地扭來扭去，但是無法躲避風的爪子」，「兇狠的風聲，悲酸的雨聲」，「風聲還在樹裏呻吟着，淚痕滿面的曙天白得可怕」(雨夜)，「高視闊步的風霜蹂躪世界，森林裏抖顫的衆生戰鬥多時」(雪)，「可是碰睡像隻秋燕，在我睛簾前掠了一週，忽地翻身飛去了，不知幾時才能回來呢？」(睡者)，「一雙飛樹影子像堆大蛇，橫七豎八地睡滿了牆下，……屋角底淒風悠悠嘆了一聲，驚醒了爛蛇滾了幾滾；月色白得可怕，許是惱了！張着大嘴的窗子又像笑了」(美與愛)，「丁香枝上豆大的蓓蕾，包滿了包不住的生意，呆呆地望着寥闊的天宇，盤算他明日的繁華，彷彿一個出神的詩人，在雲中組織他未成的詩句」(春之首草)。此外如黃昏之太陽和水池；初夏一

底印象之老柏陰風蛙；晴朝之榆樹；秋色之粟葉；秋深了之秋也都用着巧妙的擬人法。

(四) 意致的幽窈深細 這是作者特有的優點，他的思想真所謂穿天心，透月骨，幽奧深曲一時無比。如果照麗作人近代文學的分類法，則作者文字應當歸入清澀一類。他又喜用象徵筆法，說他屬於象徵派也未嘗不可。紅燭有紅豆篇四十二首有許多細膩深刻的寫法，其形容相思云「比方有一層目光，偷來匍匐在你枕上，刺着你的倦眼，擦得你鎮夜睡不着，你討厭他不？那麼這樣便是相思了。」(五)「相思是不作聲的蚊子，偷偷地敲了你一口，陡然痛了一下，以後便是『悶奇癢』」(六)「我的心是個沒有設防的京城，半夜裏忽被相思襲擊了，我的心旌祇是一片倒降；我祇盼望他恣情屠燒一回就去了；誰知他竟永遠佔據着建設宮殿來了呢？」(七)又如死，失敗，詩債，別後，玄，都可以把作者幽窈深細的風格表現無遺。

作者於一九二八年，又出版死水比紅燭遲出五年。這五年的短時期技藝顯着了驚人的進步：譬如說紅燭注重色彩死水則極其淡遠；紅燭尚有鏗鏘的痕迹，死水則到了爐火

純青之候；紅燭大部分為自由詩，死水則都是嚴密結構的體製；紅燭十九可以懂，死水則幾乎全部難懂了。

怎麼說死水比紅燭色彩淡遠呢？作者是個畫家對色彩有敏銳的感覺和深切的愛好。他有一首色彩說「生命是張沒有價值的白紙，自從綠給了我發展，紅給了我情熱，黃教我以忠義，藍教我以高潔，粉紅賜我以希望，灰白贈我以悲哀；再完成這幅彩圖，黑還要加我以死。」——從此以後我便溺愛於我的生命，因為我愛他的色彩。」這還不夠，而他在美國芝加哥潔爾森公園裏寫的一首秋色其設色之鮮明，竟使讀者目光都為之眩耀了。至收局他又說「哦，我要請天孫織件錦袍，給我穿着你的色彩！我要從葡萄，橘子，高粱……裏把你榨出來，喝着你的色彩！我要借義山 濟慈底詩唱着你的色彩！在蒲奇尼的La Bohème裏，在七寶燒的博山爐裏，我還要聽着你的色彩，嗅着你的色彩！——哦！我要過個色彩的生活，和這斑斕的秋樹一般！」紅燭全部的作品都反映着絢爛的色彩，而死水卻是樸素的，淡雅的，不着一毫色相。讀了紅燭又讀死水好像捲起大李將軍金碧輝煌的山水，展開黃子久倪雲林淡墨小

品，神思爲之灑然。

但死水的淡並不是淡而無味的淡，紅燭的色現在表面，死水卻收斂到裏面去了。即以黃倪之畫而論，筆墨雖簡單素潔卻也非常的沈着遒勁，無色之色，比其他色彩更要動人呢。王厚齋謂「蘇子由評文輒云不帶聲色」，何義門說「不帶聲色則有得於輕矣」，姚永概又從而論之道：「此言有得有失，須善參之，如唐書論韓休之文，如太羹玄酒有典有則而薄於味。竊謂經者道之腴也，其味無窮，何止但有典則，矧經亦自有極其聲色者在也。蘇東坡評韓柳詩……：「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若中邊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之如人食密，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甜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據此則陶柳之詩其平澹處，且非真枯，而况六經哉？」我以為死水便當得「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兩語的批評。

紅燭字句的鍛鍊法，死水不能忘情時也偶爾運用一二。如「決斷寫在他臉上」之「寫」字，「芭蕉的綠舌舐着玻璃窗」之「舐」字，「一掬溫柔，幾朵吻，幾炷笑」之掬字朵字炷字的字法。「黃昏裏織滿了蝙蝠的翅膀」

「還有珊瑚色的一串心跳」「甚至熱情開出淚花」「春光從一張張綠葉上爬過」「靜夜裏鐘擺搖來一片閒適」「落葉像敗陣紛逃，暗影在窗前睥睨」「黃昏排着恐怖，直向她進逼」「這燈光漂白了的四壁」「你看太陽像眠後的春蠶一樣鎮日吐不盡黃絲似的光芒」的句法。然與全部詩歌相比則不啻百分之一的比例了。死水字句都極矜鍊，然而不教你看出他的用力處，這是藝術不易企及的最高的境界。叔苴子論文有云「以字攝句，以句攝篇，意以不盡爲奇，詞以不費爲貴，氣以不馳爲上。讀者但見其澗然之色，蒼然之光而無條暢快利之形。如高山深淵，迥在起伏，觀者意有虎豹龍蛇穴其中，而特未之見，乃所以爲貴也」死水藝術便有這樣的情況。現在我引他也許的葬歌爲例：

也許你真是哭得太累，  
也許，也許你要睡一睡，  
那麼叫蒼鷺不要咳嗽，  
蛙不要號，蝙蝠不要飛，  
不許陽光攢你的眼簾，

不許清風刷上你的眉，  
無論誰都不許驚醒你，  
我吩咐山靈保護你睡，

也許你聽着蚯蚓翻泥，  
聽那細草的根兒吸水，  
也許你聽這般的音樂，  
比那咒罵的人聲更美；

那麼你先把眼皮閉緊  
我就讓你睡，我讓你睡，  
我把黃土輕輕蓋着你  
我叫紙錢兒緩緩的飛。

這首詩與紅燭裏的「死」相比，則後者用力之痕迹顯然，而且描寫亦嫌笨重。即與徐志摩塚中的歲月相比，徐作的藝術也輸此時超卓。記得露俄有在某墓中（Dang le cimetiere de……）為本文筆者所深愛，但露俄借死人發自己的牢騷，其言過於顯露，也尙不及此時意致之哀而

婉；似不着力，而韻味無窮。

上文說過作者傾向象徵主義，紅燭中的劍匣是一首純粹的象徵作品，以寶劍象徵自己的心靈，劍匣則象徵心靈的歸宿所——文藝。單看表面往往令人莫名其妙。至於死水則象徵的寫法更多。所以更不易懂，且死水以簡短的詩句寫深奧的思想，像劍匣那樣細碎笨重的描寫都竭力避免技巧更進步了。且看作者最得意的用為全部詩集題目的死水一詩吧。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  
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  
爽性潑你的腥菜殘羹。

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  
鐵罐上銹出幾瓣桃花；  
再讓油膩織一層羅綺，  
黴菌給他蒸出些雲霞。

讓死水醉成一溝綠酒，  
飄滿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笑一聲變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敲破。

那麼一溝絕望的死水，  
也就誇得上幾分鮮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聲。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這裏斷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  
看他造出個什麼世界。

這首詩假如真咏死水，還有什麼意義，頂好我們借徐志摩在上海暨南大學演講稿一段話來解釋。徐氏於痛論中國現代病症之後又說了個譬喻道：「這情形就比是本來是一個海灣和大海是相通的；但後來因為沙地的漲起，這一灣

水漸漸的隔離它所從來的海，而變成了湖。這湖原先也還承受得着幾股山水的來源，但後來又經過陵谷的變遷，這部分的來源也斷絕了，結果這湖又乾成一隻小潭，乃至一小潭的止水，長滿了青苔與萍梗，鈍遲遲的眼看得見就以完全乾涸了去的一個東西。這是我們受教育的士民階級的相仿情形。現在所謂智識階級亦無非是這潭死水裏比較泥草鬆動些風來還多少吹得縐的一窪臭水，別瞧它矜矜自喜，可憐它能有多少前程？還能有多少生命？」又說：「水因為不流所以滋生了水草，這水草的漲性又幫助浸乾這有限的水。同樣的，我們的活力因為斷絕了來源，所以發生了種種本原性的病症，這些病又回過來侵蝕本原，幫助消盡這點僅存的活力。」但徐氏將死水比中國的智識階級，聞氏則以死水象徵現代腐敗頹廢的全中國。這是略為不同的。

死水之所以成爲一部標準的詩歌決不是偶然的。聞氏有長詩一首名曰奇蹟發表於新月詩刊創刊號，他說：

我要的本不是火齊的紅，或半夜裏  
桃花潭水的黑，也不是琵琶的幽怨，

薔薇的香；我不曾真心愛過文豹的芬嚴，

我要的婉戀也不是任何白鶴所有的。

我要的本不是這些，而是這些的結晶，

比這一切更神奇得萬倍的一個奇蹟！

紅燭的美好像就是火齊的紅薔薇的香等等而死水則是這些東西的結晶了。作者所要求的「奇蹟」在死水裏是果然尋到了。然而這又談何容易啊，經過了「雷劈」「火山的燒」「全地獄的罡風亂撲」，他才攀登着「帝庭」在「半啓的金扉」後看見一個頭戴圓光的「你」出現。假如沒有作者那樣對藝術的忠心，奇蹟那會輕易臨到他呢。

### 詩集

現代書局 版

#### 沫若詩集

郭沫若著·每册一元

都係生命旋律之動，能給予受舊勢力壓迫與苦悶的青年，以火一般的慰藉。

#### 望舒草

戴望舒著·杜衡序·每册五角

作家寫了十年的詩所收穫者僅祇一本。想見本書內容之精審。所選均精心之作。

#### 湖風

虞琰女士著·每册四角

作者以是卓越的詩才，豐富的情感，寫下音節美麗的詩，能使人拋下人世的苦杯忘卻憂煩。

#### 流亡者之歌

穆木天著·近刊預告

現代創作叢刊之十七

# 找椅子

高明譯

日本——芹澤光治良作

一  
杉預備去睡覺，從長椅子上站起來，發見妻子站在安靜室（洋台的一種）的入口，

「什麼，你在這裏嗎？」

芳子從樓下悄悄地跑上來，看見十點鐘已經敲過，丈夫還身上裹着毛毯，暴于大氣之中，因為覺得冷，也沒有同丈夫說話，將身子靠在玻璃門上，站了一回；這時聽到丈夫的吃驚的調子，不禁動了肝火，在接連着的房間的椅子上坐下了。在打開着的安靜室的窗子外面，星低迫着；澄澈的天空，也感得冷冰冰的。

「我祇以為你已經完全醫好了。」

杉以法國之行，害了肺病，在瑞士的高山療養所住了兩年，後來回到日本，也在郊外的山岡上，建起適于養病的瑞士式的房子，繼續了整整三年的嚴格的療養生活，好不容易才恢復了健康，同時拋棄了分居於樓上樓下的為時已久的生活；而芳子也正高興着，心想等於一個寡婦的和丈夫的關係，這一下總可以告終了；那知剛到一個月，杉又下不來了——

「唔，是醫好了！」

杉把安靜室收拾好，走進室來，按了房間的 Switch，在那裏看見了在絹的 Pyjama 的肩上披着華麗的外衣的妻子，趕緊將玻璃門閉上，

「像你這樣，要傷風的呀！」

「我希望我也害起病來，就好了。」

倘若丈夫在做着事情，她本想親暖地道了晚安便下去的；可是話突唇而出了。對正要為她點上煤氣火爐的丈夫圍上眼睛，眼淚差一點淌了下來：心裏是那樣地焦躁着。

「我問你，錢也賺得差不多了，又不做事，難道就讓大小三人挨餓嗎？」

「我說，你靠近爐子來些好不好？」

「你難道以為現在是求安靜的時候嗎？要是不做事——」

「其實我正在寫着小說的啊——」

「我無論說什麼話，你總是又到別處去。下賤，你這人！」

自從杉外表上好像已經變成健康體以來，芳子已不再能忍受分居生活；無論白天晚上，都惱人地誘惑着丈夫；有時候杉慄然地瞧着妻子，鬚髯就和看着愛了的人的死骸一樣。但是自從他下了樓，做了普通的丈夫之後（他們已經隔離了有五年之久了），妻子的眼睛裏，和頰上，卻和新娘時候一樣地閃耀起生氣來；並且兩個人把孩子放在中

間，互相竭誠地祝福了全愈。可是這也祇是真正一回子功夫間的事；此後，另一種不安在芳子心裏生起了——她感到失去了地位和職業的丈夫的危險，並且開始努力執拗地勉勵丈夫起來了。

杉看見妻子雖然站起來過卻並不靠近爐，板着面龐用兩手撐着椅子；他本來想說的工作的計畫，也不好講了。

杉在朝南的能夠受到充分的太陽和空氣的安靜室裏，祇要有閒暇便躺在長椅子上，仰望着太空，過了幾年，而克服了病菌；而在不知不覺之間，他感到了大氣的神祕。——空氣的清濁，溫度的高低，氣流的變化，這些，他能夠像是銳敏的機械一般，感應於身體的某一部分，而時時刻刻預感天候。起初，他還以為這是因為長時期的疾病，在他的心裏遺留了一種破裂的緣故；並且在鏡子裏面熟視了比發病前都胖的身子。但是後來，他卻知道在安靜室裏安靜着，看着太空的時候，心常鎮靜着，想像力也特別豐富，並且像是無線電話的天線之受動于看不見的波動一般變得快活起來，覺得不像是病痕或神經；因此雖然醫生說他已經沒有養病的必要，他還是像是尋求着快



樂而獨自走進秘密室一般地，跑到安靜室裏睡去。——

「啊呀，又在安靜着，你的人真的還沒有好嗎？」

郊外的秋是深的，從山崗上望去，各種紅葉的眺望也很美麗；但是杉卻對澄清的太陽充滿着高的天空，變成發着金，銀，青，紅，的光的小珠而滿處跳躍着這光景，神往着。

「要是不能在大學裏復職，那末在父親的公司找個事情做做怎樣呢？要不要我對父親說啊？」

芳子將丈夫所愛好的文學書全部搬到樓下去了；後來看見丈夫對專門的經濟書，連挨都不挨，才知道丈夫說要寫小說，原來是真心話。她想，一些朋友都已經當了教授，當了博士，而丈夫卻被疾病所耽誤了；並且獨自打算着：「託關西的實業家的父親給丈夫找一個能夠滿足他的名譽心的位置，如何呢？」

「要曉得，我是生了這樣的毛病剛好啊——」

「不是早就醫好了嗎？聽你的口氣，像是不知費了多少事似的。」

「早就？也許是吧。可是在我，卻是費了大事的。」

我一徑想着：倘若能夠活下去，那末該做點什麼事情呢。」

「諒來你所想做的，不是寫小說一類的愜意的事情吧？」

戀愛有兩年之久，結了婚，小孩子都有了，相處將近十年，而脾氣還是合不來；對這件事，杉已不再感得痛心了。在長的關病生活之間，對妻子感得幻滅的事，究竟有了幾次呢——和法國人阿爾曼陷於不義的妻子，預備攜女棄夫歸國的妻子，無理取鬧而使他苦惱的妻子！但是和死對面着，瞧着妻子，所看到的卻盡是傷心，可憐的姿態，非但不能加以責讓，到了今日，甚至覺得那時虧她忍耐了；但是聽了現在的妻子的話，卻重又感到了愛這件事的難點，貼正面地擡起頭來看了看妻子的眼睛。

「到那邊講去吧——」

疊起毯子，拍去褲子上的塵垢，來到了隔壁的起坐間。因為他感得，在安靜室裏和妻子吵，等於骯髒了聖境。

「日金一百元快祇抵美金二十元了。要是弄得和馬

克，法郎，一樣，我們怎麼辦呢？賣的東西已經沒有了。真比起了××都不得了。我們在德國不是看見得很多嗎？聽我講，毛病既然好了，你應當開始做一點能夠弄一點錢的事情，不要專門想着夢一般的事了——」

芳子也不在椅子上坐下，祇是靠在大的桌子上，一邊胡亂地摘着放在那裏做着擺飾的菊花的花瓣，等丈夫一走進來便頭也不擡地開始說。丈夫一說起話來，總是找來許多道理，一篇大議論的；她要丈夫在沒有開口之前聽她的講。外面一些人，都說着經濟恐慌啦，戰爭××啦，社會的不安啦；那究竟是什麼程度，雖然不知道，但在多年在歐洲一邊留心着匯兌行市，一邊過着日子，芳子覺得，日金價錢的暴跌，正是它的象徵；而在這種所謂非常時，感得沒有依傍，便和自己一家沒有椅子而感得心不定一樣。我娶椅子！爲了這個，已經變得健康的丈夫非做些事情不可，但是他卻說要寫小說，這豈不是和抓天上的雲一樣的事嗎——芳子也沒注意到把菊花通通摘完了，祇管自言自語地出神着。

「你說要寫小說，固然也許是說的正經話；但是要知

道那是有特殊的才能和生活的人做的事哩！你這人真太自負了！」

或者會死掉，也未可知。杉在一起頭聽說自己是害的結核的時候，雖然冷靜地接受了，但是自從像要逃避那死似地埋身於瑞士的雪以後，心裏卻一徑在盤算着倘若病醫好了，變成健康了以後的事。這並不是因爲死是可怕地痛苦。否，那對嚴格的養病生活，甚至是一個誘惑。而到不能死去的程度地引爲恨事的，便是沒有做自己要的事情這件事——避開了文學道的後悔。在年青時候，一半因爲周圍的情形，一半因爲覺得才能不夠，所以選了比較實際一點的學問；而這件事，便變成沒有一把能夠安穩穩地睡覺的椅子的感覺，強勁地牽住着心。要是病好了！杉向那個，掘了使生命燃燒的油。

而在隔離了社會，在安靜室裏像是人的要晒乾的東西一般地暴身於太陽和空氣之中而生活了的幾年之間，杉是和所想像的人物一同活着，並且在他心裏所構成的社會中看見了快樂。那個，或者也可以說是在太空寫了我們所讀

的小說吧？所以在全癒之後一聲想到工作的時候，也是，除了小說之外便沒有杉覺得值得一幹的東西了。不過實際上爲要給人閱讀，以三十五歲或那前後，也許是太年青了一點吧；但是一半也因為要叫妻子放心，他終於把不到四萬字的小說，寄給了某雜誌社。

「要是像這樣還生活不下去，就賣去了這邸屋也行。」  
「我一徑在設法着，使我們不至弄到這樣地步。而你，卻光是想着自己一個人的事。你也應當想想琉璃子的將來哩！」

「根本社會就不知道會怎樣變化；所以我們也祇有且做着我們高興做的事了。」

「要知道，正因為是這種社會，所以非賺一點錢不可啊——」

「祇當我死了就好了。」

——那話是說得多麼無情呀！因爲不知道丈夫決心到這樣地步，芳子因不中用而焦躁着，用手拂去落在膝和裙上的菊花瓣，

「你也變得不用了呢！人說肺病蝕人精神，是真的

呢！啊，真氣死人了！」

杉在秋晴的郊外走了一個鐘頭，帶着汗回來了。在客廳裏，芳子在彈着鋼琴。音樂是心的言詞：借那個，可以感到妻子的心的動靜；因此他放着心，坐在後面的椅子上，不作聲地傾聽着，蕭邦的難的「新開雷錯」。

「這曲子是阿爾曼君喜歡的。」

「我想出去教授鋼琴哪。雖然出賣引爲安慰的東西，是我所不願意的——」

沒有平素的尖的調子，柔和地和杉面對面地坐着。

「同時我還想開始法文的教授。吉崎大使的「馬丹」也慫恿我——」

當反省使妻子抱了這樣的決心的自己的時候，他覺得妻子可憐；本來倘若將每天的生活儉省一下，是並不需這樣擔心，而可以舒舒服服地過日子的，而妻子卻不能如此；他同時也對妻子感到淡的不平。

「這身洋服，也是自己改的。流行改變了，既不能一購置，所以將在巴黎所做的，改了一改；舊雖舊，還是

很雅致呢！」

芳子站起來，給杉看顏色的午後服的髮線，並且像是突然記起了似地，拿起鋼琴上的信，交給杉。

「差一點忘記了！」

那是阿爾曼的信。在丈夫讀着信的當兒，芳子將蕭邦的曲子主題輕靈地在鋼琴上彈了不知道多少次。

「信上說的什麼？」

等丈夫讀完了，她自然而然地來了勁，問。在從丈夫手裏接過來的難讀的法文的行列上，芳子很快地溜着眼睛，噙了歎息。透露兩個人的秘密的東西，是絲毫也沒有；那信上詳細地寫着那九月間作為法國代表來東京出席萬國統計會議時的謝意，和三個星期中的日本的回憶。

——我現在正在忙着大學裏的冬季的講義。我不知道幾時才能再去日本。我希望這一次你們三個人到巴黎來。貴國現在好像變得難住了；你們不快些逃到這裏來嗎？我無論何時都做着使你們不感得絲毫不自由的準備——

「真的，那時法郎便宜的時候，倒沒有把錢通通換成法郎，永住在南法蘭西！」

「要回日本的是你呀！」

丈夫究竟對阿爾曼作何感想呢？自己和在瑞士看護着夫人的阿爾曼犯了偶爾的過錯；丈夫知道這件事嗎？丈夫和阿爾曼令人見而生羨地親暱着，可真猜不透他是何用心。明明知道那件事，卻保住着那樣的關係；這在賢明的法國人之間雖是理所當然的事，卻非道地的日本人所能辦到的。

「阿爾曼君回去了還祇有兩個月哪，可是已經勢駭是一年前的事了！我希望在死去之前能夠再會見他一次。」

在丈夫的調子裏，是沒有欺詐的，是自然的。想起來，在九月間，她提神吊膽地到東京接阿爾曼去，阿爾曼頭髮差不多已經白了，芳子也像是會見父親似地，毫無不安地和阿爾曼交接着；所以丈夫大概無論怎樣也不會知道的，而且一切在四五年的從前早已完結了；芳子竭力安慰着自己。

「不過要是寫小說，那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再去法國的。」

「所以我叫你掙錢啊！」

兩個人不禁笑起來；而芳子，像是伯父似地親暱地想起了阿爾曼。

## 二

「聽說你們做起旅館生意起來了，是不是？讓我住上十天吧！」

有一天早晨，爲關西實業家之芳子的父親，向郊外山岡的家裏搬進了一口大的皮箱，使潮濕的家裏變得快活起來了。

「先講明啦，房錢要給得和帝國飯店一樣多呢！」

「那全看你們招待得如何了。」

「那當然曉得；是做生意啊！」

難得重新看見妻子像小姑娘似地忙着，杉也變得快活起來了。

「是現錢交易哦！——杉君，你覺得不覺得，芳子也變得貪心狠起來了呢！」

「啊呀，真豈有此理，爸爸你！這是我的外快，不可以告訴杉呢！」

芳子將食指放在嘴唇上，裝着瞪眼的樣子，而大家也被引得笑起來了。

預備把每月一定要到東京來一次，滯在飯店裏的父親，接到家裏來住，藉以貼補家計——這樣的芳子的想頭，使父親聽了很喜歡，而同時便像是真要拚個勝負般的夫婦生活，也得到了一種緩衝，而得透一口氣了。

「這一回我正跟玉置君學着跳舞。」

「真心想學嗎，爸爸？——六十歲的人的修業，我倒可以給你啓蒙呢！」

「是一種返老還童法啊！我希望你也一同去！」

「我去做什麼？舞伴呢？還是助手呢？」

「你的學費當然我出。」

「光這樣，可沒有趣味呢！」

「祇當是一種招待好了。真的——」

像是突然記起了似地，向在日光室裏坐在隔壁的椅子上讀着報的杉。

「這一下恭喜你啦！」

「爸爸也讀到了嗎？」

「讀了的。雖然太難了，讀不大懂。」

彬回答了微笑，卻不能隱藏臉紅。因為寄給某雜誌社的一篇小說，偶然被發表了，而在一些批評家之間，也被用厚意接待了；在關西的地方報上，因為父親的關係，那事是被大筆特書着，而芳子也像是過甚其辭地報告了父親。

「真是所謂一舉成名呢！怕可以拿到不少錢吧？社裏的人也說着，像有一個名叫大佛的人那樣——」

對不拘什麼事除了收入和名聲之外便沒有價值標準的父親，彬也不能講弄純文藝須有挨餓的決心之類的話，祇是仍舊微笑着，而芳子，

「要是收入不錯，也不至於接像爸爸這樣麻煩的客人啦！」

「真是，無論什麼買賣都不景氣；收入雖少，也祇有耐性着。」

父親一本正經地面向着彬，轉到了事業方面的話。他說，他的電氣事業等等，因為生意不行，連三分利都難打到，至于新設事業，也不能舉辦，沒有法子祇好把事業課廢止了，相當地淘汰了許多社員；因為心裏難過，所以逃

來了東京。

「股東喊着苦，銀行不貸款，卻緊緊地做着借款的催促，而在另外一方面，則乘客沒有：真是大家一同倒台的時世啊！一些農夫，就走三五里路，也不乘電車。因為要花了電車錢帶農產物到A市來，根本合不來。」

「馬達製造方面如何？」

「這方面，因為有陸軍方面的訂購——所以人員也增加到了平常的兩倍，忙得簡直日夜兼行地製造，都還來不及，不過利息卻被限制着，而且還有改良設備之類的麻煩的條件，所以也並不是那樣賺錢的。——」

「照這樣，會××嗎？」

芳子趕忙插嘴。

「因為本年份的陸海軍的預算，是龐大的。」

芳子擡起頭來看父親的臉。照道理，父親一定直接到痛苦的程度地受了許多社會的不安之影響（無論好的還是壞的）的，而他卻還能泰然無事地說是要學跳舞，真是叫人不懂了。

「父親在這裏的時候，你就睡在樓下好吧！不然他也

許會多起心來，放心不下呢！」

因為平常就努力着表示給父親看妻子是幸福的這件事的，而且在由戀愛而結婚的時候父親也不贊成着，所以杉對妻子的話，即刻允諾了。可是，父親吃了晚飯之後，馬上就睡了；芳子照料着孩子和雜事，而杉則和平素一樣，用毯子裹着身體，打開了窗戶，在二樓的安靜室的長椅子上休息了一回。——仰望着凍了的天空中的星星，也許是因為有什麼東西強烈地感應着腦袋吧，要寫的小說的影像便陸續地浮現出來，他一直到很晚地享樂着這個，把妻子的事情忘去了，並且習慣地鑽進了接連着安靜室的居室的牀的被窩裏。

杉被一個聲音所驚醒，先對開着睡覺的幾個窗口注意了一下，後來陡地想起了妻子的話，慌忙地在牀上坐起了。黎明已經寒冷地逼近窗口；相同的聲音是繼續着。後來豎起耳朵一聽，才知道那是發自隔一條走廊的父親的日本式房間。像是在簾上走着的足音：杉想再睡，但是聽着聲音，卻睡不着。像是拍着拍子的聲音：到後來他才注意到那是華爾茨舞的足拍子。杉簡直想可愛地和這樣早

起練習着被教了的步法的父親握手；後來長久地等待了聲音的停止，爬了起來，換上日常衣服，走去了父親的房間。

「日出是很好看的，你瞧！」

父親爲粉飾自己的害羞，將窗板拉開兩三閃，招杉；並且對着東方，舉起兩手，做深呼吸。在於杉，近看這樣的父親，比看美麗的日出，都要來得好看，爽適。

「山岡真好。簡直和鹽原或箱根一樣。早知道這樣舒服，我早就來攪擾你們啦！真比飯店要好得多！」

父親上半天既不出去，也沒有人來訪問；他有的時候同外孫女琉璃子玩，有時候坐在日光室的椅子上打瞌睡。睡着的有神氣的圓臉，到太陽底下皮膚也鬆弛了，頭髮也快掉完了：老和疲，使芳子感得難受。

「爸爸也上年紀了呢！」

「即使幹着許多事業，好像也不是幸福的呢！」不是能隱瞞這件事嗎？」

「是嗎？昨天先生不是說你的脚不很靈活嗎？你當時雖然喪着氣，說年紀大了，人已經完了，但是還是大阿福

似地踏着步子；我在旁邊看着，與其覺得好笑，倒不如覺得殘酷呢——」

——雖然還是沒有能夠安安穩穩睡覺的椅子，不過父親卻有着不反省的樂天的性格，所以還是可幸的。一邊談論打着瞌睡的父親，杉這樣想着，凝視睡臉。

「離開了工作，便是天國呀！打打瞌睡——怎麼，琉璃子若是不在，讓我在出去之前，練習一練習吧！這玩意也和這一次的工作一樣哩——」

父親使留聲機奏起爵士音樂，預備一個人跳起舞來。

「杉君也來跳一跳，好不好？身體既已好了，拿出點精神來吧！祇要不越出軌道，對你的小說也是沒有妨礙的——」

「杉生就一副古怪脾氣——」

——本來，杉是想馬上站起來和父親同跳的，但是卻拿快要紅起臉來的自己，沒法處置。講跳舞，杉本來在外國學過，跳得很好的；但是自從回了日本以後，無論向那方看，盡是慘痛的生活形相；所以即使不是生病，他也不曾悠長地想到跳一下舞試試這件事的吧？

「十日間的授業完了之後，我們一同到弗洛利達去，好不好？杉君也去！」

「好，陪你！」

他提足了精神，回答的，祇有這一句話。

父親滯在中變得和小姑娘一樣活潑的妻子，等父親一回去，即刻萎了下來：看見這個，杉嘆了一口氣。——杉本來以為，自己已經恢復了健康，能夠發表發表小說，妻子見了一定歡喜放心的，卻不知道長期的疾病，深深地蛀蝕了兩人的生活。雖說如此，杉卻仍舊一心向創作奮進着，到安靜室裏睡去。現在，安靜室已非養病室，而是杉的娛樂室，工作室了。

但是那丈夫卻使芳子深切地感到鬱陶。既然已經全癒，為什麼不乾乾淨淨地拋棄了安靜室呢？

——杉君每天都在家的，一定很麻煩吧？有一次，芳子在出去跳舞的車中，偶爾被父親問，她因為覺得被無憂無慮的父親看透了心的深底，很難為情，所以慌忙否認了。她想：丈夫倘若做着機械的工作，在家有說有笑，和



普通的丈夫一樣，那就好了！丈夫的工作，也許很高貴吧？他的努力，也許是偉大的吧？而且在同窗會之類的地方會見的朋友們，都羨慕着發了財的小說家的妻子這事，而來問長問短。但是——

芳子在輕的被頭下面伸開着四肢，反省。自己和丈夫的工作，是什麼關係也沒有的！否，不但如此；雖然和丈夫住在一個屋頂之下，不是像寡婦一般地被拋開着嗎？芳子從光滑的 Pyjama 的上面撫着胸口，按着兩乳，想睡；這時她想起了她現在變得甚至會做下賤的夢的事，便出了眼淚。像是從帶着腫脹的身軀裏抽出了靈魂一般的寂寞，無論蓋上幾牀被窩，總像寒風般地掠過頸項。倘若是奉父母之命而結婚的，那末還可以恨恨父母；我所愛的丈夫！芳子爬起來，想跑到樓上去，但是因為不願在丈夫面前出醜，所以像跌倒一樣地重新睡下了。

——是不是九月呢，開始像瘋了似地愛撫，蜜月般地過去了的？丈夫到底打的什麼主意啊？那時以為，一定是因為他在高原過了夏天，體力已經恢復了；想起這件事，便碰到要使心臟停止般的東西，——在阿爾曼來國的時候，他

不是為保住我這身子，而努力了的嗎？斷言丈夫知道着我和阿爾曼的關係，這是傷心的。一定是簡直同和尙一樣地愛與戀都已乾涸了的丈夫，為維繫我的愛，所以用弱的身體來拚命的吧？是的，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想法了。而當這樣想的時候，身體裏面的血行變得快起來了。丈夫仍舊是可愛的！

陡地，芳子聽到了下樓梯的足音。踏着走廊的絨毯的軟的聲音，動悸在耳朵裏變高，丈夫走近胸上般的心中的焦急。在隔着一重紙門的走廊上，電燈亮了。丈夫像一陣風般地走進來。芳子閉着眼睛靜靜等待着，等待着。——杉在睡在並排的牀上的琉璃子的枕邊坐下。像是要掠起額前的頭髮似地把手放上去，過一回，又悄悄地數右手的脈搏，深深地把被窩拉上，站了起來。走近芳子。把被窩蓋蓋好，在那裏站了一回，後來像是已經把靜的睡眠看周全了似地，不使作聲地帶上紙門，走出去了。芳子的胸簡直快要裂開的一樣。她忘了琉璃子從白天起鼻子便塞住了的事，像是被告訴了「夫婦結局是兩樣拼成一樣的東西」這事一般，因自己的幸福像是非靠丈夫不能找來，而氣得快

發瘋了。

## 三

「像這樣，冷吧？」

芳子拉起窗簾，關上了窗子。午後的太陽，氾濫於室內，眼睛都快發眩了。杉不斷地離開桌子，深深地坐在妻子面前的椅子上，看難得穿着日本服的妻子倒紅茶。杉正在放下綠色的窗簾寫着有一個大報館叫他在年內拿去的分十次登完的原稿；儘是擦着眼睛。

「這一次的小說若在報紙上發表了出來，你也可以在朋友之間爭些面子呢！」

「反正我祇當你死了，這些事隨便怎樣都行啊！」

杉站起來，打開南面的窗子。雖說祇當他死了，但是在無論什麼時候都本能地留心着流通空氣的丈夫，還是使芳子微笑的。

「祇當是死了」，多麼討厭啊！再沒有什麼話說呢！」

杉想用那個調子，那個調子，說。妻子顯著地感到，

他的表情不像平日那樣陰沉，而且聲音也快活地響着；這個，想來恐怕不一定就是穿着日本服的緣故吧？杉本想談起今天所寫的原稿，但是妻子一邊弄着外披上的帶子，躊躇一下，

「我今天到醫生的地方去了的。」

「什麼！生病吧？」

「因為稍為覺得有點異樣。」

「——？」

「——你說像嗎？」

「像？是說你也害起肺癆來了嗎？」

杉放下茶碗，抖着嗓子。芳子的臉一直紅到頸項邊，低着頭；後來擡眼看了看杉的吃驚的臉，夾着歡喜和笑地說：

「說是有了孕呢！」

杉像跳起來一般地蒼白着臉。因為想隱藏驚愕，表面反而有點異樣。芳子本來預料丈夫一定也會放心的，後來看見丈夫這種樣子，不禁渾身感到了惡感。

「你生了氣嗎？」

杉站起來，走近窗口，遠遠地俯視着戶山原，並且仰望晴朗的天。不把亂了的心定一定，是不可以說什麼話的。他這樣覺得。

「我祇當你也喜歡的。」

芳子像是被推倒的一般用兩手支着頭，眼睛發着亮，連眼淚也沒有出。

「真是可怕啊！」

可怕。在芳子，是沒有聽那丈夫的歎息，和探明它的意義的餘裕的。平日的冷淡的態度，祇以為他是留意着健康，所以忍耐了；而其實，卻是因為不愛自己了，再不然就是因為他雖然不說出口，卻生氣着阿曼爾的事；芳子在發脹的腦袋裏，祇能這樣推論。因為要不是這樣，愛着琉璃子，熱愛小孩的杉，是沒有理由連臉色都改變了而窘困的。

杉在相隔半年之後，訪問了老博士。——為父親的朋友的老博士笑着說：「把醫生忘去了，人一定是好了」，叫杉站在X光線前面，把已經沒有病竈（映為黑色的病所）了的痕跡之類說明給助手聽，——拍着拉攏着衣服的

襟的杉的肩膀，說：「這就完全了！」

「你在使太太喜歡着嗎？」

博士使沒有懊惱的笑在德語裏伴奏了。因為是暗的室內，所以沒有讓誰看見他那變成了赭色的臉；這時他想起上次說是「禁慾着對方是可憐的」而被諄諄說諭了回去的事，而難於平穩把想來問的事提出了。

「結核真的不遺傳嗎？」

回到博士的居室，博士脫下眼鏡，在手裏弄着，像是要探明他的問話的意義似地凝視着杉的臉。

「在醫學上，是不遺傳的，你又發了什麼神經呢？」

「記得你會講過，有一種體質，是易於遺傳結核的；父親的毛病的影響，難道不是作為體質而遺傳給兒子的嗎？」

微菌本身，即使不遺傳，混在血液之中的病毒究竟怎樣呢？為闕病而受的各种治療又怎樣呢？比方說，注射於靜脈的「沙諾克利吉奴」（金之注射），因為它的影響，雖然年輕也會增多白頭髮；所以血液雖然行了淨化作用，也不會以某種形式，而遺傳給孩子嗎？關於這一點，杉

是因琉璃子是生於發病之前這事而幾次三番地私下喜歡着；而當看見孩子在專心致志地玩着，也想着「倘若這個

孩子負有宿命的重負」，而像是被祝福了似地歎氣。並且他回想，當時一發病便馬上把孩子送到安全的托兒所去養去，雖然在妻子有點難受，卻是盡了為父母者的責任的。

雖然如此，在小孩有一點發熱的時候，他還害怕着那是自己的毛病的影響。結核雖能全治，但是在全治之前的翻病，

卻比修道僧都需要嚴厲的修養；這件事，杉是因體驗而知道着。萬一自己所心愛的孩子非做這個不可，就是在旁邊瞧着，也會是此世的地獄的。所以，無論忍着什麼事，此後也決不把孩子丟開的。他雖然知道着妻子的不滿，卻像是合掌謝罪似地一直像這樣忍耐着——

「你和你太太都還年青，所以及時行樂，不想什麼小孩子的事情，也可以呢——」

「不，這卻——」

「什麼？這可恭喜了。這一回生一個男孩子好了。父親也歡喜呢！」

博士立刻看出了杉的着慌，像是要使他放心勉勵他似

地，添上了「此後可以在大學裏教書點」的一句；而杉卻不能離開問題。

「正因為這件事，所以我擔心着。」

「擔心？擔心什麼？你既全癒了，接着又來了添丁之喜。父親也會因此放心了。」

「不，既然沒法不生產，那末可否請你行一次反結核注射呢？」

他心裏想，在這種時候胎倘若能被認可，那就再好沒有了；但是這話卻說不出口。所以，沒有法子，祇好等一生下來，馬上給小孩做一次在法國滯在中所聽說的注射；倘若不替孩子保證健康，那是太可怕了。倘若在誕生的第三天注射一下便可終身免疫的巴斯泰爾研究所的發見，行於十萬兒童，獲得了良好結果，作為結核預防上的大革命，而使歐洲的醫學界驚歎了。倘若這個也實行之於日本，那一定也可以放心的。

「還沒有實行。那十萬兒童倘若不過二十歲，那末實績是不能知道的。」

「在法國，據說當小孩出生的時候，在到社會局報告

的義務之外，還須強制地行注射。」

「在巴斯泰爾，也許是因為補助金的關係所以講出這種話的吧？至於在日本——」

「可否請你打一針試試呢？」

當聽到甚至這個都辦不到的時候，杉低了頭；博士看出了他的心事。

「人從祖先遺傳了什麼毛病，這是不知道的。倘若管起這些事，便會把人生弄得一場塗糊啦！小孩子在生下來的時候，是和佛爺一般清淨的。這個，應當交給菩薩；至於如何健全地養育生下來的孩子，卻是課於為父母者的義務。你的病已經好了，快丟了那樣的病人似的想頭吧——」

像這樣想，也許是休心的唯一方法吧？但是，這是過於空虛的休心。杉把期待着能夠同意的話而向上看的眼晴橫向旁邊了：在牆上，是掛着不少張肺臟的X光照片。闔上眼睛，杉感得黑的病竈也像是這樣地在侵犯着杉的幸福，而不快意起來了。

「——縱使生下來帶着易為結核所侵犯的體質，但是

醫學也已經發達到有資產的人可以不至於害肺結核的程度了。這一點，儘可以放心呢！」

把在治療上也是富者全癒貧者死亡這件事件攙想一想，怕不是單單的安慰的話頭吧，杉回答了寂寞相的微笑。

「抱着這樣的暗淡的想頭，怎麼辦呢？已經忘了不可被結核捉牢這件事嗎？」

博士愛情深切地把手放在肩膀上，目送着他。

芳子像是不自覺地要唱起歌來似地，來着勁兒。這幾年，身體的某些部分被掘了空虛的東西，這個有些日子感得很大，有些日子感得小些；但是究竟是什麼時候填沒了呢，她注意到不平似的風，已經不由衷刮來了。而且，食慾旺盛到令人害羞的程度，肚裏就像受了起死回生的手術一樣。

不過一想到前日丈夫的驚愕和不快，心卻陰曇了。丈夫為什麼變了面色呢？已經不愛自己了嗎？芳子反覆着同一的疑問。雖然可以說，倘若以為丈夫已經死去便可死心

了，那末索性離婚了如何呢：一想起來，推理總是達到那裏。即使離了婚，母子三人的生活，娘家也會保證吧？芳子，不過，感情不允許這個。

丈夫像是生了氣的樣子，說一聲「去醫生那裏」，跑了出去。

——隨便你怎樣吧！我不管啦！我不管啦！芳子對這樣的丈夫很生氣，本想發怒的；但是在肚皮底裏，孕着的太陽卻在微笑着。——倘若說出那是自從九月光景，會怎樣呢？像是刃一般地那想頭使渾身凍了起來。若說因爲九月間阿爾曼在日本，就和那個結連在一起想，這正是自己的錯誤。就像這樣重新想了一想，遠的過去在這樣的時候也拖着尾巴這件事，也使芳子悲傷着。而當她撩起頭髮，在桌前坐下，預備寫信給娘家兩紙，女人似的歡喜湧了出來。

——希望這孩子是一個男孩。我想，這一次無論如何，都要把他擺在手頭，用母乳養育他；並且快樂着。請笑我的第一次做母親似的歡喜和期待吧！記得在巴黎的時候，母親會寫信給我說倘若能在娘家生頭胎就好了；雖然

遲了這樣些時候，現在我正預備來滿足母親這個希望；我回來可以嗎？——

寫這件事，是不是昂奮的心的鎮靜劑呢，芳子因爲長地寫了的文章反射着，心也輕鬆了，丈夫的驚愕和關於這個的各種煩惱之類，也忽然消失了，並且像是要分給這些歡喜似地焦急着，立刻給阿爾曼也寫了一封法文的信。

在外面，陰曇的天空低垂着，而在裏面，爐子卻很暖和；芳子一邊提起嗓子作曲，一邊彈着鋼琴。

「彈彈鋼琴，對身體沒有妨礙嗎？」  
從博士的地方回來，杉站着。芳子把臉轉向他，並且即刻心想武裝起來；但是聽見他的溫柔的話頭，卻拿不定主意了。

「你不以爲我們離了婚的好嗎？」

「——？」這簡直是意外的一擊，但是有着和那句話不相稱的親和的調子。

「你是不是不願意讓我給你生兒子呢？」

「你說些什麼癡話！」

「前一次，你不是也沒有讓我養育琉璃子嗎——」

「——」因為女僕捧來了紅茶，所以杉沒有能說；不過非充實地說明給她聽便不能理解，這真是一件麻煩的事；在姑娘的時候，她樣樣都能體貼自己，簡直辭語都不必要的；可是究竟該怎樣說呢？杉一邊喝茶，一邊想着順序。

「已經沒有需要了，離婚吧！——你倘若這樣說，那是最容易明白，最好呢！」

杉知道，搭訕妻子的話，是不好的，應當不要睬她，把應當說給她聽的話乾乾淨淨地說出，而解剖妻子的心臟；

「今天我到立先生那裏去問過，能不能給小孩行反結核注射。」

芳子大大吃了一驚，看着丈夫的臉。她想，他仍舊想着孩子的事情的呢！這樣想着，煩躁的情緒消散了，簡直忍不住要微笑了。

「你真性急！」

「生產，據說九段的木下醫院，要來得放心些。」

「啊呀！」這樣那樣付度丈夫的情緒而煩惱着的愚

笨！她想和他握手，感謝他；但是，

「和我商量都不商量，連這些事都決定了下來，真豈有此理！」

「據說在日本，是不能行反結核注射的呢！」

「算了！算了！給小孩打針，多麼可憐相呀！」

芳子像是快要出眼淚的樣子，急着說。兩個人像這樣談話的幸福，本來是沒有能夠期待的；此後，凡事都會變得好起來吧？芳子這樣想着，站起來合攏外披，像是本能地庇護胎兒般地重新深深地坐下了。但是杉，卻因為不能打針，而對生下來的一生的不安着，悶悶不樂的。自己關於遺傳這件事一直苦悶着，而對於妻子，卻一點反應也沒有；杉一方面覺得有的地方像着父親的樂天的妻子是幸福的人，同時也感得不安。

「爲了託他給孩子打針，特爲跑到立先生那裏去的嗎，今天？」

杉不作聲，點點頭。

「是這樣的嗎，還是！」

芳子深深地感到丈夫的心的深刻。丈夫所以「可怕！」地獨語，也可以由此完全明白了。還有他所以驚愕，所以不快。

「這些事不要擔心好了——」

那末，孩子會帶着丈夫的毛病的影響，而生下來嗎？

芳子也一時因不安而闔上了眼。即使萬一這樣，也會好好地被養大的；連丈夫都完全地加以看護，而變得健康起來了；將來一定是要悉心從事的啊！芳子用兩掌按着肚皮，像是想起了一般地站起來打開了窗戶。

「還是讓它關着的好。傷了風不好呢！」

「真的不是談情說愛的時候呢！」

芳子像是說給自己聽的似地說，對杉投着微笑，拿出了寫給阿爾曼的信，要杉把法文訂正一下。——聽見杉在寫着小說，你會發笑嗎，可是，他的第一篇作品卻得了雜誌社的獎金。這獎金，就和貴國的公古爾獎金一樣。現在，他正在替第一流的報紙寫着。這一切，也許都是在法國出入「紗籠」和藝術家見面的影響吧；倘若我以為法國的花在杉身上開了，是否太自負了呢？不過在日本，小說家沒

有像在貴國那樣受着一般社會的尊敬：這一點，杉雖然有點可憐相。是的，我差一點忘記告訴你了：杉已恢復了健康，開始了普通的生活，並且我正在等待着第二的出產。我希望這次是一個男孩子——

杉感得面熱，因女人的心而微笑了。而完全忘去看從前時常爲了阻止他到「紗籠」裏去而和他爭吵的事情，也活活是妻子的氣性。

「我此後在家庭裏也起一次革命吧！要是再儉約一些，那末不一定要等賣稿子也可以馬虎得過了！」此後要減去女僕，由自己去擔任琉璃子的學校的接送，並且飯菜也要由自己去弄……芳子把這樣的決心，說給丈夫聽。

杉跑到安靜室裏去，睡在長椅子上。安靜室髣髴和祭壇一樣，一走上去，家庭的事社會的事便通通忘去，而要寫的小說的場面就像軟片似地旋轉起來。在下雪天，從開着的窗子外面，粉雪也飛舞到毯子上來。看看它的小的結晶，高山療養所的生活便重新浮現上來。而像這樣，無論結核病遺傳不遺傳純文藝消滅不消滅都和杉沒有關係了。



〔譯者附誌〕芹澤光治良，是最近在日本文壇出現的一顆彗星。他以明治三十年五月四日，生於日本沼津。東京帝大經濟學部畢業。後滯歐五年，主要遊學于巴黎，其間和法國的文壇人交游着。歸國後，曾任農商部事務官及中央大學講師。有布爾喬亞，我入道等小說行世。至於這裏的找椅子，則係根據一九三三年版改造社文藝年鑑譯出。本篇行文甚多曲折，譯時頗費氣力，略有一二曖昧處，讀時加以深思，當可理會也。

### 現代日本作家選集

1 平林泰子集	沈端先譯	一八二頁
2 佐藤春夫集	高明譯	二一〇頁
3 林房雄集	林伯修譯	二〇七頁
4 藤森成吉集	森堡譯	二四三頁
5 葉山嘉樹集	馮憲章譯	七角五分
6 以下續出，各書裝訂艷麗，均附有原著者近影及序文。		一五七頁 五角五分

現代書局·新刊

現代·4·8 五〇七

# 詩選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下蒼蠅投水自殺

次郎

書案的平面上，

一分鐘以前曾透射過，

牠直線與弧線的影，

這是證明了，

牠在極短的時間的線段裏，

窄狹的空間有過牠的遺迹。

死前，

勇氣鼓着生命力，

進着生活的程式，

秋闌了，

老人般的衰頹的肢體，

尋求生命最後的歸宿。

生的奧義透盡了，

透露在牠的，

減速的雙翼上，

落，

抱住生前，

自己的靈魂。

白雲深處

吳天鎔

那白雲深處的，  
不是嗎，我的家？

蜿蜒的紅紗燈的圓波裏，  
青春，輕輕地捱過。

慈祥的母親的懷裏，  
我的啼笑是有寄托的。

如今，顛倒了，  
銀髮的母親。

可不是我的家嗎，  
在那白雲的深處？

九，二八，二二，香港。

### 心鈴

王振軍

我這心鈴的震蕩，

像是被箭的小鹿，  
嘆息的蹄聲在響，  
穿過幽寂的窮谷。

窮谷的回聲悠長，  
穿住我淚珠顆顆，  
贈給可恨的姑娘，  
讓她聽這淚之歌。

我想尋一注清泉，  
去洗濯我的詩句，  
怕她聽了淚上眼，  
或吐出懺孽悔語。

我數着舊恨徘徊，  
徘徊在無花果蔭，  
這兒祇合我安眠，  
也不讓夜鶯慰問。

像是被箭的小鹿，  
嘆息的蹄聲在響，  
穿過幽寂的窮谷，  
我這心鈴在震蕩。

### 低訴

誰說我沒有憂鬱呢，  
我的溫和的面頰，  
同我的心是成反比例的，  
可是，人家卻想不到這個哪。

我的面頰是炎炎的夏日，  
我的心是落實的秋天，  
這秋天是沒有時間性的，  
是無邊際的沙漠，  
又是無底止的古井。

### 楊志粹

地面上的秋是早經來了，  
我心頭的秋也深了，  
你看這陰霾而暗淡的日子，  
給涼風吹過的淒惻的心情。

我於是極力低垂了頭，  
黯然對一片黃葉子眨眼，

（希望在枯癟的莖脈上僵硬了呢！）  
網絲了，

你的記憶是一團暗雲呀，  
告訴你，我的面頰也和心一樣了。

### 生之重荷

背負着一塊石碑，  
踏上陰濕的路途，  
穿過了繁陽花叢，  
紅罌粟掛於蝸蝓的壁上。

### 林英強

豈料昏暮殞了金陽，  
迷路困於黑暗之缺了，  
無巴蜀道之江州車，  
再能登涉崎嶇的山徑嗎？

石碑緊壓老骨了，  
無須發勞頓的歎息，  
但望此地有毒蛇前來，  
爲我營造滿意的窠窟。

### 無題

黃昏，夜半，帶着羽翼，  
從沙漠，從枯冷的平原。

飛到了夢的藍天。

探望我靈魂裏之家園，  
沒有毀壞嗎？  
過去的飄渺雲煙。

誰說舊夢是快樂呢？  
她已似朽了的柵欄！  
也許帶點生之哀怨。

### 辛 予

生怕未來給我個，  
落葉的淒涼之故田，  
失掉了火的笑靨。

# 南國之夜

艾蕪

## 一

跌在峽裏的江水，有節奏地吼着，像拍嬰孩那麼地，把這兒的山，這兒的谷，拍入深宵的夢中。

藍色的羣峯，溫柔地，靜穩地，躺在星空底下。

月光似水一樣匯在空場上面，畫出了無數的牛和羊的陰影。搖動尾巴和細嚼乾草的聲音，像小雨洒着秧苗那麼地，到處瀰漫着。

野火懶洋洋地跳動。守夜的牧人，嘴裏吊着旱煙，雙手輕抱着膝頭，仰起又倦怠又寧靜的面孔，在火光的四週，微紅地繪了出來。

芒果樹蔭下，黑森森地。從那兒流出了年青女兒的，

柔和而憂鬱的歌聲。

坡上邊立着一座濃黑的小洋房，吐出了雪白的煤氣的燈光，像威嚇坡下茅草房那麼地耀射着。

坡下邊走着一個高大的陰影，偏偏倒地。那麼醉了，嘴裏還哼着曲兒哩。樹葉裏滴下月光的雨點，零亂地，洒在他的衣上，髮上。

這是應該醉在輝煌的夜俱樂部裏的哪。故鄉的英格蘭的姑娘，閃着妖媚的藍眼珠的，這時一股腦兒忘乾淨了。

南國的山裏的女兒，那是有着南國的芳香的，那是有着咖啡椰子香蕉的芳香的。黑的頭髮，黑的眼珠，黑的牙齒，是在他的眼前了。象牙色的酒窩，閃着一串笑，正撥撥着他的酩酊的心境啊。

這一夜，就要再那麼地捉她一個；這刻兒，正向那些地方：芒果蔭下，芭蕉蔭下，椰子蔭下，……走去的。

二

「我和你，我和你，

披着呀，美麗的，孔雀的花衣，

飛去啊，飛去啊，那深深的山裏。」

歌聲隨着夜的涼風，播進茅屋子來了。

老頭子的頸項一硬，湊在嘴巴上的瓦罐子，突地噴出了水來；跟着一陣劇烈的咳嗽。隨即盯着老婆子喊，是那麼地凶猛，黑褐色的眼珠，幾乎裂出眼眶了。

「聽呀，聽呀，還唱着哩！」

老婆子吐去了滿口紅色的檳榔汁水，怪生氣地。在往日，那是要載着一根乾枯的指頭，點着老頭子的鼻尖臭罵的。

「我們從前不也是這樣麼？你呀，老癩懂！老糊塗！」

但這時，看了他一眼後，就把剛要硬起來袒護女兒的

心情，不知不覺地輕輕軟下了。接拿着顫在老棕皮手裏的水罐子，閃動着水那麼柔和的眼光，溫婉地小聲說：

「得教訓一次哩，這野馬！」

「教訓？那不是，那不是又得罪了你的寶貝麼？」

老婆子的真嘴巴，往上一翹，打算狠狠地抵他幾句，但也掉開臉，向着屋外，什麼話也不忍說了。

月下的牛欄，靜悄悄地。入夜該替牛兒燃的一大堆煙火呢，沒有了。樂得蚊子在那裏歡聲地唱着，舞着哪。那有着兩個溫柔的大眼睛的水牛兒，也許是正在遠方的城市裏，懶懶地不想嚼草，懷戀着牠的老主人吧？

那天老頭子掙扎在十幾隻炭條那麼黑的手腕裏，拚命把身子塞在牛欄門口，嘴邊努出了兩大堆白沫，像狂人那樣地哭喊：

「不是我不繳納呀！不是我不繳納呀！」

那搶牛情形的悲慘，那印度警察的狠毒，轟地又擊打着她的心扉了。黃豆那麼大的淚珠，偷偷地綴在眼角邊上。瓦罐子裏的涼水，從手上慢慢地傾了下去，一條銀白的光，閃在斜照進來的銀灰色的月下。

老頭子氣呼呼地，把英國花布的圍裙，緊緊在腰間，廳上駁刺的藍色龍紋，便在月光中朦朧地顯露出來，背後捏着一條棕樹棍子，瞧一下那麼呆呆出神的老婆子，就蹣跚手躡足跑到外面，投向月下樹蔭裏去了。

### 三

「也許明天，就要喪失生命，也許明天，就要兩下離分。」

一聽着這又不是自己女兒唱出的歌聲，老頭子就仍然忙把剛要衝去撲打那樹下兩個陰影的足步，忽地收住了。

鎖住了一串的心跳和喘氣，便又照例轉過身，邊走邊罵：

「買鹹魚放生，你們真不知死活呀，真不知死活呀！」

「今宵呀，今宵呀  
我們且抱個緊緊。」

仍然唱她的，祇不過小聲些了；同時，兩個坐着的陰影，站了起來，走避開去。

那鬼丫頭不知躲在那兒？老頭子氣極了，人也倦了，就一屁股坐在一株椰子樹下，英國花布圍裙，散在腰間，也管不得了。祇是氣忿忿地連連哼着：

「這年歲呀！這年歲呀！」

破傘似的椰葉裏，落下了慘白的月光的線條，老人的四週越顯得陰悽悽的。

近處的歌聲，一時沉寂了。草裏的花蛇，卻嘶嘶地叫着。

驀地舉起了兩手，伸向空中，悲切地禱告着。

「真正的緬甸的王啊，你怎麼——怎麼還不起來呀！……」

一九三〇年——也許三一年，緬甸一定不是英國人的緬甸了！緬甸一定要翻個身了！

過路的江湖術士，算了命後，悄悄地這麼說着。

金塔寺下的長老和尚，說了法後，也悄悄地這麼說着。

消息雖是悄悄地透了出來，但卻宏大地，波濤那麼似地，由這個茅屋沖到那個茅屋去了。



椰蔭遮着的井邊，沖涼的裸着上身的女人，也忘記打水了，抓着旁邊正在擦洗身體的男子，挖根挖底的問。

「真的麼？真的麼？」

老太婆也忘卻圍在身邊的雞了，丟下了手裏的穀籬，趕着多嘴的兒子，焦灼地詫責。

「安心闖禍麼？我的老子，不要亂說哪！請你不要亂說哪！」

年歲是苦惱的。

人們是憂鬱的。

誰能禁止不亂說呢？

堅實的農民的胸中，燃起了希望的火了。

江水也不能沖沒的。

海濤也不能打熄的。

誰還能撲滅牠呢？祇有蔓延開去。

遠遠近近的村莊和村莊，遠遠近近的城市和城市，都像在劫難逃那麼似地，一齊燃起希望的火，冒着反抗的煙燄了。

「真正的編甸的王啊！唉，你怎麼還不起來呀？怎麼

還不起來呀！」

除了這喃喃的重複的禱告，這悲哀的悽惋的嘆息，四週都像死一樣地靜默着。

祇是遠處，有個青年男子在雄偉地歌唱，聲音向江邊搖曳着去。

「你不要那麼擔心呀！

我哪，原是猛虎的子孫；

曾在野象窩中長成；

曾與鱷魚，江中嬉戲；

曾與……」

漸漸地低微，一轉眼，竟為峽裏的江聲吞沒了。

#### 四

手電筒射出一股銳利的白光，也像大塊頭主人那麼地醉了，閃爍不定地在樹蔭處飄忽；年青人一見便悄悄地躲開去。

棲在枝頭的夜鳥，吱吱啾啾地驚叫起來，嘈嘈地碰出枝叢，散在明月的空中，亂飛着；一會兒，又投入遠處的

樹蔭裏去了。

大塊頭還是醉醺醺的，偏偏倒倒地走着；嘴裏還是模模糊糊地哼出 P. O. P. 的曲子。背後不時響來幾塊小石頭，或是飛過耳邊，或是落入草叢，他自己卻一點也不知道。

年青人跟在遠遠的後邊，嗤嗤地發着笑。

老人悶在椰子樹蔭下，棕棍子丟在一旁，低頭睡着，這便帖帖服服地做了大塊頭的俘虜，而且美麗地出現在朦朧的醉眼裏了。

老人枯瘦的身子，立即抱在大塊頭的懷裏；同時又被兩隻有毛的大手，週身猥褻地亂摸着；鬆散了的花布圍裙，也扯到膝以下了。

老人馬上被弄醒了，驚跳起來，又氣又恨地，大罵着。隨即抓着棕樹棍子，下死勁地亂打。

大塊頭的腦袋瓜，碰在棍上，碎了一角了。毛茸茸的大手，忿怒地扯出腰間的手槍，朝前就是一放。同着槍聲，老人便在火光一閃中倒了下去；於是，這活在世上的四十五年的軀體，掙扎在椰蔭的暗處，顯出了生命的最後的血來。

遠遠近近的夜鳥，都一齊由樹叢中驚飛起來，嘈雜地噪入夜明的空際。入夢的羣峯，也轟地吵醒了。星星在深藍的天上，雲着不安的眼睛。

年青人擎着火把，趕到椰子樹下來了。各個的心裏，都燃起了忿怒和復仇的火燄，像火把那麼熊熊地焚燒着。

火光描出了一個着花裙的赤足姑娘的姿影，伏在老頭子身邊，聳着青衣的兩肩，荷荷地大聲哭着。籠在頭頂的大堆髮髻，全鬆散了，襟上一朵雪白的團花，落在冒血的胸上，一瓣瓣地，漸漸染紅了。

大塊頭包圍在忿怒的眼光裏，金髮捲屈的腦袋，正輪着血，流下來，染紅了半邊臉子。手裏兇殘地握着準備再放的手鎗，鎗口吐出這樣的話語：

「來一個死一個！」

看着老頭子那麼地兇死，看着愛人那麼地痛哭，一個紮好了圍裙的年青人，便獅子似地先撲了過去。大塊頭剛要再放一鎗，湊巧就被另一年輕人突地連手連槍舉了起來，碰的一聲，子彈射向天際去了。

羣衆驚閃開去。一回頭，大塊頭已倒在兩個年輕人的

足下了，就一齊跳攏來，瘋狂地亂揍着。

於是，無數的拳頭，無數的足腿，齊向着這一塊雪白的肉體，發洩了數十年來積下的怨氣。

## 五

好糊塗的村長啊，這該殺的莽地亞！

好狠毒的村長啊，這該殺的莽地亞！

把跛了足的貌貌桑，也開在暴徒的名單上——還不足！

把害了病的烏老頭子，也開在暴徒的名單上——還不足！

竟連事後趕來看鬧熱的牧人，也開上去了。

「我才來的呀，村長，沒有我哪，沒有我哪，沒有我哪，沒有，」

牧人一把拖着村長的水綠綢裙，死死不放，哭喊着，聲音快要氣啞了。

這個該殺的瘦老頭子哪，暴徒的名單往懷裏揣好後，一面火星爆濺地大罵：

「好，大家都不承認！都不承認！叫我一個人吃官司

麼……媽的，你們一夥人，都得殺頭！……」

一足踢翻了拖他的牧人，氣沖沖地走開去。

牧人氣極了，恨極了，抱着一塊大石頭，咬着牙齒，猛厲地衝去。

「打死他！」

「打死他！」

名字被開去了的年青人，一肚皮的怒氣，都像輕氣球那麼地突然爆發了，一齊吼叫着，伸出拳頭，去幫助那勇士——那牧人。

大家想着：

一月來，天天引着警察來搶穀子的——是他，莽地亞！

天天引着警察來牽牛的——也是他，莽地亞！

於是幾十隻拳頭，便更凶猛更殘酷地揍了下去。

於是，在這兒奴服苟安的村莊，便一吓子跌入大動亂的漩渦中，爬不起來了。

每一個男子，每一個女人，每一個孩子，就從此伸直

了腰幹，抬起了頭，掙斷了一切的鎖鍊。

袈裟拋在禪床上面，珍珠拋在佛足底下，和尚也跑來參加來了。

不知幾時就製好了的，復興緬甸的國旗，也在宮夜豎了起來，掛在金塔旁邊的樹上，飄揚着了。

旗上面繪着一幅可怕的，然而也是可敬的鬪爭，飄動着，飄動着，……激漲了每一個人的血管，每一個人的心。

統治緬甸的帝國主義呢？變成了一條垂死的，還在掙扎的毒蛇了。

復興緬甸的老百姓呢？變成了一位有翼的，長着雷公嘴的神了。

神和蛇，正凶猛地鬪爭着。每一個老人，每一個青

年，每一個婦女，……望着望着都彷彿憑空添加了千百斤的力量。而且更堅決地相信着。

緬甸一定不再是英國人的緬甸了。

緬甸一定要翻個身了。

於是，大家聚在佛殿上，宣了誓，吃了咒，手腕上豎刺了光輝的字眼，從此永遠做了神的戰士了。

## 六

遠遠近近的鄉村，都豎起這樣的旗幟了。

遠遠近近的鄉村，都這樣地鬥爭起來了。

前面走着和尙，後面跟着神的戰士。

# 第一夜失眠

何家槐

天鬱熱，雖則剛才落過一陣雨，可是我睡在牀上，還是渾身是汗的，像着蠟黏在膠紙上似的黏在草蓆上面。

我從小就是瘦子，卻怕熱得很，每晚總要坐到半夜三更的才肯睡覺。那時我們乘涼的地方就是天井，一用完晚飯，小舅母馬上排好兩條檯子，在上面架了一塊又長又光滑的木板，當我露天的牀鋪。木板下面每晚都生起了蓬蒿，趕蚊子，那香氣我是永遠記到的。

那夜我們去睡的時候，已經半夜了。

外邊有雷聲，卻是無孕的燥天雷，不會有雨的。這種欲雨不雨的夏夜，熱得特別的古怪。

我睡不着覺，儘轉着各種念頭。尤其是對面鞋匠打老婆，隔壁小寡婦上吊兩件事，使我不斷地想到。我睡在外

祖母一頭，靠近窗子。透過方格子，可以看到黑的天，陰黯的廂房，空洞的天井，獅子山的黑影巍巍地聳在天際，似乎就在圍牆的外面浮動。

脚後的外祖父似乎早已睡着了，因為我聽到他那沈重的，急促的胸聲。他每晚總是落牀就睡，心寬體胖的，彷彿毫無掛慮的樣子。在白天，他也祇輪躺藤椅子，抽抽水煙，看看隔了好多天的舊報，或者治家格言醫藥常識一類書，連蟲也不會捉一個的，跟長年勞苦，長年牙痛，長年失眠的外祖母全然不同。

因為外祖父好睡，他們每晚都很少談天，除了有特別重大的事。但那晚，在朦朧中我忽然聽到外祖父的聲音：

「小如長年寄住在我們家裏，想想總不大妥當。」

他平時說完一句話總要吐一口痰，那晚也是的，我聽到他那連串的咳嗽。

「那倒不見得，我們又沒有什麼吃的，除了清菜白米飯。」

「清菜白米飯也不容易呢，在這年頭！」

「穀快吃完了，這是真情。可是梅仙生過小如就死了，一個兒子換個娘，總該把他養大吧？」

「那當然，不過——」  
「又怎麼說？」

「不過迪生自己也還過得去，近來坐坐館，一定可以積點了。我想他不應該續了絃，就把前妻的兒子完全不管，我們那裏負得了這個擔子！」

「但總是我們的後代，無論如何。」

「你老是這麼庇護女婿，小如究竟是他自己的兒子，我們難道要養兩代嗎？」

「……………」

談話突然中止了，在濃重的黑暗中，我祇能聽到外祖父的咳嗽。

天彷彿愈過愈熱，窗子雖則暢開着，卻沒有風。全房漆黑的，衣櫥，桌椅，蠟燭臺，都祇能看出一個模糊的輪廓。在屋角放有一隻尿桶，從那裏傳出蚊子的聲音，那聲勢的洶湧，像羣正從蜂窠逃走的毒蜂，使你自然而然的，起了遍身奇癢的感覺。有時還可聽到老鼠咬着點剩的蠟燭，簌簌簌的，非常難受。

我祇能靜靜地，假裝地躺着，連動也不能動一下，否則會使他們吃驚與難受。因為滿房是蚊子，帳子是垂下來的，那厚得可怕的布帳尤其使我窒悶。

「並不是不愛外甥，何況小如又是乖孩子，祇是我們近來也不大寬裕……………」

「我知道。」

「那末我們該怎樣處置他呢？」

「……………」

又沒有話了，連外祖父的咳嗽也停止了，全房陷入了深沉的靜默。

我機警地聽着，憂鬱地想着，完全不像一個小孩子。彷彿輾轉在萬鈞的重壓下，我簡直不敢透一口氣，轉一個

身。在以前，在外祖母的寵愛下，我從沒有想到自己的處境，自己的零丁；自己是在親戚的屋頂下過活，在這屋頂下的人，不論怎樣親密總免不了有幾分外視，這難堪也在那一晚我才深切地感到。我怨恨父親，怨恨外祖父，卻感激我那始終慈愛的外祖母。

那一夜我完全沒有睡成，第二天卻一早起身了，頭昏昏的。不洗臉，也不吃早餐，祇發怔似的坐在門檻上想。我像突然間失了憑依，像拋在大路上的孤兒，又像吹在半空的樹葉。本來對我異常親密的一個家庭，似乎突然之間變成生疏了，每個人，每樣東西，就連那座道貌岸然的獅子山，看去對我全懷有一種惡意。而且更怪的，走出那間我在裏面睡了幾年的房子，我竟生出一種離開一座小客棧似的，悲涼寂寞的心情。我的確是早熟的……

「你難道沒有睡好，小如？」

外祖母看見我呆坐在門檻上邊，很掛心似的問我。

「不，外婆！」

「可是你的眼圈很紅呀！」

「那是……那是……」

我突然投身到外婆懷裏，口吃的，很傷心的號哭起來。

## 文藝批評史

宮島新三郎著  
黃清媚譯

本書是研究文藝批評的歷史的一部最扼要的書，共分五講：第一講先解釋文藝批評是什麼。第二講敘述古典時代的文藝批評，從文藝批評之起源一直講到羅馬的文藝批評。第三講敘述文藝復興期的批評。第四講敘述近代文藝批評的一班。第五講敘述現代文藝批評之諸傾向。卷末并附有關於文藝批評及其歷史的重要書目，尤便參考。

每冊七角。現代書局版

## 洋涇浜奇俠 (續)

張天翼

## 十二 活神仙現原形

史公館裏全幢屋子的電燈都亮着。客廳裏坐滿了人。大家在刷牙，在談天。大家臉上有點紅。大家才吃過飯：這一點是作者剛才忘記了交代的。其實吃飯的情形也不用細述，讀者諸君自會想得到：譬如，劉六先生祇吃了三碗片兒湯，五個荷包蛋，一點兒酒，一點兒菜，他反正預備晚上喝魚生粥的。還有呢，太極真人因為史伯襄老先生是呂祖的弟子，他當然也就受用了點人間煙火，一直到現在他下巴上還有油。

劉六先生在小心地談着時局：天通庵路一帶堆起沙袋，放着鐵絲網，聽樣子挺嚴重。

「一定會打起來。昨晚三友實業社……」  
「聽說是中國工人打死了日本的什麼和尚，」史伯襄把摺成長方形的手絹擦擦嘴上的三四根鬍子，瞧瞧這個，又瞧瞧那個。

大師兄半塵子想插句把嘴，可是老打瞌兒，弄得他怪痛苦，摸摸肚子一句話也說不出。

「工人打死和尚？」史兆昌瞪着眼。今天他臉有點蒼白。

一個打紫紅領結的站起來，搓搓手，用教訓口氣對着

史兆昌說：

「工人是中國工人。和尚是日本和尚。我們征倭募款委員會對這樁事……」



「誰是邪道，誰是正道？」

「什麼？」——這可把紫紅領結難住了。

「我說……我說……」史兆昌砥了砥嘴唇。「和尙相信菩薩，可不是正道麼。可是……可是……可是他是鬼子。咱們該幫着誰說話？」

「當然是中國的……」

可是有位穿西裝的大個子拍拍他的肩：

「開北那所房子怎樣？」

紫紅領結似乎不打算再跟史兆昌往下談：他轉向那個大個子，熱心地搓着手：

「開北的房子我勸你不要。開北怕會打仗。而且……我還嫌開北太髒。開北真不乾淨：這是開北人的民族性，開北的人……」

「民族性？」大個子臉上嚴肅起來。「劉昭兄你把這民族性看得太狹義哩。我從前在廣東，當年先生親口對我說……」

突然一個尖聲狂叫起來：

「媽……媽……」

急亂的脚步響。

四小姐聞到了客廳裏。左邊腮巴子發紫。一臉的眼淚鼻涕。

「什麼事，什麼事？」史太太臉上的表情緊張了兩秒鐘，又馬上放鬆。「噯，這些個孩子們哪，真是！你們就偏偏在這個……」

「哥哥打我。」

「兆武！兆武！噯，你看，這孩子成氣死我：動不動就打人。按說呢，他倒也是好意，兆武這孩子總記得他明年要去打日本人，他現在就練習練習。不過怎麼要去打四妹：四妹怎麼打得過呢，你說是不是，呃劉太太。兆武這孩子打人倒是打得過的，不過……不過……我們老大的力氣可比兆武強。我們老大天天練，天天對牆使功夫。真笑死我，連牆都打鬆了，打得呀，現在他房裏不能生爐子，爐子一着就連牆上也冒煙。祇好不生爐子……」

她停了會兒：她在躊躇要不要告訴別人這是省錢的辦法——省下了一個爐子的煤錢。

史兆昌覺得心臟上有個臭蟲在咬着似地發癢。他極力

不把快活放在臉上，一面瞧瞧大家的表情。他在肚子裏代替別人擬好了一句話：

「連勝都打鬆？嚇，真的好功夫！」

或者：

「兆昌兄這麼好的本領，咱們還怕什麼鬼子！」

可是別人並沒有採用這些話的意思。瞧瞧師傅：師傅在拿手背抹下巴上的油。大師兄苦着臉在打隔兒。

大哥胡根實可瞧着史太太，把滿臉都打起皺紋來：他是在笑着：

「您家福氣不小：您家有這兩位好少爺：您家……」

史太太馬上歎了口氣：

「操心是真操心。我是什麼事都要認認真真的。什麼事——大也好，小也好，總要認真，是不是，你說，呃

劉……劉……呃胡先生你說是不是。梅蘭芳唱戲唱得好，就是一個認真。那次我們在開明聽梅蘭芳，那天戲真不錯，唱的是……是……叫什麼呀，伯襄你記得不記得，伯襄？」

「呃呃。唔？」史伯襄老先生正在對付劉六先生，太

太那麼一叫，他摸不着頭腦。

「我問你梅蘭芳那天唱的什麼戲。」

「什麼？」

「那天，」史太太的視線從她丈夫臉上飄開，移過胡根實的尖下巴，就釘到劉太太那雙三角眼睛上。「那天遇見許多熟人。馬大先生你認識麼，那個馬太太的男人？俺，他也在那裏，他也是呂祖的徒弟，同伯襄是師兄弟。呂祖最愛的是這兩個徒弟。呂祖說我們家裏……我們這些人有宿……有宿……宿……」

這裏是個術語，她可記不上了。她楞了一會，輕輕摸一下太陽穴：看頭髮有沒有擋住那個紫色疤。接着她把右手撐在沙發上又打算往下說，可是談話的對手一個也找不到。胡根實在和史兆昌哼兒哈地叫着「二弟」談着。劉太太在注意劉六先生和史伯襄老先生說的話。

劉六先生拍着胸脯，問史老先生搬不搬房子：要是真的打起仗來可不是玩意賬。

「一打起來——你這裏就糟糕。」

「是啊，」史伯襄老先生愁眉苦臉。

「所以你最好暫時避到我那裏去；我那裏二樓三樓的亭子間都可讓給你。你看？」

這裏他聽了劉太太一眼。劉太太在拚命注意史老先生的表情。史老先生用手精抹抹鬍子，不大輕鬆地問：

「一定會打？」

「當然，」那個把眉毛一揚。「法租界的房子是住滿了；大家都擠得這一帶靠不住，都搬到了法租界。我看你

我說你最好先住到我那裏，再慢慢找房子。」

劉太太站了起來，笑嘻嘻地走到史伯襄跟前：

「這樣最好，這樣最好；先在兩間亭子間裏擠擠再說。好在租錢也不算貴；祇要……祇要……兩個亭子間祇要一百四十兩。」

那個儘抹着鬍子。

劉六先生用勁地釘了劉太太一眼，就用種熟練的手法抓一把玫瑰瓜子磕起來。嘴裏就一陣忙；把瓜子肉埋出來嚼着，把瓜子壳吐出去，把舌子用來說話——那聲音就像喝醉了似的那麼含糊。

「征倭募款委員會要……將來買一塊……啣，啣，在

愛多亞路或者靜安寺路買一塊地，買一塊……啣！造一所七層樓……啣，啣，這在計劃……計劃……啣！還要添一些附屬機關，譬如像……啣！……」

史伯襄老先生彷彿怕對方的瓜子壳吐到他臉上，輕輕地皺着眉。趁劉六先生第二次抓瓜子的時候，他就自己問自己似地——

「到底會不會打起來？……」

「那一定！」劉六先生手還沒抓着瓜子，先儘着答一句。手就在瓜子盤上臨空着。「太極真人是未卜先知的，問問道……」停了會兒「請問太極真人……啣！究竟戰事會不會……啣！會不會有這個……」

許多眼珠子先先後後地釘到了太極真人身。

太極真人笑着，兩顆金牙中間嵌着一條白色的東西。

「日本鬼子是……」他用油膩膩的手指揉揉眼睛，手指上就黏着一塊漏眼屎。

史兆昌把所有的臉子瞧一轉；誰都在認真等着太極真人的下文，祇有大師兄一會摸摸肚子，一會抹抹光腦頂，挺費勁地在打瞌兒。

「噫！……噫！……」

等不着太極真人的下文。這位真人祇從着肩，連兩隻耳朵都給埋沒在肩膀裏。

胡根實瞧了太極真人一眼，就對史伯襄老先生笑着：

「師傅是……師傅是……您家是明白人：有許多是不便說的，師傅就……這是不可洩漏的那個，的……」

「這是天機。」

「呃呃，」點點頭。

「不過……不過……」劉太太大聲插進嘴來，嗓子比往日尖。「不過有宿……有宿……不過對有一些個人是不要緊的，對有宿……有宿……叫做宿什麼的。伯襄，叫做宿什麼？」

「宿根？」

「呃呃呃，宿根。天機是可以對宿根說的，是不是，你說，呃太極……呃師……師……呃師叔？」

師叔點頭：

「有宿根的人自然可以……」

「着啊，我說末！有宿根的人是天生……有宿根的

人——腦頂上還有光哩：電燈一關就看得見。腦頂上的光……」

太極真人把肩膀放下去，用力地把腦袋往上伸。可是還瞧不見他的額子。臉上收了笑，莊嚴得像菩薩：

「那不然。祇有活神仙——腦頂上才顯紫光。而且還看得出這活神仙前身是什麼，活神仙現原形。……」

忽然角落有位先生提議：請太極真人顯點兒紫光給大家瞧瞧，並且也讓大家知道知道「該」真人……對不起，這位提議人的確說了這個「該」字，因為他當過秘書。他的意思——無非是想看看太極真人的原形。

大家拍手板。

太極真人那張黃臉發了點紅，不順嘴地說：

「我……我……今天我吃了酒，我……這要凝神才看得出……」

可是史伯襄老先生作揖要求他。劉昭也把紫紅領結扯正一下，對太極真人鞠了一個躬：

「無論如何要請……」

誰都誠懇着臉子。誰都熱烈地等着活神仙現原形。

活神仙笑得腮巴子很吃力：

「這個……這個……不過要小孩才看得見。大人是……」

「兆武！兆武！」史太太用力得腦袋都搖起來，接着馬上把搖到後面去的頭髮掠過來擋着太陽穴。

精：太極真人一下子可忘了他家有個小孩子。可是他記得他家兆武是十六歲：不是說要當師長麼。他放心地說：

「不過十六歲的人是看不見……」

「我們兆武剛好十五歲。」

「不過……不過……」

「十五歲要是嫌大，我們還有小的。」

史伯襄老先生就把眼睛移來移去找四小姐——她剛才哭進客廳裏來的。

四小姐可攀在一個茶几旁邊吃盤子裏的酥糖：酥糖粉和着眼淚鼻涕在臉上糊成一片。

太極真人歎了一口氣。

房門口出現了史兆武那張爛佛手似的臉，嘴張着——

讓牙牀肉突出在外面。

「嘻嘻！」

「坐着！看太極真人現原形，」輕輕地說。

屋子裏空氣嚴肅着。

大家靜靜地坐着，出氣也不叫放一點聲音。四小姐靠在她媽媽跟前。劉六先生把手裏的瓜子放到桌上。半塵子用手掩住嘴。史兆武不敢笑，祇瞪住一雙金魚似的眼睛釘着太極真人。史兆昌顛着脚尖去關了燈。

「試試看，」太極真人顛聲說。「不過今天吃了酒，恐怕沒有……恐怕比不上平素那麼……恐怕要差一點……練好練歹，請各位……」

黑暗。沉默。

鐘擺響。外面的汽車叫。半塵子的打嗝兒祇響到了咽喉裏。

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

史伯襄老先生小聲兒問史兆武：

「你看見什麼沒有？」

那十五歲的孩子嘎聲叫：

「看見！」

誰都吃了一驚。

「看見什麼？」

「一個大忘八。」

「呸！」

「我不冤你。我要是扯謊——我就是狗入的。」

「我也聽見一個大忘八，」四小姐拍手嚷。

沉默。

史太太輕輕地：

「兆武你看見紫光的吧？」

「我聽見他腦袋上有一根狗鳥。」

「別瞎說。」

「我要是瞎說——我就是媽糕操。」

「我也聽見一個……聽見一個……一個……」四小姐

跟着嚷，可是忘了她哥哥剛才說的是什麼了。

沉默。

「我聽見一個二百五。你呢？」——史兆武當然是問

四小姐。

「我也聽見一個二百五。」

「我聽見一個豬羅馮三阿土生屈洗阿木林。」

「我聽見……我聽見……」

「哈哈，你學不上啦。我聽見……」

突然——房間裏亮得刺眼。

史伯襄老先生的右手慢慢離開電燈開關，筒到袖子裏

去。

太極真人臉發青。

史兆昌臉發紅，咬着嘴唇，對史兆武瞪着眼。史兆武

可還在跟四小姐說着：說呀說的突然衝過去劈了四小姐一

下嘴巴子，接着是一把揪住她的頭髮往外拖。

四小姐尖叫着哭。史兆武罵。史太太嚷着追出去。劉

太太幫着哄四小姐。一個老媽子從劉太太手裏抱去了四小

姐——哭聲跟着遠去的步履小下去：砰的一聲門響，就截

斷了這嘈雜。

劉太太透了一口氣，瞧客廳裏一眼。她想問史太太搬

不搬房子，可陪着嘴沒說出來。她不回進客廳去。楞了那

麼兩三秒鐘，她往樓上走。

「太極真人也是呂祖的徒弟麼？」她不相干地問。

史太太抹一下頭髮，回答了像下面的話：

「他同呂祖是平輩，伯襄呢是呂祖的徒弟，常常去磕頭，磕了頭就沒事了，就回家辦別的事，他辦起事來總是非常非常仔細的。從前他在衙門看公事也是太仔細，弄得呀，哼，一天到晚忙不過來。我也就祇好幫着看公事。劉太太你給我想想——我忙到什麼樣子：我簡直忙得要命。別忙！讓我開燈，不然你會睜交。劉太太你小心一點走。凡事總得小心，當然我看公事也不含糊。我還得管家裏的事，你想想罷。伯襄就說「你忙不過來，我討個姨太太幫你好不好。」噁氣死我：他要討姨太太！什麼事嫌我不好——他要討姨太太？我倒要問問他：「你這老不死的，

我哪一椿對你不起：我給你養下兒子，八字並沒生壞。我

給你管了家：我吃了許多辛苦。你要說是嫌我不漂亮罷，

我倒要問：我哪椿生醜了：我眼睛生得不好麼，鼻子不好

麼，皮膚太粗麼，手生得不好麼，嘴不好麼，身段不好麼？

……我沒有對不起你呀，」你說是不是呢劉太太，你說？

我說呢這一定是我家老大搗的鬼：我們這位大少爺不是好

惹的。哼，這種人還要去當俠客，去打日本鬼子哩！他又

不當師長：沒有兵，怎麼打外國人，是不是，你說，呢劉

太太。他還惹上一個女的，兆武說他們……」

下略。因為史太太說到這裏的時候，跟劉太太進了洗

澡間，把門關上了。

（未完）

# 子沉書信

故朱 湘

## 一

景深兄：

霞村不知已經到了上海沒有？寄給他的有一包稿件，這包子請你打開擊出我譯的 Blake's "Tiger, Tiger"，放在「若木華集」中 Burns 一詩之前。還有附在此信中的 "The Old Cloak" 放在「鷓鴣」後。「三星集」已經託唐仲明畫封面去了，想必陽曆年底可以付郵。昨天華氏寒暑表祇有十度，但草到現在還是綠的；早上的霜厚得與雪一樣，不過沒有雪那樣平就是。現在開始譯 Arnold's Sohrab and Rustum。此間生活雖是無憂的，但也是無味的。很想把中國詩譯出一本以後便離開此處，或者能去歐洲遊歷一

趟，那是最好了。到此後，詩的材料詩的感興一點沒有，悶時雖可以譯些詩，但創作的愉快已經好久不曾享受了。文學週報收到了，謝謝。論短篇小說的結構一文很有點自己的見解。國內的文人要是都能像那樣的研究，那就文壇的氣餒也不至於這樣消沈了。是的，中國現在並非沒有人，不過太少了。景深，你知道西方人把我們看作什麼？一個落伍，甚至野蠻的民族！我們在此都被視為日本人！查格羅撒克遜民族都是一邱之貉，無論他們是口唱親善，為商業口唱親善的美國，或揭去面具，為商業揭去面具的英國。我還以為法國人比較無此種成見，但近來巴黎朋友來信說他親眼看見法國大學生侮辱中國人，知道我的這種揣想也錯了。他們對中國的態度不是輕蔑便是憤



價，因為他們相信中國是一退化或野蠻的國家。傳教便是憐憫的一種表現。中國如今實在也是有許多現象可以令我們憤怒羞漸的，但我相信這些祇是暫時的，變態的。要證明我們不是一個退化野蠻的民族，便靠着我們這一班人的努力。如若我們（中國精神文化之一方面的代表者）不能努力，不能有成績貢獻出來，那就我們自己也不能承認，我們實在是一個退化的，不及他們的民族，應該受他們的輕蔑蹂躪！我來這一趟，所得的除去海的認識外，便類這種刺激。我們的前面祇有兩條路：不是天堂，便是地獄！

子沉 十二月四日。

## 二

旭初兄：

七月十六號來信收到了。我以後誠然是想在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各方面多注意些，不過這一生作事還是文學。我寫信給元度，想必是說過火了，所以起了誤會。文學在學藝的整體中，誠然祇有相對的一席之地，不可因牠便把其餘

的一切抹殺了，但是沒有文學之時，一種文化也決不能說是完全。並且我國向來是輕文，（一方面輕文，一方面卻又全國之內不見有人腳踏實地的去作事，祇見一羣陰影子在那裏搖筆作祟，）我們從事文學的人更應該小心在意，不要陷進坑窰之中。看輕真文學的人是井底之蛙，我們不必過問。至於偽文學，你我與一班同志早已看不起了。

你的信裏，說到靠着翻譯謀生，很是灰心。你說，不能讀書，祇在製造文學的商品，覺得不自在。其實說來，讀書有兩種目的，一欣賞，二應用在事業上；就第二種目的看來，讀書不過是賓，作事才是主。你如今從事作家全集的介紹，在新文學的譯壇上開一異彩，這不是一種偉大的事業嗎？至於說到商品，英國的 Scott，法國的 Balzac，他們當時那樣發狂似的寫小說，不都是爲了還債嗎？你有好的商品給讀者，何必不自在呢？

天天坐在案前作着同一件事情，這難免教你覺得厭倦，更何況你是譯着那灰色的柴霍甫。但是你應該記得你是從事於一種偉大的工作：一想到這裏，你的勇氣一定會又振作起來了。社會的進化有時固然需要急劇的改革，但大

半時候還是需要一步步的笨功夫。這種笨功夫確是無趣，「倦之厭倦」的呼聲便是因此而發，祇有靠了同路的伙伴相應和答，才能在厭倦中得到安慰，在消沈中振起勇氣。童年之夢的安徒生全集譯過了，灰色之破曉似的柴霍甫全集也要譯完了，下面讓巴爾札克接踵而來，我覺得是再合式不過了。我可惜沒有錢買一部英譯全集送你，不過這一帶的舊書舖裏我會經見過，大概是二三十本，美金十塊左右，嶄新的。兩羅總有一個是在這裏唸書，你想買的時候很可以託他。

見面不遠，一切面談。

弟湘 八月十九日。

### 三

旭初兄：

刊物事進行到了什麼田地？我近來感到，縮小範圍也好。文學批評這種工作也就很重；評論新出版物，介紹西方批評文字，批評我國古文學，這三方面要作起來就是很吃力的。刊物尾端我以為可加雜感一欄，好讓我們這班「文學」中人「批評」社會。

還有一方面可以作一點事。昨天我在雜記中寫下這麼一段話：「文人為求作品有特采起見，常常過他作品中所描寫的生活。法國拉封田寫童話詩，他自己就是一個老孩子，他不能治生產，我們決無怪他的權利。」

今天接到「鎔爐」第一期，內有你談拜命同姊姊戀愛  
的文章，推原到他母親身上，這實在很對。一個人感情薄弱，那就無可說的；要是他感情豐富，那就他在無正路發洩感情時會不自禁的去走小路。沒有母親可愛，就拿受母親的情去愛姊姊，這也是常事，再加上拜命簡直是一團火，那時候就是鬧出亂子來也不希奇。

我好像記得中國有寡婦同兒子交媾母子一齊定罪的事情。其實說來，禮教束縛住寡婦教她不能再婚，這實在是禮教的過錯。有人可以問：她何必不偷人呢？我猜想她一定是受禮教之毒過深，沒有勇氣了，或者是簡直不知禮教是什麼。她自己說：與其做外面人，何如丈夫的兒子呢？這種事情睇看過去實在希奇古怪，但天下沒有無因的事情，我們祇要平心去研究一番，也就了解了。

了解雖了解，我們終應當承認這種現象不自然，就科

學說來是不好的，正如手淫娼妓就科學說來也是不好一樣。但社會一天不肯解放男女，這各種現象便一天不會斷絕。

美國沒有別的好處，男女解放實在是作到了。縱慾呢，自然也不免。但是一個人決不肯餓死的，不想餓死就得作工，作工累了就縱不了慾。富人自然是淫逸，那是見處一般。從前我聽說美國高等學校的女學生十人中沒有一個處女，覺得不好，如今我意見完全改變了。我說，與其有貞節而喪失去健全的男女，到不如健全男女而喪失去貞節。

你那刊物出版時，我總可以盡力幫助。昨天正看十九世紀中西方文學批評的一些文學，如——

Sainte-Beuve: *What is a Classic*,

G. Sand-G. Flaubert: *Letters about Novel-writing*,

Renan: *Share of Semitic People in Civilization*,

Taine: *Ideal in Art*,

Zola: *Experimental Novel*,

Maupassant: *The Novel*,

Brunetiére: *Impressionist Criticism*,

A. Franc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riticism*,

Lemaitre: *Bourget and Stendhal*,

Brandes: *Selections*,

Tolstoi: *Selection*,

Chekhov: *Letters*,

Gorky: *Tolstoi's Flight*,

R. Rolland: *People's Theatre*,

Maeterlinck: *Modern Mysticism*,

Andreyev: *Modern Theatre*,

Croce: *Essence of Aesthetic*,

祇看了五籍，已經高興之至。我很想等你刊物出版時替你譯一籍。

弟子沉 二月廿日。

信經由不處轉交。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2300 19th. St. N. W.

Washington, D. C., U. S. A.

因我同教員不和，已經退出學校，究竟轉往何處，尚不一定。

# 朱湘

(一九〇四——一九三三)

趙景深

朱湘投江自殺了！

十二月六日晚上五點鐘，我在北新書局辦公完畢，正預備回家，忽然接到一個電話：「朱湘死了，快到南京路勝家縫紉公司來吧！」我便和我的妻子趕忙跑去；因為朱湘的夫人劉霓君女士是在這公司裏學習機器刺繡，預備將來好有一個出路，回湖南開湘繡公司，她與我的妻子也曾會過幾面的。

到了這公司的樓上，朱夫人正坐在椅子上痛哭，旁邊站了幾個她的女

同事或同是學習縫紉者在那裏勸她。

她悽慘的哭着：「子沅，你好狠的心哪！子沅，你好狠的心哪！我們還有兩個孩子呀！」一盞燭光不大的電燈也好像甚為悽涼，閃出幽暗的光。

她的女同事對她說：「趙先生來了，你有什麼話對他說吧！看是怎麼辦呀？」

好久，朱夫人纔止住哭。拿出一封信來給我們看，這信是吉和輪船的賬房寫來的，大意說：「本月四日有一客，買三等船票，從上海到南京。」

詎於次日（五日）晨六時投江。急放

救生船撈救，已無踪影。遺有皮箱一，夾袍一件。夾袍內藏有一信，方知死者名朱子沅，內有貴處地名，故持函來報。希於十三日持信往敝輪可也。」

接着，朱夫人便竭力抑止了悲痛，對我們說：

「子沅和我，在這一年以內，彼此奔走追尋，最近纔同住在北四川路儉德公寓。我以為從此可以愉快而且儉樸的過下去，誰知他竟棄我而去

了！

「我每天早晨六點鐘要坐電車到此地來趕早飯，學習縫紉；因為我覺得女子倚賴男子是羞恥的。我要分他一部分的勞力，不讓他獨自負起生活的重擔來。我愈是想到生活的艱難便愈不能不努力奮鬥。爲了恐怕子沅寂寞，我特意回去與他一同用晚飯，自己燒來喫。我曾經囑咐他『我出去了，就回來的。你可以到廣東店裏去喫魚生粥。』」

「我看他這樣冷的天，還穿夾袍子，心裏實在難過，所以我替他趕做了兩件襯衫，還沒有釘上鈕釦，誰知他已死了！」說着她嗚咽起來：「他失業了一年半，我知道他處境爲難，時常從郵局裏寄棉袍子，皮袍子給他，他拿到手就當了。現在他還要吸白金龍

香煙，一天吸五十枝。我勸他節省一點，他就說不吸就做不出文章。不做文章還好，一做文章，人就更加糊塗了。因爲他是有腦充血病的。

「平時我們相吵。這一次久別重逢，他待我特別的好。有一天晚上他想起自己的身世不禁流淚，我也陪着他流淚，我們擁抱着哭了一場。他嘆了一口氣說：『小沅，我不該生下他來的，讓他在人世間受痛！』他又對我說：『唉，恐怕我要去在你的前面了！』當時我祇當他說的是神經錯亂的話。因爲他說到要死，也不祇一次了；可是失業一年半以來，他並不會死。

「有時他半夜裏醒來，忽的對我說：『你要替我撫養我們的小沅和小冬啊！』當時我不知道話有什麼深

意，祇是這樣回答他：『我們的生活都還成問題，怎能把小孩子從我母家帶到上海來呢！雖然我也很想念他們，也祇好讓他們住在湖南了！』

「這一次，本月四號，他說要到南京去，說是不久就回來，三天以內就有信來。果然，今天輪船賬房的信是在三天以內來的。而以前我所聽不懂的話，現在一想，全都明白了！我愈想，心裏愈痛！唉，他早有自殺的心了！趙先生，趙師母，尸首找不找得到了呢？」說時她又哭了。

我替她翻一陣吉和輪船的電話號碼，也不會找到。接着就是朱湘的寡嫂薛琪英女士（楊柳風的譯者）的慰問。

朱夫人又說起他最近的作品「他不是有一篇說怕老婆從趙元生那裏拿

回去了麼？他說這一篇文章怕要得罪人，他不願意登。」

我說：「這篇小品內容很簡單，大意祇是說女子倚賴男子，所以不應該男子怕老婆，而應該老婆怕男子，實是一篇泛論，並沒有特指何人，登出來決不會有什麼影響。但他一定要取回，我不便強留，祇得把這一千幾百字的稿子還他。還有一篇長詩收魂他也要取回，我因已經排好，不會給他。」

她說：「他取回這篇稿子，就用火燒了，歎息着說：『我不會說話，寫文章，一開口就容易得罪人。』」

我心裏想：「這大約是所謂『迫害狂』吧？他得罪人，雖是事實，正如施蛰存等之執彭家煌，「生無媚骨」，倒不是爲了文章。」

接着朱夫人又說：「以前我們同

住在寶山路附近，那時新婚不久，鄭振鐸先生時常幫我們的忙！現在我正想恢復以前的生活，誰知他忽然自殺了！臨走的時候還從薛嫂嫂處借去二十塊錢呢！」

我們替她打了兩個電報並寫了兩封快信給她的家屬，便毫無辦法的告辭了。

第二天便是薛琪英女士的來訪，說起已經報告救生局，請他們留意遺骸，並且已經買定了永安公墓的墳地。因爲急於寫這篇稿子趕入一月號，所以不及等到其他消息的到來，（如遺骸的下落，有無遺書等）便這樣急不擇言的匆匆寫了上面一段朱夫人的談話。現在且容我把我所知道的朱湘和我個人與他的交往略寫一點出

來。

朱湘是安徽太湖人，卜居於湘即以湘爲名，他的妻子就是湘人。他少年的事情，他自己寫過一篇我的新文學生活，將在青年界五卷二號朱湘紀念號中發表。我祇知道他後來在清華大學讀過書。同學如羅懋德，羅隴嵐，柳無忌都和他很要好，他們的文藝作品很多發表在柳亞子所主編的文藝雜誌上，出了四期即行停刊。

他的稿子最初都在小說月報上發表，長詩如貓語，王嬌，還鄉等，當時頗引起喜愛文學者的注意。此外他還譯了一些英國小說，後來集爲近代英國小說集。又譯有希臘悲劇數種，以應小說月報的希臘文學專號；這專號不會出版，因之他的翻譯也不會得

看機關問世。中國文學研究上也有他的幾篇文章，其中王維一篇所論尤精。

他的第一詩集是夏天，在商務出版；第二詩集是草莽集，在開明書店出版。

我與朱湘相識，就在草莽集付排校的時候。那時大約是一九二七年吧？他從北平到上海，正預備赴美國留學，趁便接洽草莽集的排法。他的設計很新奇，封面不寫字，祇有一個圖案，（呀，這圖案彷彿畫的是一個人在水裏游泳的樣子，難道又是預言麼？徐志摩自剖的封面不是有許多人說是識言麼？）祇許書背脊有字。每幅上下都有圖案畫，必須直排加空餘，新定出幾種雅潔的標點。必須這樣，不能更改；否則就不高興。他的

這一點固執的脾氣，我們早就從與他相交最深的振鐸處聽到。像這樣不苟且的態度，忠心於藝術的熱誠，真是值得我們佩服。

夏天裏的詩我說一句老實話，不大受到感動。草莽集的原稿，我看了以後，真是高興極了！我覺得這樣清麗柔婉的詩，在現代中國詩壇裏是很少有的。（我曾作有評論，收入現代文學雜論）因為欽佩，便想與他相識，因之決心到青年會去看他，途中遇見黎錦明，他也想去看他，我們倆就一同去。

我第二次去看朱湘，就拿荷花底稿給他看。他每一首都替我斟酌字句，這樣的熱心是我至今猶為感激的。

這兩次他給我的印象仍是「不苟」

二字。他說話很文靜，每每要略加思索方纔說出來。說話的聲音很低，舉動很緩慢，帶着十足的虔敬。我所遇見的熟人和相識者，很有幾個有這樣的態度。說實話，我有矛盾的心理，我不耐這種態度，喜歡隨隨便便毫無拘束的人；但是對於有這態度的人，又覺得特別發生一種敬畏的感覺。

當時他還有一本若木華集，（譯詩集）大都譯自金庫，交給開明，後來開明不曾出版。

他到美國去後，時常來信，也常替我所主編的文學週報寫稿子。他的信頗多讀書的感想，寫得很好，字跡又很恭正清楚，簡直近於美術品。本刊所選錄的幾封信，大都就是他在那時所寫給我的。

大約是一九三〇年春天吧？他從

美國回來了。我陪他同到海關，把他的一箱書取了回來，寄存在我家裏。

他取出一部愛倫坡全集（十冊）贈給我，又取出一部世界小說選（十冊）贈給我。沒有幾天，他就到安慶安徽大學當外國文學系主任去了。

他的這一箱書，小說較多，史帝文生和司各德都有全集，文學史和文學批評的書較少。法文書也有一小部。後來我替他分了許多小包寄還給他。其中有一本十日談，他用力最勤，全部加有註釋，與我國的今古奇觀互相比勘。

一九三一年暑假，他到上海來過一次，約我到安大去教書，我因北新方面的堅留，向他辭謝了。但我很感激他的盛意。

一九三二年五月，暑假未到，他

又到上海來，約我和戴望舒到安大去

教書，此外還約有方光蕪等。但校方祇要他一個人繼續教書，不要另聘多人。不知是否爲了這個原因他就不在安大教書了。當時我和望舒曾苦勸他，不要爲我們的事不去教書，以增加我們的內疚。他答應了我們，果然又到安大去，但他祇是去索欠薪，並不上課。我想，此外總還有別的原因。據他對我說，校方任意替他改了一個字。大約是「英文文學系」替他改了「英文學系」吧？因此他就拂然而去。（很對他不起，很類似的，他的一篇「說說話」，我替他改成「說話」，他是親眼看見的。）

此後他就失業，沒有找到職業，並且有不當教員的表示。好像柳無忌也請他到南開大學去過，可是他不要，寧可過漂泊的生活。

以前我說他的詩像王維；從此以後，這一年半，他的生活竟像杜甫。他自己在我的新文學生活裏談起，倘若他有錢買書的話，首先一定要把各種版本的杜甫詩集買來。最近我正在讀美國小姐 Florence Ayscough的杜甫一個中國詩人的傳記（*Tu Fu: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Poet*），每一翻閱，就不由得想起湘來。他又自比爲「一個行乞的詩人」台微司（*W. H. Davis*），可見他的生活之潦倒了。

大約是今年春天吧？他忽然跑到北新來找我。我一看，吃了一驚，他竟穿了一件破棉袍子，形容憔悴不堪。他附着我的耳朵說：「輪船上的茶房跟我來的，我還沒有買船票，行李



還押在那裏呢！唉，這一次所受的侮辱，可謂至矣盡矣，我簡直不好意思寫成文章。」（後來很隱約的寫了一篇徒步旅行者，還寫了一首詩，都在青年界上發表。）我連忙替他付了錢。

第二天他又來看我，說是見不得人，要借五元去買一件稍新的棉袍子，然後再來與我暢談。

第三天，他果然換了一件新衣，並且拿了一篇文學閒談來。不久他到杭州，又到北平。今年青年界每期所發表的許多詩文，幾乎都是他在春夏之間寫成的。

而朱夫人偏偏不湊巧，到處尋找他。朱湘去了，她來了；她去了，朱湘來了。朱湘到青島；她趕到青島，朱湘又到北平去了；她趕到北平，朱湘又到杭州去了……總之，好像走馬

燈似的，彼此不碰頭。據那晚朱夫人說，她結婚時的金項鍊，當了三百元，就在追逐的期間用掉了。

就是他們倆在安大，生活也不怎麼優裕，因為安大時常欠薪。他們在安慶所生的一個幼子，不到一歲，因為沒有奶喫哭了七天七夜，活活的餓死。這使我們想起杜甫的奉先詠懷：

「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

夏秋間，安大寄了兩次欠薪給朱湘，都是由我轉的，一次九十元，一次一百九十元，一共大約有二百幾十塊錢，他的經濟稍覺寬舒。

在上海時，我介紹他投稿給自由談，讀書雜誌，新中華等，大都須刊出付稿費，遠水不救近火。並且他不大願意找人，拿稿費又不願意拿稿費單去取，必須編者當面交錢給他。這

樣，他的生活就更加為難。即使一切沒有困難，靠這一點小稿費維持生活，終究是不容易的。

上月我替他介紹給現代作稿，說明稿到付款，每期登詩論一篇英國小說一篇，杜衡兄已經答應，杜衡兄還親自找過朱湘一次。

他的第三詩集石門集好像拿到商務去過，大約是被拒絕了。

我所認識的朱湘是一個性情孤高的詩人，一個純粹的詩人。他「生無媚骨」，不能容於斯世。他奔赴清流，他投江自殺……

一九三三、一二、一一。

# 汽車路

施鵬存

甯杭公路築到陳家溝的時候，關林剛把他底二十七塊  
費用完。這注錢，就是那汽車路在他底滿佈了土匪和淺沼  
的大荒地中間穿過的代價。在一二個月以前，有幾個外路

人帶來了些紅白的尖角旗，皮帶尺，和一個裝在三脚架上  
的，黃銅的，兩端裝着玻璃的管子。他們在關林底荒地上  
插了旗，用尺量着，並且用那個黃銅管子窺着，然後再走  
到關老墳背後阿毛家的田裏去照樣地插着旗，量着，窺  
着，其後再走到杏生家的那個大竹園旁邊去，繞着籬笆，  
又照樣地做了一套。他們都好像很忙，很急，從早上到下  
午，除了在杏生家裏買了一頓午飯吃的時候，沒有人看見  
他們休息過。最初，關林以為他們是從城裏來的畫野景的  
學生，沒有加以注意；但後來看出了他們並不是畫圖的學

生，當他們還在他自己底荒地上工作的時候，他就走到那  
個站在三脚架旁邊，伏在一張平鋪的白紙上畫鉛筆線的，  
穿西裝的人背後去。

他想不到應當怎樣問才好。他裝着乾咳嗽。一次，二  
次，那人才回轉頭來看他一眼，好像很愠怒着他無緣無故  
來打擾工作似的。這眼色又震懾了他，使他沒有開口動問  
的勇氣。於是他走到那個握着一節紅一節白的旗杆的二十  
一二歲的大孩子身邊：

「這種，這種是做什麼的？」他問。

「測量。」這是回話。

可是他正如沒有聽得回答一樣地不懂。他暫時沉默  
着，看看這很有些稚氣的學生，又看看那在遠處拖着皮帶

尺量地的兩個人。他想問怎麼叫做測量，但是因為從來沒有這個名詞的記憶，而且又沒有聽清楚，即使要學說一遍也不可能了。於是祇得搭趣着再問：

「做什麼呢？」

那稚氣的，但是更多地顯着傲氣的學生抬起頭來凝視着他：

「做什麼？就是測量哪！這裏要開闢汽車路，量出路線來哪。」

哦，量出路線來，這裏要開闢汽車路，而他們現在是在自己底荒地上。一個插着旗子，兩個量着，一個畫着，關林倒抽了一口涼氣，他放眼四下裏看了一遍這屬於他的原野，他曉得這又是官府裏要圍地的把戲，這原野也許不久就不再是屬於他的了。

一點忿怒，一點反抗，在他心裏蠢動了。

他差不多整天地跟踪着他們，看他們從這裏到那裏地工作着，一直到傍晚，當他們走出村口之後。在回家的路上，他走過了杏生的家。好像想着什麼計劃似的，他走進去了。

杏生嚼着旱煙桿，正在和他底兄弟潤生談論這事情。關林想曉得一點當這些量地的人在杏生家裏吃中飯的時候，曾經告訴了他們一些什麼，但是據潤生說這些人所告訴他們的也就是那學生告訴給關林的這幾句簡單的話。

「可是，爲什麼要量我們的竹園呢？」杏生底妻子獨自似地問。

「說不定汽車路要穿過你們的竹園呢。」關林猜想着。

杏生，這忠厚的老農人，靜悄悄地吸了一口煙，將煙筒頭在泥地上敲了兩下：

「到底是不是汽車路呢，誰知道？」

「怎麼，不是汽車路，那麼……？」關林覺得蹊蹺起來。

「上個月，菜園裏小和底乾爹不是有過信來嗎？」杏生回憶似地說。「他們那地方造了一個飛機場，說是打日本人用的，收了六百幾十畝田，咳！都是頂好的田，讓田的財主們一個錢也拿不到手……」

「飛機場！飛機場！」不等杏生說完，關林就急躁地跳起來了。「那是完了！倘若是造飛機場，我們的地就得全給圍了去。沒有用，全圍了，我聽見人家講過，啊！我

情願是造汽車路的，那不過是一條……」

「一條，」杏生底老婆說，好像對於關林的口氣很不滿意似的。「倘若穿過了我們的竹園呢？」

「這算什麼事，穿過一個竹園，就變作兩個竹園，不也是一樣？人家關老墳背後給破土造路，這樣的好風水還要保不牢呢。」關林嘴裏說着，心裏不禁連帶地想起那些耀武揚威的王開老底子孫，好像他們家運衰敗之後的一副破落戶相都呈顯在他眼前了。

於是他樂了。他曾經被關老府裏的五少爺送進拘留所裏去押過三天，現在他相信報應的日子已經就在眼前了。他快樂得忘記了那汽車路也會侵佔着他自己底土地的。

兩個禮拜之後，當他賣完了蔬菜到鎮上的那家茶館裏喝茶的時候，鎮公所裏的那個打雜差的阿順跑來告訴他，汽車路經過本鎮各地的路線已經發下在鎮公所裏了；凡是被汽車路佔用的土地，可以由地主去呈報畝分，領取地價。於是他立刻趕到那作爲鎮公的土地祠裏去，果然已經有許多人在看着一張掛在壁上的地形圖了。因了那鎮長的指點，他才看懂了汽車路所要佔用他底土地的方向。他底

那塊大荒地是長方形的，汽車路畫在他底地上就是一條對角線。該死！這麼一長條，可不知道路要多少寬，他沉思了一下，再沿着那汽車路線看過去。牠雖然經過關老墳背後，但中間還隔着一條小河，破不了牠底風水；杏生家的竹園卻免不掉要對劈開了。他一回頭，杏生兄弟都站在身旁，他們都沉默着。

「圈了這些地，可不知給多少地價？」潤生猶豫地說。

「不管多少，有得到手已經是好的了，祇怕不會……」杏生說。

聽着這話，關林對於這汽車路又覺得憤怒了：

「不行，人家不肯賣，難道好強佔的嗎？我們不賣！」他嚷起來了。

「慳大！這又不是問你買。路線劃定了，就是他的地了。他們給你定地價，你要也是這樣，你不要也是這樣……」旁邊有人在笑他了，那是鎮上藥店裏的老闆。

要也是這樣，不要也是這樣。關林開始感覺到一種暴力的威懾，他不再作聲了。他走出了鎮公所，一逕就走到他

底土地上去四週巡視着。這十幾畝地，原本是官荒，是他父親在光復的時候化了六十多塊錢領來的。東邊的一小半稍爲平坦些，高燥些，他就在那裏種了幾十畦的蔬菜；其餘大半的地上堆滿了一個個起伏的土丘，低窪的地方，雨後便成爲很大的汗潦和沼澤，都種不得東西，他也懶得去開墾牠。但是，因爲面積底寬廣，地價底飛漲，就是這樣一片廢地，現在也很值一些錢了。他回想着那在鎮公所裏看見的汽車路線，測視着牠底方位，一條平坦的鋪滿了煤屑和砂礫的大路穿過了他底菜園，穿過了那正中的大窪地，穿過西北角上的那個被孩子們稱爲「筆架山」的大土阜，於是出了他底地界，轉一個灣，借用了小河浜上的大路，讓過了阿毛家的田，一直鑽進杏生的竹園裏去了。這是他想像中的汽車路。

他在自己的菜園邊徘徊着，直到午飯的時候。他好像有許多思想，可是自己也摸不出一個頭緒來。對於土地底被收用，雖然有點像是憤怒的感情，但實在也並不真的怎樣可惜他底荒地；對於那在不久就會出現在眼前的汽車路，也同樣地有着喜悅和仇視這兩種矛盾的情感。直到開

始覺得肚子裏有點飢餓，他就很容易地擯棄了這種複雜的思想，嘴裏獨自咕嚕着回家了。

再過了十幾天，關林底荒地上被插了竹籤，印了白線，於是他到鎮公所裏去領來了二十七塊錢。據說本來是三十塊錢，因爲三塊錢的手續費是由鎮長扣除了的。二十七塊錢放在袋裏，到鎮上去吃了一碗茶；關林對於汽車路很高興了。他聽見那藥店裏的老闆說，開了汽車路之後，兩邊的地價就會漲起來的，而且鎮上的市面也會得興旺起來。這是於他有利的，他夢想着他底蔬菜能夠賣得好些，又夢想着他底荒地能夠照上等稻田的地價出賣了。海塘邊的漁村裏的那塊荒地，不是賣了好價錢給天主堂裏嗎？

買熱水瓶，買套鞋，給妻子買粉買布，又買了一個豬頭醃了，贖下來的錢就拿去推牌九，打寶，起先是贏了些，拿贏來的錢再去博，於是連本帶利都輸完了，這樣，不消三四十天，關林把他的二十七塊錢都花完了。

而這時候，本省的末段汽車路工程在關林底荒地上開始了。也許是因爲賭運不好的緣故，也許是因爲二十七塊錢在他袋裏已不留一個影子的緣故，也許是因爲他忘記了

這路基已經不是屬於他自己的產業了，他對於這劃定了的汽車路基，甚至對於這些在工作的小工，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不滿意。但他沒有方法，而且也沒有理由，能去阻止他們底工作。他祇在不被他們注意的時候，去偷拔了一個做標記的竹籤，或木牌，或是從土丘上踢幾塊石頭到路上去，這些舉動，雖然自己也明知是無意識的，但他覺得好像非如此不足以洩他的不平。

增加了關林對於這汽車路的仇恨心的，是他在這時候所聽到的關於路線劃定的故事。據說這汽車路本來確實是規定了要從他底荒地上穿出去，穿過關老墳背後的阿毛家的田裏的，後來因為關老府裏的四少爺和阿毛底佃主，那普濟善堂的董事陳老爺，爲了各自要保護他們底風水和田稻，所以去向衙門裏說通了。把汽車路更改了路線。這個故事，使關林對於這正在積極建造的汽車路，多做了許多無意識的破壞工作，非但他自己，甚至還說服了杏生底兄弟潤生，他們合夥着做這種洩憤的事情。

可是他們底微弱的，幾乎是看不見一點功效的舉動，並不妨礙了那汽車路底工程。那些江北小工，在幾個孔武

有力的監工底督促之下，工作得很快，路基不到幾天就填好了，又過幾天，後面碾平了，再過幾天，煤屑鋪上了，又在第二度碾壓了，更過幾天，轉灣的地方豎着彩漆的木牌了；尤其使關林他們驚異的是，當他們試沿着這條新開的大路走得遠些的時候，他們發現那一向架着一頂獨木橋的小河上，從不知什麼時候起，已經換了一座有欄杆的洋式木橋了。他們曾經有好幾次沿着這條新路，望東面走，最遠的時候是走到縣城的東門外，望西走，走過鎮外的兩三個村莊就不想再走這些了。他們拖着疲憊的腳，站在所走到的地方，向那不見終極的新路瞭望着，各人冥想在那兩極端的繁華的都市：上海和杭州。

一天早晨，秋陽溫靜地照在原野上，草間的露珠反射着的燦不定的光芒，關林與他底妻兒正在堂屋裏吃早飯。忽然他們聽見有一種陌生的聲音，波波地在從遠處響過來。關林底兩個兒子，八歲的阿金和六歲的福生，首先放下了飯碗奔到門外的場地上去；隨後是關林和他底妻子也好奇似地走了出去。他們望見有一個藍黑色的東西在他們底荒地上的汽車路上緩緩地爬行着，不停地發着波波的吼

聲。阿金和福生一會兒看着那不知名的怪物，一會兒回頭望着他們底父親。

「汽車，汽車來了！」關林叫着。當然是他第一個料想到這就是汽車，雖然他也是從來沒看見過這種東西。

汽車出沒於高高低低的土丘中間，在秋陽下與露珠競閃着美麗的光。在阿金和福生底天真的歡呼拍手聲中，關林遠遠地看見杏生和阿毛家裏的許多人都都打堆的站在他們屋後的榆樹下或田塍間了。他們底孩子們底歡叫聲也清清楚楚地可以聽到。這是第一次呈現在這鄉村裏的奇景，雖然是成人的關林，也不自禁其矇開了嘴露出高興的樣子來了。

被汽車路衝破了的那座「筆架山」，現在是變成了兩座峭壁夾峙在路底兩邊了。他們目送着那新奇的動物蠕蠕地鑽過了那峭壁，拐一個灣，出於意料地，停住在那兒了。他們看見有兩個人從車中下來，在那轉灣的地方不知做了些什麼事情，於是又上了車坐着，於是車仍舊慢慢地爬過去。牠在小河邊上爬着，爬着，爬進杏生家的竹園裏，給竹子遮擋着了。

關林和他底妻子，杏生兄弟和他們底家人，阿毛家的大人和孩子，都不約而同地趕到那汽車所停留過的地方去，看那兩個人究竟在那裏遺贖了些什麼。但他們所看見的就祇是一個白粉的十字形。一羣女人和孩子圍着他們四個男子，研究着這白粉的十字形底意義。

「也許這底下有藏。」潤生底妻子說，她是一個常常夢見掘藏的女人。

「哼，藏！有了藏他們還會記出了地方等你來掘嗎？」潤生駁斥着他底妻子。「說不定是礦，他們是識礦的。」

「礦那裏會在這裏？」阿毛說，他自以為比較地懂得一點礦學。「礦是在山上的。」

「這裏不是筆架山嗎？」杏生底大女兒說。

於是大人們都笑起來了。

「呆人，這是個土墩兒，你真當做是座山嗎？」年老的杏生對那羞赧得躲到人背後去的女兒說。「我看，也許這裏要造一個車站。」

這意見立刻被關林駁倒了：

「車站？不會的，車站在鐵上。這裏沒有人上落，不

會的。」他說。

「噢，我懂得了，這是個聖牌嚟，」站在關林背後的他底妻子忽然說出她底意見來。「這是天主堂裏的聖牌呀，這裏一定是要造一座天主堂了。他們是來看風水的。」

聽着她這樣的話，大家都低下頭去再注視一次這白粉的十字形。聖牌，是的，這顯然是他們所熟悉的，在賣漁娘胸前常常可以看見的聖牌。倘若說不是預備在這裏建造天主堂，那麼他們還有什麼別的理由要在這裏做一個宗教的符號呢？

「哦，又要勸人家吃教了。」杏生杞憂似地說。

「我們不吃。」杏生底女兒和潤生底妻子同聲地說。

「吃教，我也不吃的，」關林過疑說。「不過……天主堂……」

他心裏充滿了希望，一個不久——也許就是明天，就會實現的希望。他們要多少地呢？統統都要買嗎？應該賣多少錢一畝呢？六十？七十？在大家走散回去的時候，他抱着福生，嘴裏允許着他底孩子將來去坐一回汽車，心裏繼續着籌劃這個似乎非在當天決定不可的問題。

不到次日的午時，當他從城裏買完了蔬菜回來的時候，他就曉得昨天的操心是耗費了的。因為他看見有一些小工在那畫着白粉的十字形的地方工作着。他挑着他底空擔子走過去，看着，並且探問着，才知道因為這裏的路身太鬆了些，而且有着一個低窪處，汽車轉灣的時候容易闖禍，所以畫着要修築過一次的記號。是的，這白粉的十字形祇不過是一個要重修的記號罷了。

當每一輛閃光的汽車行過的時候，他感覺到失望與憤恨。

一個晚上，秋雨的季節降下了牠第一陣寒雨，在關林底茅屋上，場地上，荒原上，以及汽車路上和小河裏，淙淙地淋注了整夜的白水，直到天明才止。因為懶得走遠。關林就取了些蔬菜上鎮去賣了。鎮上的市面早，賣掉了菜再吃一碗茶。回家的時候還好像是很早的。滿天的濕雲裏微微地透露了一絲陽光，四野迴合，顯着一派空明的景象。關林沿着汽車路走，穿過了那被劃分為兩半的杏生家的竹園，他看見有一輛汽車正在從他底荒地上疾駛而來。這差不多是一瞬間的事，當那汽車正在穿過了「筆架山」預備轉灣的時



候，他看見牠忽然欹側了一下，就向斜刺地溜出去，滑離了大路，終於再欹側了一次，傾倒下去了，要不是有一個土丘給牠靠住，牠是一定會完全傾覆了的。同時，他又聽得一陣尖銳的，使人打寒噤的車輪煞制聲和一個女人底驚喊聲。

「啊，闖禍了！」關林失聲地嚷着，立即奔上前去。

當他走近那傾側的汽車邊，那車夫已經從車門裏鑽出來了。車前的一塊玻璃碎了，他底額上和手上被刺破了好幾處，淌着殷紅的血。但他並沒有工夫去措拭或包紮他底創傷，當他一看見關林的時候，就急急地招呼着：

「來來，朋友，幫幫忙。」

關林丟下了他底空竹籃，向車中一望，一對紳士型的夫婦正滾做一堆在掙扎着。因為車傾側得太利害了，他們都站不起來。於是關林幫助那汽車夫將車放平了。從震破了玻璃的車門中幫助他們跨了出來。除了那女的手臂上給碎玻璃稍微刺破一些以外，他們並沒有什麼傷創。

可是那紳士卻發怒了：

「你怎麼不小心，怎樣開的，眼睛瞎了嗎？」他斥詬

那汽車夫。

汽車夫不做聲，他回到汽車路的轉灣處去看了一下，獨自咒罵着：

「娘！這樣起碼的路！一場雨就沖得這樣的鬆？」他說着走回到他主人前面：「隨便什麼人開過來都要出事的。」

關林幫助那汽車夫將車輛推到路上之後，他們都仍舊坐上車，預備開走了。可是因為這樣一震，馬達壞了，那汽車夫再也開不動牠。於是他回頭對那紳士說：

「拋鏟了，推到站上再想法子罷。」

關林卻不過他底央求，將竹籃在杏生家裏寄放了，就幫着他把那汽車推向鎮上的汽車站去。在路上，他曾經想，倘若這位先生和太太下車來走了這一段路，也許一個人就可以推得動牠了。但是車中安坐着的那位紳士正在用心替他太太底玉臂用手帕包裹傷痕，他是不吝惜在到達汽車站的時候賞給關林六角小洋的。

在鎮上又逗留了一刻，當他從原路回家去的時候，他看見有工人在那出事處修築鬆陷的路身了。他揣着那六角小

洋的意外之財，不覺有一種企望，倘若再有這麼一注生意啊！

這種企望常常在雨天裏在他心中起着古怪的作用。終於有一天，在同樣的一個夜雨初霽的清晨，他獨自帶着一柄鋤跑到那半座「筆架山」背後的轉灣處去停留了一下，然後再回來坐在堂屋中，眺望着霧氣空濛的秋晨的田野。

在二十五分鐘之後，他獲得了第一次的勝利。

在兩個星期中，他從他底設計上賺了六塊錢。

於是公路管理局派人來在這怪異的地方豎立了一塊紅色的警告牌：「危險！緩行！」

他覺得有改換地點之必要的時候，天氣已經轉晴了。十幾天不下雨，泥土都是很乾燥的，每一輛汽車行過的時候，祇有一陣灰塵揚起來，但是很輕快地不再有膠輪黏糊潮濕的沙土的聲音了。一日清早，他在一個比較的款斜的路面上，照例地用他底鴉嘴鋤掘着煤屑，泥土和瓦礫。因為沒有方法使牠變得鬆而不陷，他回到家裏去拆了一條火油箱上的薄板，拿來覆在他所挖掘的土穴上，然後照樣地用煤屑和泥土鋪掩在上面，正如一個修築堅固的路面

一樣。當他剛才完工，他看見阿毛遠遠地走過來了。好像已經被發覺了陰謀似的，他緊急起來了。

「關林，你在做什麼呀？」阿毛問。

「捉蚯蚓，給鴨子吃。」總算很有急智地隱過了阿毛，趁他還沒有走近來，裝着手裏握着幾條蚯蚓的樣子，關林就匆匆地回家了。

這一天很奇怪，整個上午沒有汽車行過。直到吃午飯的時候，一陣宏大的車輪聲在他底荒地上響着了。這是一輛載着不下二三十人的大汽車。關林目擊牠穿過了幾個土丘，忽然，像馬蹶了前蹄一般，很輕快地晃了一晃，全身倒下在路旁的低窪處了。

車中發着一陣異乎尋常的慘叫，接着又是一陣騷亂，這使關林感受了第一次的顛慄。

這一場禍事並沒有用到他去推那輛傾覆的汽車。他祇會被派着抬一個折斷了三枚牙齒而暈絕的乘客到站上去，但是也沒有得到錢。傍晚的時候，一輛形狀奇異的汽車開了來，把傾覆着的那輛汽車吊起了。同時有幾個人在那凹陷的土穴邊踏勘了一回，望鎮上走去了。

事情好像比以前的嚴重了，關林沉默地坐在白家堂屋裏。

他還沒有恢復了他底常態的時候，那曾經在土穴邊踏勘過的幾個人帶着兩個警察顯現在他門前了。

「喂！剛才汽車出事的時候你看見嗎？」一個大肚子的入問。

「沒有看清楚，我們在這裏吃中飯。」關林心虛地回答。

「你看見今天有人在那地方掘地嗎？」

「沒有，沒有看見。」他顫慄了。

「那麼你今天早晨在那地方幹什麼呢？」一個警察問。

「我，我……我捉蚯蚓，給鴨子吃……」

「哼，帶他去！」另外一個穿黑袍子的大漢揮着那兩個警察。

於是，在妻子底號哭牽曳的紛亂中，關林真實地感覺到他自己底犯罪了。沉默地，膽怯地，他被那些法律的執行人推挽着，走過鎮市，走進縣城，被囚禁在拘留所裏

了。

由於阿毛底口供，和從他自己家裏查抄出來的被拆毀的火油箱，關林被證實了是犯了罪的。由於他妻子底輾轉託人討情，關說和哀求，他底罪被裁定了，處罰并賠償損失二百元，或以二日拘役抵一元。

關林和他底妻子當然都不願意擔受這四百日的可怕的拘役。但是，一百元呢？「你去借借看，什麼地方去湊湊，」隔着一重木柵，關林會哀求似地對他底妻子這樣說。

一天，二天，三天，他等候着他妻子底好消息。在第九天，她帶着他期待着的好消息來了。

「有了沒有？」當他底妻一走近木柵，他就焦急地問。

「有了，已經交進去，等一會兒你就好出來了。」他底妻子點着頭。

「噓！」他透了一口氣。「什麼地方去借來的？」

「借？什麼地方去借！……」

「那麼？……」他懷疑地問。

「我把我們的地賣了……」她懼怯地，低下了她底眼晴說。

「什麼，賣了那塊地？賣了多少？」

「二百。」她低聲地說。

「二百？統統賣了嗎？」

她點着頭。

「賣給什麼人？」他低聲問。

「賣給天主堂裏。」

「什麼，賣給天主堂？」

十一月三十日。

### 施蛰存先生的創作集

上元鏡 (第一短篇集) 六角五分

將軍底頭 (第二短篇集) 八角

梅雨之夕 (第三短篇集) 七角

善女人行品 (第四短篇集) 九角

現代書局經售

# 香稻米 (續)

洪 深

## 第二幕 穀價賤

黃二官家門外稻場，四面有疏疏的竹籬圍着。出籬向右一條小路，

可通至五奎橋。隔離遠望，隱隱可

見周鄉紳家的祠堂。稻場上堆着五

七幢稻草，在那溫和的冬日陽光

中，確似一座座的金塔。當中，靠

大門，放着幾張竹椅，黃二官陪着

謝先生，坐在那裏負暕談天。

謝先生 (頭髮全白，穿一件深藍色舊綢的棉

袍) 是的，是的。(拿起旱煙袋，吸了一

口煙) 是的，穀價又跌下去了。

黃二官 (穿件黑布棉袍) 自從十月裏來，

穀價是一步一步地跌落，一點沒有

轉頭，現在好像是在兩元左右，比

去年要相差一半了。

謝先生 是的，種田人那得不心焦。

黃二官 今天已經是陰曆的十二月初

八；離開過年，是一天一天的近

了。年腳下有多少事情要做，有多

少債務要還，我的穀子，難道真可

以併着不賣，併過年麼！

謝先生 是的，真是難。

黃二官 我想，最要緊的是錢糧，真

的弄到縣衙門口人下鄉來催，多化

費錢還不必說牠，囉唆起來也實在

是無趣。所以我趕緊先出脫了頭二

十擔穀子，湊湊弄弄，叫孩子們送

進城去，先把錢糧繳納了。至於我

其餘的穀子呢！(四面張望了一下)

謝先生 是的，怎麼樣？

黃二官 我想做一件我們這個鄉村裏

從來沒有人肯做過的事！

謝先生 什麼呢？

黃二官 把穀子糶給販米出洋的客

人！

謝先生 (勸卷哦！)

黃二官 我聽見人說，祇有這種私下運米出洋的客商，還肯出好價錢。

謝先生 不過，姜老爺不是要你把穀子都糶給卜公和麼！他們好像是有聯手的。

黃二官 我把欠姜老爺的錢，照本照利都算還他就是了。他也不好再說什麼。

謝先生 可是村裏人都要議論你，責備你的！

黃二官 那也祇好讓他們去議論了！世界是這樣的精法；有錢的富人，慢慢地都變窮了；窮人竟是飯都沒有吃了。叫我們怎麼樣呢！(謝先生含著煙，沉思不語。)

黃二官 (深深地嘆了口氣)咳！  
謝先生 咳！

黃二官 鄉下弄成這樣苦，叫我們去

怪那一個人好呢。鄉下人的運氣，可說是壞極了。

謝先生 不過，(慢吞吞地說)我倒早就料到的。

黃二官 (愕然)料到的麼！

謝先生 照現在人的過日子，遲早會有這樣一天的。「自作孽，不可活！」這真是咎由自取！

黃二官 (駭然)謝先生，這句話，我卻不明白了。

謝先生 別的且不說，現在人過日子，不論家裏有沒有，吃要吃好的，穿要穿好的，用要用好的！那城裏人不知稼穡之艱難，這樣的圖舒服，貪享福，也還罷了，何以鄉下人，偏去學那城裏人的樣呢！

黃二官 何以見得呢？

謝先生 別的且不說，現在鄉下人自

己看不起鄉下的東西了！譬如講吃的，從前鄉下人吃的是什麼？五穀

是自己田裏耕出來的，菜蔬是自己園裏種的，雞鴨是自己園裏養的，豬羊是自己園裏喂的，魚蝦是自己

在塘裏捕的。現在鄉下居然有人吃起罐頭食品；烹調小菜，居然要加「味之素」了！

黃二官 誠然。

謝先生 再譬如講穿的，從前鄉下人穿的是什麼？粗布是自己織的，帶子是自己打的，笠帽草鞋蓆衣是自己編的。現在呢，土布不穿，要穿人造絲了；棉襖不時髦，要披毛線衫了；笠帽蓆衣太笨重，改拿洋傘

了。脚上要套橡皮鞋，那草鞋祇有在爺娘死了的時候，孝子還肯穿穿

罷了！別處我不敢說，我們江南，的確是這種情形，是不是呢？

黃二官 正是的。

謝先生 鄉下人拼命跟着城裏人學；

城裏人呢，又拼命跟着外國人學！

別的且不說，單看女人的脚上；什

麼高跟鞋，比從前包小腳的時候

用的木頭「高底」還要高；什麼摩

登皮鞋，祇有鞋底，沒有鞋幫，五

個脚指頭，全都露出在外面的；

什麼長統絲襪，說是長得連褲子都

可以省去不穿；又有什麼短統罩

襪，短得連脚膀又精赤得光光的。

總而言之，凡是外國東西，不論牠

是怎樣的荒謬古怪，中國總有人要

買來用的。先是城裏，慢慢地傳到

鄉下。

黃二官 (點頭)這也是有的。

謝先生 二官，在你我年輕的時候，

不要說鄉下人動用的東西都是自製

自用，難得向城裏去買；而且鄉下

人做的東西，還可以賣給城裏人，

賺城裏人的錢呢。現在鄉下不搖棉

花不織布，可賺的錢，已是少了；

還加上要出大價錢，買城裏的洋貨

和「充洋貨」，日積月累，那會不

把鄉下的錢都盤光了呢！

(謝先生是案來不發牢騷的，今天都把胸中的

鬱積，宣洩無遺；此刻卻又覺得自己是多言

失言了，竟是沉默起來。)

(黃二官細細地照謝先生所說的一番話，也

是低頭無語。)

(這時荷香和謝先生的兒子大保便走了過來，

大保穿着學校裏冬季的制服，手裏提了一個

大保 (喊謝先生) 爹爹。

謝先生 唯。

大保 黃家阿叔。

黃二官 唯。

荷香 謝家伯伯。

謝先生 唯。衣裳都洗好了。

荷香 洗好了多時，(拿大保)我們早就

來了。聽見謝伯伯和公公講得起

勁，大保說「不要打斷你們的話

頭」，所以我們不進來，立在外頭聽

了一歇。(拿過大保手裏一桶衣裳)我現

在曬晾去了。(去到後場的一角，支起

竹架，繫起繩子，把洗的衣裳，一件件曬

開。)

(大保不好意思就跑去。)

謝先生 (向大保)你幾時回到學堂裏

去？

大保 還有十多天呢。寒假放兩個多

禮拜，可是陰曆過年不放假的；你

們的新正初一，我們原是在學堂裏

上課。

謝先生（微微搖頭）從前的老規矩，樣樣都改變了。

黃二官（忽然注視到荷香的脚上，嗔呼）

荷香。

荷香 唯。

黃二官 你腳上的絲襪是那裏來的？

荷香 這不是絲襪，是機器洋線襪。

黃二官 你幾時買的這種東西？

（荷香有些難為情，不好回答。）

黃二官 多少錢一雙——噢！爲什麼

我問你，你不說話？

荷香 我不曉得。

黃二官 奇事——

大保 她是不曉得的。一塊錢四雙，

我從城裏買來的。

黃二官 原來是你送給——哦——哦

——哦——呵呵！

（失笑了，看着謝先生。）

謝先生（爲了荷香的關係，又不好當面罵大

保；覺得祇是咳嗽）嘿！哼！

大保 我曉得爹爹是喜歡土貨的，看見機器做的東西，統說是不好的！

不過，我們學校裏先生講過，機器是省替人工的，機器愈發達，人類的苦頭，纔愈吃得少。譬如說，洋龍打水不比水車車水省力得多麼！

黃二官 這話倒也有點意思。

大保 我們先生說的，什麼叫做「文明」，就是把機器來替代吃苦的人工，使得人類所過的日子，比較舒適些。如果現在再縮回去，過那從前自織白衣，自耕自食的生活；爲了要節省刻苦，把好的東西

一概不吃不用，那好像是肚皮餓的人，不去尋東西吃，反而把自己的褲帶束緊了！

謝先生 現在的學堂裏不知你們教些什麼東西！你這樣年紀輕輕，便敢這樣肆無忌憚的亂說！你豈不曉得，多用機器出品，多用洋貨「充洋貨」，就多給外國人賺了錢去麼！

大保 這個，學校裏先生也講過的，可是這個與機器無關。我們中國人自己就不好用機器麼！至於外國人括取中國人的錢，這是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的一種。

黃二官 什麼？！

大保 經濟侵略的方法多得很，其中之一就是和你通商。他們把外國工廠裏大規模地用機器做成的東西，運到中國來想盡法子銷給你，有的



是東西比你的又便當又好又美觀而價錢高得有限，有的是東西好了而價錢還要比你便宜，慢慢地把中國的土產土做的東西都擠得沒有了。

而且，還有時候，明明是貴重的成本很高的東西，因為他國裏有多餘過剩，他們便拿極賤的價錢，傾銷給你。還有時候，索性將機器搬到中國來，用了你的原料製成商品賣給你。總而言之，他們要搶掉中國人的生意，更要弄得你們底吃的用的穿的無一樣不靠外國貨。結果是外國的商人老闆都發了財，中國人祇配一年到頭做牛做馬聚起幾個錢，送給洋大人化用享福就是了！

黃二官 (喜得感動) 我們不好不買外國貨麼？

大保 用得你作主麼！他們用兵船大

砲來威駭你，逼迫你和他們簽訂讓

他們佔便宜的通商條約，強制你不許增加關稅；不許你不買他們的貨物，也和從前不許我們不買他的鴉片煙一樣！

黃二官 照你這樣說起來，將來我們怎麼得了呢？

大保 是不得了的，除非——除非——我們先生說的話，一時也說不完呢！(忽然不說了)

(黃二官未必全信大保的話，但是他激盪了情感，覺得甚不自然。)

荷香 (嘆) 大保，我衣裳晾好了，你現在要我盛臘八粥給你吃了麼？

大保 (正在有所思慮，聞聲頓然) 我來了。(隨即荷香進屋裏去了)

黃二官 (一半自自語地) 我想，除非我們也有兵船大砲，同外國人打一仗，是弄不過他們的！

謝先生 外國人肯讓你安安逸逸地造起兵船大砲去打他們麼。大保還是小孩子的見識，說些空話。

黃二官 不過，現在的小孩子，比起我們年輕的時候，聰明得多了。我們從前那裏會曉得這麼許多呢！我看，大保和荷香，倒正是好一對。

謝先生 我祇怕他們不會再肯像我們這樣在鄉下吃苦的了。

黃二官 (想了想，呵呵大笑起來) 明春下過定之後，我同你做了親家，我倒還要借長你一輩呢！

謝先生 (也是大笑) 呵呵。(這時候黃妻拿了些針線生活出來。)

(謝先生便立起身來。)

黃妻 (忙道) 我這邊有椅子呢，你請坐。

謝先生 我想回去了。

黃妻 太陽還是高高的，何不多坐一

歇。

謝先生 恐怕城裏有人到祠堂裏來

呢。

黃二官 這樣好天氣，我陪你去走走

罷。

(兩個人慢慢的踱着走了。)

黃妻 (將幾張竹椅順手順過一邊，對面裏轉)

他們都走了。

(荷香的短端了一盞剛釀好的風菜出來，放在當地；又將牆腳邊晒着的大鹽，搬過一個；動手將風菜一顆顆的放入鹽中。蓮香在旁邊看着，覺得有趣。)

(祇見厚大從外所懷裏慌張的奔進來。)

厚大 (四面亂看)公公呢？

黃妻 同着謝先生朝東去了。

厚大 那末，爹爹呢？

黃妻 還在街上茶店裏和姜老爺卜老

闊談講穀價呢。

厚大 咳，桂升的娘又不在家裏，我

真不知道怎麼樣纔好！

黃妻 什麼事？你為什麼這樣慌亂

呢！

厚大 桂升捉了進去了。

黃妻 捉進去了！

荷香的娘 為什麼要捉他呢！

厚大 他——爲了——就是——五

奎橋——(忽然發情感所克服了，一交跌

坐在椅內，兩手捧着頭，哭喪着臉，雙腳亂跳)倒霉，晦氣，總是鄉下人倒霉卜——就是了！(十分悲憤，話都說不上來)

(這時蓮香已經跑進屋裏，把新娘子荷香比

保一齊喊了出來，悄悄的立在一邊是看着。)

黃妻 你好好的說，不要這樣駭人。

厚大 (碼力的靜定自己)我不是同着慶祥

阿叔，桂升，三個人進城的麼！阿

叔到各處米店裏去兜賣穀子，打聽

行市去了。我同着桂生到縣衙門裏

交納錢糧。照往年的老規矩，正項

是每畝一元六角五；帶征的附加稅

以及什麼捐什麼費，合起來也是一

元六角五。那知道今年在附加上又

加了五分！我們曉得，既是增加，

就不能不繳，已經打算照數拿錢出

來了；偏偏衙門口的人又高興多了

一句口，對我們說，「這新加的

五分頭，是建設費，歸建設局裏

的！」桂升就熬不住要問了，「今

年鄉下不曾看見什麼建設，爲什麼

又要增收建設費呢？」衙門口的人

說，「建設的事情多着呢，譬如你

們東南鄉，今年不是新造了一座五

奎橋，那不就是建設麼！」

荷香 咳，五奎橋是我們鄉下人聚

了錢造的，與他們什麼相干！

厚大 是呀！桂升就對他們這樣說：

「我們爲了要打水救田商量拆橋，你們縣裏不會有個人來作主；我們重新修造大橋，你們縣裏不會拿出一個錢來幫忙。現在新橋都完工了，你們倒來向我們收取五分頭的建設費了！鄉下人無論是怎樣笨，

怎樣好說話，也不肯這樣張開了眼睛做「肉頭蠢頭」！這個錢，我們倒有些不高興出；你們倒是不容叫牠是建設費好了！」

大保 這話也不錯呀！

厚大 衙門口的人把面孔一板，罵桂生放屁；他道：「你們造橋之先，建設局也替你們看過圖樣；開工的時候，局裏也派人下鄉去察看地形；橋到快完工了，局裏又派人去

查驗過材料工程。公事辦過不少呢，收這幾分建設費，還不應該麼？」桂升就問：「明年還收不收呢？」衙門口的人說：「明年再說明年的話；你今年如果不交，你就是刁頑抗稅，拖你到法院重辦你！」桂升的脾氣又不好，三說兩說，大鬧起來了。

黃妻 你爲什麼不勸勸呢！

厚大 我對衙門口的人陪了多少不是，說了多少好話；又再三的勸了桂升，桂升已是鞭了下來，已經拿錢出來交納了。那衙門口的人一味地仗着官勢打官話，一定不肯放過他，硬說他是妨礙公務，把他送了公安局了。我多求了兩句，幾乎連我也關起來！

（大家聽了駭然，半晌無語。）

厚大（憤恨）世界上哪有這樣不講情理的事！

黃妻 這也難怪桂升。什麼自治附捐，教育捐，公益捐，區公所經費，積穀費，清鄉費，現在又是什麼建設費，名目多得記都記不清楚，數目是比正主錢糧更加大了，咳！

（一個四十多歲的農婦，神色強健，踉蹌走來。）

來。）

蓮香（先看見，忙叫）桂升家阿姆。

桂升的娘 厚大，厚大——

黃妻 請坐——

桂升的娘 我家的桂升呢？

厚大 阿姆——

桂升的娘 村裏人亂哄哄的說，桂升因爲抗納什麼捐，被衙門口人打了一頓，關起來了。

厚大 (很爲難，但不得不實說) 是的，先是大家口角了幾句，後來揪起來，被衙門口人叫了幾個警察拖去的。

桂升的娘 (呆了) 阿呀！

厚大 恐怕要辦一個罪名。

桂升的娘 (擔心) 罪名！

(大家是你看我，我看你，沒有話說。)

厚大 我自己沒有法想，所以我在城裏尋到了慶祥阿叔——阿叔已經去想法子求託人情了——不久就有信息來的。

桂升的娘 (憂急) 那末，桂升幾時纔會回來呢！

厚大 我——我——

桂升的娘 (十分憂急) 桂升到底幾時纔回來呢！

厚大 我也不曉得。

桂升的娘 (急子心切，幾乎不勝情急) 你

怎樣好說不曉得的話！

厚大 我——我也——

桂升的娘 你同桂升一起進城去的，你爲什麼一個人回來！

厚大 (叫屈) 我還冤枉吃到兩個嘴巴

呢！他們蠻不講理，說我們咆哮官廳，非嚴辦不可；我那裏能夠鬧得過衙門口的人麼！

大保 厚大也是沒有法子的。

(桂升的疑心裏也明白，這是不好怪得厚大的，默然不言的半晌，不覺嗚咽哭起來了。)

(大家看了，也是嘆然。)

黃妻 這種口角打架的小事，大概不會有什麼大罪名，不久總要放出來的。

桂升的娘 (一路悄悄的哭泣着，一路緩緩的

數說) 我不知說過勸過桂升多少次了；我說，你這個毛頭星，直頭老

虎，我曉得你總要闖了禍完結的！

現在的世界，人家都是一把把的刀，我們就是一塊肉，祇配被人家斬割拷打，那裏會有我們的便宜，

還好和人家爭論什麼公道是非麼！你這樣強頭倔腦的，動不動要和人家講理，一點不肯吃虧，一絲不肯

委屈，果然今朝弄出事情來了！你

這次是好好的要吃點苦頭的了！

(她哭個不住，雖不號咷，卻也傷心；衆人真是欲動無從。)

(這時候黃二官和慶祥領着一個人匆匆走來。)

黃二官 (看見桂升的娘) 好了好了，在這裏。

(那來的一個人，穿着青灰色的毛葛羊皮袍，外面罩着一件黑呢的長大衣，頭上戴一頂北方通行的捲邊皮帽。)

(黃妻等不曉得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大家

着他。

慶祥 這位是做米豆生意的胡志高先生，不關事的。(轉身讓胡)胡先生請坐。

胡志高 你不必來招呼我；我候一歇好了。你們講桂升的事。(退在一旁)。

黃妻 (向慶祥)桂升怎麼樣了呢？

黃二官 不礙事，不礙事，慶祥已經在公安局裏打聽得着實了！

黃妻 幾時纔好放出來呢？

慶祥 他們明早上解送地方法院，判下罪來，至多不過監禁二十天。

桂升的娘 二十天！

慶祥 要不然就是罰款十塊錢。

大保 噫！

慶祥 這個已經算是很好的了。

黃二官 你爲什麼不求託個人情呢？

慶祥 他們說，這是縣裏叫捉的，不

能辦一下；就是請姜老爺向他們局長說情，也沒用處的。而且這算是辦得頂輕的了！

大保 那末，就這樣聽憑他辦了麼！

慶祥 人關在他那裏，不聽憑他又怎麼樣呢！

荷香 照我說，還是監禁二十天罷，

鄉下地方輕易拿得出十塊大洋錢麼！

(衆人聽了這話，雖覺刺耳，卻也無言反駁。)

桂升的娘 (又嗚咽起來)我們一共纔種

得幾畝田，能有多少出息！全靠一個冬季裏，桂升在城裏賣魚，做點

小生意——

黃二官 這個你倒不用着急！我們多年的鄉鄰，你如果缺少用度的

話——

桂升的娘 那是我不好叨擾你們的！

黃二官 有什麼要緊，將來桂升出來，還我就是了——好在桂升沒有

什麼大不了的事，不久就要出來的，你放心好了！

桂升的娘 現在也祇好聽天由命了！

(立起身來，待要回去)

荷香的娘 (忽然不忍)來，我陪伴你回去。

黃二官 正是，你送送她罷。

(桂升的娘一路擦着眼淚由荷香的陪伴着去了)

慶祥 (見她們走遠，轉身)胡先生請過來。(對他的親說)這位胡先生是外路

來的收米的客人。

黃妻 胡先生坐坐。

胡志高 不敢當，不敢當；我想你們就領我去看看穀子罷。

慶祥自己領他去着。慶祥拉了他一把衣

裳；二官便立定了。

慶祥 厚大，你領胡先生進去看看罷。

胡志高 好的，一樣的。

大保 我也去。

（三個人都進屋裏去了。）

慶祥 （低低的對黃二官說）榮祥還在茶店裏，和姜老爺卜老闆議論穀價；兩邊的價錢再也合不攏來。卜老闆祇肯出到一塊九角一擔，一個銅板不肯再添，阿哥巴望他肯出到兩塊二，至少也要兩塊一角半。翻來復去，爭論了好幾個鐘頭了。姜老爺坐在旁邊，氣鼓鼓的面色不大好看，說的話已經是聽不聽了！

黃二官 （搖頭）價錢愈聽愈不對了。

慶祥 這兩天的行市，不過這樣；至

多一兩角洋錢的上落！

黃二官 （指屋裏）他肯出大價錢麼？

慶祥 這個胡志高城裏是沒有行的，收了穀子立刻裝船往外路運。人家說他是做外國人的生意的，偷天換日，花頭多着呢！

黃二官 （明白了）嘿！

慶祥 我已經和他說好了，一律現錢交易；穀金兩清。價錢呢，等他看過穀子再談，總要比行市高些。

黃二官 同這種人交易，心裏總有些

駭怕；他在城裏又沒有行——

慶祥 我是不管的；既然要做了就不怕。這是我們辛苦種出來的穀子，又不是偷來的；多賣幾個錢，就不應該麼！管他出洋不出洋？

黃二官 不知道他的價錢，到底比別

人家的高多少？

慶祥 這個要談起來看。不過，照這樣的市面，能多一角就是一角，能多一塊就是一塊，能夠多些就算好的了。

（胡志高厚大和大保從裏面出來。）

慶祥 你好好的和他講罷。

黃二官 胡先生都看過了？

胡志高 看過三五圈，用不着多看的。

黃二官 穀子是好的，是不壞。

胡志高 穀子都是好的。

黃二官 價錢呢——

胡志高 自然自然，我出的價錢，自然要比別人高些。

黃二官 （吞了一口氣）唔！

胡志高 今年的穀價，跌得實在太不成話了！比起前幾年來，真是天差地遠！記得有一年，大約因為米產

得少，穀子的價錢，頂高到過六塊

一擔，白米到過十幾塊一擔的。

黃二官 有過的。

胡志高 這叫做「物多必賤」，今年這樣十足大豐年，穀價就此抬不起來了。

黃二官 我的穀子不知道胡先生肯出什麼價錢？

胡志高 照他們說起來，米穀是硬旺生意，決不能相差太多，至多不過三分到五分的上落。

黃二官 三分到五分！

胡志高 我呢，自然還要出得多些。

我倒並不是成心攔阻，我也是將本求利，不過對算和別人不同就是了。（又冷笑）有人以為我私下運米出洋，發了外國人的洋財，所以肯出大價錢，那真是笑話奇談了！

（大家聽不到他會說這句，倒是愕然。）

胡志高 如果我真能夠運米出洋，我倒好了！我銷的祇是廣東一路天津

一路；因為我自己下鄉，不託城裏行家經手，他們就亂造我的謠言。

黃二官 是的。

胡志高 老實說，現在那裏還有什麼中國米出洋，倒是洋米大幫大批傾山倒海的運進中國了！據說中國人一年要吃三千來萬擔洋米，合起洋錢來，近兩萬萬元呢！

大保 是的，洋米搶了中國米的意思，我也聽見我們先生說過的。

胡志高 是不是，他也聽見人家說過的。近來外國人的金洋更加低落，洋米的價錢愈好便宜，中國米的銷場更要被洋米多搶些去了！

黃二官 （嘆嘆）我——的——穀——

子——胡——先——生——

胡志高 今天的行市是一塊九，我出——我出（翻臉了）兩塊零二分，比他們已經高出一角二分分了。

黃二官 （笑了）胡先生 不瞞你說，如果在兩塊肯賣——

胡志高 壹角兩分一擔，兩百多擔，也有十幾塊洋錢了！

慶祥 胡先生，你生意做得大，請再添點。

胡志高 添不上去的，別人祇有三分五分的上落，我多出一角二分分了。再想到舊年三塊四塊的價錢，是做不到的了。

黃二官 我們巴望每擔兩塊二角。

胡志高 我極願意多出。如果我好做生意的話，讓你們多賺幾個錢，快快活活的不好麼。不過，今年的米，

不知怎麼會這麼多，實在太多了，

吃不完！你聽我一句話，不是我硬

要勸你，明年你們大家少種些。米

出得少，穀價自然就高了！你不聽

見在美國地方，把棉花填在泥內，把

牛乳倒在溝裏，把麥子當柴燒麼？

無非要叫市面上貨色少些，價錢好

高起來。這不是說笑話，這都是實

在的事情！

大保 中國的米，倒並不是多得吃不

完。穀價便宜，是另外有道理的。

胡志高 （他也不想不到一個年輕孩子會反駁他的話）

的嗎？

大保 你說的洋米，也是一個道理；

其餘還有呢！

胡志高 還有什麼？

大保 第一是交通不便，穀子多的地

方，不容易運到穀子沒有的地方

去；第二是捐稅太重；第三是還有

一般不管農民死活祇顧自己發財的

奸商從中「做鬼」操縱！

胡志高 噯——噯。

大保 所以有的地方，穀子多得沒人

要；有的地方，像陝西甘肅一帶，

好些人沒有東西吃，每年都鬧饑

荒，看着要餓死呢！

胡志高 噯——噯。

慶祥 胡先生，做生意總有討價還價

的，你多少總得添點。

胡先生 既然你是這樣說了，我是再

爽快不過的，我就再添一點就是

了。

慶祥 請胡先生爽爽堂堂說一句。

胡先生 這樣子罷。我添點，你們也

幫幫我的忙，我把船放到五奎橋，

你們把穀子挑送到船上，就在船上

過秤。

慶祥 （看一眼黃二官） 這也沒有什麼不可

以，爹爹？

胡志高 我添到每擔兩塊壹角；如其

你們肯賣了，我明天叫船來。

（慶祥看黃二官，以目示意——黃二官似乎是個了。）

胡志高 秤呢，公公道道的漕法秤。

黃二官 （略舉漕法秤）

胡志高 是的，漕法秤！

慶祥 爲什麼不用公秤，我們鄉下一

向是用公秤的！

胡志高 （笑） 我到鄉下收貨，一向

都是用漕法秤，你們好去打聽的。

黃二官 這樣，秤頭上要吃虧，價錢

又是不對了。

胡志高 我的價錢比人家高出兩角

了；本來像米穀這樣硬貨，有兩角



錢可以上落的麼！

賈二官（憤憤地，不能自已）胡先生，

不瞞你說，我們鄉下，實在窮死苦死了，全靠你們城裏有錢的，做生意的人，伸隻手，幫助，救救我們！（屢屢敲來，骨之痛心）吃用的東西，買起來這樣貴；公家的捐稅，數目這樣大，名目這樣多；我們身上負的債，利錢這樣重，逼得又是這樣緊！（十分沉重）是的，債！債！債！鄉下人那一個不欠債！一年辛苦到頭，種點東西出來，還債都不夠。一年一年的利錢滾上去，一年一年的債款加上，永遠不會有乾淨的一日！（想起自家，更是不了）再是像我們這種人家，人口又多！大大小小，個個人下牀要衣，張口吃飯！（看着胡志高，寫字的樣子）我們鄉

下人所以纔不能不要銅錢，不能不

和你們爭穀價。真是，「一錢不落虛空地」！一擔穀子，你們多出一分錢，鄉下就許有個人換件新衣了；你們少出一分錢，鄉下就許有個人少吃一頓飽飯了！（酸酸地解說）胡先生，你看不出我們發極的樣子麼？我們真是沒有法子了，所以纔尋到你，想把穀子賣給你，不賣給城裏多年做交易的老主顧。無非想多賣幾個錢，明曉得要被村裏人議論的；明曉得村裏人要罵我們貪圖幾個錢把穀子糶給了販米出洋的客人，不管你胡先生真是運到廣東，或真是運出外洋的！（苦澀）鄉下人窮得在喊救命的時候，城裏人不好再來尋我們的開心；拿好聽的話，騙鄉下人上當了！（再行哀求）胡

先生，我是直心直肚腸的，活到近

六十歲，不會走一步曲折的路；我心裏有話，都是要直說的。承蒙你胡先生的好意，來買我們穀子，每擔多出兩角錢。可是定要用漕法秤，比公秤大許多，叫我們在秤頭上原要吃虧！「二五得一十」，比行市高出也有限了。所以，胡先生，我們求求你，求你真幫忙。價錢呢，就照這樣好了。秤呢，請你還是用公秤。胡先生，為人說話行事，良心要放在當中；這個並不是我們刁難你；並不是鄉下人想發財，要敲你的竹槓；還是我們拿一年到頭辛苦出來的東西換幾個錢！你胡先生就是多出了這幾個錢也不吃虧的！穀價其實不應該這樣跌之半，也是被做生意的人存心「殺低」的！

至遲到明年春天，一定會長上去的。如果我們不是欠了債，如果我們用不着立刻變了錢還債的話，我們併過了年，不怕價錢不高起來的。所以胡先生，胡先生。

（咽喉中好像難過塞住，自己說不下去了）

胡志高（半响）鄉下窮，我也是曉得的。

慶祥（心想把生意做廣）胡先生，怎麼樣呢？

胡志高 我也是刀不從心；我也是將本求利的。有句俗話：「千做萬做，蝕本生意不做」！做到生意，總要想賺兩個的。你們說的是不錯，不過在我是件辦不到的事！

黃二官 那末，胡先生，我的穀子，祇——好，祇——好——

胡志高 好的好的，我明白的。你們

儘管另外再尋主顧好了，不一定要賣給我的。

（衆人都默然）

大保（嘆了一口氣）咳！

胡志高（轉身待走）我進城去了。

黃妻 真難爲你，胡先生，要你空跑一趟。

胡志高 沒有什麼！生意經原是要商量的，那會一說就成！

慶祥 我送送你罷。

胡志高 不勞你，我自己認得路的。再會。（走出竹籬門，忽轉身望着屋裏，有些遲疑，似乎還捨不得這些穀子；猛然轉念，冷笑了一聲）哼，還是這樣買不成的好；做成了恐怕反而要蝕本！每擔多出兩角錢，我本來是出得太多了！險臨臨的！（一路自言自語走了）

黃妻 咳！

荷香的娘 咳！

黃二官（低低的道）這也叫大家無法！

慶祥 咳，也罷了！

荷香 這個人話到會說的，結結刮刮地說了好多費話！是個滑頭！

大保 豈止滑頭，簡直就是一個操縱米價的奸商，他雖不開店，可是同城裏的行家像卜老闆們，我相信一定是串通了的。

慶祥 唔，現在看起來，難說！（忽然遠遠有人大喊，接着一陣喧鬧的聲響；男男女女，像是有許多人。）

大保 啊，這是什麼！（大家喧嚷的聲，聽不出什麼，可是聲音愈大了。）

慶祥（急急）好像是在五奎橋頭，不要是有人跌在河裏去了罷！

大保 我們去看看。

大像和雙喜弄去——遠遠的好像聽得喊「好了好了，拖上岸來了」。

荷香 真有人跌下河裏去了，我們也看看去。

（荷香，荷香的娘，連新娘子，一齊都去了；

祇留了黃二官老夫妻二人。）

黃二官 （頓響，長歎了一聲）咳！

黃妻 （就坐在二官的旁邊，苦笑一聲）喂

——哼！

黃二官 （看着媽）老媽媽！

黃妻 （看着他）二官！

黃二官 今年恐怕要不如去年了！

黃妻 橫豎是這樣的了，愁煩他做什麼呢！

麼呢！

黃二官 我懊悔倒沒有早些聽了陳金

福和榮祥的話，在三塊左右的時

候，就把穀子糶了！

黃妻 也不必去想牠了；那個會料到

今年的穀價，會跌到這樣低呢！

（遠處還在喧鬧着，好像是走向河邊來了。）

黃二官 爲什麼鄉下人的運氣就這樣

壞！好容易多收了幾擔穀子，偏又

是賤到沒人要！

黃妻 一個人航船，有扯順風篷的時

候，也總有時候要遇見逆風的！

黃二官 在十月初，大家是多麼的高

興，做了多少的打算，付利錢，還

債務，添製新東西，新棉襖，新絲

襪，連香還要一個洋娃娃！

黃妻 （苦笑）是的！

黃二官 照眼面前的情形看起來，恐

怕一齊都要落空！就是你的棉襖，

也祇好慢慢的——明年再換棉花的

了。（低下頭去）

黃妻 （伸手過去握了二官的手）二官，你

曉得麼，我早想對你說的：我身

上這件棉襖，原先看得是太舊了，

恐怕不暖和；可是現在穿了一陣，

倒覺得很好；而且是穿慣了，依身

服貼的，比新的祇有舒服！我本來

是不要做新的呢！

黃二官 （堅握着她的手）媽媽，好媽媽，

（這一對白頭髮的老夫妻，手挽了手，互相安

慰着；心裏都十分瞭解，用不着再說什麼

話。）

（這時窗外喧鬧的聲音，差不多快到門口

了。）

荷香 （先奔來）公公，公公，丁老九的

女兒跌在河裏，他們救了她起來，

一同到這裏來了！

（黃二官黃妻十分驚異，立起身邊出去看。）

（荷香的娘，新娘子，珠風，攙着丁老九的女

兒來了——丁老九也跟了來——後面攙着陳

金福李金生等一大羣人。）

下來罷！

(拉過一張椅子，大家先扶雙喜坐下——她看

上去不過十五六歲，相貌倒也清秀——此刻

渾身浸濕，冷得就在打顫。)

農民甲 二官，你們家裏有熱水瓶，

所以攙了雙喜來——

黃二官 好的。

農民甲 你們那一個快些倒口熱湯給

她喝——

荷香的娘 我去我去。(搶進屋裏去了)

農民乙 快點尋兩件乾衣裳給她換

換——

新娘子 就拿我的好了。(也搶進屋去)

黃妻 雙喜也是大人了，怎麼好好的

會失足落下河去的呢？

農民丙 那裏是失足跌下去的，是她

的老子推下去的！

黃二官 (詫異之至) 推下去的！

農民甲 李全生說是親眼看見他推

的。

全生 我看見的！

黃二官 噫！(還不大肯信) 天底下會有

這種的事情！

陳金福 我也想到，一定是丁老九動

手推的！

黃二官 丁老九呢？

(大家回身尋。)

農民丁 (指着那躲在人背後的一個四十六七

歲破衣落索的瘦子) 哪！那不是麼！

黃二官 丁老九，你過來。

(丁老九是橫了心了，漠不相關的走過來，索

性拉過一把椅子坐下。)

黃二官 雙喜又不是你領抱來的「野

雞頭」，是你養出來的嫡親女兒，

爲什麼推她到河裏？！

(大家瞪着丁老九，他呆呆的坐着，兩目直

視毫不理會。)

黃二官 是你自己把雙喜推下河裏去

的麼？

(丁老九不道。)

黃二官 你爲什麼推她到河裏去呢？

(丁老九不道。)

黃妻 雙喜這點年紀，也不見得會

做什麼大壞事，好好的爲什麼要推

她到河裏呢？

(丁老九是選你一個不理。)

農民甲 我們問了他半半天了，他還

你一個「賊屁不放」！

荷香 (過去問雙喜) 你老子爲什麼推你

到河裏？

(雙喜看看她的老子，不敢說。)

荷香 你儘管說好了。

(雙喜想了想，不由得大哭起來。)

(荷香 瓶，端了一碗湯走出來。)

荷香的娘 熱水瓶裏開水沒有了，粥湯倒還熱，也是一樣的。

新娘子 (立在門口) 衣裳尋着了，到裏面來脫換罷。

黃妻 正是，我們怎麼都發昏了！還不快些攙扶雙喜到裏面去，脫去濕衣裳，睡在牀上，蓋兩條棉被燻燻熱；還要纏不清楚的祇顧問她呢！

荷香的娘 熱湯也到裏面去喝罷。

(幾個婦人忙把雙喜攙進去了。)

(其餘的人便都圍住了丁老九。)

農民甲 丁老九，你瘋了！

(丁老九還是不響。)

農民乙 幸虧我們救得快；如果真的淹死了，你還要吃官司呢！

(丁老九還是不響。)

農民丙 她這個沒有娘的女孩，跟着你過的日子，還不夠苦麼，你還要

弄死她做什麼！

(丁老九還是不響。)

農民丁 有什麼不好，你打得她罵得她，不好要她的命的！

(丁老九還是不響。)

李全生 我想一定有什麼原故。剛巧不是我拉得快，他自己還想跳呢！

(丁老九始終不肯開口。)

陳金福 這個原故我倒有些曉得的！

黃二官 你曉得些什麼？

陳金福 我聽見他說了好幾天了！

(大家都回過頭來聽他講。)

陳金福 什麼債欠得多，利錢背得重，種的不過是三畝半人家的墳田，要自己完錢糧，還要每畝出四塊錢的佃租！今年收的頭二十擔穀子，老早就被債主奪去抵賬了！縣裏的錢糧沒有納，田主的租錢沒有

付，家裏沒有得吃，來春沒有種子，真正是沒有活路，沒有日子過！說的都是些倒霍尋死的話！

(丁老九聽了這話，低下頭去。)

陳金福 他是四面逼攔來，急昏了頭，窮得要尋死的。

(丁老九低頭無語。)

大保 為什麼大家不幫幫他呢！

陳金福 咳！大保，談何容易！村裏的人，那一個沒有借過錢給丁老九！大家都曉得他是窮，借了去多半是有借無還的！再說，這幾年來的情形，大家也是不大好，那個還有餘力來幫助別人呢！

(這時候，荷香的娘，新娘子，還有幾個農婦，走來圍住了丁老九，你一句他一句的，夾口圍罵。)

「你就是窮，也不至於要尋死！」

「你是她的親生的老子，她是你的親生女兒，你好下這樣的毒手麼！」

「你的心就這樣狠！」

「一點天倫骨肉的情分都沒有，你狠心狗肺，枉爲是人；」

「你養不活她，把她給了人家好了，爲什麼要害死他！」

「做女兒都是不值錢，隨便可以弄死的麼！」

「你要尋死，你自己死好了，爲什麼把她先推到河裏！」

（丁老九反而一陣冷笑。）

（衆人駭然。）

黃妻 今年又不是真的大饑大荒，今年還是個十足大豐年，鄉下地方，吃總有得吃的，甲不着一家門都尋死！

丁老九 （淡淡的笑）我了我自己的事，

又不害你們！

李全生 （罵他）你還沒有出息的東西！

丁老九 這種的世界！有什麼用處，

有什麼用處，遲早是餓死的！實在太艱難了！

李全生 你連一點點男子漢丈夫氣都沒有！

沒有的！就是死，也決不甘心這樣死法！

丁老九 叫我怎樣死法呢！

（李全生怒目瞪着他，不言語。）

黃妻 雙喜也十五六歲了，你把她給了人家做丫頭做養媳婦不好麼，爲什麼定要她死！

丁老九 我們這種人活在世界上也未必會有好日子過，我想叫她少吃一點苦頭！

農民甲 放屁！

黃二官 真是不曉得那裏來這許多瞎話！

話！

（丁老九又不言語了。）

大保 （覺得太慳慳了）呸！

丁老九 （半聽）也能，既然你們大家都怪我不好，我就再活着試試看！

（大家忍不住要失笑了，反都可憐他。）

丁老九 （立起身）我回去罷。（走向門口）

雙喜，雙喜。

農民甲 做什麼？

丁老九 喊她回去！

（衆農民又是七嘴八舌的講）

「不對的，不對的；」

「不妥當，放了雙喜回去，又要遭他的毒手的！」

「現在丁老九沒有志氣了，隨便什麼會做出來的！」

「頂好就留在二官阿叔的家裏！」

「讓丁老九一個人回去好了，雙喜

千萬不好讓她回去的！」

黃二官 這樣罷，我這裏人多住不

下，桂升不是捉到衙門裏去了麼，

桂升的娘一個人在家裏也冷靜——

黃妻 正是，等一會我送雙喜到桂升

娘那裏去就是了，是萬無一失的。

農民甲 (對丁老九) 你要回去，你自己

一個人去好了；要領了雙喜去，休

想！

丁老九 (料想多講也無益) 咳！(垂頭喪氣

的走了)

黃妻 鄉下地方竟弄到這種樣子了，

怪不得到了荒年，人吃人！

農民丙 我們也和他差不多！他是明

的，我們是暗的就是了！

(大家又是悲痛，又是憤恨。)

農民甲 (有激而言) 我說，這種日子

還有什麼過頭，索性田也不必種

了！

陳金福 不行；不種田那裏來得吃

呢？

農民甲 吃他們囤着米的。

陳金福 吃完了怎麼樣呢！

農民甲 吃完了再說！

陳金福 發痴了！田總得有人種的，

不然，大家就要沒得吃！

李全生 是的，田是應該種的，不過

另外要想好法子！

農民乙 我倒有一個主意：我們鄉下

歸鄉下，城裏歸城裏，不和他們來

往。

陳金福 不來往！

農民乙 我們種出米來，也不糶了；

省得被奸商操縱，受他們的氣！捐

稅租米，也不交納了！城裏的東

西，不論是國貨洋貨，一概不買不

用，看他們怎樣！

陳金福 這倒好的！

黃二官 這樣，城裏人不都完了麼？

李全生 所以也是行不通的。鄉下

人不應該自顧自，城裏也有苦人

的！

農民甲 依你說，怎麼樣呢？

李全生 依我說，大家同心合作！

農民甲 同心什麼？

大保 同心合作，我們學堂裏先生常

常講的！

農民丙 合作便怎麼樣？

李全生 你叫大保講給你們聽，他比

我還要明白！

大保 (高興) 你們聽我說。合作就是

大家聯合起來，把田都歸併在一

起，把耕牛也聚攏在一起；要借錢

算是大家一齊借的；要買機器，管

如洋龍之類東西，算是大家共同買的；平常時凡是吃的穿的用的，也是公衆製辦了分配給大家；等到年底有了出產之後，也算是大家公有的東西；先留起一部份做大衆的公債，和來年的資本；其餘的要看那種田人出了多少氣力，便分派給他多少！如果有些人家，有生病人，或是小孩子老年人太多，就格外多分些給他也不妨！一個村子就像一個大的人家一樣，各房各戶的人，應當用多少就給他多少，能出多少力就出多少力，不來和你斤斤較量。可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有了好處，不許一房一戶獨吞，那懶懶不肯做工的人，就不許他吃！這樣，至少有許多地方，可以省力，可以便利；過起日子來要比較

容易點的。

（大家聽了，似乎都覺得不錯。）

黃二官 不過，你這樣還是靠不住的。

大保 靠不住！

黃二官 你還是要賣米給人家的！如果城裏人都去吃洋米，仍是拚命

「殺」你的穀價——

大保 自然，單祇鄉下合作還是不夠的。慢慢地應該做到城裏鄉下也聯合起來。不論吃的穿的用的，一切都有人替你照顧好；你祇管你做工，或是種地，或是開機器；到要吃的時候，自然有人給你東西吃；到要穿的時候，自然有人給你衣服穿；到要用的時候，自然有人給你物件用。一點不用你操心，你祇管盡你的本份好了。你道好不好！

黃二官 好的，可是那個來替你

照管呢？

大保 這個當然要有個統制計劃的組織的。我們既然覺得這件事是應該做的，我們就好慢慢的自己學着來

管！

黃二官 這個不知道要等到那一天呢，還不是是小孩子的見識！

李全生 不過，事情總應當弄好的。

不然，永遠是苦的苦熬，樂的樂熬；我們種了田，別人吃飽，我們反而要餓煞了！

（正在議論紛紛的時候，姜老爺怒氣沖沖的走

來，卜老闆靜在後頭跟着，面色都有點異

樣。）

姜老爺 二官，二官呢！

黃二官 姜老爺，我在這裏！

姜老爺 我有句話對你說。



黃二官 是的。

姜老爺 (看見街上立許多人) 我們屋裏去

談罷！

黃二官 好的！

陳金福 二官阿叔，我們要走了。

黃二官 做什麼就走。

陳金福 你們有生意經要談，我們也

沒有什麼事情了。

農民甲 雙喜不要讓她的老子來騙了

去！

黃二官 我曉得！

(村裏人都走了，只剩下黃二官一家的人。)

黃妻 姜老爺，屋裏陰悽悽的，還是

外面有點太陽煖和些，就在外面坐

罷，我去倒茶來。(她招呼着荷香

等都進去，把一壺風菜也帶進來裝

罷。

(大保去而復回，看見姜老爺面孔鐵板，便也

悄悄溜進屋裏去，立在門邊偷聽。)

姜老爺 (厲聲)到底怎麼說法！

榮祥 姜老爺，你不好怪我的！

姜老爺 我不要再和你說了，我要問

你老子！

黃二官 姜老爺，什麼事？

姜老爺 你們到底存什麼心思！

黃二官 姜老爺！

姜老爺 你們的穀子，到底願賣不願

賣！從十月裏到現在，兩個多月

了，談了不知多少次，橫講價錢也不

肯，豎講價錢也不肯！從三元五角

起跌到不上兩塊了！你們始終併住

了不動。欠我的錢，你們今年打算

還不還？！

黃二官 欠姜老爺的錢，今年要還

的，不過——

姜老爺 是呀！「人口多，吃用大，

賣掉穀子，用度還不夠，請你姜老

爺再通融一年」——這些話，我耳朵

聽得都要生繭了！

黃二官 不是的！

姜老爺 你這明明是賴債！

(黃二官是個本分人，素知自愛，聽他說出這

種重話，甚為難受。)

黃二官 姜老爺，這句話，你倒不好

說的。

姜老爺 有什麼不好說！

黃二官 我們鄉下窮雖窮，面孔總是

要的，道理總是要講的！當初也是

你姜老爺願借。

姜老爺 借紙上是怎麼寫的，謝先生

們還是中人呢，是不是寫明一年為

期，秋天賣掉新穀儘先歸還的！現

在拖了六七年，借本七百元，一個

沒有還過！

黃二官 這是世界不好，還不出，不

是存心不還。而且，利錢，每年都

是付清的。

姜老爺 單付幾個利錢！本錢要拖到

幾時呢！

黃二官 姜老爺不用擔心，我們廿幾

畝田的方單，都押在你那裏呢！

姜老爺 笑話，我自己又不種，那個

要你的田！你的廿幾畝田，能值幾

個錢！

黃二官 (傷心) 現在是祇值四十來塊

錢一畝了，從前也值過一百二三十

的！

榮祥 (難忍) 如果現在的田，還值到

一百出頭，每畝田有十七八塊錢的

租米好收，姜老爺恐怕倒要沒收我

們的田了！

姜老爺 拿出官辦的脾氣來！混賬，這都

是混賬話。你們這樣可惡，不要怪

我不顧交情。

榮祥 姜老爺還要怎樣講交情，在茶

店裏足足的罵了我一個鐘頭，硬逼

着我照一塊九角一擔賣掉，不然要

拖我到衙門裏去吃官司！

姜老爺 (跳起來) 選了得，現在鄉下人

這樣難弄了。(對卜老團) 我叫他們去

喊那位做中的謝先生的，爲什麼還

不來。(對二官) 當初你問我借錢，現

在我問你討賬，你的穀子賣不賣，

干我屁事！

黃二官 (不得已再會懇求) 我們穀子是

要賣了還賬的。不過今年價錢實在

跌得太低了；多收了這麼許多擔，

賣下來還不如去年；所以想等一

等，巴望多賣幾十塊錢！

姜老爺 這些話，我都聽厭了——我

祇問你幾時還我的錢？

(黃二官未及回答。)

姜老爺 你不還，我和你打官司告

你！

黃二官 (苦笑) 告我也告不出錢來，

姜老爺是曉得的。

姜老爺 (正在踱步，聽得此言，立定了，起

聲嘆息) 哦，原來你們起了壞念頭，

預備挺吃官司，所以千推萬託不肯

賣掉穀子！(恍然的樣子) 我也曉得，

城裏人和鄉下人打官司是打不出味

道來的！官司一拖，就是半年三個

月；大不了是把你們押起來。可是

到了田忙的時候，你們總可以上張

稟單，說什麼農事忙，沒有人手，

怕荒廢了田畝，一派鬼話，就許好

保出來的。這種苦頭，你們也吃不

怕！好，我另外有法子來對付你！

(大家看着他，聽他說。)

姜老爺 (憂慮地) 你們不要以為我是讀

過書，做過官，有些事體，不好意思

做！你們把我弄極了，我什麼無賴的事，都做得出的！

(卜老頭也望着他。)

姜老爺 你們鄉下人，天不怕，地不

怕，所怕的就是傷兵。

黃二官 (倒抽一口冷氣) 啊！

姜老爺 我祇要隨便給他們幾個錢，

他們自然會來收拾你。

(衆人面面相覷。)

姜老爺 我也不叫傷兵來打你們，也

不叫傷兵來搶你們的東西；我祇叫

傷兵來踏你的田！三天踏一次！你

們種了麥，也踏毀你的；種了稻，

也踏毀你的；種了豆，也踏毀你

的。看你們怎麼樣！

(黃二官纏着眉，開口不得。)

姜老爺 (愈想，愈覺得他自己主見好，得意

非常，大笑好笑呵——呵！

慶祥 (憤然奮起) 這個我們不怕的。你

叫傷兵來好了。鄉下人也有手有

腳，(有用意地) 也有鋤頭釘耙的！

(姜老爺慢慢地臉上歛了笑容。)

黃二官 (忙囑) 我們在這裏商量，不

許你多說！

卜老頭 (也勸) 這話對了，賬好商量

的，穀價也好商量的。多年的交

情，用不着反面！

(大家誰都不響，臉上都各有怒容。)

謝先生 (就着心事走來) 姜老爺，你尋

我！

姜老爺 你來好極了。你是老年人，

這裏許多人當中，你年歲最大了！

謝先生 不敢當！

姜老爺 而且當初二官向我借錢的時

候，你又是個中人，所以今天尋你

來，有一句話要請教。

謝先生 (有些驚了) 是！

姜老爺 二官欠了我的錢，六七年了，

一塊沒有還過。往年總說是年成不

好，要我通融，我也通融過好幾次

了。今年鄉下是個十足大豐年，我

自己又有虧空。你說，我這筆賬，

可不可以討呢？

謝先生 是——是——是的。

姜老爺 情理二字，天下通行。年成

不好，賬不還；年成好了，原是不

還！天下有這樣的情理麼！

謝先生 是——是——是的！

姜老爺 我們多年相熟，謝先生；我

同你們東家周鄉紳也相熟；不要說

我不客氣！自古道，「事急無君子」。

黃二官欠我的錢，他不還，我是要你負責的。

謝先生 這——這——這個——

姜老爺 聽說，你歷年攢聚了有好幾

百塊錢，存在周鄉紳的店裏，預備

替你的兒子討親，也不知還是做你

的棺材本的。現在你不好拿出來

麼？

謝先生 我當初祇做了一個見議的中

人，不是保人——

姜老爺 不管中人保人，你和他是兒

女親家，你也好幫幫他的忙。

卜老闆 這個似乎——

姜老爺 我一面在法院裏拿你們兩人

告下來，一面叫傷兵來踏你們的

田，十個，二十個，五十個傷兵，

讓事情鬧開好了，愈大愈風涼，你

看我鬧得過你們麼！

謝先生 (竊者) 當初共總借姜老爺七  
百塊？

姜老爺 七百塊！

謝先生 七百塊都要還麼？

姜老爺 今年都要還！

謝先生 我存在周鄉紳那裏的錢，沒

有七百塊，一半也不到——

黃二官 好了好了，不要多講了。謝

先生，這不關你的事！

謝先生 我——我——

黃二官 我家的事，為什麼要害別

人！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我們欠

的債，我們自己了！現在把穀子儘

多儘少一齊去，賣下來的錢，一齊

還姜先生——你們價錢講得怎麼樣

了？

卜 一元九角半。

黃二官 那末還可賣個叁百五六十塊

錢呢。不夠，把我們那頭耕牛那頭  
小牛，也賣了湊上。再不夠，聽

憑姜老爺拿田去變賣就是了！

姜老爺 (半响) 田，我也不便就賣你

的。

黃二官 聽憑你好了。

姜老爺 既然如此，卜老闆請你就——

卜老闆 我明天就叫人來秤，後天就

把錢送上府來；總之，愈快愈好。

姜老爺 (轉身要走) 二官，我今年也是

難，卜老闆都曉得的。

黃二官 我明白的！

姜老爺 (對卜老闆) 一切拜託你，我先

走了！

卜老闆 你先請罷。

(姜老爺走了。)

(屋裏隱着的人，此刻都走出來，沒有一個不

罵姜老爺。)

大保 世界上那有這樣蠻橫的人！

齊香 他曉得我們怕傷兵，就叫傷兵

來駭我們！

厚大 這種人明年不好再同他做交易

了！

榮祥 笑面虎，平常和你滿口講交

情，要起你的錢來，全不認得人！

慶祥 要是我作主，真不肯還他，同

他打好了！

卜老闆 他也是不得已，今年他也

窮；聽說他在上海做金子，餓了不

少的錢！

黃二官 現在且來估算估算。原本兩

百多擔穀子，打了十擔米，已經賣

掉四十擔，現在還有一百五六十擔。

一齊都拿去好了！

卜老闆 你對姜老爺是這樣說，我

可不能全拿你的。十擔白米除開。

黃二官 這倒——

卜老闆 鄉下情形，我都曉得的。十

擔白米留給你吃。還有，還有，你

看我記性好麼，還有五斗香稻米，

也留給你孫媳婦吃！

黃二官 難爲你了！

卜老闆 我也是本鄉本土的人，那一

個願意走路走絕，推車碰壁！人家

罵我們是好商，我們還不是拿自己

的血本，去博一點蠅頭微利！現在

洋米進口這樣多，生意實在難做，

一不小心，就要蝕本呢——我明天

叫人來挑！（他走）

（衆人相視着，沒有什麼可說的。）

黃妻 （倚在一個稻草堆上，喃喃自語）等我

算算看。兩百二十擔不到些，二十

擔打成白米；四十擔前幾天賣了去

交錢糧的，剩下一百六十擔現在一

齊賣了還債！（他思前想後，不覺傷心起

來，伏在草堆上大哭）

黃二官 （拍拍她的肩膀，勸慰她）老媽媽！

黃妻 我們怎麼得了！

黃二官 不要這樣想，「船到橋門自

然直」，我們慢慢的總有法子好想

的。也許明年——

黃妻 明年——

黃二官 也許明年再是個大豐年！

黃妻 （更加大哭起來）今年不是個大豐

年麼！

黃二官 也許明年穀價不是這樣賤！

黃妻 我們又沒有什麼不是！我們種

着自己的田地，一塊也沒有賣掉！

我們一家的人，一年到頭，勸勸懇

懇的做工，也沒有偷過懶。人家見

得我們，日子真好過呢！可是現在

好像田是沒有了，辛苦是白吃了，

就這樣莫明其妙的要餓死了。照這樣弄下去，我們真要和丁老九一樣了！

(黃二官聽了這話，也悽然垂頭。)

慶祥 別的且不說牠，現在家裏是一

點積蓄都沒了，還有肥田粉的一筆賬，要一百多塊錢呢，來討起來怎

麼好！

榮祥 明年春天，還要種子呢！

謝先生 我替周鄉紳看守祠堂，一年

也有幾十千錢的束修。今年年底，

我不領他的錢，明春問他要幾擔穀

子，借給你們就是了。

榮祥 真正多謝你。

黃妻 (吳著說)爲什麼我們田裏種出這

樣多，我們自己吃得這樣少！

(衆人也都不能解答。)

荷香 (忽然冷笑一聲)噫！

慶祥 做什麼！

荷香 爹爹，如果真的弄到沒有飯

吃，大家要尋死的時候，爹爹，我

自己會跳河的，用不着你推！

(大家聽了駭然。)

黃二官 (罵道)放屁，放屁，放屁！

——幕下——

# 某家

外五章

楊世驥

## 某家

某家的屋脊仰視着天，

迄今許多年了，

夏季有白雲入定，

秋季則一碧如洗。

偷偷地，偷偷地，

偶而有梧桐葉爬下，

手植梧桐的文襄公古了，

一年復一年。

寂寞囚在苑子裏，

寂寞正如那老成的金魚缸，

龍翔鳳舞的陶染，

撲濃濃的綠水似夢。

佛珠子掛在庭柱上，

整日價還不是些舊事，

總算祖塋未擇好地，

簷前的匾額亦褪色了。

## 世事

千萬年祈禱的代價呢？

休問這不語的夕陽，  
禮拜堂的影子又被調戲了，  
已是如此瘦削！

從不欲理想開出花朵，  
與夫那夢的鷹揚，  
君不見，君不見，  
昔日之鐘在作塵封的休養？

討厭的是老成的鸚鵡，  
無事便來幾聲滄桑的感慨，  
赤身的槐樹亦不寒而慄了，  
誰說時代已年輕了呢？

### 原始的罪惡

盤古氏有天喝醉了酒，  
他告訴鴟鵂以仁慈，  
他告訴夜百合以狠毒，

我將兩方面的話均竊取了，  
待乾坤之大功告成。

我生於多難的時候，  
我生於多難之邦，  
感觸從不侵襲於我，  
我該標榜仁慈以哭呢，  
抑標榜狠毒以笑？

期望開花的那一年，  
鐵樹亦開花了，  
但奈何原始時所繙的綠霉呢？  
我需要仁慈的狠毒，  
我並需要狠毒的仁慈呀！

### 戰後

失去了那憑窗的人，  
失去了那憑窗的人的惆悵，



槽子內的桑葉成蔭了，  
槽子內的桑葉依舊有人摘，  
那窗口上的呼喚呢。

雁字低低地掠過冬天，  
雁字的私語是關於這河山的。  
不知道亡國的怨艾，  
也不知道唱，  
偶而一兩個流紗的少女怯怯地走過。

## 漢口

漢口有一天要說出他的荒唐話，  
向對面患着肺病的武昌，  
沿江邊的電桿行去，  
與那煙肉籠入黃昏的漢陽。

漢口是生來就較聰明的，  
他有昭彰的好，也有昭彰的劣蹟，

設或賞他一杯雄黃釀成的酒，  
他會知情：「謝謝，我不能再喝，您家！」

不過歲月走得如此遲頓，  
他自然該塗上些銅綠與猩紅，  
江水的那鏗鏗的拍子，  
他心上是始終不致忽略的！

## 車站旁的客棧

三弦子的得意的笑聲，  
琴師的袖子已捲上了，  
嘹亮的那不值錢的珠喉，  
身世之感是難上口的字眼。

五六年逆旅的歲月慣了，  
曩昔的樂趣在水煙袋的響聲裏，  
一個煙蒂子吐了，又加上一個，  
誰復惹那承歡膝下的回憶。

搖紅的燭影，

傾聽鏗聲的滴瀝，

均勻地，如蠶子食着桑葉，

年青人到了結繭的時候了。

一個男子欲喫掉一個女子，

女子也珍重這漫漫的夜，

來朝喝了口禦寒的酒，

紅緞的被心又將惆悵於火車的喧鬧裏了。

# 現代信箋

現代書局精製

鋼筆毛筆兩用·紙質堅韌·定價低廉

彩雲箋	三角
彩雲小箋	二角五分
白雲箋	二角八分
白雲小箋	二角四分
嶺雲箋	二角四分
雪帆箋	二角四分
蟹行箋	二角二分
青蓮箋	二角二分
春水箋	二角
現代兒童箋	六分

# 劉二姑娘

林儷琴

太陽一壓山，小白羊就在木柵圈裏咩咩的叫，老雄雞也在埕子邊喔喔的啼；召集那四散的母雞來歸窩。

毛哥兒牽着一匹大水牛，沿着溪流邊慢慢走來，在一個竹林子邊拐了個灣，嘴裏吆喝喝喝把大水牛牽過了一架小石橋。他一抬頭，就瞧見他們這東村上的浪貨劉二姑娘，又老調兒的站在門口賣單等漢子，他老遠的朝她吐了口涎沫，帶笑地唱起山歌來：

「太陽兒，壓了山，

二姑娘站在門口兒來賣單，

她，——眼巴巴的望；

望她的郎兒來！

阿唷，阿唷，嚶，——

郎兒來啦，就好在一牀兒開一開懷。」

這一支山歌，唱得劉二姑娘又喜又惱，喜的是這種浪調兒最合她的脾胃，聽聽也很夠勁兒；惱的是那毛哥兒走過她跟前，有意走攏來朝她擠眉弄眼的扮鬼臉，小嘴巴裏還「阿唷，嚶，——阿唷，嚶，——」的在嚷個不住。她瞧了毛哥兒那副滿臉淤漿的鬼臉，心裏又好氣，又好笑，便舉起一隻手裝做要追上打他的樣子，罵道：

「小殺頭的，你嘴刁，我來扯你兩瓣！」

毛哥兒還是側轉頭朝她扮鬼臉，小嘴巴裏還在「阿唷，嚶，——」的嚷，劉二姑娘頓一下子腳好像當真生氣了，又罵：

「你這小殺頭的，我不來搥待你不叫媽媽討饒，我不

停手……

毛哥兒笑着拿手指在臉皮上刮了下，老遠的回她一聲「呸！」那匹給繩子穿了鼻子的大水牛，一顛一擺的跟着毛哥兒朝前走，在毛哥兒「呸」了一聲的時候，這大畜生的小尾巴在屁股上擺了下，大鼻子裏也哼了聲「咻。」

這樣胡纏了一陣，毛哥兒牽着他的牛，小嘴巴裏高罵着「媽媽的，」走遠了。劉二姑娘回過頭來朝大路那邊望了望，嘴裏暗道了聲：「怎末上鎮去就不回啦嗎？」又好像自家的眼珠子給毛哥兒氣昏了，在大路那邊，彷彿有一個人影子走來，老遠地望去，那影子好像是張大獅子，又好像是方才那個小殺頭的毛哥兒，糊裏糊塗的祇在心裏暗發着恨，咒罵着殺頭的小壞蛋，真是她命裏註定的倒霉星宿。那一天在牛頭山上，要不是給這倒霉星宿撞見，也用不着現在站在門口眼巴巴的等，還有今晚士……劉二姑娘想到了今晚上的約會，臉上微微的一紅，暗笑了一笑，又想到那天的事真巧得很。家裏走失了一匹小白羊，媽在灶間裏拌猪食，哥哥和嫂子都到田裏去割麥子了，媽罵她一天到晚喫飯不管事，光是溜出去瞧村裏的小夥子們攬石鎖，舞

千斤擔，家裏的一匹羊都看不牢，她一賭氣就跑出去找，在路上她碰見了張大獅子。她朝他瞟了一眼，張大獅子朝她笑了一笑，後來她找到村後邊的牛頭山上，不知甚麼時候，那張大獅子也跟了上來，這是前天的事，劉二姑娘現在還記得很清楚。

「二姑娘，上山幹嗎？」

「來找走失了的羊。」

張大獅子朝山前山後望了望，好像代她找尋的樣子，笑着又問：「是公羊母羊？」

「問公羊母羊幹嗎？」

「啞，」大獅子伸起一隻手掌，搭到二姑娘的肩上，「是母羊就得問公羊囉！」

「殺頭的！」二姑娘帶笑地瞟了一眼罵。

大獅子好像給二姑娘罵出了一股子勁，他用力在她肩上捺了下，二姑娘的腰跟着扭了一扭，頸項兒就給大獅子的胳膊勾住了，親個嘴去。

「殺頭的！」

大獅子放了手笑道：「你越罵越逗上我的勁兒！」

「臭涎沫兒黏了我一嘴！」二姑娘邊用手背揩嘴脣，邊斜溜着眼珠子，瞧了大獅子那副渾身都是氣力的模樣兒，想到村上那副最重的千斤擔，祇有他有氣力開幾下大門，攢石鎖也比別人把數多，花樣多，又想着嫂子告訴她的話，說隔壁王巧姑兒和大獅子有來往，心裏好像有點兒嫉妬王巧姑兒似的，覺得大獅子這漢子，雖個女人見了也動心。

「怎末老不開口啦。」

「我要問你，」二姑娘帶笑的披了下嘴角，「你究竟和王巧姑兒有沒有來往？」

「那個吊兒郎當的行貨子，提她幹嗎，老實說，老子祇看中了你，早就看上你囉！」

「殺頭的！」

「你又罵了，罵得老子可要動火啦！」大獅子嘴裏邊說着，手裏邊就猛孤丁的攔腰一把，抱起了二姑娘直往地下送。二姑娘也裝着半推半就的把身體往後仰，嘴裏罵着：「殺頭的，你動蠻嗎！」的直截的輪下去。

大獅子騎在二姑娘身上笑，「你們女人家總是裝模做樣的，不動蠻不成！」邊說邊解開了她底衣襟，手伸進去亂抓亂摸，壓得二姑娘在下面氣咻咻地不住的罵着：「殺頭的，殺頭的！」

「你真夠得上老子底勁兒！」大獅子嘴角邊掛着一堆饞涎兒說。

「這樣兒不行，給人撞見了要笑話的！」

「老子不怕！」

在這時候，那個毛哥兒忽然從山岩石後邊閃了出來，老遠的朝大獅子他們拍着手格格的大笑着，大獅子一抬頭瞥見了毛哥兒，馬上爬起來追過去，二姑娘也從地上爬起來，扣上了衣襟，面紅耳赤的溜下山去。在回來的路上，無意間找得了那匹走失的羊，回到家裏，總算不會有半點兒神色給家裏人聽破。

二姑娘心裏越想越恨毛哥兒這小壞蛋，大獅子槌得他好。上半天地同嫂子在田裏下豆種，大獅子也在左近田裏墾地，嫂子因為媽今天上西村回外婆家去了，先回家去造

中飯，哥哥又上鎮去糶麥子，不在跟前，剩下獨個兒在田裏，大獅子跑來告訴她，那天毛哥兒吃他抓住，給他幾下巴掌，搥得毛哥兒連叫爸爸討饒。她聽了心裏快活一陣，後來乘沒人在跟前，她約好大獅子今晚上乘媽不在家，開着後門等他。喫過飯又同嫂子在田裏下種，她聽見大獅子朝鎮上的大路走去，直到下完了一籠子豆種回家，還沒見他回來。現在嫂子在造晚飯，哥哥也在裏邊揀豆種，自己揀空兒出來瞧瞧大獅子有沒有回來，那曉得又撞見這倒霉星宿，真是命裏註定。

「小殺頭的，你刁，今晚上終奈何不得我們了！」劉二姑娘嘴裏邊像禱告似的低低說着，心裏一動，覺到微微的晚風吹在臉上有點兒熱刺刺的難受，一顆心好像身上穿的白柳條布衫子的衣角在微風裏飄動，她正想回過頭臉對大路那邊望，嫂子忽在裏邊叫她進去喫晚飯，她一轉身順勢朝大路那邊望了一眼，大路上還是半個人影也沒有，在她腳跟則，不知多僭走來一匹滿身淤漿的豬，撒着蓬蓬似的鼻子，東一嗅西一嗅的，她見牠一癩一撈的姿得好笑，乘便翹起一隻紅繡花幫鞋兒的黃魚腳，朝豬屁股上狠命的

一踢，嘴裏邊笑着罵：

「蠢貨，砍你的！」

喫晚飯時候，桌子上擺着盞盞沒點好的煤油燈。因為天色還亮，哥哥和嫂子分二邊面對面坐着；劉二姑娘坐在橫頭。哥哥低着頭喫飯，老不開口，好像有什麼心事。她和嫂子邊喫邊談。嫂子本來最愛說話，談到那一家的女人偷漢子的事，她格外有勁，而且話也很多，起初她們是從隔壁王巧姑兒身上講起的，東一扯，西一扯，後來她嫂子就講到夜裏頭約漢子到家來，什麼開門若沒有響聲，祇消兜一瓢子水傾在門臼子上就行了。這許多話，她聽了嘴上面不則一聲，心裏邊卻大大的一動，正想胡扯一點話回答嫂子，她哥哥忽開口罵道：

「雞巴的，不要臉！聽不出你倒是偷漢子的老行家，全沒一點兒心事。」她哥哥放下筷碗嘆了口氣。「去年是熟荒年，穀賤買不起價錢；今年麥子收成還得過，忙了這一陣，那曉得一擔祇賣三塊二毛錢。你們想吧，這樣日子怎得過！祇有你們沒心事，還談雞巴的偷漢子哩！」

喫完晚飯，二姑娘幫嫂子洗好碗，就溜進房去往牀上一躺，在牀上爬起又睡倒的，不知起落了多少回，祇覺到頭皮在發燒，心在腔腔裏邊別別的跳，也沒聽見嫂子來關後門，一心祇望哥哥和嫂子都睡盡了，就好去開後門放大獅子進來，一忽兒又想到嫂子方才講的話，究竟是真是假？門日子裏傾點水就沒有響聲，如若不響，給他們聽見，倒很擔心，後來她好像聽見什麼似的，一翻身跳下了牀，咬着嘴唇搖一搖頭說，聲音很低的：

「不會的，他們的臥房和這邊隔開一個小明堂，就是有一點響聲也不打緊。」

今天是陰歷月半，天上的月亮光好像一幅銀色的紗幕，把這東村的村前村後，照得如同白日一般的明亮。劉二姑娘家的後門，一點響聲沒有的開開了，跟着一堆月光湧進門裏的，是一個大個兒的人影子；接着這扇門，又一點響聲沒有的把湧進的月光推出門外。關在屋子裏的，是白紙窗上的兩個模糊的黑影子，和一個粗魯的男人聲音，在低說着話；一個幽細的女人聲音，在笑罵着「殺頭的。」

牆子裏邊的老雄雞喔喔的啼了一陣；屋子裏邊的連人的喘氣的聲音，也給蓋沒了，聽不見。

明天，東方剛泛出魚肚白，劉二姑娘就起身幫着嫂子造早飯，拌豬食，料理羊料，直到喫過了早飯，嫂子才從剛出山的太陽光裏，發見二姑娘的腳上，今天穿了雙粉紅色的新洋襪子。她彎着腰左看右看的，好像存心同二姑娘搗鬼，不住的稱讚這襪子的顏色好看。她哥哥聽了不則一聲，祇在鼻子裏哼了聲冷氣，二姑娘自然懂得他們的意思，心裏暗想着：我穿新襪子，關你什麼，要你哼冷氣！老實說，好東西多咧，怕你！這是大獅子送我的。

從這天之後，劉二姑娘和張大獅子二口子，一得富兒就會面，無論在劉二姑娘家裏，在牛頭山上，或且在長着很茂盛的草堆裏。他們什麼人都不怕，就祇瞞過劉二姑娘的媽。

直到十月裏刈稻的時候，劉二姑娘的有了身孕的大肚子，才給媽瞧破。哥哥瞧了祇在鼻子裏哼冷氣；嫂子也祇瞧着她底滾圓的肚子，暗暗發笑，祇有媽在私的裏罵她，

養她，二姑娘老是不理不睬。

壓根兒爲了在東村上算一家門戶，二姑娘的媽着實替女兒發過一番急，後來不曉得怎樣轉了個圈，二姑娘的媽，就把女兒許配給西村一家姓陸的兒子做媳婦。這法子也許是她娘家人想的，二姑娘自然祇曉得依着媽媽的意思做。

劉二姑娘出嫁的那天，是北風刮得很緊的臘月初。一頂藍呢喜轎停放在劉家門口，引來十幾個小孩子瞧熱鬧，他們全擠在這喜轎邊，你推我推你的在吵着嘴，爭着要摸到那呢轎帘上的給蛀蟲蝕了好多個的小破洞上，像瞧西洋鏡似的瞧下子，毛哥兒剛巧把一隻眼睛對準了一個小破洞，閉起另一隻空着的眼睛，後邊就有一個孩子擠上來推他，身體一推動，眼睛就離開那小破洞。這樣擠着推着，還是對不準，毛哥兒發了猴急，剛巧一陣風把轎帘子吹起了一角，他索興揭開來給大家瞧。

「媽媽的，推什麼，揭開了給你們瞧吧！」

「好的，我來做新娘兒！」鼻孔裏掛着黃鼻涕的朱小

狗兒，把身體一蹲，挺着小腦袋就往揭開的轎帘裏鑽。毛哥兒乘勢用膝蓋對準了朱小狗子的屁股使勁一頂，這朱小

狗子就跌進轎裏去了，引得毛哥兒們都拍着掌笑起來。

「媽的，小鬼，滾開滾開！」蹲着抽旱煙的轎伙跑來推毛哥兒們走。

「別凶，是漢子，西村人不要東村女人做媳婦！」毛哥兒很倔強地瞪着白眼。「媽媽的，凶，揍他！」

「揍你，小鬼頭。」

毛哥兒頭上吃了個栗子，覺得有點兒發痛，嘴裏罵着：「媽媽的」走開了，走過張大獅子家門口，他瞧見張大獅子把舉在手裏的石鎖，很命的往地下一擲，震得地壳子都碰的一響，毛哥兒摸着頭走去告訴他：

「大獅子，我告訴你，西村來的轎伙子打我。」

「關老子鳥事！」

「那忘八凶得很！他來拍劉二姑娘的。」毛哥兒邊說着，邊把頭朝大獅子連連點着。

「他媽的劉二姑娘！」大獅子瞪着雙大眼吼了一聲。

「真的，真的，誰敢說，……」



「真的，老子做，……」

毛哥兒一瞧大獅子的模樣不對，恐怕又要吃虧，嚇得反身就逃。大獅子惡狠狠的捏緊了雙鐵彈般的拳，好像要追去似的，一抬頭，他聽見劉二姑娘的喜轎，正遠遠的迎面拍來，他心裏一橫，就跳到路中心攔了個馬步，專待喜轎來就攔住去路。後來不知怎麼？那喜轎抬近了一點，他好像聽見劉二姑娘在喜轎裏啾啾的哭，心裏一軟，就把身體閃過一邊，放這喜轎過去了。

劉二姑娘在喜轎裏，好像聽見張大獅子的聲音在路旁這樣說：

「操他媽的，嫁了嗎，老子的種也送了嫁啦！」

過了新年，劉二姑娘的大肚子已平了下來，產下的孩子一落地就死的；這在她心裏一點也不覺什麼傷感，她頭一遭回娘家，在路上剛巧碰見張大獅子，她朝他瞟了一眼，張大獅子也好像朝她笑了一笑。在家住了半個多月，什麼事都同從前在家做女兒時一樣，天天還是溜出去瞧村裏的小夥子們舞千斤擔，攢石鎖，那副最重的千斤擔還祇

有張大獅子能開幾下大四門。攢石鎖的花樣還是他頭一個，把數也算他最多。不過有二件事已和從前不同了：頭一件是媽不再管她溜出去瞧這些事，第二件就是張大獅子對待自家已沒有從前那樣好了。她記得那天在後門口，碰見張大獅子，張大獅子劈面就問了自家這句話：

「二姑娘，你好啦！嫁了人啦？」

「有什麼好壞，不嫁人也是我，嫁了也是我，不是一個樣兒嗎？」二姑娘帶笑的瞟了一眼。

「好一個一個樣兒，他媽的！……」

「別罵人，大獅子，我有話問你。」

「什麼話？」

「我問你，去年我在轎子裏聽見像你的聲音，說什麼老子的種啦這許多話，可是你說的？」

「是我，」大獅子頓了一下子脚。「老實告訴你，那天我還想攔路的，後來聽見你在喜轎裏哭得傷心，我才沒有。」

「你當我真哭嗎！哈哈，獸子！」二姑娘笑起來。

「你不懂女人在喜轎裏應該哭的嗎？」

「媽的！」大獅子吼罵了聲，一把揪住了二姑娘的頭髮，眼睛睜得好像一對銅鈴。「不要臉！媽的，老子打死你，……」

二姑娘的腰扭了一扭，就把上半身往大獅子懷裏一倒，斜溜着雙眼珠子說：

「好的，好的，殺頭的！打死我，你打死我！打不死，你扼死我。殺頭的！你扼死我。我死在你懷裏，我情願……」

大獅子氣咻咻的脹紅着臉，好像當真動了殺心，他一手用力揪住二姑娘的頭髮，當真伸起三個鐵一般硬的手指，去扼二姑娘的喉管。可是他一瞧二姑娘的塗着很厚的胭脂花粉的臉，她的眼眶裏已流下二顆像珍珠般滾圓的淚珠，大獅子的手指一軟，就乘勢把二姑娘的頸項兒勾在胳膊裏，用勁去親着她那張正要罵着「殺頭的」的嘴。

那天媽剛巧不在家，她就約好大獅子在夜裏來會一會，不過她終覺大獅子來的時候，模樣兒沒從前那樣起勁，

同自家也沒從前那樣親熱了。今天媽又出走，二姑娘就乘這當兒站在大門口去等候張大獅子，約他今晚到家裏會一會，問個明白，後來她心裏一動，就想到隔壁的王巧姑兒，本來同張大獅子有來往的，要不是張大獅子近來給那騷蹄子迷住了心。劉二姑娘一想到王巧姑兒身上，心裏恨不得跑去和她吵一番架，出一口子氣。

「二姑娘！大獅子來啦，大獅子來啦，在那邊。」

那個小壞蛋毛哥兒，這時正打從劉二姑娘跟前走過，他手指着大路那邊告訴劉二姑娘，擠眉弄眼的扮着副怪好笑鬼臉。劉二姑娘瞪了他一眼，抬頭朝大路那邊一望，當真有一個大個兒的人影朝這邊走來，那人影當真是張大獅子的模樣。她吐了口氣，嘴裏低說着：「我一定要問他個明白！一定要問他個明白！」但當她側轉頭去望一下那小壞蛋毛哥兒的背影，在那邊，同毛哥兒迎面也走來一個人，那正是劉二姑娘見慣的一副笑嘻嘻的嘴臉，她的丈夫陸大官

子。

# 十一月

史 衛 斯

## 一 十一月的街

十一月的街是靜穩的。

散雜的脚步一如風吹楓葉的聲音。你倚着我的臂，我抓着你的頸子，三個年青人，默然地，向那一個望不見盡頭的方向走着。

誰也沒有想到，該到那兒去呢？

「哈囉！」

「哈囉！」

從對面方向來的女人，飛一個微笑，落到後邊去了。

「有意思。」

腳步更快起來。

「從傍晚飯後的散步裏，找出一身汗，這汗是有意義的。我怕看足球場上那一面孔粗野，那個粗大的鼻子上，掛一串汗，聰明人把這汗擲到另一事件上去。這差別，不僅是在於詩意，有一半是美麗！」

「這不可原恕的錯誤，是在忽略了黃昏的美。一切真正的美，一小半屬於晨，一大半是黃昏的。可是你不能完全享受那些。十一月的街上，必然的缺少春天的蘭，夏天的荷，翔股街上，必然的沒有噪晴的鶯，傾瀉的瀑布。：同樣，在另一個境地，你將很難看到飄搖得像這樣耐人尋味的柳了……」

「可是最有意義的，應該是想像。享受得太多了，結局是無趣的。你看到一半，讓另一半蘊育到你的思索裏

去，從這裏，你有了希望，有了愛，意思就是，有了生命的活力。這例：譬如讀書，譬如看電影，譬如和女人談愛情……」

「哈囉！」

「哈囉！」

和對面來的女人點一點頭，又各顧各的走了。

三人中始終沈默的一人，從地上拾起一片僵紅的，脆弱的，憔悴的楓葉。

## 二 家

獨坐靜寂的時候，想起的，老是家。

自家還是第一次嚐流浪人的味，一個兒，離開了那一羣親切的，熱悉的，熱忱的聲音，到這兒來看冷漠的陌生人的臉孔。

生命，祇是像一張飄零的葉子。

秋深了。剛看着幾千萬人狂歡中，從眉形長到怪豐滿的月，又消瘦下去，獨自坐到窗邊，又見到窗外紅楓葉往南方飄下了。

朋友來，較知己的。

靜靜地，相對凝視着臉孔。

「又在想家了？……」

「與其說是想家，不如說是想到那一些熟識的面孔。如果那兒的一些面孔全是陌生的，那和異鄉，有什麼分別呢？我近來老是寂寞。靜，使我想起那一切親切的，關心的問慰，以及那些微笑，那些緊促的眉頭……。那不是一個陌生人可以勉強扮演到的。」

「所以你老是熱心地等待着信？」

「可是，那決不是好法子。」

「……」

「飄流有飄流的好處！你不懂那好處。我以為很適宜的是，可以使一個人沈默一點。沈默，這意義就是，使一個人不致過度的保持他的歡喜。太歡喜，和太憂鬱一樣，並不是適宜的。」

「沒有離開家以前，沒有想起家的可愛過。飄流，使我在回味中，覺到那一些甜。我現在想起那一大串朋友的好處，但是若仍然相處着，我知道，我們難免不會扭着頭

相打的。

「我不能不回味，縱然回味的結局照例總祇是痛苦。

……」

另一人始終祇是聽者，可是他現在開了窗。他看到一

片楓葉子往南方墜下去。這年青人想做詩。

現代書局精印

## 現代原稿紙

鋼筆毛筆兩用原稿紙創始於日本，新文化運動以後，著作家紛紛採用。其後雖有國貨，但紙質惡劣，且多用鉛線排印，有油墨處無從書寫，作家苦之。本局創始用橡皮版，佳質道林紙印製原稿，潔淨優雅，無滲墨走油之弊，行格種類甚多，任憑選擇。定價又極低廉，祇及日本貨之半，愛用國貨家，著作家，請試用之。

- 甲種直行雙面原稿紙(24×25)一百頁·五角
- 乙種直行雙面原稿紙(20×20)一百頁·二角五分
- A種直行雙面原稿紙(20×20)五十頁·二角五分
- B種橫行雙面原稿紙(20×20)一百頁·二角五分
- C種直行雙面原稿紙(20×20)一百頁·二角五分
- D種直行單面原稿紙(20×20)百頁訂本·二角
- E種直行單面原稿紙(9×20)百頁訂本·一角五分

# 陶爾逸伯爵的舞會

(續)

戴望舒譯

(法國——拉第該)

在車中，賽里曷士夫人又把這封信唸了一遍：

「夫人，

「我送這封信給你時的匆忙，已經把我要對你說的話披露出來了。然而，正像我自己，在幾天一樣你是和事實相距多麼地遠啊！當你知道了我所冒着的危險，或許你會覺得我向你求幫助是不識羞吧。」

「在我的丈夫和令郎交友的起初，我早就看出我對於令郎有一種在我們一切朋友以上的偏愛；當時我並沒有大驚小怪，我覺得那祇是我的杞憂之見。那時候，我已經不知不覺地跨錯了步子了。香比尼的那件巧事更幫助我安心下來，於是我便過度地攀住了法朗梭不祇是一個朋友，還是一個表弟，而我的感情便沒有什麼合法之處的這個念

頭。

「我以前是盲目的；現在我卻不復盲目。我應該不顧羞恥地給我對於令郎的感情加一個牠們所應有的名字。可是一位母親是容易吃驚的。所以我應該趕緊對你說，令郎是無辜的，他並沒有想來攪擾我心頭的和平。這種不正常的感情，是我獨自個生出來的，他是一點也不知道。況且，如果有罪的不祇是我一個人，夫人，你是很懂得的，那麼我便不會厚着臉皮來向你求幫助了。可是祇有你能夠從他那兒得到我所不能向他要求的事；如果他對於我的丈夫，對於我們是有友誼的話——不要再來看我們；因為除非我不看見他，我是不能自救的了。你一定會找出那最宜於說服他的話的。或許就是對他完全說出來吧。我並沒有

什麼害怕，我知道他不會把我的苦痛引以爲他自己的矜誇的。幸而他所因而感到的，祇有人們在和好朋友分手時的那種苦痛，這比到我所生受到的別的苦痛，真是輕得多了。我不能自限在這好朋友的界限中而不再進一步。我的心已負了這個友誼。所以現在法朗梭應該不再看見我。

「不要說我沒有這樣辦的權利，沒有想把他和我的丈夫分開的權利；不要說我不先向陶爾逸先生自白就是我第一沒有盡我的本份。近幾天以來，我老想告訴他。可是他似乎是和真實距離得那麼地遠，竟使我連勇氣也沒有了。他不願意聽我的話。你不要以爲我在加罪於他吧；正相反，我願意格外把罪名加在我自己身上。如果我的丈夫是有罪的，那麼他的罪就是太信任我。」

「咳！我對於什麼也不能有所希望。宗教也不能搭救我。我是太愛我的丈夫了，竟跟着他不信上帝。我的母親會想得到我和她這樣地不相像嗎？她怎樣會替我防衛那些在她看來祇是空想的危險呢？我以前從來也沒有想到我獨自個人會不夠保全我的貞潔。我之所以苦痛者，那就是因爲別人太信任我，而我現在卻看出我是不配這種信任的。」

「夫人，我懇求你說服法朗梭吧！你和你的兒子，是我能期望一切的備有的人……」

——她把實情瞞着我，」賽里曷士夫人想。「像這種樣子的一封信決不是開門見山的。她在一步步地逗我。」

x x x x

瑪娥是在自己的臥房裏接見賽里曷士夫人的。她會通知僕人說，除了賽里曷士夫人以外，她什麼人也不見。這兩個女人先講着一些無關緊要的話。

陶爾逸夫人不知道怎樣打到那樣的一種話題。對着這個沉默，賽里曷士夫人心中暗想：「這一定是比我所想像的更嚴重得多。」先自己的認定了錯，她便好像倒是有罪似地開始怯生生地說：

——關於小兒的事，我真對你很抱歉……」

——哦！夫人！你太好了！」瑪娥高聲說着。接着，心中感動起來，她握住了那母親的手。

在這片光滑的地上，像初學溜冰的人似地，這兩個純潔的女人競爭着她們底拙劣。

「不，不，」瑪娥說，「我矢口對你說法朗梭對於這場悲劇是沒有關係的。」

那相信這是瑪娥的最後的顧忌的賽里易士夫人，便說她自己是很清楚法朗梭的心情的。

——他對你說什麼話？」陶爾逸夫人問。

——我，知道的啊！」賽里易士夫人回答。

——可是什麼呢！」

——他愛你。」

陶爾逸夫人發了一個喊聲。賽里易士夫人看見了一個真正的人世的苦惱。瑪娥的全部勇氣，可不是從法朗梭並沒有愛她這一種確信上來的嗎？在賽里易士夫人未能看見這個生物被苦痛摧搖着而連根拔起了之前，一種狂喜在她的臉上閃爍了一瞬間。如果法朗梭在這個時候到來，她便會委身於他了。什麼東西都不能阻止她投到他的懷裏去，就是那母親在面前她也會不顧。

賽里易士夫人一切都了解了。她頗爲驚慌，趕快想法彌補。

——我懇求你，」瑪娥喊着，「不要奪去了我的這個使我有盡我的婦道的勇氣的僅有的快樂吧。我以前不知道他愛着我。幸而我的命運現在已不是屬於我的了。我更要請求你不要使法朗梭來見我。如果他是愛着我的，那麼你隨便地假造一些話對他說，卻不要對他說實話；否則我們便不可收拾了。」

在說着自己的愛情，又是對自己所愛的人的母親說着的時候，陶爾逸夫人差不多感到一種舒適。經過了她的最初的興奮之後，她用一種更安定的口氣說：

——今天晚上，他要來赴我們的宴會。怎樣去阻攔他呢？我是看見了他非昏過去不可的。」

實際上，賽里易士夫人也願意趕快下手。今天的這一幕戲的印象還沒有消失的時候，她會更容易說服法朗梭一點。在七點鐘，她一定可以在福爾巴克家裏找到他。

——我可以答應你：他今天不會來了。」她說。

在這一幕戲中，最會使法朗梭驚詫的，準是那心頭的他認爲冷淡的母親的態度吧。看見了這個熱情的光景，她



沉睡着的女人覺醒了。她眼睛裏含着淚水。她吻着瑪娥。她們兩人都感覺到她們的頰兒又熱又濕。有一些差不多是戲劇性的東西，使賽里易士夫人沉醉着。——「她簡直是一位聖女，」面對着那個被愛的確信所給與瑪娥的沉靜，賽里易士夫人這樣暗想着。

x x x x

賽里易士夫人急忙趕到福爾巴克家去，好像一個儘奔跑着一直到碰壁纔爲止的人似的。因爲，對着福爾巴克家人的驚愕，接着又對着法朗梭的驚愕，她清醒過來了。她終於看出她的行動底矛盾了。「我爲什麼要混到我兒子的事情中去呢？」她自問着。「爲什麼像一個瘋子似地奔着呢？」

她準是比任何人都恨被人看出自己行動反常。

——「什麼事啊，媽媽？」當她走進法朗梭更衣的房間裏的時候，法朗梭問。

當着自己兒子的面，賽里易士夫人又獲得了她全部的冷淡態度了，然而她卻露出了別一種拙劣的態度來。

——「我真要謝謝你。你使我處身於一種很愜意的地

位！」

於是這個我們想不到在一小時之前會和瑪娥一同垂淚過的女人，便從手囊裏取出那封信來，板着臉兒把信遞給法朗梭。這時候，她覺得這件曖昧的戀愛事件，是一無可敬之處了，她肯備自己不該在這事件中接受演一個脚色。她覺得她允許瑪娥的話是沒有價值的了。

法朗梭讀着那封信，他已不復看見他所讀着的了。他手裏握着這個他的幸福底令人難信的證據。他不能疑心這不是陶爾逸夫人的筆跡。

賽里易士夫人繼續地責備着他。他的幸福的啓示使他變成水火不能入刀槍不能傷的了。他母親的話像耳邊風似地吹過，不能打進他的心裏去，他甚至連聽也沒有聽到。

賽里易士夫人怪瑪娥不勸住她自己的熱情，恨起她來，竟至疑心到她說謊。在她的偏僻之見中，她竟責備瑪娥利用了法朗梭知道瑪娥是愛着他。在沉醉中的法朗梭，也有和這差不多的見解。幸福替他遮掩住一切，在當時，他竟看不出瑪娥寫這封信究竟是什麼用心。他差不多讀

賞起那因戀愛而生的妙策來。

把這封信讀了又讀之後，法朗梭很自然地把他放到了他的皮篋子裏去。

——你看見過她了嗎？」法朗梭說。「她對你說些什麼？」

「老實說，」賽里葛士夫人把自己的話結束着，「我的靈魂沒有像這女人那麼偉大。據她說來，你是無辜的，有罪的是她一個人。我呢，我認爲你是至少和她同樣地有罪。你是很清楚的，你也不用三番兩意了。你們不應該再見面了。對陶爾遜先生找一個適當的藉口是你的事，因爲我是不慣於要這種把戲的。」

「啊！」賽里葛士夫人帶着那些母親們所通有的極端的偏僻嘆着氣說，「你爲什麼要和你唯一的好朋友們發生糾葛呢？」

看見他繼續在換衣服，賽里葛士夫人怯生生地問：

——你難道打算到陶爾遜家去吃晚飯嗎？」

——我如果不到，阿納是會覺得莫名其妙的。所以我要去。」

賽里葛士夫人不作聲了。她在他的兒子面前低下頭來。她一向當他是一個孩子。現在她卻是站在一個男子面前。

回香比尼去是太遲了。她留在福爾巴克家裏吃晚飯。對於他們，是不必小心謹慎的。然而賽里葛士夫人的失措之態卻顯得那麼明白，竟連那盲目的母親和痴呆的兒子也覺察得出來了。她對於陶爾遜夫人和她自己的兒子所演的腳色不安着。她特別懊悔瑪娥底不幸在她心頭煽起的那種立刻熄滅了的青春的火燄。最後，她埋怨着自己，因爲那已故的賽里葛士先生，是決不會答應去辦這種事，而且更不會讓她去辦這種事的。

那位照例是先裝束好的阿納，當他的妻子在那我們可以猜度得出來的心境中更衣的時候，接見了一個頗有點奇妙的拜訪：大家都以爲已經死了的拿路莫夫公爵底拜訪。那些濫載流血之事的報紙，已登過尼古拉皇帝親信之一的這位公爵底被害消息。

拿路莫夫公爵好像是初次似地來到了巴黎。他在巴黎已經一個人也不認識了。他之所以來到陶爾遜家的原故，就

因爲當他前一星期在維也納的時候，聽別人說起過陶爾逸夫婦的來游。在奧大利容他寄宿的那些朋友們，是都已經變成差不多像他一樣窮了。他穿着戴着去見阿納的那有點可笑的獵裝和帽子，便是從他奧大利的朋友們那兒得來的。

驚訝異常的陶爾逸伯爵緘默着。因爲他是祇擅於表現他所未感到的情感的。這個最初驚訝過去了之後，他便會把那驚訝掩藏起來了。聽到了拿路莫夫底不幸的故事，他便自動地提出請拿路莫夫住在他家裏。可是陶爾逸伯爵的仁善和輕率，是那麼天衣無縫地化合在一起，使人竟不能區別牠們出來；有一件事使他不安着：這位公爵會不會亂了這作爲舞會的先聲的晚餐會底順序？當然，除了這位一直線地從一個神秘之國來的公爵之外，人們是不能夢想更偉大的「鞋與」的。可是阿納·陶爾逸一家之主的經驗，卻使他去往拿路莫夫不預先通知而到來。從這一瞬間起，他便決意今夜不把他捧得太高，而等到一個政治的晚餐會時再擡他出去。他差不多竟會叫拿路莫夫在後臺等着，陪伴那應該獨自個吃晚飯的他的姊妹。

陶爾逸伯爵夫人出來了。她害怕自己不能對付她的女人的地位，因爲她是那麼地懦弱。公爵和她都立刻感覺到互相吸引着。這一晚瑪娥的那種有點迷惘的神氣，並不使拿路莫夫無所適從。任何一件巴黎貨都會使他失措的，她對於他卻不然。在另一方面，陶爾逸夫人嘗得自己抱着同情之感，因爲她自己也苦痛着。

阿納吩咐添一個席位。瑪娥想這個吩咐實在是無須得的。她滿擬法朗梭打電話來道歉說不能來。

頭幾個客人到來了。阿納認爲在每一個客人一進門時便對客人聲明這旅客的光降是很對的。他講着拿路莫夫公爵的故事，又在事實的周圍添繡了許多花樣，以致在講到第二遍的時候，那主角便不得不去更正他的頌歌詩人了。

「這是不對的。我並不是直接從莫斯科穿着這身衣服來的。這身衣服到現在爲止我祇穿了三天。」

第一個到的是保爾·洛班。阿納祇給保爾和拿路莫夫介紹了一下就了事。這時，陶爾逸伯爵對於保爾的行動，正像免得祇領一個游客參觀，而等着別的游客到來時一起走的那些花園的看守人一樣。他毫不憐憫地讓保爾對

着神祕。好在這神祕是暫時的：「米爾沙」和他的姪女來替保爾把這神祕打破了。他們是夠得上人們給他們玩一套大把戲的。

那一半滿意着阿納·陶爾逸的最初的緒言的拿路莫夫，把話題轉了開去。他對「米爾沙」說，當他在大戰之初去謁見波斯王的時候，頗以在波斯沒有見到「米爾沙」為憾事。「米爾沙」說他很抱歉當時不在波斯。

保爾·洛班聽着他們的禮貌的競爭很為驚奇。拿路莫夫決不願沒有一句最後的話。他感謝「米爾沙」讓自已通過了他的領地。「米爾沙」聽了這話很為驚訝，因為拿路莫夫所說的那領地既然是波斯的一省，他是不敢不讓別人通過的。拿路莫夫已把那那時當知道「米爾沙」並不親自迎接他的時候而大發脾氣那一回事忘記了。

厄運已改變了拿路莫夫。他變成和善的了。他已失去了他的矜傲了。

平常法朗梭總是先到的。今晚呢，別人都已到齊，祇缺奧斯特里茨公爵夫人和他了。現在，陶爾逸夫人已斷定

他不會來了。她感到了一種苦痛，這使她自己明白了她以前一儘總以為他會來的。她當然覺得他服從她的命令是一件自然的事，可是同時她卻因為他不違反她而苦痛着。

那位把那封信讀之又讀的法朗梭，在路上就誤了好一些時候。當他在陶爾逸公館門口按鈴的時候，綱瑞絲·奧斯特里茨正走下車來。他等着她：

——你叫我安了心，」她說，「我以為來晚了。」

瑪娥祇在法朗梭走到她面前的時候纔看見他。她退了一步，看見他泰然自若，她便以為賽里曷士夫人還沒有見過他。

她立刻起了一種戀愛着而不願意戀愛，然而又違反了自己的貞操的那些婦女們所共有的心理作用。她可不是曾經用盡方法使法朗梭今晚不來嗎？他來了罪不在她：她希望享受一享受這延長的緩期，這唯一的夜晚。

在晚餐的起初，拿路莫夫竭力裝着快活的樣子。然而他的在座，使人都索然起來。苦痛所印在一張臉上的東西，是任何微笑也不能消去的。那並不是皺紋；目光也還

是那樣的。一個受苦過的人，是不必一定顯得衰老的。變化是在更深刻的地方。

在那些燕尾服晚會裝之間，拿路莫夫是孤立的。他把他的孤獨歸之於他的服裝。他已不復有以前相信賓客之所以俯促不安，是爲了沒有穿和他同樣的衣服的那種別致的把握了。燈火的輝煌和人聲的響朗使他昏亂着。他聽不清楚仲鄰坐的女人們的說話，總是要請別人說再說一遍。

座中變化萬端的談話把他打回去，推開他。他跟不上談話的線索，他覺得那談話是支離破碎的。談話的速度使他失措着，正如「遞環遊戲」使一個手脚不靈敏的人失措一樣。

陶爾逸夫人懂得拿路莫夫的狼狽。她自己也坐不穩着。他們終於離羣而孤立了。拿路莫夫對她講着俄國。陶爾逸夫人變色了。俄國並不是她的變色的原因，卻是免得把她的變色掩藏起來的一個藉端。拿路莫夫看見她這樣，心裏暗想：「這人良心很好。」

瑪娥原想見到法朗梭時她會幸福的。然而見到了他時反祇有使她苦痛。她像避一個無益的苦痛似的避開他。然

而她總不禁時時地向他轉過眼去，這爲的是監視他。

他的鄰座是那年青的波斯女子。他的快樂使他變成很慇懃的了。在把那俄國公爵安排在陶爾逸夫人旁邊，法朗梭安排在那小寡婦旁邊的時候，「偶然」——或不如說禮節——是處置得很適當的。正如瑪娥祇有在一個無足重輕的鄰座人旁邊纔能苦惱一樣，法朗梭除了這位在笑的年齡卻已流了那麼許多眼淚的郡主以外，實在是找不到再適當的人。她的笑聲穿透了陶爾逸夫人的心：這孩子真可愛，她望着法朗梭，心裏這樣想。

雖則她猜想他一點什麼也還不知道，她對於他的快樂總還不免起着反感：如果他是愛她的，那麼他的心難道竟可能不覺察到這一刻的嚴重嗎？她竟至於懷疑起賽里易士夫人所對她說過的話了。可是她從前所否定，而現在她的心已不復抵抗了的那許許多多的瑣事，卻立刻向她證明她的戀愛並不是單方面的。然而，那因阿納的例子而陷於錯誤，把一種粗雅姿態加到戀愛上去的她，卻怪着法朗梭的豫感欠缺；欠缺豫感的其實是她，法朗梭的快活正是從瑪娥的心底坦露而來的。

陶爾逸夫人懂得了什麼是妬忌。正當一個女子決意爲了貞操而犧牲自己的戀愛的日子，這是一種正當的感情嗎？

——那些布爾塞維克，你一定是很恨他們吧！——愛

赫特·惠恩對拿路莫夫公爵說。

阿納·陶爾逸聽了這蠢話很覺麻煩。他是一儘使着那走繩索者的技術來避免提起俄國的，他心中稱讚着他的妻子賢惠。他以爲她也有像他那樣的孩子氣的計算；他佩服她和拿路莫夫兩個人談起話來而解決了困難的那種手段。她有禮地招待他，同時又避免了那悲慘的話題變成滿座的談資。

而現在，這美國女子卻一句話把這傑作毀了。

拿路莫夫躊躇着，帶着一種使那些頗有點平凡的話格外有力量的爲難的態度回答。

——我們可以把地震歸罪於人嗎？應該到來的東西是到來了。我覺得法國是太容易把根據牠自己的革命來判斷俄國的革命。可是，除了在一個像我們那樣大的國家以外，事情當然不會這樣地發生的；我總覺得「革命」這兩

個字不適宜於釋明我國所發生的那件事。如果你願意，你就說這是一個「大變動」吧，可是我呢，我卻不願意責備使我受了那麼大的苦痛的那些不幸的人們。

——爲了向你證明你所知道的一切關於俄國的事或許不是確實的起見，拿路莫夫繼續說，「你祇要想一想別人說我已殺死了這件事就夠了。實際上，他們連我的根頭髮也沒有碰一碰。這倒是真的，」他黯然地補說着，「他們留下了我的生命，卻奪去了我生活的意義。」

他費了很高的代價變更了他的意見。在這一剎，公爵可以瞥見，他的生存固然會關除了謠言，然而他活下去卻不是一件堂皇的事。

——拿路莫夫說得不錯，奧斯特里茨公爵夫人向保爾·洛班傾身過去說，「爲什麼要老責備平民，又把一切罪名都加到他們身上去呢？當然，那邊也像別處一樣地有壞人，可是那裏也可以找得到好人，而且或許比任何別的地方多一些。」

阿瑞絲·奧斯特里茨是好像那種所謂由於「經驗得之」的人一樣，或是說得更確當一點，她是由於金錢得知的。

——我參與一件慈善事業，」她接下去說，「爲了這個關係，我和平民有了接觸。呃，我可以矢口對你們說，如果我們有一場革命，那是決不會從平民而來的。」

保爾像聽一道神諭似地出神地聽着。自從在奧萊昂門前博得了民衆的喝采以來，阿黛絲·奧斯特里茨便披上了一巨大的權威了。保爾不知道自己何適何從。他的偏見已打得粉碎了：像奧斯特里茨那樣的一個貴族女子讚美奧萊昂——一個沙皇的親信不呢詛布爾塞維克！

勇氣是常常使他吃驚的，因爲他看來勇氣祇是輕率。爲要顯露輕率，那必須對自己有把握。這俄國人敢不加罪於那些虐待他的人，那麼他一定是一個人物了。

陶爾逸伯爵是並沒有什麼成見的，他一點也不討厭那使宴會增光的一切東西。在聽到愛絲特·惠恩的話的時候，他曾戰慄了一下。後來，他又興高采烈來了：這倒是一個比別的更不討厭的俄國亡命者，他心裏這樣想着。每個人都都像阿納一樣地想着。

在有節制這一點上，拿路莫夫也達到了悲劇的程度，這是人們所沒有注意到的。陶爾逸夫人對於別人接受這悲劇的態度頗爲憤慨。看見拿路莫夫對於法郎梭一點兒也不起

什麼影響，而法郎梭又繼續和他鄰座的女子不顧那些大人物的談話，她心裏更是難受。除了陶爾逸夫人以外，祇有「米爾沙」在拿路莫夫身上看出了機智敏銳以外的東西。他向拿路莫夫提出着確切的問題。

——你真奇怪，拿路莫夫，阿黛絲·奧斯特里茨說，「你並沒有改變什麼。我甚至覺得你是更年青了。」

——我沒有改變，」那公爵說，「但是我卻什麼都失去了。我什麼都失去了，」他用一種柔和的聲音又說了一遍。「我還賸下些什麼呢？」接着他又高聲笑着說：「我還賸下斯拉夫的愛嬌。」

——而斯拉夫的愛嬌是到巴黎來忘記一切的，」阿納用一種雜戲中換場的丑角底音調說。「讓我們來慶祝他吧，卻不要用那布爾塞維克的惡夢的談話去麻煩他。」

拿路莫夫已不知不覺地把談話引到了晚餐終結，這時阿納的這句險惡的話來得正好，很適當的做了一個結束。人們都離席了。

阿納用一種斷然決然的口調宣告一個舞臺的變換，另一個場面的開始。

祇在開始談論化裝舞會的時候，大家纔放出政治會議的面目來。

(下期續完)

# 上海劇壇史料

(下篇)

楊邨人

這個下篇本來是賡陳奕君作的，祇因陳君所作太過主觀，現在經他的同意由我將材料重新編撰，特此聲明如上。

——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

「日帝國主義『九一八』瀋陽的砲聲，驚醒了我們這半殖民地的愛好和平的同胞，激起了一切士兵，學生，小市民，工農羣衆的憤怒而努力於反帝抗日的工作。屬於宣傳的文化事業在這種情勢底下蓬勃地發展，自然，戲劇運動也就擴大的到了廣大民衆的基層。我們看着『九一八』以後上海的戲劇運動的勃發姿態就可以證明這一

工作的進展；同時不單是上海，就是北平，天津，青島，濟南，南通，綏遠，廣州等地，都有着熱烈的反帝抗日的戲劇運動。而且在這個時期的戲劇運動，都已消滅了過去的那種羅曼斯和悲傷的情調，顯然地，這時的戲劇運動已經是正確的走上了新的路線了。

日帝國主義的『一二八』之夜的

砲轟上海，戲劇運動的青年有的由舞臺跑到了前線，有的在後方幹些救護傷兵的工作，他們都「怒吼」去了。

十九路軍從上海撤退以後，戲劇運動的青年自然不跟着他們退卻，但是一則所有演劇的工具已經完全在砲火中毀滅，一則在那時演劇也很難進行，於是乎一部分青年便向內地去活



動。

這時值得記載的是杭州的五月花劇社。原先有一個跑江湖的歌舞劇團，名叫集美劇社，在杭州演劇未見成功，他們出演「名優之死」的時候，

觀衆甚至於帶了劇本去對照，一有錯處立刻喝倒采，因此不能維持，便宣布改組，到上海招請「劇聯」的盟員幾人去參加。因其時正是五月，就定名為五月花劇社。在五月中旬即舉行了第一次大公演。這次演出的節目上，都是一些富於刺激性的反帝抗日的劇本，得到了廣大的觀衆的同情與擁護，在杭州青年們的「我們有的還沒有看到，再演一次！」和「最好快點舉行第二次的公演！」的呼聲中——他們就勇敢的在五月廿九日舉行了第二次的連續公演於杭州湖濱省立

民衆教育館。在這兩次的演出，五月花在杭州已經是建築起她的地位和獲得了大衆的信仰了。

五月花的社員們雖然在過着很窮苦的生活，可是他們的精神是快樂的興奮的。他們不顧一切物質上的問題，做着他們應有的工作，在短短的三個月間，他們演劇的影響已經遍滿了杭州的每一角落；他們出演的場所也已經走遍了杭州的學校，如之江大學，浙江大學，法學院，女中，女師等等。所以在當時這一班五月花的社員們雖然是穿着破舊的衣服，可是往往他們在馬路上跑就會碰到，

「五月花的人！」

「還是老皮，那裏密所強！」

「小強瘦得來！」

這些親切關心的聲浪，杭州的青

年對他們是如何的深刻的認識了啊！

他們連續的在各學校公共地方演戲，結果在八月四日至六日於杭州青年會舉行了第三次的大公演。在這一次的公演，除去了五月花自己的「戰友」，「S·O·S」，「嬰兒殺戮」，「洪水」，「賊」（即辛克萊的樑上君子）這五個戲之外，還有在上海去的戲劇協社應雲衛與南國舊社員唐槐秋等參加了兩個和上面說的那些劇本性質不甚調和的戲，「養貨」與「買賣」。在這次的演出，觀衆已是有數千之多；可是當六日下午五時他們剛在喫晚飯的時候，浙江省政府突令杭州公安局派出大隊警察到青年會健身房包圍，用暴力驅散觀衆並強行禁止當晚演出，同時搜查各社員寓所，捕去該社的導演，總務，與編輯三人。

（有兩人均被判五年徒刑。）

五月花劇社在杭州的短短三個月的勢力，一方面她是得到了廣大羣衆的信仰，另一方面卻因此而招起了杭州當局的嫉忌。當這事件發生以後，五月花劇社就不得不解散。各地劇團聯名向浙江省政府提出抗議，聲請釋放被捕的人，結果是沒有發生效力。

在當時，上海自「一二八」以至淞滬協定簽字以後，戲劇運動的空氣沉寂着，「劇聯」方面則因人才分散，而且一切工具都已被毀滅，沒有新的發展；戲劇協社等因時局沒有十分安定，也沒有動靜，因此各方都滯頓着。

「九一八」週年祭到來了，全國民衆在這種定思痛的日子，熱血更爲沸騰，戲劇運動這時也就開始邁步前

進。北平，天津，青島，南通，廣州，綏遠等處都舉行了盛大的演劇來紀念這悲慘可恥的日子；上海「劇聯」總盟也在事前就動員了聯盟員各方活動。這些日子有一個羣衆組織的演劇突擊隊出發到馬橋，閔行，大場，北橋等上海近郊的地方舉行反帝抗日巡行公演。在這次巡行公演中，

才回上海。這麼一來，上海的演劇空氣就更加濃厚起來，「劇聯」領導下的沒有名稱的演劇突擊隊東突西擊地各方出演。

「活動新軍抗日」，「民衆之力」，「活動新聞」；和一個舞臺效果很好的「活路」。這次的演出完全用當地的土話，一班農民與小市民非常之同情且擁護，每每在演得緊張的當兒，臺下和臺上就會同一情調地高叫着「義勇軍萬歲」，「打倒帝國主義」，「援助義勇軍」，這一些熱情流露出來的口號。這隊演劇突擊隊一直到了二十日

春秋劇社這時出現於上海劇場。這是一個人物非常複雜的戲劇團體，而大多數都是話劇界的藝人，他們在成立宣言上說着，「現在秋風起來，牠雖然吹散了樹上的黃葉，卻吹攏了我們東西南北的人們，在一個比較有共同志趣的立場上，重新結合。」春秋劇社在她成立後一星期，即參加在新世界舉行的道路展覽會游藝會，於十月十七，十八，十九，三天第一次的演出了「江村小景」，「活路」，「咖啡店之一夜」，「一致」，「洪水」，「亂鐘」，「賊」等等思想不同意義各別的劇。他們在這一次的演

出，大概可以說是試演吧，技巧上並不見得完全的成功。這是或許就因為這一組合的演劇分子，有着很多沒有合作過的。可是春秋劇社能在社會上有了活動的基礎，卻是靠着這一次的演出。

在這次的道路展覽會游藝會上，除春秋劇社之外，還有電影明星們所組成的明星話劇社於十月十三晚上出演一個戲，「愛情的試驗」。其次，又有戲劇協社應雲衛領導的無名稱的劇團在二十晚上出演與明星話劇社所演出的同樣意義的戲「蠢貨」與「買賣」。

而在這個時候，「劇聯」對於藍衫劇團的工作也有了相當的成績。在她領導之下的藍衫劇團共有美美，南，美，三友，浦青，鐵工等工人組合。學生劇團聯合會自從恢復工作以後，

到這時也就有了十幾個學校劇團在積極地進行。

抗日反帝的革命情緒，上海民衆這時又是非常之高漲，滬東，滬西，浦東，等處的工人區域都有捐助義勇軍後援會的組織和捐款游藝會的籌備，

藍衫劇團與學生劇團的被邀請出演令戲劇運動的空氣在工人區域裏頭十分濃厚。滬東方面，三友工人俱樂部，綢業工人劇團，南美劇社等都熱烈地在排戲。幾個中小學劇團不時的在學校裏演出。滬西方面雖然沒有滬東方面的活躍，可是也一樣的在熱烈地排戲籌備出演。浦東的浦青劇團在浦東青年會也不時的演出；他們的第一次公演是在十一月初，演了「姊姊」，「江村小景」。春秋劇社也參加表演「抗日義勇軍」，然而環境的不允許，

藍衫劇團並沒公演。

美專學校為紀念成立二十週年，在十一月廿五日開游藝會於陳英士紀念堂，成立已久的美專劇團重整旗鼓演出了董每戡的劇本「夫人肖像」，和春秋劇社參加演出「亂鐘」。

救濟東北難民游藝大會於十二月中旬在新世界開幕，話劇佔了最重要的成分，春秋劇社被邀請擔任劇務方面的的工作，他們不斷的演出使她在社會上獲得了聲譽。而參加表演的劇團，共有暨南劇社，持志劇社，新中，公劇社，美專劇團，法光劇社，法政，劇社，華光劇社，南洋高商劇社，道中劇社，愛國劇社，智仁勇劇社，浦青劇團等。而在這次連續不斷的演出的節目中，抗日反帝的戲有着，傷感頹廢的戲有着，可以說是給了觀衆嘗

遍各種酸甜苦辣的味道。然而這一次的連續公演，和參加團體之多，是打破過去演劇的紀錄，是一九三二年上海劇壇最大的收穫。

此外，在一九三二年將完的幾天，有兩次小公演。首先是復旦劇社，他們在洪深領導之下於一九三一年演過了「說謊者」等戲以後，即沉寂無聞，而這時在該校舉行了一次公演；演出的戲是「戰友」，「勝利」，「蠢貨」這三個劇本。其次是十二月十四日在寧波同鄉會舉行的大華游藝會上，大華小學演出「敵同志」，「好兒子」，「愛神的玩偶」三個戲。這時「劇聯」領導下的一切劇團，都準備着要在一九三三年放一異彩，每天都在加緊工作。

一九三三年的上海劇壇史料就這

樣的結束了。不過半年中有了那樣轟轟烈烈的成績，戲劇運動的開展已經是大可慶幸的事，也可以預卜到一九三三年更加擴大和活躍的姿態了。

一九三三年春秋劇社在新世界宜開了戲劇運動的前奏曲。

元旦之夜，國難儘管是國難，當晚新世界的救濟東北難民游藝會觀衆特別的擁擠。話劇場裏春秋劇社於廣大的觀衆面前演出了負着歷史的使命的極有意義與價值的「一九三三前奏曲」一劇。這一劇是暴露帝國主義的殘暴的行動如被壓迫羣衆怒吼的反抗，正合國難嚴重時期熱血沸騰的民衆的胃口而被接受與擁護。在臺下的觀衆，他們的臉孔上流露着憤怒和同情的表現，他們的熱血是激昂地沸騰着。同時在當晚萍聲社出演白薇的

「敵同志」，戲劇協社出演「千方百計」與「妒」。

第二天，與第一晚演出同樣的節目，再加上一幕「活路」。

一九三三的第二天，天下第一關在帝國主義的砲火轟炸之下和不抵抗的中國將軍們的手裏失陷，上海民衆悲憤欲狂，第三天的晚上新世界活劇場的空氣更爲緊張，春秋劇社出演「山海關失守」。這一個臨時編就的時事劇的演出，內容是帝國主義的兇惡的屠殺我國同胞的寫真。當晚觀衆的熱烈的表現，與第一晚同樣。春秋劇社的「山海關失守」之外，浦青劇團出演兩個新戲「小小獵夫」與「放下你的鞭子」，也很精采。

春秋劇社在四日的晚上有一部分的人往湖州遊行公演，新世界的話劇

場裏有新中公劇社出演『伊通河畔』，『飢餓線』，道中劇社出演『戰友』，電影界同人出演『山海關失守』。

華僑中學在七八兩日假明珠戲院開了捐助東北義勇軍游藝大會，話劇的演出有道中劇社的『戰友』，新中公劇社的『伊通河畔』，『飢餓線』，和華僑中學學生的『C夫人肖像』。

在這時，『劇聯』的工作轉移到滬東，滬西這兩個捐助義勇軍的游藝會上去了。可是，九日上午十時左右滬東的辦公處突被公安局包抄，並捕去了三友劇社，綢業工人劇團等社員二十餘人；這樣一來，『劇聯』在滬東的工作，雖然是費了很多時日和苦心，結果是全功盡喪。滬西方面也受影響而散。

在半個月沉寂之後，應雲衛等領

導的『非職業劇人』在陳英士紀念堂演出了十二個戲。計有『父歸』，『母歸』，『妒』，『炭坑夫』，『賊』，『母親』，『未完成的傑作』，『革命家之妻』，『嬰兒殺戮』，『蠢貨』，『叛徒』，『銀包』等。時間是一月廿六，廿七兩天。

『劇聯』對於藍衫劇團是費了很大的精力才把她建立起了那麼多的，這時竟至於完全失敗，保存的幾乎沒有；內部也就起了暗潮。雖然并無明攻，但聯盟員中已經顯然地分成新舊兩派在暗鬥了。

然而在這時上海劇壇上有幾個新建立起來的演劇團體。首先該說的是駱駝演劇隊。這一演劇隊可以說是完全為青年們聯合組成的，工作非常猛進，在一月十五日成立之後即在一月

廿七日於民生中學大禮堂演出『活路』。第二次即參加上海學生劇團聯合會（簡稱學生劇聯）在三月初旬於寧波同鄉會演出『誰是朋友』，『鐵隊』，『Golf Sketch』三個新劇。第三次——三月廿九日——演出於浦東青年會，劇本是『誰是朋友』，『帝國主義的狂舞』。經過了這三次的演出，在上海劇壇上就有了駱駝演劇隊的地位，而且不論左翼右翼都十分的注意這個青年的演劇團體了。

同時演劇的青年們又有一部分人組織一個三三劇社。

『學生劇聯』組織的過程是非常之久的，她所包含的細胞也非常之多，總共在她領導下的學校劇團有三十多個，於他們努力之下在三月初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捐助義勇軍的公演，

地點是寧波同鄉會。可是經過了這一次的公演以後，一直到現在年底還沒有重新動靜。

暨南大學裏頭在戲劇協社顧仲彝領導之下的實驗劇社，本來參加「學生劇聯」演戲，其後因為「學生劇聯」經濟困難，不能答應他們巨大費用的要求，結果該社沒有參加。這劇社在拒絕參加「學生劇聯」之後，於三月十八十九兩日在該校舉行第一次公演，演出有「母親」，「嬰兒殺戮」，「交換」，「月亮上昇」，「雪的皇冠」等戲。並在該校開遊藝會時作第二次的演出，劇目有「梅雨」，「父歸」兩戲。

在「劇聯」領導下的演劇團體，在這時候都因經濟，人才，政治壓迫這種種原故，大半都停頓了。

春秋劇社在這時也是散漫起來，工作並不緊張，祇是在葉園與泉漳中學等處出演了一兩個戲罷了。

可是，「戲劇向農村去」這一口號在這時叫得最高，春秋劇社於三月中旬第一次往大場演出遭到觀衆的不很歡迎，卻又引起了劇壇的注意；時代劇社主編的戲劇週刊對於這一問題有着非常多的討論。

駱駝演劇隊與大同大學的大同劇社爲了繼續春秋劇社的到農村演劇的精神，在四月初即往嘉定一帶舉行十日農村巡行公演；可是又爲了經濟的缺乏，祇在嘉定民衆教育館演出了「帝國主義的狂舞」，「到前線去」，「東北火線」，「嘉定三三」，「放下你的鞭子」，「Golf Sketch」，「轉變」等劇，三天之後也就回上海

了。這一次戲劇走向農村的實踐的進行又不能成功了。

接着三三劇社與光光劇社又作蘇州一帶的遊行公演。他們在五月十八日即動身出發，可是這一次的出發的最大志願和目標又是遭了經濟的關係而失敗了，祇是在蘇州作三天的公演。演出的劇目有「S. O. S.」，「放下你的鞭子」，「活路」，「C夫人肖像」，「肌餓線」，「姊妹」，「日出」，「工場夜景」，「月亮上昇」等十幾個戲。結果雖然受了蘇州的觀衆的擁護和歡迎，但農村遊行公演也成爲泡影。

在上海，值得紀念的五月到來了，戲劇運動在這五月至六月就有一個新的展開的局面。首先是復旦劇社的出演「五奎橋」。

復旦劇社在五月廿日廿一日兩天於復旦大學體育館，出演洪深的新作「五奎橋」，這一個很長的戲。在劇本的意義上講，洪深的思想「轉變」是可以看出來。在演出的技巧上講，他們素來是祇能表演與他們生活相同的戲，改裝易服做鄉下農民自然是生疏，尤其是這劇本是一個羣衆劇，表演非常之難，所以他們也就雖不失敗亦不見得成功。

春秋劇社於五月十八日到吳淞去參加同濟大學的游藝會。在當晚演出的節目上，除了春秋劇社的「亂鐘」，「S.O.S.」和該校學生的「戰友」之外；又有該校德教授編了一幕用德文對話的劇「兩騙子」。

大同劇社於二十六七兩天在該校參加航空救國游藝會演出「亂鐘」

與「戰友」；駱駝演劇隊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時代劇社演出「六二三」。同時袁牧之等也在當晚演出與上三劇幾乎完全意義相反的戲如「妒」，「東北女生宿舍之一夜」，「酒後」。

在這時期還有值得注意的小孩子組織的兒童劇團出現。雖然在去年滬東曾有幾個兒童劇團的成立，可是因滬東捐助義勇軍游藝會的被禁止而不能舉行大規模的公演；今年出現的這兩個兒童劇團蜜蜂演劇隊與復小劇社卻是有着他們的光明的前途的。而且這兩個小劇團都出演過反帝抗日與相當有意義而有趣味的劇本。我們希望戲劇界同人加以注意，共同扶持與擴大這一向不能發展和沒人注意的兒童劇運動。

春秋劇社在他們很多次數的演出

中，已經爲社會所認識，她爲了經濟的籌措，在六月三日四日五日三天於寧波同鄉會舉行了第一次的正式公演。演出的劇本有「名優之死」與「梅雨」二劇。毫無疑義的，春秋劇社演出這兩個劇本是非常不調和的，前者是充滿着田漢的思想未「轉變」以前的感傷情調的羅曼斯，後者是田漢思想「轉變」以後的左傾作品。

曦昇劇社是一個在六月裏建立起來的劇團，在他們努力工作之下排演了「C夫人肖像」，「街頭人」等劇，並在六月廿七廿八兩日假寧波同鄉會公演。可是第二日卻停演。這是上海劇壇不幸的事件。原因在於曦昇劇社的人們，祇曉得公演可以收進本錢，而沒有預算到社會事是不能這樣容易的，結果收了票錢（事先賣票）

還抵不上一日的舞臺租金與一切費用，在第二日日場將開幕的時候舞臺

租金沒法付出不能上演，寧波同鄉會把她的行頭全數扣留。日場已經令觀衆鬧得天翻地覆，夜場的觀衆一到又是一番罵，這實在是在空前（希望牠絕後）的紀錄。在同行的人看來是因為經濟缺乏所致，還有原諒之餘地，但在社會的一般人看來，那就難怪要受責難了。

廿八日那天時代劇社領導下的少女劇團也在普益社禮堂出演了以沙基慘案爲題材的反帝劇本「六二三」（大道劇社李尚賢女士遺作）和一個叫做「死的光榮」的戲。

在六月十一十二兩天那時，時代劇社與持志劇社，大同劇社也在持志學院出演「放下你的鞭子」，「飢餓

線」，「亂鐘」，「六二三」，「街頭人」等劇。

七月開始的前幾天，五日六日，在一九三三年戲劇運動站於最前鋒的三個青年組成的劇團駱駝演劇隊，三劇社與光光劇社，他們在窮苦中掙扎地起來作第一次聯合公演於寧波同鄉會。他們的工作是非常之迅速的，

在極短的十幾天的籌備，即排演了以「唐沽協定爲背景的『大飯店』，以熱河失守的事件暴露出軍閥的不抵抗爲背景的『和平線的動亂』，以農村的被壓迫的羣衆的痛苦與反抗爲題材的『豐收以後』，及『臘月廿四』，以農村經濟破產大水成災使鄉村民衆流浪到都市的苦况作主題的『放下你的鞭子』，並改編了陶晶孫的有趣且有意義的木人戲『傻子求醫』等劇本。

自然，因爲經濟的不足和籌備的匆促，所以在技巧上是不會得到怎樣的成功的。

可惜，這三劇團聯合公演以後，就因爲經濟的主要條件的恐慌，而同時停頓，中堅分子也不能生活而分散了，雖然駱駝與光光的組織還可說是存在。

接着在看駱駝等的勇敢奮鬥的行動而感到興奮的後起的新地劇社在這時也籌備公演。這一個劇社，人才比較充實，中堅分子爲左明，陳凝秋，謝韻心等。七月九日十日兩天於聖母院路俄羅斯小劇場演出了『淹沒』，『雪的皇冠』，『殘芽』，『日出』，『兄弟』等五劇。其中還穿插了一些歌唱與力的表現的舞蹈。於技巧上得了相當的成功。



常新地劇社公演的時候，突然地發生了一件出人意外的而也是上海劇壇不幸的事件。這一事件的經過，在這裏說一說。

常新地劇社公演的第一天的下午，駱駝，光光，三三，時代，春秋等劇團的社員九人，因前往要求參觀而被拒絕，（上海劇壇上，劇團與劇團間來往參觀是有成例的，事前送若干票，可是新地看過人家的戲卻不送票人家）他們在第二天時代劇社主編的「戲劇週刊」上，由各被拒絕者簽名發出一篇「爲拒絕同伴們參觀，向新地劇社質疑。」的抗議。新地看了這篇文章以後，大不滿意。第二天晚上，昨天被他們拒絕參觀的一行人，設法購票入場，新地的人加以輕視，雖屬素來相識也至見面不招呼，惡感

已成。到了陳夢庚登臺跳舞和另一個朝鮮人唱歌的時候，這一行人中有一人高叫「Very Good!」，「再來一個」以讚揚之，新地社員由惡感激起反感，陳凝秋主張把高叫者拉出，一時秩序大亂，趙丹因重感情兩方調解，高叫者由趙丹伴出，但一出門外，新地社員即給高叫者吃一耳光，兩方幾至動武。這一不幸的事件所引起的嚴重局面在各劇團都很注意。事件發生了以後，更有擴大之勢，直到一星期以後，由「劇聯」出面調解，兩方各登道歉信於「戲劇週刊」上，這才結束。

新地劇社經過了這一事件之後，於八月初赴南京出演一星期。

「九一八」的二週年紀念來臨了。戲劇協社聯合各劇團的人才順應潮流

的站在時代前驅的突破了一九三三戲劇運動的紀錄演出了「怒吼吧，中國！」

蘇聯托黎查可夫的「怒吼吧，中國！」劇本，這在國際的劇壇上已經公認爲反帝的名劇。她在蘇聯，日本，美國，等地方的舞臺上都已經演過，在中國則僅於廣州公演過一次，可是那是并非完璧而是改編的。以前大道劇社也曾籌備演出，結果因「二八」的戰役而停止進行。戲劇劇社自從一九三〇年公演「威尼市商人」之後，中間雖曾由社員個人的各處參加表演一兩個短劇，但掩旗息鼓停頓着那是事實。這一次該社「轉變」地面且聯合其他劇團的人才地公演「怒吼吧，中國！」確實是值得在史料上大書特書的。

關於「怒吼吧，中國！」的演出，因為她在中國的戲劇運動上是有着很重大的意義與影響的，這裏特為較詳的說及。

劇本方面。這劇是以一九二五年蘇州左近的南鎮地方小市鎮英國兵艦示威的史實作題材的。可是，祇因作者對於中國民衆所受的更痛苦的事實沒有看到，這劇就免不了鬆淡不深刻了。因為牠不能夠充分表現出中國民衆的痛苦，所以在觀衆看過之後，牠給觀衆的印象是不很明瞭與深刻的。同時，戲劇協社這一次把原文改動了好多主要的地方，以致一鬆再鬆的不能夠感動觀衆了。

演出的技巧上，因為事前有充分的籌備，人才的集中，那是成功了的。可是，利用 dark change 來換景——

所謂「搶景」，這在中國舞臺上雖然是一種新發明，但應用的時候動作還嫌太亂；其次是燈光的放射不合劇情和佈景，像探海燈的從旁射上而不是從兵艦的望臺上射下，這是一個缺點。佈景，在中國舞臺上像這次的佈景實在是值得讚揚的，可是有的不與真的配合，如船埠的船，兵艦的「波面」，大炮與望臺連在一起，都是缺點。最後的羣衆場面，以及船埠，碼頭，各景都因羣衆太少而減少了不少的份量。

秋風吹動的十月裏，戲劇協社的「怒吼吧，中國！」又再吼了一下，也受觀衆的歡迎。

春秋劇社死寂着幾個月，雙十節日在市商會公演了幾個獨幕的舊戲。十一月十一日於光華大學出演「S·

O·S·」及「賊」。

十一月十七十八兩天，戲月刊於寧波同鄉會主催公演三個獨幕劇。袁牧之與王瑩主演「妒」，李麗蓮與魏鶴齡主演「街頭人」胡萍與袁牧之主演「一個女人與一條狗」。

最後關於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的戲劇刊物，的確也需要談談的。

在「一二八」事件暴發之後，直到八九月間，在上海的「劇聯」出版了「戲劇通訊」一種。這種自印的刊物，在過去，「劇聯」是時出時停的，這時也祇出了三期，又因經濟關係停止了。

一九三三的一月，侯楓在中華日報編輯「戲劇新聞」週刊，執筆者有白薇，趙銘彝，沈端先，董每戡，田漢等，內容還算充實，但在第三期之

後即被停止出版了。

時代劇社雖然是成立於今年的二月，可是一直到現在祇演過一次「六二三」於持志學院，不過這劇社自二月成立即在民報上發刊「戲劇週刊」這刊物在起初是由陳柔與魯思兩人負責，十五期以後兩人因事離開，該社社員誰有稿即由誰編，因此編者多，內容複雜，有時前後二期竟有立場相反意義相互矛盾的文章出現。

「矛盾」月刊在今年也出版一期「戲劇專號」執筆者有左明，趙銘彝等。

「戲」月刊，這是袁牧之主幹的一個刊物，內容除了幾篇木入戲的文件之外，可以說是「怒吼吧，中國！」的特刊。

末了聲明一句，這兩篇史料如有遺漏，祈望指示，或容他日補入。

## 演劇漫談

袁牧之著

三十二開本·橫排二百頁·上等紙印刷·售價六角  
我國非職業話劇運動中，在從事實地表演上，袁牧之先生實為最努力之一人。袁先生是一位天才的演劇家，屢次主演各名劇如「文舅舅」「五奎橋」「怒吼吧，中國！」等，均轟動一時，且表演深刻，化裝神妙，對於劇中人神情尤能傳達。本書係集其數年來之隨筆四十篇而成，以一個戲劇演員，歷述主演各劇時之心理情調，技巧經驗，足供努力戲劇運動者作實際之參考。話劇運動自發軔以來近十餘年，關於演劇之臨場實際經驗談之出版物殊不多見，本書雖為著者個人散文體的紀述，然內容之實真，非身經表演者不能道也。未附精印著者化裝像六幀，尤稱名貴。

現代書局 刊

# 人生

林徽音

即使是出於好意，強制總是強制，是一樣地會使人感到不舒服的，澤毅想。那天是星期日，因此他無須到學校去，他還是睡在那兒。要是他起了身，他知道，他的夫人是照例會要他吃那她特地爲他預備的白粥，北平彩蛋，和福建肉鬆之類的。他並不是不喜歡吃那些東西，祇是他的夫人祇要看到他在家里便總是那樣預備着，既預備了，他又不好意思不吃，所以不免吃得有些膩了。然而這還不是他不想吃它們的理由。他的所以不想吃它們，因爲每在他那樣吃的時候，他總感覺到他在盡一種義務。在權利變成義務的時候，他以爲，那虛名的權利還不如實際的義務。要他吃那樣的一餐粥，他甯可多教三點鐘書。可是那是他的夫人好意地預備了的，他怎可說不吃？要是說不

餓，他的夫人更會以爲他是病了，便這樣盤問，那樣撫摸，麻煩尤其多。所以他祇有氣憤地，默不作聲地，常吃一碗似乎非吃不可的白粥，和一些隨伴着的菜。有時他氣得祇吃白粥，菜卻一動都不動。他的夫人便會以爲他不喜歡那種菜，在第二次吃粥的時候會換過兩樣。在這樣的狀況下，他真不知道要那樣說才好。現在他不起身，並不是爲貪睡，就祇想懶去那一餐。可是他並不是一個遲起者，躺着也並不感到怎樣的舒適。而且那樣吃粥是被迫，這樣躺着又何嘗不是被迫？他終於籌備着忍受被強制執行什麼的痛苦的精神起了身。

澤毅獨自在吃粥。

手中執了一張當天的新聞紙，澤俊，澤毅的妹妹，走

來，指着一個什麼廣告，對他說：

「哥哥，今天有一位意大利小姐的獨唱。」

「我已知道了。昨天我走過大光明，看了看放在門前的廣告牌。那位意大利小姐是很有名的；在上海怕就唱這一次；你想去聽嗎？」

澤俊點點頭，微笑地。

澤俊祇三十四五歲，可是他似乎對於什麼都沒有興味。雖然，他對於音樂卻還不能忘情。他對於音樂有天生的愛好。音樂能使他沉醉，能使他忘我。他看過很多音樂理論書和音樂家傳記之類，也聽過不少名曲的名奏。因為他對於世界的音樂的智識那樣廣博，他總感到中國沒有音樂。他覺得中國是一個荒漠的國家。祇是他自己不會演奏，不能譜曲。可是並不是說他一些都不會或不能，祇因他知道得太多了，他總感到自己的不夠。那是他的裏心的愧恨。要是他生在日耳曼或俄羅斯，或者從小就到了那裏去，他是不難成爲世界名音樂家之一的。可是在他那樣覺到的時候，已太遲了，做音樂家是眼見無望了。可是這祇

在他自己心中想想，從沒有對人說過，因為要是說了人家也許會以爲他是有誇大狂的；而且，其實，他自己有時也並不那樣深信，想，即使他生在日耳曼或俄羅斯，或者從小就到了那裏去，也未見得一定會成爲一個音樂家的。可是他生長起來的環境實在太壞是無可否認的。中國實在太荒涼了。他看到了中國現在的一輩所謂音樂家，在碎片地，生硬地，搬弄外國的，並在荒謬地遷就中國的，音樂，心中真有一種說不出的不愉快。他無論比他們誰都要卓越一些，這是他確信的。可是這他也沒有對人說過，免得人以爲他在嫉忌誰。他決不嫉忌他們，因為他是不會自滿於在衆短中爭長的。他的致命的悲哀是他幼時沒有得到一個實習的機會。也許是由於那個欲望的沒有被完成，他似乎已不再有什麼別的欲望。或者他祇期望偷偷地多享受幾次名曲的名奏。

去聽音樂，他大都是一個人去，因為有同好的人是那樣少。而澤俊是那不多的有同好的人中的一個，因此在碰得巧的時候他總同她一起去。他也同他的夫人去聽過，可是幾乎演奏一開始，她就睡着了。他看到趣味是不可強求

總。他同他的夫人在很多的事情上都是異趣的。可是從結合以來幾乎他們從沒有過什麼爭執。他們是的確已做到了相敬如賓的一步的。

因為常在一起聽音樂，在別之際遇上，澤毅和澤俊也會常在一起的，如在音樂會前一起到那裏去吃晚飯。或者散後到一個什麼咖啡間去喝一杯咖啡。起初給熟人們看到了，總會被問到他的夫人，問他的夫人怎麼沒有一起出來。他便隨便找一個她所以沒有一起出來的理由。他不好意思直說他的夫人的趣味與他的不同。而且他最不願意解釋，以為把自己的事情向人家解釋得清清楚楚非特不必要，而且還無聊。還有，即使解釋清楚了，這於人家有什麼好處？他總不明白人們為什麼總喜歡那樣探聽人家的私事。可是因為他答得含糊，而且人家又常看到他祇同他的妹妹在一起，無稽的閒談便開始了。人家說他們是兄妹戀愛。在剛得知那流言的時候，他非常氣憤，想人的量竟會那樣偏狹，思想竟會那樣鄙陋。可是在再一想之後，他也便釋然了。人家的話何必認真？不是有人說他因為實在沒有辦法才在一個中學教書，他也已處之泰然？而且人家也許祇是為

閒談而閒談，並不含有什麼道德性的惡意。因此他對於那樣懷疑並不感到什麼了。甚至，他在想，要是他真能同他的妹妹戀愛倒好了，倒不會像那樣對於什麼都沒有興味了。所可惜的，不要說是他自己的妹妹，就是無論什麼女子似乎都已不能引起他的戀愛的欲念。如非有一個女子，有一個死釘住他不放的女子，他也許會給她束縛住。可是就是那樣地被束縛住，那也不一定出於戀愛，也許會出於對於一個知己的答謝。

爲了要逃避一次家裏的早餐，那天聽完了音樂的演奏，澤毅仍回到學校去了。不，他沒有回到學校去。說回到學校去是他對於他的夫人，甚至對於澤俊，的托辭。時間太遲了，他已趕不上那向他的學校的方向走的末一班火車。爲他的妹妹叫好了車子，看她跑得遠了，他便從大光明向東慢慢地走着。走到了四川路，他便拐彎向北。終於他走進了一個跳舞場，一個開通宵的舞場。他並不舞，而且也並不看人舞。他祇坐着。他所叫了的青茶也依舊是滿滿的，一口都沒有被喝過。雖然他不想親自去看，要

是在舞場中碰到什麼熟人，他倒也是由衷地喜悅的。因為無論碰到誰，他總可同他隨便談談，這可幫他殺去一些那似乎永遠殺不盡的時間。而且碰到了熟人，更好的是，常會有不期的事情爆發，如轉換一個以至三個四個舞場，或者到什麼新被發見的地方去消那殘夜。可是有的時候他卻怕碰到熟人，他祇想闌珊地坐着，幾乎半打盹地。而且雖然坐在舞場中，其實他是有些討厭爵士的，尤其在聽了古真的音樂的演奏以後。可是他也聽着。他那樣地坐着，直到那向他的學校的方向走的第一班火車快開的時候。

第二天，或者該說當天，他上了一上午的課；在平常已似乎沒有什麼精神的，一夜沒有睡的他，在這幾班上，更感到了望息的疲憊。可是，幸而，下午他一課都沒有。他便回到他的臥室中去睡，預備直睡到第二天的早晨。

可是他醒了，在太陽落得還不很下的時候。他還想睡，可是睡不着。他便坐了起來。他想到學校左近的小鋪子裏去喫了一些東西，回來再睡。他便走到了那他比較還喜歡的一家。可是他在那鋪子的門前打了兩個來回沒有走進去。他在想做人是這樣實際的嗎，睡了喫，喫了睡？他

有些在笑他自己。在這時他想到了那家他所愛好的不祇爲喫的飲食店。想到了，他便不由自主地走到了火車站。

出於意外地，走進那家飲食店，他看到有四五個熟人圍坐在那裏。在星期六與星期日在那裏碰到熟人是常有的事，在星期一卻不常有。他看到了很是喜悅，因爲其中有一兩個是他可不顧忌地對他們談談的人。

「哦，你來了，可是我們正在預備走，」其中一個說。

「走，慢慢走，再坐一坐，不必慌張。——你們是約好了一同來的？」澤毅看到他們來得這樣齊整，不覺問道。

「不；是一個一個來的，並無約會，」又一個說。

「星期一會這樣人才濟濟，真是難得的盛事。好，既然有這樣的巧遇，今天我請吃夜飯，」澤毅說。

「既然你肯自願報效，我們無不從命。」

「祇是我想不到會碰見你們的，我沒有帶多錢；你們在這裏等一等，讓我回到學校裏去取。」

「那就不必了，」一個說。

「太麻煩了，還是不必吧，」又一個說。

聽來好像他們有不信任他的意思，其實，澤毅知道，價不是的。說不必之類是他們的說話的方式，有時澤毅自己也學他們一兩句，在同他們談話的時候。

「我坐汽車去，祇要半點多鐘就可回來了，」澤毅申說着。

請人吃一些什麼，於澤毅，可說是一種愉快。他的大部分，幾乎全部分的月薪都消失於吃與喝的上面。他總愛獨自地這裏吃一餐飯，那裏喝一杯茶。要是碰到他所並不討厭的熟人，他很喜歡請他們一起吃，一起喝。獨食，他覺得，是一種趣味，合食也是一種趣味，要是所合的人是違台得來的人的話。他可隨意地化費自己所掙得的，因為他的家無須他絲毫的負擔；他又並不注意他的穿，所以吃喝幾乎佔據了他所有的空閒的時間。

使澤毅最感到成爲問題的就是那空閒的時間。所以在別人希望把學校裏的功課排得緊一些的，他却希望把它排得鬆，這樣上了一課，隔一回又上一課，似乎常有事情在

等着他去做，他就不會再感到時間的過去的不容易了。有人在不解他怎麼會那樣地安於做一個中學教員。這在他自己就沒有什麼不解的，因為他已永遠消逝了他那唯一的欲望的被完成的機會，他對於別的已不再有什麼懷念。他祇想能盡他的餘生於這樣的牽制中。因為既然要生，他又不願意自動地死，就似乎不得不做一些什麼，而且祇要做一些什麼，至於做這樣或者做那樣是沒有多大的分別的，他以爲。他碰巧做了中學教員，他就做中學教員，正如他碰巧生在中國，他就做中國人一樣。可是既然要生，他總想從生的無意義中找出一些意義來，就是他盡他所能地做一些他所想做的，如聽，吃，喝之類。其實，雖說是他所想做的，在真地聽了，或者喝了以後，他常會感到一種空漠之感。可是他總是那樣地重複着，那天他就這樣地請了那他在那家他所愛好的飲食店所碰見的四五個熟人吃晚飯。

晚飯畢，他提不起再換一個地方去坐的精神來，他便別了他們搭車回學校。在火車站與學校之間的一節路上，他看到已全給靜所佔有，除了偶或還有一聲，兩聲蛙鳴以



外。他是在幽寂地走着。在他的久已不再想什麼的心中似乎有什麼在跳動。

回到了學校，他甚是清醒，一些睡意都沒有。像在那路上一樣，學校也給靜佔有着。他站在他臥室外的洋臺上，憑着欄，在向空曠望着。他從遙遠的樹尖屋角望到了遙遠的月亮。他向她凝望着，彷彿從她覺到了以前所從沒有覺到過的美。他彷彿覺得自己是居在很深的深山中。他從出世之感遊移到了釋迦牟尼。他想釋迦牟尼所以會從一個太子變成一個親嘗甘苦者，就為他從為他所設備的理想世界跌入了現實世界，而他，澤毅，現在卻似乎從一個現實世界爬上了一個理想世界。

他似乎在清醒中，又似乎在迷夢中。

在那刹那，雖然可說是在閑空的時間，澤毅卻忘去了要怎樣安排他的時間的思念。他好像從月亮看到了音樂，而他就在那他所看到的音樂裏沉醉着，忘我着。

一九三三，一二，四。

人



地磚坭  
商標  
地球牌  
耐火用具

國產工廠的工具應完全採用國貨地球牌出品經國內工業界公認為國產之冠堪以此言保證使用滿意也

中國窯業公司出品

本廠採辦國產原料製造各種玻璃

器具玻璃料器並承製各色料器料

瓶價目低廉交貨準時並可代辦美

術裝璜如蒙惠顧務祈認明



商標  
玻璃廠

# 現代評壇

## 「戰煙」

陸春霖

黎錦明作

天馬書局出版

「一二八」的事變，整整的過去

意義的社會生活的斷片；似乎沒有誰

兩年了。這樣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

願意拿出同樣的時間與力量，來刻苦

件，在我們文藝作品上，究竟反映了

的爲這一回的偉大的革命民族戰爭，

些什麼呢？除去那些斷簡殘篇似的記

在文學的領域上，豎立一座不朽的紀

錄而外，以這一事變作爲題材的中

念碑。攝取題材，當然創作家有着自

心，寫成的較大較有規模的作品，真

己的絕對自由，但放棄這最足以表現

是絕對的少。雖然處於這樣緊張的時

一個時代的精神與光榮的事件，祇是

期中，我們的作家們，大部分還是在

以偶爾的興會，來寫一兩篇 Sketch，

做着各色各樣的，新的或舊的夢。他們

或在小說中涉及到；從作爲一代作家

所以用十萬二十萬以至三十萬的字，

的任務上，以及現實的題材的比重性

在細琢細磨的描寫一對青年男女的羅

上看去，這究竟是不是應該的呢？這

曼斯，一件不關重要的舊事，或者較有

真是中國文學界的一個恥辱！因此，

在讀了幾本並不能使我們認爲滿意的

以「一二八」作爲中心題材的中篇長

篇小說以後，再看到黎錦明的小說

「戰煙」（天馬版）出版的消息，在這

寂寞的環境下，真使我不能不有「他

鄉遇故知」之感，抱着無限的熱望，

而買來把它一氣讀完了。

黎錦明的小說，從報紙雜誌上會

經讀過不少，到現在還留在記憶中

的，是曾經在「東方雜誌」上表，後來

收在「破墨集」（開明版）裏的「復仇」。

這雖是一個個人主義英雄的詩篇，主

人公的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精神，

和那騎在馬上從村外一路唱來的叱咤

的歌聲，在流行着男女戀情的描寫，

苦悶牢騷的發洩的作品的時候，卻另

外顯示了一種人物的傾向，使讀者們

知道在一般作家所描寫的那些類型的

人物而外，還有其着這樣剛毅不屈的性格存在。從「復仇」以至於其他的許多短篇，在這種精神的表現上，我認識了作者。最近，讀他的短篇新集「失去的風情」（現代版），一面我驚着訝何以在一冊書裏多類型的哲學

家似的人物的性苦悶描寫，一面在以

「九一八」作為中心題材的「武器與勇士」「赤峯之戰」，和描寫爲着生存掙扎而犧牲了性命的漁人的「銀魚曲」，以及其他的一部分短篇上，卻使我感到，一貫的出現在他小說裏的人物，是怎樣逐漸的喪蝕了他們那樣的英雄主義的色彩，羅曼諦克的氣分，在現實的社會裏，不斷的爲着生活苦悶，爲着民族的解放而戰爭；雖說作者依舊不能走向更正確的觀點，而保持着舊寫實主義的態度，所謂

「我的態度，路人的態度而已。所謂路人，離開了希望，對於自滿，反動，頹廢卻又輕視着；實言之，我的義務，在將某一種事物，指示其缺點而已。而其用意，自是希望好的方面較多，（失去的風情自序）。

「戰煙」，這部中篇小說，依照出版期，是作者最近又最近的作品，如已經說過的，是以「一二八」事變作爲中心題材的創作。全書開始於「一二八」的前夜，而終結於戰事的中止，尹奉吉炸白川。作者的企圖是很大的，他想在這六萬字之中，開展「一二八」滬戰的全景，從戰前到戰後，從前方到後方，從革命的士兵到糜爛的富人，從中國的民衆到外國的紳耆。他用三種人物的線索，這把這許多方面事實連繫起來。一是少尉

排長李雅亭，從這個人的身上，寫出前方的備戰，最初的接觸，八字橋大戰以至受傷而入後方醫院。二是住在戰區的富人玉那瑤娜的一家，從他們身上，寫出逃難時的情景，後方的狀況，留在戰區裏人被日本帝國主義的慘殺，戰區被毀壞的情形。三是外國

的紳耆安斯坦，從這個人的參觀前後方，寫出外國眼光中的滬戰情景，以及他們的態度。在這三個線索之中，李雅亭當然是最重裏的一個，他特殊用了兩章的地位，寫了這個人的歷史。總之，在這部書裏，作者主要的，祇是史實一般的寫「一二八」戰事的經過，除去追敘李雅亭的歷史，無論在那一章裏，都是緊隨着人物的行動，展開戰時的史實。這裏，不妨把全書十六章的內容，分別的介紹於

下：

1. 宴（寫一二八前夜玉娜家的宴會，戰前後方的富人的生活）
  2. 壕邊（寫前方的備戰）
  3. 開北酒樓（寫戰前的民衆憤慨，學生的宣傳，一部分人的悲觀）
  4. 夢（寫出發以及出發前的軍中生活）
  5. 李少尉的事蹟（寫李雅亭從軍的經過）
  6. 一九三二年的開始（寫李雅亭的軍歷；也可說十九路軍過去的部分的戰史）
  7. 初次抗戰（寫第一回開戰的情形）
  8. 最後一輛京滬車（寫富人的逃難，後方的情形）
  9. 別——（寫小民的逃難，後方的情形）
  10. 砲火中的旅行者（寫調停的休戰，後方的情形，後方醫院，戰地國際間的了解）
  11. 八字橋之後（寫八字橋的大戰）
  12. 京浦渡輪下（寫後方——南京遷都，逃難，日兵艦示威）
  13. 病院的兩週間（寫後方醫院生活，士兵的英勇）
  14. 沒落的家（寫在戰後參觀戰區裏被毀壞的家）
  15. 黃禍（國際的不理解與他們對中國以至滬戰的態度）
  16. 故鄉（寫下級軍官的失望，退伍，遠處民衆對滬戰的臆想）
- 作者在寫作這一部書前計劃，企圖，和全書的內容，在這一卷裏，是全般可以看出的。可是，作者這樣大的企圖，在這部小說裏，究竟完成了沒有呢？作者沒有做到。這一點，祇要看過全書計劃大綱與字的數量，以及作者企圖的人是很容易了然的。寫的既然是這麼多的方面，所涉及的材料不是如此的廣擴，而又不是正面的史實的描寫，同時還要寫出五個以上的線索人物，和廣大的士兵，羣衆，這在事實上是不可不，除非寫的不是是創作，是歷史。由於有這麼多的歷史的事實擠在作者的腦際，手邊，而作者本來想強調在這一方面，又不願割棄這些事實的某一部分，更爲着字數所限制，這結果，就成了在人物方面，既無法充分的描寫，在事實方面，同樣的也祇能把每一件事簡單的綱要的記錄進去，擁擠着，堆積

着，成爲非常臃腫的形式。所以，寫作的結果，遂使這本書，既不能成爲優秀的創作，也不能算是很好的歷史。

其實，就是歷史，也是要有它的絕對的真實性與正確性，纔能完成作爲歷史的價值的。先從真實性方面說，「戰煙」是不是絕對的具有真實性呢？可以說某一些部分是有的，這些，主要的是在後方的描寫上，而前方的描寫，卻大多出於臆想。譬如「八字橋之役」是極艱苦也是極光榮的戰鬥，戰線拉的很長，雙方的戰略與戰術也是多樣，前衝後退的次數不少，敵人方面更是連空軍也出動來助戰。這就在報紙裏，當時也寫得很多。而「戰煙」何如呢？所寫的祇有「大刀連伏息在房家木橋的壕溝裏」的一行地方說明，祇有照例的敵人的

襲擊，應戰，擲彈，鐵甲車，受傷，死亡，在任何簡單戰鬥裏最平凡最一般的經過。這不是「八字橋之役。」

人物的描寫方面也是一樣，不但有時與展開的戰期事實連繫得令人有機械，勉強之感，就是本身，連描寫得較爲詳細的李雅亭在內，全都不能使讀者深切的了解他們的思想，性格。至於安斯坦這人物的插入，在結構上說，也是多餘的，不自然的，要說明國際間的關係，是不一定要外國人親身強勉出場的。愛喜的在「開北酒樓」上的出現，與「別——」裏的離開上海，這人物真不知爲什麼而在這裏存在，要說是用一個線索好展開戰前後方，與初開戰時的後方，一樣的是多餘的，不必要的。至於出發前的軍隊生活的敘述，如「夢」，如

「一九三二年的開始」，那可以說是純粹的智識份子的學校生活，不是軍隊裏的軍人的生活。……

再就正確性方面說。作者對於「一二八」戰爭的了解是不夠的。從「戰煙」全書看去，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的關係，作者雖然相當的了解，對於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矛盾，以及這矛盾如何的反映在對滬戰的態度上，作者是有沒有看到的。大概在作者的意見，祇是說任何帝國主義都是要侵略中國，都不會幫中國的忙，說公道的話，而且有的承認日本的出兵也是不得已。爲什麼呢？這主要的一點，在書裏沒有給予答覆；國際聯盟一方面，更是沒有說起。在「一二八」戰爭的嚴重性上，作者是沒有注意到，他所能理解的，好像這一回的戰爭，

是單純的中日兩國的關係，其間所潛

伏的遠東戰爭與世界大戰的危機，日

本在這一戰爭上所顯示的給與其他國

度的威脅等等，是全被忽略了。至於

滬戰在革命的民族戰爭上許多重要的

意義，抗戰的真實動機，士兵的心

理，在「戰煙」裏所能告訴我們的，

也祇有浮面現象的模糊的認識，而沒

有深刻的理解。這些，當然是作者的

觀點問題。所以，作者祇能把這一回

的戰爭的基礎，整個的建築在營長與

連長排長身上，而很少提到士兵的意

見；在傷兵院裏，陳述着戰績的，也

祇有連長和排長，涉的受傷士兵，不

是因失戀當兵在戰場上嚇死的，就是

無恥的啜泣着，或是說鬼話的。而外

國人的代表安斯坦，也祇能作為作者

所臆想中的代表人物，以着一種沒有

真實心姿態出現了。……

「戰煙」這部小說，雖具有這許

多的缺點，頗有值得我們注意的地

方。第一，是如前面所說，在大家都

不願肩起這個巨任起來的時候，作者

毫不畏難的艱苦的擔負起，這是難得

的。第二，是在這部小說裏，作者始

終因着熱情的嚴肅的態度從事寫作的

精神，是極度值得表示敬意的。第

三，是已經說過了的，全書的若干部

分是很有成績的，如後方的描寫，更

具體點說，如「沒落的家」等章。這

部書不能說是偉大的紀念碑，但它是

存在着的。最後，還想說及的，就是

作者對於這一回的停戰是感到了非常

的苦痛，至於因失望而有些幻滅。因

此，作為中心人物的李雅亭，出了傷

兵院，在休戰以後，便離開七年的軍

營生活，回到他的故鄉了。而這以下

的描寫，也就是全給束的描寫，由於

農村破產的現實與作者豐富傷感情懷

的滲和，便愈益動人形成了一節很能

抓住讀者情感的敘述。這結果的佈

置，是不應該忽略的，這裏，就抄出

全書最後一章的最後一節，來看看作

者描寫上最優美的部分，並想見他的

情懷吧：

一路上，景况漸漸不同了。在一

處當道的雜貨店裏，他歇了很久，那

半啓的柴門，始終沒有走出一個人

來。裏面空了，鋪臺也不在了，祇滿

堆着一些燒焦了的泥磚和稻草屑。一

片田野，點綴了幾處聚散不常的秧

鶯；野草正萌芽。禿頂的山嶺，顯出

幾頂茅屋來，廂似的孤寂着……一

個佃戶牽着耕牛，像朝市鎮去，無

聊的，帶咳的蹣跚走着。

「你們還不下種嗎？」二月又快過了。

老佃戶抬起頭，露出卑屈的笑容來說：「這一帶租没人作了，總歸。

對面山上都紮着寨，快祭旗嘍。」

這寫景似的口吻，使羅亭更訝異起來。他又見到幾個牽着空車的脚步夫

大約是從僻村裏出來的失業農夫，到

鎮市一帶去謀生的。……一處村莊多

了幾顆黃瘦的婦人和童子，在打着稻草

鞋。當羅亭經過時，他們謹慎的讓開

路，用那窺察的情態，看看他的背影

在田坎的轉角處消失了。

他不知起着什麼一類的情感到了家。

一九三三，一二，一八夜

## 「貓城記」

老舍作

王淑明

現代書局版

的對象，儘管不同，一個是現實的資

本主義社會，一個是東方式的半封建

國家，但是兩個人都能在獨特的風格

裏，包含着蘊藉的幽默味，給一個將

近沒落的社會，以極深刻的實照，則

又恰恰都是成功的。

說是成功，自然也還有其缺點——

這祇有留待後面再說——不過在現行的

許多作家中，襲用着這樣象徵表現的

手法，確不多有，我們當然可以說，

這種文學之傳統的方式，祇是魯迅的

阿Q正傳的擴大但後者和貓城記所不

同的，卻在於阿Q正傳祇創造一個典

型的社會人物，而貓城記卻是在於要

企圖創造一個典型的社會，於神秘的

外衣裏，包含着現實的核心。誰都知

道貓城記雖然是幻設，但他的模寫，

在這個世界上，不見得就並非實有。

在這裏，我不想對於鬼士日記有

所述說，祇是對於老舍的貓城記，想

就所見到的一些來幾句話。

### 二

在貓城記裏作者似乎要刻意的創

造出一個典型的代表人物來，那就是

看過了老舍的貓城記，就同時想

起了和這相近似的另一部作品來，那

是張天翼的鬼士日記，在某一點上，

牠們可以說都是相同的，都是屬於所

謂一般的諷刺文學。雖則他們所諷刺

書中的小蠟，小蠟的位置，據作者所編置，是在老年人與青年人之間，他喜歡新，這因為小蠟也會到外國去過，但相反地他也守舊，在許多地方，他也會和老年人妥協起來的。不過作者所刻意創造的這個典型人物，在他的性格和行爲的顯現上，似乎猶未能見出十分清晰的輪廓，有些隱晦，模糊。不，這樣說，還不適宜，他在前後的位置裏，其型態的轉換，竟會現出二重性來，幾於要使人疑心他本來不是一個人的。

作者在這本書的前半，把小蠟寫得異常的呆笨，貪婪，自私，但在後半，就完全不然了。由於小蠟的許多動作和自白裏，他所給予讀者的印象是這個人，不惟是富有愛國心青年而且他的批判國內情狀，真如老吏斷

獄，語語中肯，說他是對於國內現狀不滿而自有其悲觀哲學的見解則可以，但就使這樣，其表現於外形的呆笨，裝傻，也實在有其內心的悲哀，而不能漫然的就指爲自私貪鄙的爛污貨。作者將他寫成前後好像兩人的樣子，也許是在有意的賣關子，但賣弄機關而至於破壞作品中人物前後的統一性來，這也似乎成爲不必要了。

要舉例子，是多的很，譬如：

小蠟說：「你看，朋友，糊塗是我們的要命傷，在貓人裏沒有一個是充分明白任何事體的。因此，他們在平日以摹倣別人表示他們多知多懂，其實是不懂裝懂。」

這裏，小蠟的見地，是多麼的明確，真切，然而在本書前半的小蠟，卻被作者寫成了如他所指摘的那樣：糊

塗，而且我們怎麼也看不出他自己到後來竟能蛻變的端緒來，除了這，小蠟在前半的型性，是見了外國人就跑，被外國侮辱揪打了，而還是卑怯的笑。但後來外兵入境，貓城不守時，有人拉他和迷離開而他卻反對不走呢？難道？在這時候，他竟不怕外國人嗎？不怕死嗎？前後顯現的性格，怎麼就這樣的矛盾呢？首先是小蠟的心理行爲，表現出異常的不一致，其次，旅行到火星上的外國人，也在心理和行爲上，有着前後的特異。後者的人格二重性，自然是由前者——小蠟抽理出來的。由於小蠟的性格底變動，從而在外國人的眼目中所表現的他，也就跟着變動起來。然而問題到不在於這些性格變動的不應有，而乃是他們的心理和行動，爲什



麼突然轉換了？這樣說，我並不要求作者祇表現書中人物的靜態，而忘卻其動態的一面。但在貓城記裏我們卻看不出小蠟與這個旅行火星上的外國人，心理展開的過程，不：連一些變動的影子，都找不出來，這種作品中間情調統一的破壞不能說不是作者表現手法之失敗。

### 三

作者在貓城記裏，把貓人的醜惡形態，寫得壞到無以復加。那個火星上旅行的外國人，一再悲嘆的說，這個民族的復興，是無望了。不但小蠟是個悲觀論者，連這個外國人，也是和他同樣抱着宿命思想的人，由於這樣主觀的成見，所以在他的眼目中，凡所觸見的，無不表露着滅亡的

徵象，他沒有在這些黑暗的背後，看出光明底微弱影子來。例如他說：

「爲那死兵復仇？在他們的心目中，是萬難想到的。」

「貓人並不是不可造就的，看他們多麼老實，被兵們當作鼓打，還是笑嘻嘻的，天一黑便去睡覺，連半點聲音，也沒有。這樣的人民，還不好管理？假有好的領袖，他們必定是最和平，最守法的公民。」我覺得像上面那樣的說法，太把貓人諷刺得有些過分了，如果這個貓城，要真是代表着一個現存的東方式的國家的話，那末，這樣的武斷，更有些不合於事實，在那個國度裏的人民，不是沒有希望的，定命論的爲一個將近滅亡的民族。在那黑暗的一面，也別有其新生的一面，作者這樣的

論斷，有些以偏概全，以部分涵蓋全體，所謂見樹木而不見森林了。其實即使如作者所說貓人能造反，能搶迷林，則爲死者復仇，在理亦是可能的事，作者自己也說：「貓人並不是不可造就的。」但要說「牠的將來，一定要有個好的領袖者，好的保護者，才會得救。」這也太近於英雄崇拜，認不清民衆們自己的力量。而所謂這樣「好的領袖者」在作者的筆底，亦很模糊，崇奉馬祖大仙的人，亦祇瞎鬧一陣，那個大鷹，不能說不是好的領袖吧？然而貓人到都反而憎恨他，要殺死他，這樣，不是貓國就沒有復興的一天嗎？然而貓國果真的就沒有復興的一天嗎？這祇是作者由於無視客觀的現實所得的主觀見解罷了。

但比這尤其歪曲着事實的，是作

者在這篇作品裏一味將牠塗滿了悲觀的色調，我們不知道大鷹爲什麼決心自殺，和小蠟爲什麼要死的理由？還有小蠟的小兒——那個被作者所企與認爲有望的青年，爲什麼後來沒有下落了？是作者將牠遺忘了呢？還是因爲有了牠，貓城就不會滅亡，而這卻是作者自己所不願意的，因而就有意的給他一個沒有下文呢？

這是作者在本篇中所沒有解決的一個謎，而也是使我們讀者引爲苦惱的地方。

#### 四

作者在貓城記裏，是要刻意的諷刺一個非現實存在的國度，而所採用的，卻是象徵的手法，這樣，作者似乎以單祇客觀的描寫而不夾入主觀的

意見，讓讀者自己去暗默的體會，爲比較的易收藝術上的效果。然而貓城

記的作者，卻不時的在作品中間，按下自己的判斷，如近似判斷的一些主觀解釋。這樣的例子，甚多。隨便舉幾個，例如：

「可憐的貓人，生命何在？公理何在？」

「可以證明他們的保護人，保護了他們沒有？」

「革命而沒有真知識，是多麼危險的事呢？什麼也救不了貓國，除非他們知道糊塗是他們咽喉上的

繩子。」

這樣的主觀解釋，是會有妨害於作品底客觀的藝術價值的。

此外，在作品的後半裏，作者的特有的幽默味，似乎已漸漸的減少，而易爲直觀的敘述。每一個聰明的讀者，都可以從牠裏面所描寫的事的，如按圖索驥似的，從現實的諸相中，來給牠比附上去。自然我這樣說，並沒有忽視他那諷刺底藝術手腕部分的成功，例如描寫軍人的怯於外戰，官僚的貪鄙，學者之無恥……都刻劃得異常盡致，無疑地，從這一意義來說：牠是現在幽默文學中的白眉。

十，十三。

## 「童心」和「這時代」

陸春霖

王統照作

商務，自費出版

一  
很多年前，雜誌「心理」（中華書

局版）刊行的時候，張耀祥曾經替郭沫若的「女神」做了一回驚歎符號的統計，從心理學出發，說明作者愛用這一符號的原因；如果以同樣的方法，來檢查王統照的第一詩集「童心」（1925，商務版）我們定會使我們的心

用，決不是由於作家的「愛好」而是

他們的思想在符號上的反映。譬如王統照，他為什麼在第一詩集「童心」裏愛用疑問符號，在第二詩集「這時代」（1933，自費出版）裏，卻很少用到呢？這原因是很明白的，就是在寫第一詩集的時候（1919—1924）在思想充滿了疑問，堆塞着許多不能解決的問題，反映到文字上來，當然多的是疑問符號；到了寫作第二詩集的時候（1923—1933），他過去的那些疑問大都已經解決，對於事件也有了深切的認識，那麼，很多的疑問符號，既「英雄無用武之地」，當然是為「秋風落葉」一般的飛去了。可

是，問題也就在這裏，王統照怎樣的把這些疑問符號逐漸的放棄，走向用驚歎以及其他符號的路呢？——從符號回到詩篇，就是他的思想的發展，經過怎樣的過程呢？在本文裏，我想論到的，是這一個問題。

### 二

在每一回的新舊思潮衝突的過程之中，總會產生許許多多的悲劇。在每一次社會變革的期間，也必然的會

的問題。這就是那個時期所謂「青年的煩悶」。王統照也是這樣的一個創作家，詩人。一部「童心」，互六年的時間，從最初的「序詩」頁到最後的 200 頁，在九十個總題之中，他的詩思差不多全部的盤旋在人生問題了解的追求上，從最初一直喊到最後。因為難於追求，他把這問題便看得非常「玄秘」了。他在這問題上的「思索」，可說是非常的苦。有時，他在詩中，不免自嘲的說，「你真是癡子！何苦來去咬過這玄秘的智果！」也想不咬這「智果」，但在一個有思想的青年，怎麼能夠做到呢？他依舊還是要去追，要去聽一聽「生命源泉的滴響」，總覺着「如飄煙飛散的人生」，「還動蕩在夢裏：還希望

在夢裏」，引起「何處歸程」之想：人間的怨慘者啊。你終須也有個歸處？  
（誰是我安慰者）

「終須有個歸處」，回到什麼地方呢？在苦惱的思索之中，對於人生，他還是停留在「歡樂苦少憂患多」，「人生的背面，就是着色的面具與剝膚的利刃」的理解上。而「人間正悲哀着」，「人生正疲倦着」，「凶狂的目光中獨留下侮辱與冷虐的毒蟻。執信人間，竟這樣慘刻與暴戾！」——人間，他覺得不是一個「歸處」，「餓死的生命」，沒有地方「去找到滋養之品。」「所餘下的，祇是平淡的沉痛，無可想像的沉痛」，這使他在苦惱悲思之餘，便有「回到大自然」，在風花雪月之中，尋求慰安的意念了。他斷定都會是「污穢」的，

「空氣黑濁」的，「烟霧瀰漫的都壞，已經都埋在暗光布滿的雲幕裏」要「不顧全得罪人間，我祇要去向荒莽中覺得同情去」，「永遠，永遠，沐浴着大自然。」因此，當他一回走進「大自然」的時候，他的一切苦惱都拋棄了，他：

長跨於自然的野神石像下，  
吹着曼韻的笛聲，  
苦楚，煩鬱，失望與歉愉，長思與沉慮，都似從其中傳出。

他的「童心」之魂，或能在這幽靜的時光中來洩？  
（詩序）

可是在大自然裏，在農村的生活

中，也並不能為他所想的得到歡樂。他看到了農村生活的悲苦，也又看到在那裏的「疲倦的人生」，他的心還

是不能安，還是不能停止着「苦惱的思索」，農村一樣的不是他理想的完美的地方。他在「秋文的感觸」裏唱的，「我不甘向真實的境地中尋覓悲哀，我也終不能儘向幻想的網中迷惘着生活。然真實的悲哀，卻時時來接觸我——分割！」就是這一種心理的寫照。「真實的悲哀」，是不能用「幻想」打消的。雖然「我待要將心兒放去，隨了落葉呀向無盡處自由飄蕩。但淒零零的兩點，卻總把我孤寂的心弦緊上。向天涯遠望，向舊夢悽惶！」（偶閱長生殿有「滿處裏西風喇喇」句，即引爲小詩）在這樣觀念的發展之中，那是必然的，在「詩」的了解上，一定是以「非哀」爲最高貴的情緒了：

悲哀是孕育在詩境裏；

想像作了胎盤，  
狂思作了哺乳。  
那個想像，能在喜愉之境內  
逍遙？

那個狂思，能容你在自由天  
國裏馳驅？

哦！上帝的護持！願將悲哀  
永永發育在詩境裏，不使他受了  
一絲毫的「唐突。」

這「悲哀的喊叫」裏的話，正可以看作王統照「詩論」。還須要補說一點，作者雖然是一個富有懷疑性傷感性的詩人，對人間感到很大的悲哀，對「人生」終於找不出牠的究竟。但他的傷感，是向上的，是積極的。感到對人間的失望，但他也相信世界不是無救的，不是無前途的，不是沒有光明的。在「初冬京奉道中」：

從自然的了解上，他認爲「蕭條，廢廢，是世界上的天然景物，也是新萌芽枝根的潛伏勢力」；在「夜行」裏他說，「前路定有明光，陰影終將退去。」這「明光」將怎樣的到來呢？這是要從「苦鬪」，中去追尋。在另一首題做「生命之火燃了」的詩裏，他就寫着：「設如在黑暗的前途，願去尋到我們心愛的情人啊！我們須燃起生命之火！」這燃起的「生命之火」是什麼呢？是苦鬪，是努力，光明是孕育在血的鬪爭中。「獨行的歌者」第一節，最足以表現這種的精神，最足以使我們看到作爲詩人的王統照在他前期的態度：

獨行的歌者，  
常是擲腳在荆棘的道中。  
朔風吹着松林的密語，

霧散在沒有苔痕的石上，  
萬象的冷荒，  
冷荒的萬象，  
都掩不住他的歌聲抑揚。

「童心」裏所反映了的王統照的思想大體是如此。他是很積極的在探求人生的真義，他是帶着傷感的氣分努力向前，他的思想有一貫的發展路線，有時卻也不免有着矛盾的情形，他始終不會有更深入的了解，有煩悶的消除。這究竟是由於那一種原因，使他陷於這樣的境地呢？原因是，作為詩人，創作家的王統照，在當時對於新的思潮固然表示了他極度的「傾愛」，接受，但是他並沒有從報紙裏了解「新」，沒有把自己根本的轉換過來。已經說過，新的宇宙觀與人生觀的獲得，一定是在為生的生活戰鬥

的實踐中把握到；在這樣的努力之下，才能從已有的新的基礎上逐漸發展自己的認識，消滅自己的懷疑與煩惱。而作者，從他的詩歌裏看去，是並不能如此做。他的思想傾向着「新」，他的生活沒有的完全的走向「新」；他否定了一切「舊」，因為「新」的沒有深刻把握，不能完全的放棄「舊」。這結果，當然可以說是

思惟法的關係，就產生了在他思想上的若干矛盾性，產生了他的傷感，發展了他的懷疑。在他的詩裏，有着田園詩人的傾向，但他不能算是純粹的田園詩人；他否定了都會的存在，但他對於都會依舊的表示了他的熱望。他可以說，是常常的用存在着舊的要來較多的思維方法，來處理一切新的問題。這樣，怎能不叫他走向「煩

惱」，走向「迷惘」呢？就是在已經或者相當了解的部分，如「燃起生命之火」等等，因為生活不能成為思想的實踐，也可以說由於生活思想上的矛盾，也必然的使他感到「非哀」「傷感」，以至於走向「逃避」。「童心」，就在這樣的情形下產生了出來。

### 三

始終在牛角裏兜圈子，是不會有出路的，而「苦悶」着的人在「此路不通」以後，再尋「新路」，也終有走上「康莊大道」的時候。詩人王統照思想上發展的途程，大體也是一樣。他的第二詩集「這時代」，所佔的時間是十年（1923—1933），前輯終於「五卅」，後輯寫到「九一八」，

「一二八」事變以後。在這十年之內，中國的社會思潮有急激的發展，在「這時代」裏，和可說同樣的，合致的表示了詩人的飛躍——雖然這飛躍不免還有相當的距離，和在「童心」裏所反映的和當時社會思潮距離一樣。在「童心」裏，我們所看到的社會，是開始變革了；但還是和平的在發展；都會是「污穢」的，但還沒有血肉的飛揚；農村很苦了，但也還沒有到破產，擾了田園詩人的清夢，可是這聲音祇是小的槍彈，而不是巨大的礮火。十年來可不然了，看作者手蹟，製成銅版印在「這時代」封面上的四行詩吧：

這時代，火與血燒洗着城市  
與鄉村的屍骸。

古舊的樹木被砍作柴薪再不

能天矯作態。

金屬彈的飛聲，長久，征服了安靜的田園，

沈落在洪流中，波瀾壯闊，融合着起伏的情愛。

這不是「童心」裏那樣的社會了，是走向更激烈的血肉的交流，血肉的爭鬪的時代了。而作者，也就在這不斷的血的教訓之中，離開了「懷疑」，「沉鬱」，走向來的路，逐漸生長了起來。我們看，在這一冊詩的第一輯前部，詩人還是停滯在過去的，「童心」那樣的苦惱之中。一則說，「苦澀的，辛苦的，頹膩的人生」再則說，「吹散的斷蓬，哀號的墮枝，都有牠們的人間世，伴着一個人的中夜沉思，靜聽着微紅的爐火畢剝，畢剝。」三則說，「歸去，風

淒；前去，路迷」，「彳亍，是誰曾

找到人生的前路？」後來，他卻不願，也是不可能躲在家裏聽「爐火畢剝，畢剝」了，也不再唱「風淒，路迷」了，他用肯定的驚歎符號安在

「安靜的人生間」後面，又復在「——」線之下重寫一句，加上疑問的符號了，而且作「誓詞」一般的寫起如次的詩句：

黃昏中微微搖動的殘光，

曾經一度失路的人生的彷徨

——我勇敢的深謝那誘惑的溫

慰，

宥恕啊！誰能永遠留在這悽

悽的道旁！

詩人王統照，到這時，是開始走向「康莊大道」，不復在「迷途」中了。他但在「童心」寫作期一雙祇是

注意着「青青的天空」的眼拉到人間，來以全力注視地上了。「重心」裏，多的是謳歌自然的詩，這裏卻很少了，多的反是當初他所不大注意的窮苦的人的生活的描寫，「今日的戰友，明日的戰敵」的軍閥混戰一類的詩了。他和農村的孩子們也更加了解，更加接近了。他不再咒詛都會，懷疑人生，他找到人生的所在了。可是，他的思想的發展，並不是止於這樣模糊的境地；到了「五卅」事件發生，更因帝國主義事實的教訓，使他的思想更發生了大的火花。看他的前輯最後的一首爲「五卅」寫作的「烈風雷雨」吧：

突喊，哭躍，悲哀極度的舞蹈，  
「血脈憤興」的狂歌；揮動着，旋轉着  
那些表現熱情的燦爛的千萬個旗幟；

震吼着，嘶啞着那爲苦悶窒破了的喉  
嚨；鼓蕩起，沖發起，吹噓起平地的  
狂瀾橫瀾。……啊！啊！這不是在那  
萬頭攢動中的精誠！啊！啊！這不是  
在那幽閉地獄中的火光明耀！這如醉  
如狂的舉動與聲音，正像從刀斧手下  
脫逃出來的無數囚徒，赤手光膊與猙  
獰的「伍伯」作最後的爭鬪。激發  
的，熱情的火簇已燒透了我們的心  
腑，我們不能再正襟叉手在良時中閑  
磕牙，我們也不能安安靜靜地在「關  
上櫻耕」唱着「月兒光光」的歌曲。  
大空中射來了一支毒箭，使得人  
們都中了「狂疾」。朋友們！人生的  
活劇便就在「狂疾」的揮發與掙扎！  
祇是優遊而不去呼喚；祇是逍遙而不  
能憤怒？祇閉揮涕淚面不去一試刀劍  
的銳鋒，這是多末卑屈柔荏的生活！

……但因此便發生了這不可平息的  
「狂疾」，然後可以創造出開關出尾  
容得我們盤桓的快樂的花園，然後可  
以有雍容安暇的時光夠我們去消遣。  
而「狂疾」一日不好，你便須一日與  
狂魔相激鬪！……這纔是入生活劇的  
真趣味，真表現，真精神！

黯陰的空中祇有層疊與馳逐的灰  
雲；那深墨的，那如鉛筆畫幅上烘染  
的，如打輸了交手戰的武士的面色  
的，如晶亮的簿刃上着了一層血鏽的  
部分，如美人失眠後的眼角的青暈；  
低沈下多少慘惻的哀意，都由那灰色  
層雲中瀰佈了我們的心頭！

捲地的狂瀾，爽利的冰雹，傾落  
的驟雨，震驚的疾雷，啊啊！萬千鐵  
甲中的金鼓的鳴聲，無量數的健兒吶



喊，看啊！葱綠的樹木也不在慢舞纖  
腰了；坦平的道路也不能任人家自由  
踏踐了，祇有淋漓下的悲壯的高調曲  
音，從地獄的中心隨了飛來的霹靂喝  
噓，喊動；——喊動這已死的地球上  
安睡着的嬰孩！

不要安靜的！不需安靜的！我們  
要實現吐火的夢境，我們要撞碎血鑄  
的洪鐘，我們要用這金蛇般的電光遍  
射出激動的光亮，要用震破大地的雷  
霆來散擊陰霾。這樣情熱的當中，豈  
容得躊躇，恐怖！這疾風暴雨的日子  
裏，正是狂歌起舞的時間！為要求精  
如日星的生活，為要求燦如朝花的將  
來，我們便情願狂醉，情願在水火中  
相搏戰，情願將此混沌的世界來重行  
踏反，重行鎔化，重行陶鑄！

好劇烈的一場烈風雷雨！……  
好快活的人生的活劇！……  
好一曲悲壯的歌聲，那餘音  
哀厲是永遠長存在人人的心中！

「五卅」事變這一實際教訓給予

作者思想上的發展，到了怎樣的程度  
呢？懷疑沒有了，傷感消逝了，他獲  
得了在實際的戰鬥中去了解人生的方  
法了，他的血沸起來了，他認識了過  
去許多年尋求不着的「光明」的所  
在了——在血肉相搏的戰鬥中，怕見  
血慳的田園詩人，到這時，是認作唯  
一尋求光明，了解人生，創造快樂的  
方法，是要自己用血去換了。但是  
「光明」是什麼呢？「快樂」又是什  
麼呢？在「烈風雷雨」裏，仍然是沒  
有一個明確的答覆，沒有具體的說。

——我們詩人是發展一步了，他找到  
方法找到路了，但他還沒有深入，  
還祇有一個概念的了解，一個模糊的  
印象，他不能具體的答復出來。這是  
在「五卅」事件發生時。

再進一步的看看「這時代」後輯

的詩篇，就是詩人王統照從「五卅」  
以後到現在的思想上的發展吧。在前  
引了一節的「這時代」裏，作者又寫  
着，「全浮於地下泉的進行音在上，新  
創造的世界」，「這時代，火與血燒  
洗的把方，是待燃的燭臺。」從這些  
地方可以看到，作者的了解是追隨着  
社會思潮的發展，在逐漸的深刻化  
了。他已經深刻到認識「新世界的創  
造」是「全浮於地下泉的進行音」上  
了。這「地下泉的進行音」究竟是什  
麼呢？來說說這一輯裏最長的詩篇

「石堆前的幻夢」吧。這敘事詩的主人，是一個農民，他把自己從農村拋向了都會，他爲什麼要出來呢？作者用對農村生活非常熟練的了解與沉着有力的筆姿寫他的經過道：

斜月正射着海邊茅屋；

沙徑旁樹葉通沐着清露。

是漁村畔的春夜黎明時光，

一聲雞鳴叫醒了這圓球的浮

瀉。

披上短衣，趁月光在冷灶上

硬喫過隔夜的乾薯，

一根楊木，一捲單褲，還有

一個盪熱的瓦壺。

出門去！不會做親吻，受罰

的禮儀，

海岸旁祇有同灰髮的媽，抱

乳的妻，

赤體的孩子互相呆視。

出門去！前路上是一片迷

濛，一陣陰溼，

這微明之光與鬱發的草氣配

合着

輕濛哭訴。燒餘下的窮村尙

露着

強支的瘦骨，冲毀了的沙

提，不生長的礮土。

荒涼的林樹這一年添了多少

新土？——新土遮埋了

應死的窮奴，刀與火，槍刺

與鞭笞，

榨盡了汗血，他們都早歸

「樂城！」

即是鬼魂也不能更向人間哭

訴！

出門去！晨星三五引導他走

上征途。

柴扉外的家人早被濃密的朝

露遮住。

爲了口腹，爲了一家的號

哭，別了鄉村！

可咀咒的鄉村！將健壯的身

子投

擲到酷冷迷熱的都會中

去。

在那裏憧憬着金彩的幻光，

活躍的力趣，可以吞納這窮

困的生軀。

別了鄉村！他沒有詩人的幽

心，科學者的意識，

曲澗·楓林，道旁蕪菁的草

露

引動起靈的心，實證的分

析；卻不

飽滿了這一個黧黑少年的  
飢腹！

農村破產了，天災人禍，使農村的少年，爲着生活，不能不離鄉別井，把自己投到都會裏來。來到了都會以後如何呢？他先在輪船碼頭上做擗包的工人，爲的是求「一頓大餅而果腹。」

「在這裏他看到有人是不勞而獲，他認識了「汗與力發揮出近代都市文明的真面」，更看見了「那一旁有喫他們米糧的人們在舞着藤鞭」，同時他也看到了許多少年爲爭「一口剩飯」，爭先跳船，落水而死。於是，他離開去做黃包車夫，但是他仍舊是「出門啊，一件破衣，一雙穿履。歸去啊，一身疲體，一片草茵。」他奔波終日的結果，如是而已。他第三回是去作建築工人，他「用血汗打成地

基，用精靈力成了牆壁，」然而，「報紙上正熱鬧着此地大廈將成，」卻沒有誰知道這裏面有「壓榨出的辛苦，硬掙碎的筋骨」，而這些人們正一個個的在餓死。他到這時，想及人世也間的這一切，他便「幻滅」了，「他幻夢消滅了一切幢影」，他感到自己祇是「白日裏祇是肉體的機械供有福的人們利用。」作者也就因此而感慨的寫道：「在明燈華座中正高談着人生哲學，會議廳中正齊行着人生條陳；在露星的屋角，隱僻的街道上，卻有他們這類的生物呻吟。」

從這首長的詩篇中看去，作者，他找到了「世界的創造者」，而這「創造者」，並不是住在手造華屋的人，而是自己造屋自己住在「露星的屋角」，「隱僻的街道上」，他同情他

們，走向他們，他懂得了在詩篇中所說的「下層建築」，在這了解下，他情緒上的傷感竟又相當的擡起頭來。可是他是不是就因此回到從前，或者落沉下去呢？在向上人們的心胸裏，無論在怎樣的環境裏，是不會有這種想念的。因此，在這以後的詩裏，作者一再用着象徵的詩句，說明他在自己心裏，還是燃燒着希望。他繼續寫，「是詩然的燈臺」作結的「這時代」；寫「我幾度把我的人生輕怪」「擋不住的時光的輪轉，牠又從前路歸來」的「幾度」；他作「沉默」：「一聲尖利的熱情調子預備在沉默的喉頭，這不是初春的歌唱，要叫破蕭清的霜秋」；他作「在門邊」感歎於「在山邊，在山邊，我曾爲歡喜向那身影低首，一朵薔薇，在襟前

兜住深憂。忽然那霧落落了，深淵裏

更向何處尋求；但在次一首「鐵匠

聲中」，卻又重復昂起他的歡喜來，

說「咱們先要忍住這火熱的苦悶」，

「來呀，大家齊用力，在這裏是生活

的奮鬥！」他還寫了一首「警霧」：

夜沈在霧中，還是霧變成夜

的試探？

黑波上正還有不眠人的去

程。

燈塔早成了遙遙的霧星，難

管

那些探求那些探求運命人的

勇敢！

這怪物在狂瀾的暗中長歎，

迷落的夜世界會變成一片光

明！

王統照後期詩歌內容的發展，大

概是可以了然了吧。他本來是憧憬着

農村，而農村是破產了，到都會罷，都

會是一樣沒有出路。曾有一度光明，

但現在又復是在夜中了，但他卻堅決

的相信，夜是不會長的，「迷落的夜世

界會變成光明。」十分清晰的明確的印

象，在這樣的詩裏，是難於尋求，摸

索的去了解，作者的詩反映他詩裏的

思想，較之「五卅」時期是更進一步，

且有依隨着社會思潮 致發展的傾

向，是毫無問題的。至於這傾向是完全

正確，或者還包含着若干值得克服的

要素，或者他所「傾愛」的這一社會

思潮，在形式上是很進步，而在本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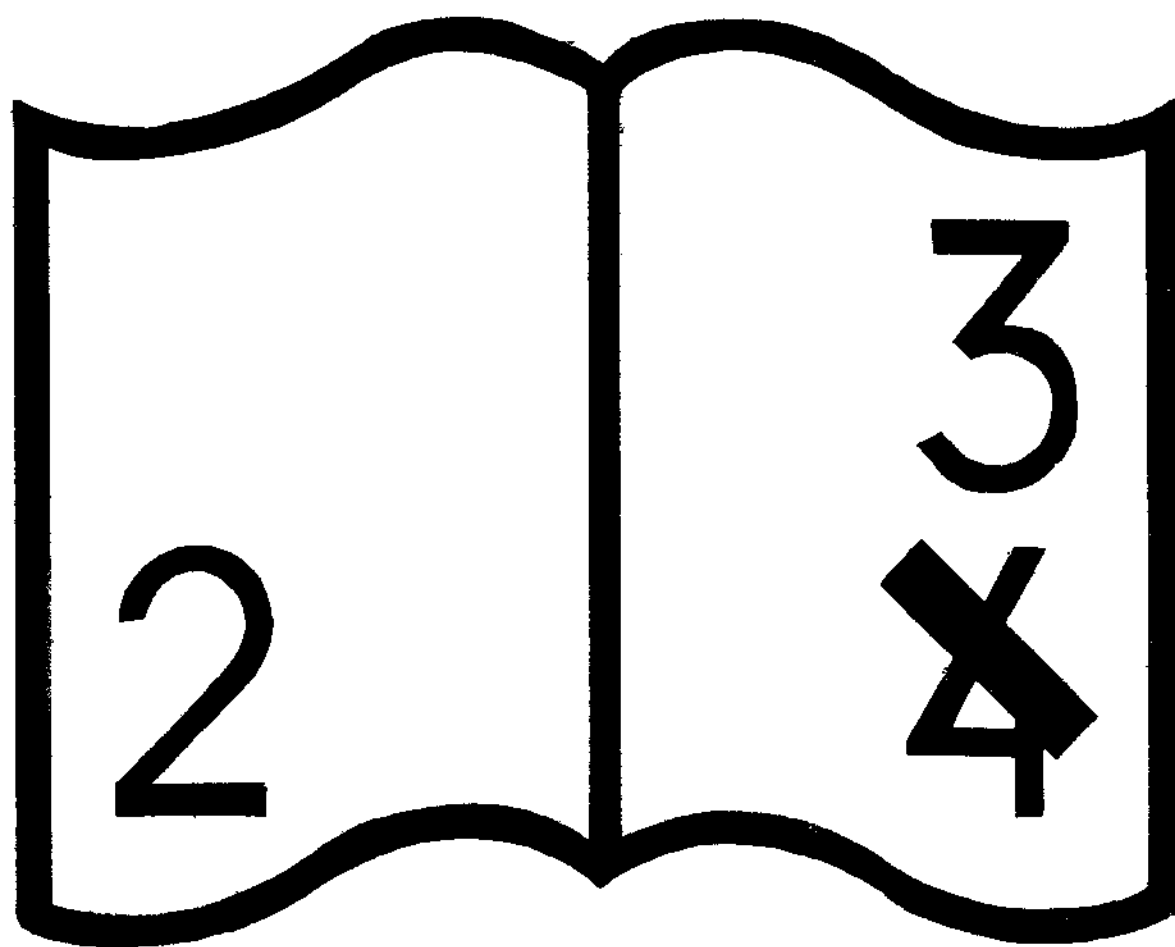
上根本成問題，在這裏是無法論證

了。讀了作為詩人的王統照的「童

心」和「這時代」兩部詩集，在他思

想的發展的系統上，我想說的話是如

此。



应为 P639 - P642

本刊定價：

每期 三角

每卷(六期) 一元八角

每年(十二期) 三元五角

郵費：  
國內在內 自取不定  
國外另加 二元四角

本期另售大洋肆角

# 現代

第四卷第三期

二十三年一月一日

## 本刊廣告價目

底面外	全面	半面	封面
一百元	六十元		
封面及底面之裏頁	八十元	四十五元	
目錄前後正文前	六十元	三十五元	二十元
正文中正文後	五十元	三十元	十六元

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本刊文字不許轉載

### 本刊定戶注意：

本刊已出各期，不能預定，預定概從最近期起。再，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等情，通信時必須將 1 定單號數 2 定戶姓名 3 在何處定 4 原寄何處，詳細開明，以免遺誤。

編輯人	杜施	蟄	衡存
發行人	洪雪	帆	
印刷所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所	現代書局		
分店	南京	上海	漢口
	廣州	重慶	成都
	西安	長沙	昆明
	蘭州	西安	西安
	西安	西安	西安

第二期

入會處：上海四馬路九十一號現代書局·詳章備索

# 現代兒童讀書會

## 徵求會員

### 十大權利

- 1 憑可證向本會購買本版兒童書，得照實價八折。
- 2 憑會證向本局購買本版其他各書，得照實價八折。
- 3 介紹會員滿五人得贈書券一元。
- 4 介紹會員滿十人得贈書券二元。
- 5 介紹會員滿二十人得贈書券四元。
- 6 可以隨時將作品投登在「現代兒童」。
- 7 可以將照片投登「現代兒童」。
- 8 可以隨時提出問題，要求答覆。
- 9 小學畢業，本會可以代辦轉學手續。
- 10 代辦書籍，本會可以勞代，不需寄費。

## 會費全年二元

(外埠另加郵費三角)  
(外國另加郵費一元五角)

### 有

#### 十種大利益

- 1 贈送「現代兒童」半月刊全年廿四册  
(單獨預定全年洋一元四角)
- 2 贈送「螞蟻的世界」一册
- 3 贈送「童話」一册
- 4 贈送「寫信的方法」一册
- 5 贈送「作文的文法」一册
- 6 贈送「兒童應用書信」一册
- 7 贈送「小學生應用文」一册
- 8 贈送「詩歌」一册
- 9 贈送「連環圖畫故事」一册
- 10 贈送科學讀物「馬牛羊」一册
- 11 贈送「小學生日記」一册

• 以上各書，可以照定換掉。

全年共贈書三十四册  
平均每月贈送書三種

## 有六大特獎

本會設有競賽特獎，每兩月舉行一次，在「現代兒童」半月刊上出題懸賞，凡本會會員均可應徵，由本會評定給獎。

- |        |         |
|--------|---------|
| 第一名    | 獎實價書券五元 |
| 第二名    | 獎實價書券三元 |
| 第三名    | 獎實價書券二元 |
| 第四名    | 獎實價書券一元 |
| 第五至第十名 | 各獎兒童書數册 |

教育部選定推薦的優良兒童讀物 · 現代書局 出版

宋易編輯

# 現代兒童

半月刊

定價  
每期六分全年一元四角  
郵費國內免收國外零加一元。

## 請預定

賢明的家長要使自己的兒女成爲現代兒童請爲訂閱「現代兒童」熱心的教師要使自己的學生成爲現代兒童請囑訂閱「現代兒童」

### 現代兒童的精神與內容

現代兒童的精神是最年青的，現代兒童要使全國的小朋友成爲小軍人小工人小農人。所以我們這裏沒有花呀月呀阿貓阿狗的無聊詩歌，沒有國王公主王子的腐化童話。我們所登的文字圖畫是：**社會**：有系統的時事談話社會知識**自然**：科學的社會化趣味化 **文藝**：詩歌童話的社會化科學化

### 現代兒童的特約撰稿者

陶知行 陶 宏 葉紹鈞 孫佳訊 顧均正 白 桃 陳伯吹  
陳壽朋 丁柱中 海 天 張天翼 黃 菊 董純才 大 朋  
錢君匋 方 紅 方與嚴 蔣 衛 糜文煥 仇 重 白 兮

### 新兒童年號(四卷五期)要目

塔橋(四色彩畫封面)  
我們是永遠向前的  
新年(歌曲)  
年(新年談話)  
兩隻北來看新年的小燕子  
猜年歲(算術遊戲)  
從今朝起(新年詩)  
除夕的夢(短篇童話)  
聰明人傻子和奴才  
狗國防空大演習  
(連續圖畫故事)  
好大的白菜(小農人生活)  
第二次徵文當選發表

## 兒童年大獻





最新刊

# 少女日記

弗羅維德序

章衣萍·章鐵民·合譯

## 少女心理的真實紀錄

文藝的名著

心理學的傑作！

「這本日記是一個無價之寶。我相信，從古以來，沒有一種作品像這日記這麼使我們能夠透切地看出一個屬於文明社會青春發動期的少女心靈……」——弗羅維德


這本日記真實的，發表出來的時候，祇改了一些人名地名，旁的句子一點也沒有改。奧國心理分析家弗羅維德曾尊為無上的珍寶，可以說是空前的，因為我們從來沒有在什麼著作裏，看見青春時期的少女靈魂這樣透徹。裏面最重要的，是使我們可以知道少女對於神祕的注意，性心理的進程。此外關於家庭間父母兄弟之愛情，朋友間之親疏，也莫不描寫盡致。

全書三百四十頁一厚冊·三十二開本·  
上等紙密勒機精印·每本一元二角

現代書局

印行

# 地 球 牌 精 麥 魚 肝 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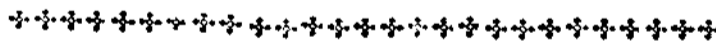
本品採用含有充分  
 生活素之魚肝油與  
 富於消化性之麥精  
 及磷鈣等質製成味  
 美可口功善補益消  
 化療治癆損生肌  
 肉強健筋骨諸作用  
 故無論任何體質之  
 男女服之均效

五洲藥房發行  
 上海各分店及大藥房均有出售

中 國 化  
 學 工 業  
 社 出 品

# 觀 音 粉

鮮 力 最 強 之 調 味 品



試溶化於三千倍  
 清水中，仍感雋  
 妙之鮮味；故觀  
 音粉和入任何羹  
 湯蔬菜，莫不味  
 如珍饈

各埠均有經售

No. 930

# 金鼠牌

煙味好價錢巧



華成煙公司出品